

仿古
字版

日知錄集釋

顧炎武著
黃汝成釋



顧炎武著
黃汝成集釋

日知錄集釋

世界書局印行

敘

敘曰自明體達用之學不修。僞生鉅材。日事纂述。而鴻通瓌異之資。遂率墮敗於詞章訓詁。鑿鑿碎之中。漢時經術修明。賢哲著書大都採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志而已。魏晉已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歧分爲數家。其有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微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起而行。修諸身心。達於政事者。不數覩焉。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出處貞亮。固已合於大。雖遭明末喪亂。遷徙流離。而課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闕廓奧蹟。咸職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之微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於賦稅田畝。職官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鴻通瓌異之資。而畢出於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盡空。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頗綜覈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係諸百事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鑽羣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刪飾元本。閻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討論既夥。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辯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爲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疏陋。又耆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附。則亦闕諸。竊慮踳駁有踰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具在。學者循其唐塗。以窺賢聖制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識少之憎。或不重爲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篇。

先生著述闕通。是書理道尤博。學術政治。皆綜隆替。視彼談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吳江潘檢討刻於閩

中。流行既久。刊刷多譌。潛邱諸君。皆有勘正。今茲集釋。卽緣爲權輿。復廣加鈎析。脫字既增。誤文亦削。諸君別著。論纂雖殊。指意可併。則亦附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記。山東考古錄。石經考。五經同異。音學五書。郡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菰中隨筆等書。凡藉參稽。亟爲決釋。若異徑庭。不引詮訓。至漢唐及明經史傳記諸子雜家。皆先生博綜穿穴。茲更無事駢枝。凡所稱引。率斷自先生同時及後賢所述。先生問學浩博。論說深遠。專綜大綱。或忘識小。諸家辨駁。其無關閎旨者。勿論。間有異同。轉滋歧舛。用援鄭詰禮經。顏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衆言。加之融釋。諸經訓纂。衆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隨先生所錄。疏明。至義類所觸。或撫實略虛。或舍新徵舊。又逸書別史諸子百家。分見少殊。援引斯異。亦隨所列之文。所據之本。略事鈎甄。以祛氾滯。

先生負經世之志。著竇治之書。舉措更張。言尤慨切。第世異盛衰。則論貴參伍。求棟買穀。何殊區囂。爰竭顛愚。略疏偏激。不爲掉磬。間陳一孔。雖會幾深。終慙和謬。又先生留心時務。奏議文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爲采廁。著書誠尙雅訓。立說亦爭要領。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論。理勢恐失其真。辭氣多仍其筆。亦準全書。惟求實事。至於詞原曲喻。隱多未正。既輒舛馳。闕疑云爾。

世嬗歲遷。學者輩出。參考古今。蔚成宏傑。其論治體要道經術文章。器識雖殊。穿并則一。間著名理。有出先生論述外者。既綜疏列。至於考證諸家。意主搜羅。凡所引稱。時至繳繞。今入注文。但取證明。奚事炫博。輒加刪節。歸諸簡覈。若語有繁略。理無醇疵。既列其凡。不廣附麗。

疏說既繁。生名難一。氏族不畧。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異存亡。須分著錄。始輯注文。但稱某氏。惟氏同則殊以官。諡同則加以地。其他區異。情亦準斯。至同時材哲。則概著其名。事取標題。義無軒輊。第上相位。崇守士分別。兼獲師承。宜謹書策。少變其文。復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賈逵之說。書官以尊。康成治詩。重毛公之賢。稱箋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吳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官檢討。元嗣。錄本。通行刊本。

閻氏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楊氏名守。字簡在。江陰人。拔貢生。官知縣。元校本。

沈氏彤。字冠雲。吳江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錢氏大昕。字曉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校本。

談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諾。字君信。一字石莊。石門人。舉人。

王處士錫闡。字寅旭。吳江人。

張氏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陸氏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唐氏甄。字鑄萬。夔州人。舉人。官知縣。

陸清獻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進士。官御史。從祀廟庭。

魏鴻博禧。字冰叔。寧都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李文貞光地。字晉卿。安溪人。官大學士。

徐司寇乾學。字原一。崑山人。進士。

朱檢討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慕氏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進士。官漕運總督。

儲大令方慶。字廣期。宜興人。進士。

嚴太僕虞惇。字寶成。常熟人。進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溪人。官編修。

方侍郎苞。字靈皋。桐城人。進士。

惠侍讀士奇。字天牧。吳縣人。進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興人。

王給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

陳氏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進人。

邱氏嘉穗。字秀瑞。浙江人。舉人。

陳庶子遷鶴。字介石。安溪人。

楊編修繩武。字文叔。吳縣人。

顧司業棟高。字復初。無錫人。

陳文恭宏謀。字汝咨。臨桂人。官大學

陳總兵倫炯。字資齋。同安人。

曹給事一士。字諤庭。上海人。進士。

汪氏師韓。字抒懷。錢塘人。官編修。

柴氏紹炳。字虎臣。仁和人。

謝中丞敏。字肅齋。武進人。

陳通政兆崙。字甸山。錢塘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庶吉

全氏祖望。字紹衣。鄞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

陳鴻博。字中。字和叔。吳縣人。乾隆初舉。

徐鴻博。字文靖。字位山。當塗人。乾隆初舉。

喬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進士。官巡撫。

裘文達。字曰修。字叔度。新建人。進士。官尙書。

宮氏獻璠。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馬。

王方伯。字太岳。字芥子。定興人。進士。

姚氏範。字南青。桐城人。官編修。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盧氏文昭。字紹弓。餘姚人。侍講學士。

陸中丞燿。字青來。吳江人。舉人。

莊侍郎存與。字方耕。武進人。進士及第。

王氏鳴盛。字鳳階。嘉定人。光祿寺卿。進士及第。

黃氏中堅。字震生。吳縣人。

戴氏震。字東原。休寧人。庶吉士。

趙氏翼。字雲崧。陽湖人。貴西兵備道。進士及第。

姚刑部彝。字姬傳。桐城人。進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齡。

楊侍郎永斌。

王上舍應奎。字柳南。常熟人。

孫氏志祖。字頤谷。仁和人。進士。官御史。

惠氏棟。字定宇。侍讀子。

鳳氏韶。字德隆。江陰人。歲貢生。

朱氏澤溼。字止泉。寶應人。

錢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梁氏玉繩。字曜北。錢塘人。

汪明經中。字容甫。江都人。

劉學博台拱。字端臨。寶應人。

莊大令述祖。字葆琛。陽湖人。進士。

莊氏綬甲。字卿緇。大令子。

錢學博塘。字岳源。嘉定人。進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官編修。

陸氏馥。字未谷。曲阜人。進士。官知縣。

孫兵備星衍。字淵如。陽湖人。進士及第。

凌氏廷堪。字次仲。歙人。進士。官教授。

雷氏學淇。字介庵。直隸通州人。進士。

張大令雲璈。字仲雅。錢塘人。舉人。

陳同知斌。字白雲。德清人。進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舉人。巡撫左遷布政使。

劉氏逢祿。字申受。武進人。進士。官禮部主事。

陸學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異之。上元人。舉人。

沈明經宇。字啓大。嘉定人。

劉明經開。字孟塗。桐城人。

嚴氏如煜。字樂園。溆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學博欽韓。字文起。舉人。吳縣人。

阮閣部元。字伯元。儀徵人。今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

陶宮保樹。字雲汀。安化人。進士。今官兵部尙書。兩江總督。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瑩。字石甫。桐城人。進士。今官江蘇知縣。

周濟。字保緒。荊溪人。進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舉人。今官內閣中書。

張生洲。字淵甫。吳江人。舉人。今官教諭。

謝占王。字口口。寧波人。

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舉人。今官知縣。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進士。今官知縣。

左暄。字春谷。涇縣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後學黃汝成敘錄

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閩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以先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羸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

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贈之同好。庶不爲孫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原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斬焉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簞。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陸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素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尙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

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日知錄目次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

卷一

三易	一	不速復	八	鴻漸於陸	一一
重卦不始文王	二	不耕穫不菑畲	八	君子以永終知敝	一一
朱子周易本義	二	天在山中	八	鳥焚其巢	一一
卦爻外無別象	四	罔孚裕无咎	八	巽在牀下	一一
卦變	五	有孚于小人	九	翰音登於天	一一
互體	五	損其疾使遄有喜	九	山下有雷小過	一一
六爻言位	五	上九弗損益之	九	妣	一一
九二君德	六	利用爲依遷國	九	東鄰	一一
師出以律	六	姤	九	游魂爲變	一一
既兩既處	六	包无魚	一〇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一一
武人爲于大君	六	以杞包瓜	一〇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一一
自邑告命	七	己日	一〇	形而下者謂之器	一一
成有渝无咎	七	政命吉	一一	垂衣裳而天下治	一一
童觀	七	艮	一一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一一
		艮其限	一一	困德之辨也	一一

凡易之情	一六	允征	三〇	汝其敬識百辟享	三七
易逆數也	一六	惟元祀十有二月	三〇	惟爾王家我適	三八
說卦雜卦互文	一七	西伯戡黎	三一	王來自奄	三八
兌爲口舌	一七	少師	三一	建官惟百	三八
序卦雜卦	一八	殷紂之所以亡	三一	司空	三九
晉書也明夷誅也	一八	武王伐紂	三一	顧命	三九
孔子論易	一八	秦誓	三三	矯虔	四一
七八九六	一九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三四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四一
卜筮	二〇	王朝步自周	三四	文侯之命	四二
卷二一		大王王季	三四	秦誓	四三
帝王名號	二一	彝倫	三五	古文尙書	四三
九族	二二	龜從筮逆	三五	書序	四七
舜典	二四	周公居東	三六	豐熙僞尙書	四七
惠迪吉從逆凶	二四	微子之命	三六	卷二二	
懋遷有無化居	二四	酒誥	三六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四九
三江	二五	召誥	三七	四詩	五〇
錫土姓	二九	元子	三七	孔子刪詩	五一
厥弟五人	二九	其稽我古人之德	三七	何彼穠矣	五一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二九	節性	三七	邶鄘衛	五三

黎許二國	五五	握粟出卜	六一	魯之春秋	六八
諸姑伯姊	五五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六一	春秋闕疑之書	七〇
王事	五五	不醉反恥	六二	三正	七一
朝濟于西	五五	上天之載	六二	閏月	七二
王	五五	王欲玉女	六二	王正月	七三
日之夕矣	五六	夸毗	六二	春秋時月並書	七四
大車	五六	流言以對	六三	謂一爲元	七四
鄭	五六	申伯	六三	改月	七五
楚吳諸國無詩	五七	德輶如毛	六三	天王	七六
幽	五七	韓城	六三	邾儀父	七六
言私其縱	五七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六五	仲子	七七
承筐是將	五八	不弔不祥	六五	成風敬嬴	七八
罄無不宜	五八	駟	六六	君氏卒	七八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五八	實始翦商	六六	滕子薛伯杞伯	七九
小人所腓	五八	玄鳥	六六	闕文	八〇
變雅	五九	敷奏其勇	六七	夫人孫於齊	八一
大原	五九	魯頌商頌	六七	公及齊人狩于榘	八二
莠言自口	六〇	詩序	六八	楚吳書君書大夫	八二
皇父	六一	卷四	六八	亡國書葬	八三

許男新臣卒	八三	王貳於虢	九一	春秋言天之學	九八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三	星隕如雨	九二	左氏不必盡信	九八
及其大夫荀息	八四	築鄆	九二	列國官名	九八
邠人狄人伐衛	八四	城小穀	九二	地名	九八
王入于王城不書	八四	齊人殺哀姜	九三	昌歎	九九
星孛	八五	微子啓	九三	文字不同	九九
子卒	八五	襄仲如齊納幣	九三	所見異辭	九九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八五	子叔姬卒	九三	紀履緌來逆女	九九
三國來勝	八六	齊昭公	九四	母弟稱弟	九九
殺或不稱大夫	八六	趙盾弑其君	九四	子沈子	九九
邾子來會公	八六	臨於周廟	九四	穀伯鄧侯書名	九九
葬用柔日	八六	樂懷子	九五	鄭忽書名	九九
諸侯在喪稱子	八七	子太叔之廟	九五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九九
未踰年書爵	八八	城成周	九五	爭門	九九
嬖氏卒	八八	五伯	九五	仲嬰齊卒	九九
卿不書族	八八	占法之多	九六	隱十年無正	九九
大夫稱子	八九	以日同焉占	九七	戎菽	九九
有諡則不稱字	九一	天道遠	九七	隕石于宋五	九九
人君稱大夫字	九一	一事兩占	九七	王子虎卒	九九

穀梁日誤作曰……………一〇五 洫戮於社……………一二三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

卷五 邦朋……………一一四 之妻服也……………一二五

閻人寺人……………一〇五 王公六職之一……………一一五 君之母妻……………一二六

正月之吉……………一〇五 奠摯見於君……………一一五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一二六

木鐸……………一〇六 主人……………一一五 兄弟之妻無服……………一二七

稽其功緒……………一〇七 辭無不腆無辱……………一一五 先君餘尊之所厭……………一二七

六牲……………一〇七 某子受酬……………一一五 貴臣貴妾……………一二八

邦饗耆老孤子……………一〇八 辯……………一一六 外親之服皆緦……………一二八

醫師……………一〇八 須臾……………一一六 唐人增改服制……………一二八

造言之刑……………一〇八 殮不致……………一一六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一三〇

國子……………一〇九 三年之喪……………一一六 若子……………一三一

死政之老……………一〇九 繼母如母……………一一一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一三一

凶禮……………一〇九 女子子在室爲父……………一一二 母從母舅無服……………一三一

不入兆域……………一〇九 慈母如母……………一一二 考降……………一三一

樂章……………一〇〇 出妻之子爲母……………一一三 噫歎……………一三一

斗與辰合……………一一二 父卒繼母嫁……………一一三 卷六八……………一三一

凶聲……………一一二 有適子者無適孫……………一一三 毋不敬……………一三一

八音……………一一二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一一三 女子子……………一三一

用火……………一一三 繼父同居者……………一二五 取妻不取同姓……………一三一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一三三	庶姓別於上	一四二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	一四七
檀弓	一三四	愛百姓故刑罰中	一四二	者也	一四七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一三五	庶民安故財用足	一四二	君子而時中	一四七
扶君	一三五	術有序	一四二	子路問強	一四七
二夫人相為服	一三六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	一四三	鬼神	一四七
同母異父之昆弟	一三六	肅肅敬也	一四三	期之喪達乎大夫	一四八
子卯不樂	一三六	以其綬復	一四三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一四九
君有饋焉曰獻	一三七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一四四	達孝	一四九
郝萁考公	一三七	十五日而禫	一四四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一四九
因國	一三七	妻之黨雖親弗主	一四四	誠者天之用也	一四九
文王世子	一三八	吉祭而復寢	一四四	肫肫其仁	一五〇
武王帥而行之	一三八	如欲色然	一四五	卷七	
用日干支	一三八	先古	一四五	孝弟為仁之本	一五〇
社日用甲	一三九	博愛	一四五	察其所安	一五一
不齒之服	一三九	以養父母日嚴	一四五	子張問十世	一五一
為父母妻長子禫	一三九	致知	一四五	媚輿	一五一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一三九	顧諟天之明命	一四六	武未盡善	一五一
庶子不以杖即位	一四〇	桀紂帥天下以暴	一四六	朝聞道夕死可矣	一五二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	一四一	財者末也	一四六	忠恕	一五二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一五三	不動心……………	一六二	自視欲然……………	一六八
變齊變魯……………	一五四	市朝……………	一六二	士何事……………	一六八
博學於文……………	一五四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一六一	飯糗茹草……………	一六九
三以天下讓……………	一五五	文王以百里……………	一六一	孟子外篇……………	一六九
有婦人焉……………	一五六	廬無夫里之布……………	一六三	孟子引論語……………	一七〇
季路問事鬼神……………	一五六	孟子自齊葬於魯……………	一六三	孟子字樣……………	一七〇
不踐迹……………	一五六	其實皆什一也……………	一六三	孟子弟子……………	一七〇
異乎三子者之撰……………	一五六	莊嶽……………	一六四	茶……………	一七一
去兵去食……………	一五七	古者不爲臣不見……………	一六五	詞……………	一七二
寡盪舟……………	一五七	公行子有子之喪……………	一六五	九經……………	一七三
管仲不死子糾……………	一五八	爲不順於父母……………	一六五	考次經文……………	一七五
予以貫之……………	一五八	象封有庠……………	一六五	卷八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一五八	周室班爵祿……………	一六六	州縣賦稅……………	一七六
性相近也……………	一五九	費惠公……………	一六六	屬縣……………	一七八
虞仲……………	一五九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一六七	州縣品秩……………	一七八
聽其言也厲……………	一六〇	以紂爲兄之子……………	一六七	府……………	一七九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一六〇	才……………	一六七	鄉亭之職……………	一八一
梁惠王……………	一六〇	求其放心……………	一六七	里甲……………	一八四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一六一	所去三……………	一六八	掾屬……………	一八四

郡令史

一八七 守令

一一二 紡織之利

一一四三

吏胥

一八七 刺史守相得召見

一一四 馬政

一一四四

法制

一八九 漢令長

一一五 驛傳

一一四五

省官

一九〇 京官必用守令

一一五 漕程

一一四六

選補

一九一 宗室

一一六 行鹽

一一四六

停年格

一九四 藩鎮

一一二〇 卷十一

一一四八

銓選之害

一九七 輔郡

一一三 權量

一一四八

員缺

二〇一 邊縣

一一三 大斗大兩

一一五〇

卷九

人材

二〇二 宦官

一一四 漢祿言石

一一五一

保舉

二〇三 禁自官

一一九 以錢代銖

一一五二

關防

二〇五 治地

一一三〇 黃金

一一五五

封駁

二〇六 斗斛丈尺

一一三一 銀

一一五七

部刺史

二〇七 地畝大小

一一三一 以錢爲賦

一一六〇

六條之外不察

二〇九 州縣界域

一一三二 五銖錢

一一六四

隋以後刺史

二〇九 後魏田制

一一三三 開元錢

一一六五

知縣

二一〇 開墾荒地

一一三四 錢法之變

一一六五

知州

二一一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一一三四 銅

一一六八

知府

二一二 豫借

一一四二 錢面

一一七三

短陌	二七四	卷十二	奴僕	三二五
鈔	二七五	周末風俗	三〇四	閹人
偽銀	二七七	秦紀會稽山刻石	三〇五	田宅
卷十一		兩漢風俗	三〇五	三反
財用	二七七	正始	三〇六	召殺
言利之臣	二八四	宋世風俗	三〇八	南北風化之失
俸祿	二八五	清議	三一	南北學者之病
助餉	二八八	名教	三一	范文正公
館舍	二八九	廉恥	三四	辛幼安
街道	二八九	流品	三五	士大夫晚年之學
官樹	二九〇	重厚	三六	士大夫家容僧尼
橋梁	二九〇	耿介	三七	貧者事人
人聚	二九一	鄉原	三七	分居
訪惡	二九二	儉約	三八	父子異部
盜賊課	二九二	大臣	三八	生日
禁兵器	二九三	除貪	三九	陳思王植
水利	二九三	貴廉	三一	降臣
兩澤	二九六	禁錮姦臣子孫	三一	本朝
河渠	二九六	家事	三一	書前代官

卷十四

兄弟不相為後

三三四

從祀

三四七

丁憂交代

三七三

立叔父

三三五

嘉靖更定從祀

三四八

居喪飲酒

三七四

繼兄子為君

三三五

祭禮

三五〇

匿喪

三七五

太上皇

三三六

女巫

三五三

國恤宴飲

三七五

皇伯考

三三六

卷十五

宋朝家法

三七五

除去祖宗廟諡

三三六

陵

三五三

卷十六

漢人追尊之禮

三三七

墓祭

三五四

明經

三七六

諡法

三三八

厚葬

三五七

秀才

三七六

追尊子弟

三三八

前代陵墓

三五九

舉人

三七七

內禪

三三八

停喪

三六二

進士

三七八

御容

三三九

假葬

三六五

科目

三七九

封國

三三九

改殯

三六五

制科

三七九

乳母

三三九

火葬

三六六

甲科

三八一

聖節

三四〇

期功喪去官

三六九

十八房

三八二

君喪

三四二

緦喪不得赴舉

三七〇

經義論策

三八三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三四五

喪娶

三七一

三場

三八五

居喪不弔人

三四六

衫帽入見

三七二

擬題

三八六

像設

三四六

奔喪守制

三七二

題切時事

三八八

試文格式	三八九	先輩	四一〇	書傳會選	四二七
程文	三九〇	出身授官	四一〇	內典	四二八
判	三九〇	恩科	四一二	心學	四二九
經文字體	三九一	年齒	四一三	舉業	四三二
史學	三九一	教官	四一三	破題用莊子	四三三
卷十七					
生員額數	三九二	武學	四一六	科場禁約	四三四
中式額數	三九六	雜流	四一七	朱子晚年定論	四三五
通場下第	三九八	通經爲吏	四一八	李贄	四三九
御試黜落	三九八	卷十八			
殿舉	三九八	秘書國史	四二〇	竊書	四四〇
進士得人	三九九	十三經注疏	四二一	勸書	四四一
大臣子弟	四〇〇	監本二十一史	四二二	改書	四四二
北卷	四〇三	張參五經文字	四二三	易林	四四三
糊名	四〇四	別字	四二四	卷十九	
搜索	四〇六	三朝要典	四二四	文須有益於天下	四四五
座主門生	四〇七	密疏	四二五	文不貴多	四四五
舉主制服	四〇九	貼黃	四二五	著書之難	四四七
同年	四〇九	記注	四二六	直言	四四七
		四書五經大全	四二七	立言不爲一時	四四八

文人之多	四五〇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四六七	郡國改名	四七九
巧言	四五〇	重書日	四六八	史書人同姓名	四八〇
文辭欺人	四五一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四六八	述古	四八〇
修辭	四五二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四六八	引古必用原文	四八〇
文人摹仿之病	四五三	年月朔日子	四七一	引用書意	四八〇
文章繁簡	四五三	年號當從實書	四七二	文章推服古人	四八一
文人求古之病	四五四	史書一年兩號	四七三	史書下兩日字	四八一
古人集中無冗複	四五六	年號古今相同	四七五	書家凡例	四八一
書不當兩序	四五六	割併年號	四七五	分題	四八一
古人不爲人立傳	四五七	孫氏西齋錄	四七五	卷二十一	
誌狀不可妄作	四五七	通鑑書改元	四七六	作詩之旨	四八二
作文潤筆	四五八	後元年	四七六	詩不必人人皆作	四八二
文非其人	四五九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	四七六	詩題	四八三
假設之辭	四六〇	號	四七六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四八三
古人未正之隱	四六〇	通鑑書葬	四七七	詩有無韻之句	四八四
卷二十一		通鑑書閏月	四七七	五經中多有韻	四八四
非三公不得稱公	四六一	史書人君未卽位	四七七	易韻	四八五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四六五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四七八	古詩用韻之法	四八六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四六七	史書郡縣同名	四七八	古人不忌重韻	四九〇

七言之始	四九一	五經古文	五〇二	都鄉侯	五一八
一言	四九一	急就篇	五〇三	封君	五一八
古人未有之格	四九二	千字文	五〇三	圖	五一八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四九二	草書	五〇四	亭	五一九
詩用疊字	四九二	金石錄	五〇五	亭侯	五一〇
次韻	四九二	鑄印作減筆字	五〇五	社	五二〇
栢梁臺詩	四九三	畫	五〇六	歷代帝王陵寢	五二一
詩體代降	四九四	古器	五〇七	堯冢靈臺	五二二
書法詩格	四九四	卷二十一		生祠	五二四
詩人改古事	四九五	四海	五〇八	生碑	五二四
庾子山賦誤	四九五	九州	五〇九	張公素	五二五
于仲文詩誤	四九五	六國獨燕無後	五一一	王亘	五二六
李太白詩誤	四九六	郡縣	五一一	卷二十二	
郭璞賦誤	四九六	秦始皇未滅二國	五一四	姓	五二六
陸機文誤	四九六	漢王子侯	五一四	氏族	五二六
字	四九七	漢侯國	五一六	氏族相傳之訛	五二八
古文	四九七	都	五一六	孔顏孟三氏	五三二
說文	四九七	鄉里	五一七	仲氏	五三二
說文長箋	四九九	都鄉	五一八	以國爲氏	五三三

姓氏書	五三三	以字為諱	五四七	藝祖	五五四
通譜	五三四	自稱字	五四七	冲帝	五五四
二字姓改一字	五三六	人主呼人臣字	五四八	考	五五四
北方門族	五三八	兩名	五四八	伯父叔父	五五五
冒姓	五三八	假名甲乙	五四九	族兄弟	五五五
兩姓	五三九	以姓取名	五四九	親戚	五五五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五三九	以父名子	五五〇	哥	五五六
古人諡止稱一字	五四〇	以夫名妻	五五〇	妻子	五五六
稱人或字或爵	五四〇	兼舉名字	五五〇	稱某	五五六
子孫稱祖父字	五四一	排行	五五〇	互辭	五五七
已祧不諱	五四一	二人同名	五五一	豫名	五五七
皇太子名不諱	五四二	字同其名	五五一	重言	五五七
二名不偏諱	五四三	變姓名	五五一	后	五五七
嫌名	五四四	生而曰諱	五五一	王	五五八
以諱改年號	五四五	生稱諡	五五二	君	五五九
前代諱	五四六	稱王公為君	五五三	主	五六〇
名父名君名祖	五四六	卷二十一十四		陛下	五六〇
弟子名師	五四六	祖孫	五五三	足下	五六一
同輩稱名	五四七	高祖	五五三	閣下	五六一

相	五六三	府君	五七三	李廣射石	五八六
將軍	五六四	官人	五七三	大小山	五八七
相公	五六四	對人稱臣	五七三	丁外人	五八七
司業	五六五	先卿	五七四	毛延壽	五八八
翰林	五六五	先妾	五七四	名以同事而晦	五八八
洗馬	五六七	稱臣下爲父母	五七四	名以同事而章	五八八
比部	五六七	人臣稱人君	五七四	人以相類而誤	五八九
員外	五六七	上下通稱	五七五	傳記不考世代	五八九
主事	五六八	人臣稱萬歲	五七六	卷二十一十六	
主簿	五六八	重黎	五七七	史記通鑑兵事	五九〇
郎中待詔	五六九	巫咸	五七八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五九〇
外郎	五六九	河伯	五七九	史記	五九一
門子	五六九	湘君	五七九	漢書	五九三
快手	五六九	共和	五七九	漢書二志小字	五九五
火長	五七〇	介子推	五八二	漢書不如史記	五九五
樓羅	五七〇	杞梁妻	五八三	荀悅漢紀	五九五
白衣	五七〇	池魚	五八五	後漢書	五九六
郎	五七一	莊安	五八六	三國志	五九七
門生	五七二		五八六	作史不立表志	五九七

史文重出	五九八	通鑑	六一〇	杜子美詩注	六四七
史文衍字	五九八	通鑑不載文人	六一四	韓文公詩注	六五二
史家誤承舊文	五九九	卷二十一十七		通鑑注	六五二
晉書	六〇〇	漢人注經	六一五	卷二十一十八	
宋書	六〇〇	注疏中引書之誤	六一七	拜稽首	六五四
魏書	六〇一	姓氏之誤	六一八	稽首頓首	六五五
梁書	六〇一	左傳注	六一九	百拜	六五六
後周書	六〇一	考工記注	六二六	九頓首三拜	六五七
隋書	六〇二	爾雅注	六二六	東向坐	六五八
北史一事兩見	六〇二	國語注	六二六	坐	六五八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六〇二	楚辭注	六二七	土炕	六五九
舊唐書	六〇三	荀子注	六二七	冠服	六五九
新唐書	六〇四	淮南子注	六二七	袂衣	六六〇
宋史	六〇七	史記注	六二八	對襟衣	六六〇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六〇七	漢書注	六三五	左衽	六六〇
遼史	六〇八	後漢書注	六四三	行膝	六六一
金史	六〇八	文選注	六四五	樂府	六六一
元史	六〇八	陶淵明詩注	六四五	寺	六六一
		李太白詩注	六四六	省	六六一

職官受杖	六六二	家兵	六八四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七〇〇
押字	六六四	少林僧兵	六八四	星名	七〇〇
邸報	六六五	毛葫蘆兵	六八五	人事感天	七〇〇
酒禁	六六五	方音	六八六	黃河清	七〇一
賭博	六六六	國語	六八六	妖人闖入宮禁	七〇二
京債	六六八	外國風俗	六八七	詐稱太子	七〇三
居官負債	六六九	徙戎	六八八	外國天象	七〇三
納女	六六九	樓煩	六九一	星事多凶	七〇四
王女棄歸	六六九	吐蕃回紇	六九二	圖讖	七〇六
罷官不許到京師	六七〇	西域天文	六九三	孔子閉房記	七〇六
卷二十九		三韓	六九四	百刻	七〇六
騎	六七〇	大秦	六九五	雨水	七〇七
驛	六七一	千陀利	六九五	五行	七〇八
驢羸	六七一	卷三十		建除	七〇八
軍行遲速	六七二	天文	六九五	艮巽坤乾	七〇九
木罌甌渡軍	六七二	日食	六九七	太一	七〇九
海師	六七二	月食	六九八	正五九月	七一〇
海運	六七七	歲星	六九九	古今神祠	七一二
燒荒	六八四	五星聚	六九九	佛寺	七一四

泰山治鬼	七二五	石門	七二九	太原	七四一
蕃俗信鬼	七二六	無終	七二九	代	七四二
卷三十一		柳城	七三〇	闕里	七四二
河東山西	七二六	昌黎	七三一	杏壇	七四三
陝西	七二七	石城	七三二	徐州	七四三
山東河內	七二七	木刀溝	七三三	向	七四四
吳會	七二八	江乘	七三三	小穀	七四四
江西廣東廣西	七二九	郭璞墓	七三四	泰山立石	七四四
四川	七二〇	蠓磯	七三五	泰山都尉	七四五
史記蕃川國薛縣之誤	七二〇	胥門	七三五	社首	七四六
曾子南武城人	七二一	潮信	七三六	濟南都尉	七四六
漢書二燕王傳	七二二	晉國	七三六	鄒平臺二縣	七四六
徐樂傳	七二二	縣上	七三七	夾谷	七四七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七二三	箕	七三七	濰水	七四七
三輔黃圖	七二三	唐	七三七	勞山	七四八
大明一統志	七二四	晉都	七三八	楚丘	七四九
交趾	七二六	瑕	七三九	東昏	七四九
薊	七二八	九原	七四〇	長城	七五〇
夏謙澤	七二八	昔陽	七四〇	卷三十一	

而	七五二	誰何	七五八	涇	七六四
奈何	七五三	信	七五八	豸	七六四
語急	七五三	出	七五九	關	七六五
歲	七五四	鰥寡	七五九	宙	七六五
月半	七五四	丁中	七五九	石炭	七六五
已	七五五	阿	七六〇	終葵	七六六
里	七五五	么	七六〇	魁	七六六
仞	七五六	元	七六一	桑梓	七六七
不淑	七五六	寫	七六一	胡隴	七六八
不弔	七五六	行李	七六一	胡	七六八
亡	七五七	耗	七六二	草馬	七六九
乾沒	七五七	量移	七六二	草驢	七六九
辱	七五七	眾慮	七六三	雌雄牝牡	七六九
蝨	七五七	場屋	七六四	刊誤二卷附	
訛	七五八	豆	七六四	續刊誤二卷附	

日知錄集釋

顧炎武著
黃汝成集釋

卷一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雷氏曰】伏義畫卦。自兩儀生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疊。陽動而進。左旋而位于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于西南。于是震兌正于東西。坎離正于南北。而四時首春。帝出乎震之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家以著。伏義氏之所以爲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于地。辨土性。藝五穀。嘗百藥。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義八卦之動象。以艮爲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以時行爲義。由體達用之象也。艮本陽卦。其象爲山。位在東北。立春斗建之所在也。山托于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二山相襲。故曰連山。歸藏黃帝。杜子春之說不可易。蓋黃帝之治詳於人。作調歷以授時。作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致遠。作弧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立教。上古朴野之俗。至此而變。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開。易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即謂此矣。其後五帝之治。皆因于此。故伏羲爲天皇。神農爲地皇。黃帝爲人皇。此即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于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實原于此。于是以坤爲道。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伊成案】雷氏用杜子春之說。以子曰。我欲觀夏禮。得坤乾焉。注以爲殷時陰陽之書。即歸藏易。而鄭司農贊易。亦以爲歸藏殷易。釋其義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中。夏曰連山。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山不絕。周易者。言易道周曾。无所不備。與杜子春說不同。大抵世代荒遠。莫可稽考。後人徒從推測得之。亦各存其說而已。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鄆。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原注】

卜徒父。以下人而掌。而傳不言易。上。如有以周易見陳侯。及周易有之之類。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考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鑿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梁氏曰】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實非。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王弼以為伏羲。以繫辭攷之。弼言為當。十二卦體。已具于羲農黃帝堯舜之世。以洪範攷之。其七卜筮貞卦。已見于禹錫九疇之時。則可知為伏羲因重之驗。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原注】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一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以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自漢以來。為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為一。王弼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孔氏正義云。輔嗣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莊氏曰】朱子竊漢上易傳云。王弼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孔氏正義云。輔嗣之意。以為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按此則費氏古經自是經傳相別。其謂費氏始亂經者妄也。合象象于經者。自康成始。則加象曰象曰之文。猶以傳附經後。若今乾坤卦以下者是。是以文言附。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乾坤二卦。于坤亦加文言曰之文。是為王氏本。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原注】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殺亂。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仿此。此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

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
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
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原注〕宏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黃題。陳輔文。同考官
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讀本義。易卷論八百。而知有傳者不。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
數人。此能知之。而又善作。是用錄之。以激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
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原注〕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編刊行易
七字。而注皆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
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
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坊刻擅改古書。書經大全序。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
序。今南京刊大全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
易見。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後成按〕今御纂周易折
爾。朱子記嵩山晁氏卦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

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
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
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
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
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
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
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
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
今乾卦象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原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爲象曰者八。餘卦則
爲象曰者七。此鄭玄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揚氏曰〕玩魏主問辭。止是康成注連合一
處耳。非弁經連之者。古者注亦單行。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交辭也。【原注】小畜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本義曰。亦者。承上交義。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為謬。以象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

此一經者。為拾藩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為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原注】天順三年。九月。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雅懋言。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錄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教禁止。上從之。復程朱之書以存易。【原注】當各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為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玄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原注】王輔嗣略例曰。互體不足。逾及卦變。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佚成案】說卦別象。漢時尤多。今約其數。乾八十二。坤一百十二。震五十八。巽四十五。坎七十五。離三十。艮五十三。兌十八。雖皆穿鑿滋生。然易理闡

卦爻外無別象

深。曲包道藝。觀象玩占。義或有取爾。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大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原注】蘇軾王炎。皆同此說。【江氏曰】象傳有言剛柔往來上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今考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于泰否二卦象辭。否反為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為否。三陽往居外。二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象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楊氏曰】王雙溪之經說。今皆不可得。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原注】四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顛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全氏曰】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夫婦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為臨而上下震。乾坤合而為否。則下互艮而上互巽。坎離于十辟卦雖不預。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為用也。蓋伯厚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還宮之義也。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得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于說經者。有自來矣。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原注】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初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為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原注】明夷上六爲失位之君。乃其變。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曰不當位。【原注】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程子傳亦云。此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九二君德

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卽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楊氏曰】湯武行軍。應亦有法度。非僅以其仁義也。配入桓文。非能擇言者。

旣雨旣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姁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旣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旣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楊氏曰】猶當作唐。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噬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

決復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原注】戰國策。戰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原注】武王之。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原注】周官始之上六。政教夷陵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夫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惟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綦。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原注】比之九五。治修而遠人。服之意。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伊成案】訟三心險。渝即就平。豫上心昏。渝即頓清。平則遠於巖牆。情則生於憂慮。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畲

楊氏曰。【原注】誠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爲也。昔者周公蒞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無所勑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弗穫。菑而弗畲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懋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况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伊成案】憂則違之。故豫二不終日貞吉。樂則行。故晉初罔孚裕无咎。豫溺晏安。晉歸乎明也。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儉王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依成憲〕肝豫則悔遄有悔。損疾則使遄有喜。荀子曰。其爲人多暇。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秦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錢氏曰〕惠而不費。則其惠可久。其惠亦可大。故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利用爲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都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為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原注】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汝成案】姤。偶也。不期而會曰遇。初之變也。陽四始曰大壯。陰一巳曰女壯。其詞危矣。

包无魚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濟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為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

【汝成案】瓜者外延云云。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文。今日劉昭。當是續漢二字之誤。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原注】詩南山有杞。陸璣曰。杞。山材。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嚮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辨刑部曰】以人君之以禮防民。猶之植杞。而事變無窮。不曲而為之備。是為含章。【又曰】古菴宜用諸魚肉。程傳以釋包里有魚是也。恐未可以言諸瓜。且杞葉非可為菴者。【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然則植杞以衛魚為菴。此為飽。陳義雖古。遜是闕深。

己日

革己日乃孚。六二己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為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為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

丁寧。自變政。皆爲謹敬。而漢書律曆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是也。【原注】納甲之法。革下卦離納己。王弼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以己爲已事。過往之已。恐未然。【楊氏曰】按白虎通云。己者起也。【汝成案】己日革之。程傳義遠亦無以此訓革象者。革是改命。與幹蠱異。非過中之謂也。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陸學博曰】革而信之。信不信而動矣。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懣生而五情奮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貪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湖。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

慈谿黃氏【原注】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錢氏曰】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求學問而求放心。此釋氏之學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

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為。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原注】省。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原注】山陰縣主簿廳記。此皆足以發明厲黨心之義。

【原注】詳又見第二十三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於易矣。

鴻漸於陸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為逵。【原注】羅氏曰。其說出於毗陵從事范譚。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原注】柏舟相風。東山湛露。菁菁者莪。皆音牛何反。不得與逵為叶。【江氏曰】以韻讀大陵曰阿。九五為陵。則上九為。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為是。漸至於陸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為是。漸至於陸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與九三同為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陸。而復至於陸。以退為進也。巽為進退。其說並得之。【姚刑部曰】漸以進為德者也。無應與則固莫能進。居卦之終。則窮賤可進矣。故九三上九。而義不可去。叔駘子臧子家駒屈平之倫是也。上之位固處乎事外。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鴻居于水澤。飲食游浮者。吉之常也。若以其羽為儀。于用則尊。而鴻死矣。孔子曰。其羽可用為儀。天下雖亂。而吾之道不可亂也。贊易述詩書禮樂。作春秋。以遺後聖。是為吉而已矣。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謹。而卜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弑。昏媾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

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為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誓必逮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與。而陽州次乾侯。喑矣。鸛鶴鸛鶴。往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原注】吳幼清曰。此爻變為小過。有飛鳥象。

巽在牀下

上九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慎而無禮則憊也。【汝成案】二之所處。剛巽乎中正。而志紛若。即重巽申命也。盤庚遷殷。反覆三誥。始惕以天之斷命。繼以乃祖乃父。乃斷棄汝。浮言胥動而不怒。傲上從康而不諫。所以吉无咎也。故曰得中。上九之巽在牀下。則失其齊斧矣。

翰音登於天

羽翰之音。雖登於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鸞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絃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亂。太清之亂。豈非談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於天。中孚之反也。【汝成案】豚魚之孚。可以及澤。翰音之登。難達于天。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也。溝澮皆盈。涸可立待矣。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間。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為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蒸畀祖

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原注】儀禮士昏禮。蓋繼世主祭。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為妣。【原注】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為始祖。而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原注】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為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於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東鄰

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為之臣。馭失其道。則疆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雷氏曰】鄭康成坊記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虢仁令。應劭注云。東鄰謂紂。顏師古注云。叢古鄰字。是東漢時實有此說。今遺佚耳。

游魂為變

精氣為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為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答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原注】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朗然昭明之氣。或為溫然焄蒿之氣。或為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為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

陳無已【原注】師道。以游魂為變為輪迴之說。【原注】理究惠氏曰。京房乾傳。精悍氣純。是為游魂。陸績注。為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

爲辨魂先。樓菴易說曰。呂仲木【原注】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夫碩果不食。故有辨魂。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邪。

邵氏【原注】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於散者。【楊氏曰】味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僂。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託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平易之用矣。【楊氏曰】此

慎獨之義。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醱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懂懂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厄。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禦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

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錢氏曰】先生不信康節先天之學。其識高於元明諸儒遠矣。

說卦雜卦五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矣。【汝成案】李鼎祚周易集解。作故言卦。而義雖無異。文則未賅。餘皆稱物。故言卦句。今云故舍象而言卦。

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別有義。非也。

兌爲口舌

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巫爲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禦臣也。【楊氏曰】禦當作於。數奏以言。明

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爲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僞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卽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也。其辭皆曰臀無膚。未濟之九四。卽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晉晝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原注】晝古音注。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與晝義相對不切。同。虞仲翔曰。誅。傷也。本義用之。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焉。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平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

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楊氏曰】此論與朱子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原注】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皆八。本卦爲貞。外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錢氏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一爻變是也。數爻變則以象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象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象辭占稱八者。非周易易辭詞也。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易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易辭詞也。【又曰】惠氏棟嘗言之。著圖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著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

趙汝楨易輯聞曰。揲著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一】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原注】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著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為。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為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惑。不知所為。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著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揚氏曰】僕以前注。止父。便謂實有其人。此不足怪也。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卷一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劉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爾氏曰】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爲其失事正也。陳澧注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多誤。顧氏亦未之免。要當用詩書不諱耳。【楊氏曰】虞夏時亦未有諱。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原注】白虎通曰。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原注】太甲沃丁。仲丁。河。廩。甲。祖乙。盤。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殷實以生日名子。【原注】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原注】孔氏西伯。微。黎。序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原注】武庚亦是。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原注】傳受紂也。音相亂。多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

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各而無號。自商以下濩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諡。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諡。而十干之號不立。〔原史記齊大公世家。太公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少。其後乃皆有諡。然王季以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為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原注〕儀禮昏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汝成案〕非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原注〕左氏桓公六年。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汝成案〕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此小異者。以鄭駁云。女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此小異者。以鄭駁云。女弟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惟取其子。夫既以為異姓有屬者。而仍數五屬之內為一族。則不辭。若無姑。或無姊妹。無女子。則九族不備。皆理之不可通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原注〕凡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沈氏曰〕左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先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元宗之時。已有七族。〔原注〕中睿二宗。同為一世。〔沈氏曰〕六典所言。

乃同宗之族也。以此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原注】杜

諸九族。恐未精細。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原注】桓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

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原注】桓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

之兄弟。固可以相及。盡無服。恐不在九族之列。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

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敏。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其明證矣。

【原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暉。年近五十。考其世次。於孝宗爲昆弟。而上距宏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

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

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原注】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父者。子之祖。因上

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

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

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爲三。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

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會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

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

孫期。庶孫大功。【原注】適孫。傳重者也。有適子者。無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曾孫服會祖三

月。會祖報之亦三月。會祖尊也。故加齊衰。會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楊氏曰】世叔宜云

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原注】周禮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爲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沈氏曰】此下宜增故服大。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

祖之兄弟小功。【沈氏曰】此下宜增。會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

大功。同會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

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沈氏曰。此下宜增兄。此發孫而旁殺者也。沈氏曰。族祖緦麻。發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兄弟會孫緦麻。發會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爲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一句。直宜去之。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汝成案。先生所云從世叔。即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世後。即緦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既乖服制。又舛出云。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多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墀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原注。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傳。與時轉貨貨。索隱曰。家語貨作化。

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傲。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爲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原注】左傳文八年。郟缺言。九續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愠。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原注】東鑑北會于匯。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原注】本郭璞說。【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江北白塔等湖。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遺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二爲一。未嘗分一爲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游。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拙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道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咸宏之荊州記。紅出岷山。至楚都途廣十里。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此本漢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於彭澤爲北江。一原而三目。今載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襄孔鄭之說而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注。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故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崦嵫山。中江所出。崦嵫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以言禹貢之三江。而揚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

以及其委。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築荆而紀之揚。况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放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名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名上江。亦曰東江。一江西北下三百餘里。名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庚仲初揚都賦注。而庚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施蠡乘舟出三江之說也。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不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圖蔡九峯。皆以為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為三江。况東婁僅為吳松江港。故孔仲樞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松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考。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即指松江東從吳縣入海。安得更紕繆之甚。彭蠡為中江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乃不見所謂東婁者。考吳志有白蠟江笠澤江。意者即是耶。不知白蠟即東江。笠澤即松江。東發失記張氏原注。而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說有二。一謂吳淞江七十里。中為松江。東南婁江。北東江一謂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東江婁江為三江。以其意以大江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欲為之辭而不得也。若韋曜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浦江。然浦江導源烏程。東逕諸暨始寧曹江。然後返承與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為三江。則浦江不過浙之附庸。而剡江不能與浦並。大江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中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為韋曜之言。蓋揚州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各雄一方。為揚州三大望。南臣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為二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審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大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子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不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從矣。鄭浙江入則浦陽諸水從矣。韋越諸家所謂浙江實作剡江者已該之。蓋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言大海自西徂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江向兼漢言之。至揚始有專尊。况自南康至海。千五百里。不得專屬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有疑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倫謂著之一方。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預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兼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于導水者。或以擴功之少。故略是謂虞伐楚。開以運糧者。况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庸附會也。若胡融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為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為中江。合岷江為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谿濶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

聰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說黃文叔頗不謂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
隱陳氏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姚邦部曰】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
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
貢之後。周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
江漢既合。其下流爲北江者。固非必漢水。爲中江者。固非必江漢也。然而導川之文。分紀之曰。導
江漢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者。約其地勢南北而擬分之。以明江漢之均爲濶導耳。鄭康成本地志以
往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
東流爲南江。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南東入海者。南江之
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後爲中江也。故皆說會於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
口。乃東北流。是會匯而後北。非北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漢導江。辭皆互見。導漢已言東匯澤
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也。然則是匯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畢湖也歟。夫說禹
三江者。莫詳於漢地理志。莫善於康成之注焉。而惜乎不可盡見。自是之後。紅水支分。南派煙失。人
疑陽古不見。而說乃日紛。韋昭以松紅錢塘浦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
備陽古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去之爲是。而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即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
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庚仲初以蕪湖松紅東江爲三江。原流狹短。何以名揚州之川。其謬殆不足
辨。而徐堅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夫
經於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江所受之大水。豈啻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
且揚州其川三江。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與疏所引之鄭注絕相背。此豈康成
言哉。近世胡臆明著禹貢雜指。知詭庚仲初之徒。顧信初學記之所謂鄭說者。猥謂蕪湖石城之水。
擊於閩蘆。非禹跡之。何其謬耶。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沔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南夷之
民。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真禹所爲。非閩蘆也。荀子曰。禹通十二渚。
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閩蘆未遠。使石城蕪湖水乃閩蘆擊耶。其知之必先於胡氏矣。【錢學博曰】禹
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
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州。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
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淮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實之。於漢曰。東匯澤
爲彭蠡。康成爲北江入於海。于江曰。東流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
殆不如康成之說矣。按孟堅所言之。紅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
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
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一。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費口至餘姚入
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餘姚入海者爲中江。皆引孟堅合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入。經
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即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崇海鹽烏程餘杭錢塘
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
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經。而今尙有其迹。自揚州密築五堰。紅流始絕。承樂時設三堰。則
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鎮林以西。鄭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而同會具
區。故鄭道元以南江即合於浙江甯陽江之谷水。而咸輝毗陵志。以荆條爲中江。權北江自從毗陵入

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三江而為一矣。王氏曰：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揚行密將臺隸作五堰。拖輕舳舻。而中江之流給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為上下二堰。通名東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臺隸。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西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即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為皆入震澤。殊為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即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為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入海。此豈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入震澤耶。共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貢三。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遂以三江皆入震澤耶。司馬貞史記索隱誤同。再致江湖之通。起于周末。並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荆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魯是後代開鑿所遺。蓋春秋時。闔廬伐楚。及桐汭。皆由此道。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皆由此道。自是紅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獨薄江淮之間。即夫差所開苕溝。于吳則獨集。三江五湖。即闔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為禹迹。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又曰】漢志南江中江。固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鄞二。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黟縣南蠻夷中八海。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鄞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疊障。斷無相通之事。說文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又浙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浙浙本一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水若因其脫字。疑為大江支流。可合浙江。萬無此理。若浙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巖壑駢崎。此水安得越而東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陵陵城北為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之說。以此水與松江浙江。強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爲二目為南江。並援郭璞岷江浙江浙江為三江之說。以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歸注則益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貴池水合。東北為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為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為一派。致石城分江水。今沒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龜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復復西注于江。並非合分江水而東者。即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為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為程餘姚。何以見其上承分江。其別派又何緣更從餘姚入海。乃臆氏解為南江。自五湖口東。歷今下流。與貴池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

紘矣。【原注】程大昌曰。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必謂既之一語。爲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沈氏曰。便是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緣上文也。必執一而論則固矣。且二危頤宅。三苗不敘。豈非相蒙之文乎。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原注】春秋傳言。允姓之姁。居於瓜州。蓋古者分北三苗之意。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依成案】國語。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姁。氏曰有夏。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生。爲十二姓。惟古帝神靈。能別知異德。故一母之子。可錫數姓。堯舜時雖有賜姓。不過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呂。皆以國氏也。三王知其不能行。故爲立宗之法。若後世而欲錫姓。則漢劉唐李。顧足法乎。至云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則又似以元魏之改姓爲非。兩無處矣。先生徒以帝王之後。儕于庶人。遂感慨及此。自是偏激詞也。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爲國屏翰。弭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原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爲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維揚。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欲。不爲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爲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敗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原注】在今壽光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原注】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原注】襄其時靡奔有葛。德平縣。今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

【原注】今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原注】竹書謂太康元年即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楊氏曰】楚辭本意。蓋謂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原注】桓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原

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鄰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

允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與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制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祔湯於廟也。【原注】非朔者。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而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楊氏曰】十一月。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之

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原注】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樞前即位。為後代

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原注】周本古令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楊氏曰】古令人表。以擊干縶。皆作紂之樂官。董江都說亦如此。○漢書若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辨之極正。【沈氏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則後儒亦本于史記。而太史公之傳聞有異同也。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斲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原注】史記燕王喜遺樂間書曰。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况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滅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祖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窮源之論也。【汝成案】亭林痛明季之典章廢壞。故發憤言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得謂非窮源之論。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維【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維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

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原注】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於商武庚未殺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原注】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武

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

以封其遺允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

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

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原注】左氏哀曰天之棄商久矣【原注】傳二曰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原注】哀

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原注】國語吳王夫差闢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

左商公夏公立焉【原注】樂記商者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鄭氏注曰商宋詩也

【劉氏曰】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五帝之璽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市【原注】鄭氏注曰商宋詩也

避定公諱也天之棄商久矣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即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一姓不再與

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為商竊恐顧氏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于

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利以伐姜不曰於

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斷上文陽兵協韻固古人文字之常下文伐齊則可蔽

宋不吉不用協韻便直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

稱齊宋本說則可見矣

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原注】樂記曰投殷之後

戰國時人之妄言以武王或曰遷殷頑民於維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

下車即封微子更觀

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

乃

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並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闕氏曰】是以陶樊氏饑氏終葵氏爲殷之庶民矣則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尙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爲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惘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譏者耶【原注】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父羅其凶虐非蓋已見及乎此特以往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楊氏曰】世讎言乃祖乃弁其先世而讎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原注】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紆曲。【楊氏曰】蔡傳因下。有今朕必往爲義。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原注】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爲出廟入廟皆步行。今按。後之人君。驕恣情佚。於是有所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雍錄以爲步行二十五里。則又太遠。見於漢書叔孫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

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原注】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叔孫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車爲形。而義即因之。考雜記有士輦與天子同者三。一是乘人。又周禮巾車下。王后有五路。一是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原注】故乘七發。本宋呂大防言。前代人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原注】周禮。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膝。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莊侍郎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追諡。繫王迹所起。王之統明矣。【楊氏曰】據中庸本文。亦只是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周公所定之禮如此。不必是武王身後也。

追王大王。夏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沈氏曰】陳諫直云。武王受命之日。制作。皆出其手。故以成德歸之。中庸之。年已垂暮。周公以母弟而爲相。一代意。元不指踐阼以後。後人自誤會其指耳。上稱古公。夏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汝成案】詩疏云。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不然或意別始然。則辭分文質。未可以此疑文之稱王。在追王前也。又致詩禮記疏。多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而仲遠書疏。又言文王斷虞芮訟後。改稱元年。文王既未稱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其國。各稱元年云云。若然則虞芮質成。文尙未正王號。大傳之言。不爲失也。蓋追王之禮。斷自武王。至周公追王云者。此是以天子禮改葬太王王季。非上尊號也。先生及莊侍郎前說。亦未區別。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原注】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叙矣。【揚氏曰】極五行五事八無遺漏。故曰達道。

龜從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原注】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注。物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

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原注】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徐鴻博曰】魯世家。人或譏周公。周公奔楚。左傳。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鬻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楚。右傳。三十三年。王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必非遠涉東都也。莊大令曰。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尙書大傳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毫無辟居之事。以詩考之。蓋成王諒闇。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己以聽。除喪後周公即東征。東征之二年。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于奄。則誦保受命。自東征始。小茲雖東征以後之事。亦在七年之中。且書所謂七年。蓋成王即位之九年。書錄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又改元。此皆尸倣孫卿之徒。創爲邪說。以爲亂臣賊子所藉口。漢儒襲謬承譌。遺新莽之篡。緣飾經藝。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爲憤歎者矣。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原注】孔氏書內國名。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沈氏曰】微子爵也。微子仍封微爲子。又改封宋爲公。則受爵矣。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矣。若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猶康叔改封衛侯。亦終身稱康叔。不稱衛侯也。其弟衍未嘗封微。而仍稱微仲。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微仲饒叔是也。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微仲同封而微仲。未嘗同封而微仲。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既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汝成案】先生之義。甚正大矣。核之命篇之義。似不必然。明言建爾于上公。周既命之。微子當無不受之理。此亦是史臣原文爾。又前沈氏引毛西河經問云。春秋書吳季是也。致春秋止書蔡季紀季。無吳季。毛氏誤也。

酒誥

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祗適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耆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曰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薦之歌。亦能以審諤爲珠璣。以

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運。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櫓。彌互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鉞之徒。剝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汝成案】王會之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先生注稱爲元儒者誤。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土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原注】元儒王

柏。論亦同此。但更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維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置太多。未敢信。

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原注】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

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原注】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爲之說。

【原注】至於再至於三。當從蔡氏說。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故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爰斯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

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革。泊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宏。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趙氏曰】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然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流。滂瀉。資緣賄賂之風。必甚。即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徵恩。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原注】見漢書百官本。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尙多有穴居者。【原注】今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空即今人所謂冷窠也。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原注】不言殯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而狄設黼屨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原注】伏生本以顧命康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卽位之禮重矣。故卽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爲君。春秋之於魯公。卽位則書。不卽位則不書。蓋有禮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

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爲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設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侯。是已祔之後也。【原注】記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

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原注】蘇氏亦知其

不通。而以爲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爲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

問疾之諸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原注】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猶循此制。【楊氏曰】觀孝文十月。則知商十二月矣。

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楊氏曰】堯老舜攝義自明。天下可以無君之說殆非。

自狄設黼辰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

之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於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

葬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

即位。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爲尙有關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

日。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

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鳳氏曰】天子諸侯。在喪即位。有定所。有定期。

治朝之君位。天子諸侯三朝。惟治朝日視爲正朝。即位於此。所以示臣民之內。應門內即路門外也。天子如是。諸侯亦然。特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中。諸侯避天子。在路門外庭之左。故聘禮曰。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即位之所一定者也。康王之誥。本與顧命爲一篇。天子七日而殯。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上闕乙丑巳九日。大夫以上。斂殯諱死事。不數死日。故七日壬申殯。癸酉爲殯明日

於人間者，亦或者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鉞，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窳。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棗常，皦皦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胡氏曰】鬼神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己取之。蓋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於神。以免意外之禍。愚民小夫。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大都如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雙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原注】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鄧。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鄧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維【原注】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好命。諸侯替後序。則成侯已見竹書。但不甚信之耳。並非失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原注】申國在自申遷於維。邑而復使周人為之戍申。【原注】竹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曰諸侯但知其冢嗣為當三十六年。王人戍申。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為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原注】葛藟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下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於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

望其中興哉。【原注】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汝成案】春秋起平王末年。而託始于讓位之隱。或亦有微意歟。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原注】郡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卽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原注】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原注】自獲麟之歲。以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百六十年。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尙書

【汝成案】原注。師古曰。中者二云。考志無此注。當是儒林傳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謾文。

漢時尙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原注】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原注】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原注】師古曰。十六篇。更得之外。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者。天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

卽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原注】言此為最多者。明張 遭巫蠱。未立於學。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原注】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武時。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原注】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禮古文尙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廢。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太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之。【原注】或分析之。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原注】賈逵傳。肅宗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為三卷。帝尊之。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攷矣。【錢氏曰】杜林及古文。即安國真古文。但劉陶傳曰。陶明尙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非梅賾所獻之古文爾。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尙書十卷。鄭玄注古文尙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原注】又有王肅范寧李容姜道成注。開元之時。尙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原注】一堯典并舜典慎微以下為一篇。二皋陶謨并益稷為一篇。三禹十枚誓。十一供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為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篇。【原注】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時。見泰誓出而得行。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且非今之泰誓。【原注】有白魚入於王舟等。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原注】

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汭作二。九工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一篇為一卷。九共九篇合為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篇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偽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不同。錢氏曰。謂鄭氏所傳。增益二十四篇。為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原注】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會見。增多二十五篇。【原注】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二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微以下之傳續之。【原注】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王肅注頌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尙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孫兵備曰】書有四。而偽者二。亡者三。一曰漢文。夏侯為二十九。歐陽三分盤庚為三十一。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分顧命出康王之誥。為三十四。益以書序而為之注。即隋經籍志所稱馬融注尙書十一卷。鄭泰誓。又分顧命十卷也。此二十八篇經文。為伏生壁藏之餘。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據王充論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而偽孔安國傳。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文公亦承其誤。大背漢人之言。蓋誤會衛宏所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以為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義。非本文。亦或即是大傳也。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當時謂伏生書為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稱今以別於古。且秦時改篆用隸。諸儒或以寫經。以便循誦。劉向既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脫字。文字之異。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讀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是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為二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錢題曰古文尙書。而唐人猶謂此為今文者。以或於偽古文也。一曰漢武帝末。孔氏壁中所出古文尙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異之。張恭祖。皆即其本。較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合於伏生書二十九篇。并序為四十六篇。古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藝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為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泰誓各為三。顧命為二。九共為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

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爲逸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爲不見古文。咸矣。孔穎達引東晉稱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房。隋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又載有徐邈撰古文尙書音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尙書逸篇二卷。唐志有徐邈注三卷。陸德明稱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亡。古文蓋絕於此時也。一曰漢成帝時。張霸所作百兩書。既以中書校之。非是。乃黜其書。今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三日。張霸所傳以古文二十四篇。爲張霸僞書。又於鄭氏所引允征。厥篚元黃。爲是張霸書詞。可謂以不狂爲狂。霸書自魏晉以來。未見稱述。蓋亡於漢也。二曰晉元帝時。梅賾所尙書孔傳五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安稱鄭冲所傳古文。齊姚方輿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其時孔壁古文久亡。遂無能辨其真僞。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輿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北史儒林傳。稱南北章句。好尙互有。今考梅賾書。篇數與古不相應。采尙書傳。又多舛錯。大異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背鄭說者。難更僕。若允征之以人名爲國。旅葵之以禽豪爲犬。尤可怪也。伏生二十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刪改。如二十有八載下。改放勳爲帝字。說文引周書遽以記之。今爲虞書。帝曰毋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皆脫帝曰禹曰。穎有孟子董仲舒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證耳。僞孔古文尙書。宋吳棫朱文公嘗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證其僞舛。近世閩若璠惠棟。互加考證。別黑白而鐵膏肓。學者始知僞孔傳之非真古文矣。尙書一尾於秦火。則百篇爲二十九。再尾於建武。則黑白而鐵膏肓。學者嘉。則衆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尾於梅賾。則以僞亂真。而鄭學微。五尾於孔穎達。則以是爲非。而馬鄭之注亡於宋。六尾於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僞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尾於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并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

【孫氏曰】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功。日慎微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數舜之書乎。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趙氏

書之前。必親見尙書真本。而引之爲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况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畿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

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尙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于釐降二女。而必至逼密八音方止也。【姚氏曰】據史記以逼密八音以

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舜事。無容中畫也。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左氏傳莊公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

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

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

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原注】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趙氏曰】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孔子刪定。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于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于宋。而謂之唐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臯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爲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范氏曰】亭林不信書序。然書序不可廢。

正義曰。尙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僞尙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謬。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

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鄭人言出有子貢詩傳。後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儒往往惑之。

者徐氏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會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原注〕宋咸平中。日本僧齋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尙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原注〕文公五年。引沈肅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爲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原注〕孔安國傳。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而後道山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道水。

石經尙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致而妄言之也。〔原注〕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年。引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爲逸書。國語。夫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爲逸書。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篇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誤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况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原注〕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

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擊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趙汝談至謂供範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寔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原注】近有謂得朝鮮本尙書。於供範八政之末。年。高麗世子祐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暉中堂事記。中統二年。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僞撰也。及漢東萊張霸僞造尙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泄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卷二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十六篇。大雅十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八篇爲正經。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豳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印及召旻二篇。是豳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妻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尙陳於天子之庭。况列國袍同籥。其中未曾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釋文止云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嫺志。衛注。則申毛云者。當是伸毛之義。非申公毛公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嫺志。衛

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據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名者。非無國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而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嘗曰：或末見。【楊氏曰】泰之詩論。宣云詩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不備。無十七篇。【陳氏曰】二南雅頌之入樂。載禮章章。迎寒暑則歎商詩。祈年則歎商雅。祭蜡則會商頌。大戴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商。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據言南。南指其地。而非以為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其衛風。聞齊則云泲。泲者大風。風之名較然著矣。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住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為詩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况呂覽豈傳信之書耶。【又曰】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叙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為何樂。則弗及焉。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為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彼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說。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為燕享通用。或以為祭畢而燕。或以為受釐陳戒。俱以詩之相似。度度而為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瑞臨文獻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古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之詩義矣。朱子嘗違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為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杜氏以為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鄭氏釋為南夷樂。左傳南籥。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於雅。又言毛詩無蘇任朱籥。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南夷之既同。而齊魯詩復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據。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原注】據周而非風也。南幽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名。然禮記王制。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楊氏曰】泰之云：詩之有風。其原謨于左氏荀氏。

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日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綬，蓋亦鄉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防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防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錢氏曰】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晚住

毛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關爲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穠矣【錢氏曰】傳穠猶戎戎也。按說文。穠。衣厚貌。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莪。按說文無莪字。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

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原注】供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注】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成王顯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蹇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箛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繡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風好。且其下嫁之時。能猶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書劉。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故頌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蠻之貞。亦云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原注】供氏隸釋。載郭輪碑云。有四男三女。如玉。卽唐人爲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原注】成高賢姣嬈。漢魏間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嫺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况二南之與民風。其

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在氏曰〕東遷後之詩。何以此詩為有王者之化。異於黍離諸篇。故特附之召南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原注〕漢書地理志。河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來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維維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雷氏曰〕周書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維維父注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武庚。俾守商祀。建管叔於維維父之。漢書地理志曰。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詩經曰。武王以紂京師封武庚為殷後。又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相。蔡叔霍叔尹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服子慎王子雍皇甫士安並云。邶在紂都之西。鄘夾蔡則中衛南鄘東邶。伯恭則南邶東鄘北。衛之衛。九域志謂武王立紂父。在觀廬地。路史亦謂武庚封邶。即維維邑。今滑之白馬。此宋以前諸說之不同也。案經傳凡言武庚之國。皆謂之殷。則武庚實封於鄘南。邶可知。此時商之宗廟在殷。故周書曰。俾守商祀。廟社在殷。而紂居朝歌。故牧誓曰。昏棄厥肆祀弗答。逸書曰。侮滅神祇不祀。孔注鄭字乃鄭字之譌。即謂殷也。詩歸之紂城。以朝歌言。不容更置一監。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謂之鄘。不如服王皇甫之說為確。朝歌之南。迫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監。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即懷之殷城。書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漢志又云。以邶封武庚。蓋一監處東。一監處西。邶近殷都。霍叔處之。實與武庚共地而理。殷都在紂城之北。一百五十餘里。故詩之變風。首列邶。孔注亦云。霍叔相處父也。惟其共地而理。故殷其制。故叛周降辟。霍從末減。書云管叔相者。乃諸侯之命卿。在下車之始。注云霍叔相者。乃方伯之三監。在既封之後。據逸書竹書。命管叔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監。在十二年四月初。〔又曰〕三監之中有霍叔。此經之明文。無可疑者。漢書志及書偽傳。謂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非是。其分監之地。即邶鄘衛是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是也。邶鄘衛皆武庚之封土。其國都則近邶。武王使三叔處此者。王封叔父為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蓋待以客禮。使為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為之監。非曰勝國餘孽。必監父尹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立。三叔及武庚畔。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土。命康叔及中旄父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詩歸謂武庚誅後更建此三國。以康叔為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比不熱也。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邶鄘屬之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邶鄘可知。聖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武王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

變而不善。綸胥以亡。此所以名其義。而即以風示後之不靖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殷之封國。姚姓故字。其地在對觀氏之墟。不在河內。見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弁以虎賁伐衛滅之。見周書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建管叔于東。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屬衛之東。周公踐殷。降時三叔。始命康叔守于殷墟。名曰衛。自是河內始有衛名。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為王。齊詩以

閱其兄。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原注】若據漢書。言遷

王之世。已無邶鄘。【魏源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三名一讀。連而不分。視為之歌。魏。判然一國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怡舟威儀之語。以為衛詩。毛公分一國為三。蓋徒因簡編過大。而未念其名實之不相符。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為衛壽閔兄。則知魯詩必列於衛風。而不列入王風之首矣。鄭家膏肓。述何彼穠矣。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則是東周平王之詩。而不當次諸二南之後矣。此異三家者二也。國風之例。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所詠之人。故木瓜衛人美齊桓。則繫諸衛。猗嗟齊人刺魯莊。則繫之齊。乃總衣。為周人美鄭武公為卿士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祭仲將子突往省于留云云。此即鄭桓公寄孳與賂于留。而得其國。旋以留為下邑。而王風邱中有麻。彼留子突之詩所為作也。邱中與總衣之詩。皆鄭桓公為王朝卿士時。小

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既皆畿內民風。自當同列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車為哀息君之詩。正以鄭惠同為畿內之國。故與其為周人所詠之詩。同殿乎王風。且因此遂并大車邱中有麻之詩。凡為周民詠鄭惠者。皆不知所指何事。離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者三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原注】左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原注曰】誰將西歸。是鑄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為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原注】止齋集。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

答黃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

答黃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

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地縣廣。不得爲邶。鄘衛也。〔汝成案〕三詩皆言衛事。故班氏謂之同氣。其不當分爲三名甚明。馬永卿曰。邶鄘衛在王風黍離之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爲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與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埽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隲于西。〔錢徵士曰〕傳。隲。升也。案許未重不收隲字。齊當爲隲。隲升釋詁文。彼作陞。俗字也。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輝注。以隲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用者。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

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原注】晉范寧春誤矣。【李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畿內達於侯國。以本部。則邶鄘以下。是畿內所得者。附於雅。則有小雅中諸詠諸詩。故成康後。畿內無風。蓋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自爲部。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巡狩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魯擊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幽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并此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于平王。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惑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爲西。以風爲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爲風乎。【汝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曰。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又釋鄭志。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義亦甚正。惟諸次幽下。則見轉一孔。蓋名尊而實降矣。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二南也。邶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穠矣。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夜居於外。則其友弔之矣。【原注】於文。日夕爲遄。【原注】說。是以樽疊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原注】會。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鄘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

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爲荆蠻。置茅莛。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况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郟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幽

自周南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此非大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獻幽詩。祈年於田祖。則獻幽雅。祭蜡則獻幽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之幽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箏之聲合籥也。賦賸播鼗。頌磬笙磬。擊。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爾。鴉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皆附於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縱

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豸於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

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委之。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闈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虜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講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寶。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見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腓。辟也。箋。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原注】古時營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卒。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行。五乘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爲三五。【原注】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

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

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

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

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原

正義曰。名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

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原

如韓奕之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

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原注】呂氏讀詩記。而愚未敢信

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

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

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本

【原注】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磷。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計周

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濱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為周之大原乎。【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布蕩閭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全氏曰】尚書大傳。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春秋。題辭。高平曰太原。故平涼亦有太原之名。延夏太原。阮籍東平賦。長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而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原注】十以躡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兪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原注】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於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原注】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壓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

【原注】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為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嫺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注】鬻妃辱之詠。宣於侍宴之餘。【原注】郭於是搯

頭而舞八風。【原注】祝連臂而歌萬歲。【原注】關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邾。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
莠言也。

皇父【錢謙士曰】作都於向。事在魯王六年。見

竹書紀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卽此。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於向。【原注】左傳隱十一年。鞏鞏縣西。於是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偏。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鄆。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族弟啟爲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曰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汝威者傳云。以義置數十百錢。又云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是問卜者。兼用錢粟矣。此特偏引一語爾。】【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屬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阜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原注】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侯人而赤芾。曾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孀。刺其材瓊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競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減。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原注】韓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於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錢徵士曰】禮記中庸鄭注。讀曰裁。謂生物也。與箋異。蓋三家說也。亦作綽。見漢書揚雄傳。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懷諫矣。

夸毗

天之方憐。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原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夸。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

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原注】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算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

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

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原注】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

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獨。己獨情。則曰立異。【原注】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未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

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獨。己獨情。則曰立異。【原注】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未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

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獨。己獨情。則曰立異。【原注】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未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

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子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原注】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

彊禦多讎。卽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讎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汝成案】明封疆勳舊。多邪之徒。流言以對也。傷於讒。而卒以人之云云。

申伯

【雷氏曰】申爲方伯。非伯鬻。嵩高之四章曰。鈞膺濯濯。惟金路有鈞膺。上公九命所乘。是受命爲方伯明矣。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蒿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殺幽王。【原注】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爲楚所病。戊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原注】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原注】卽輶車。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傳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貆。奄受北國。王肅曰。

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原注】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云。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原注】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曉。况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考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原注】梁山在韓城。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粱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固其所定者。韓城之梁山。禹治冀州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所定。謂韓於幽王之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於平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爲封國。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原注】左傳富辰言。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寢深矣。是韓在河東。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晉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原注】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原注】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獯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之南。東窮於大海。

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獯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之南。東窮於大海。

而遷就其說也。陳氏曰：傳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爲安。云古平安時。衆民所築完也。則燕師

韓侯城。王符詹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

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用其師。狝是東夷。與今韓

城隔遠。不應以狝錫韓耳。然今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爲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

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間遠近。山甫東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狝爲東

夷。鄭氏注周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惟東齊狝。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

魯。傳義不謬也。君子言狝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狝爲北方牙種。此詩其造其狝。

又與奄受北國連文。其爲北垂荒裔無疑矣。狝俗字也。本作貉。此詩追貉。謂華夏蠻貊。石經皆作

貉。注疏作狝。諸本因之。【又曰】呂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

民。而召公孫受封於燕者。率之以城韓。自朱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

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于畿內。若召公率之。則所用之衆。乃王

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况召公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爲此說者。特因

蒞高疏載王肅語。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耳。又案召康公履事文武成康四王。

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爲司空。尙未必常居司空之職。况其先世乎。不知宣王時城謝。則使召穆公。

封韓大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嘗爲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

左傳又云。聘季爲司空。見定四年。則成康之世。爲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于經傳。而召公不與

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耶。又周家六卿。竝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空。康叔亦爲之。穆王

命君牙爲司空。而幽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司空獨世屬召氏。豈其然乎。【汝成案】陳氏之

說辨矣。第既主王肅孫統之說。以燕爲燕國。復云詩之韓城。在今西安。獨以此賦功屬役。誠乖理勢。周

謂淮夷行如蠻貊。以訓此狝字。義固當矣。然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以此賦功屬役。誠乖理勢。周

公作洛。是築王城。五服咸至宜矣。而康成猶言不見要服者。成王時。蘇公爲司空。康叔亦爲之。穆王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
 覺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原注】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
 賤而不肯事貴。不肯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
 有妖。晝見星而天兩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
 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原注】呂氏春秋。○書載箕子之言。亦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
 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
 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耆德也。

駟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坳牧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
 學。授方任能。而有駮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廐有肥馬。野有餓羣。而能國者也。

竇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
 而後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
 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徐勣曰】習鑿齒曰。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惠棟曰。爾雅。
 事也。撤按習氏之義。證以雅訓。及惠氏之解。則知文王三分有二。猶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勤勞王
 太王之初基。值殷宗之繼軌。雖天佑岐周。亦不得遽云翦斷矣。【伊成案】翦有數訓。爾雅釋詁。勤
 也。釋言。齊也。見左傳杜注者。則削也。盡也。毛傳於甘棠訓去。於閔宮訓齊。鄭訓斷。惟勤義小
 異。而郭氏無注。本朝邵氏正義。以為踐之通。引踐修舊好。不足以踐覆為訓。亦牽強。其餘諸訓。
 雖小有輕重。大意則同。詩書追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辭。此亦靡有子遺之類。不必深求也。徒以朱
 子據以注論語。為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未免以詞害意。又竇之以商道寢衰。周日強大。又似未審時
 勢。後致諸家紛紜耳。

玄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駝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楊氏曰。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要毛公之說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懟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陟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原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劉氏曰。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於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編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變風始於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於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兩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兩爲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質也。託夏於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損益因革之道也。孔子序書。特韞神情。紀三代。一質一文。當殷之尙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編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情。紀三代。一質一文。當殷之尙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也。

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原注】汲冢周書。

伊尹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後。卽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曰。日月傳曰。此詩。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原注】十月之交。有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耆。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嚴太僕曰】虞博按。亭林顧氏之說。最爲有見。三百篇中。前後世次。錯在者甚多。如小雅棠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在采芣出車之前。靈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明之後。蓋經秦火。簡編殘脫。靡儒掇拾補綴。靡而存之。未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應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文及史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卷四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傳昭公二年。【江氏云】韓子觀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

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感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祀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喬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近魏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左昭曰】春秋筆削。則則魯史之舊本無存。故筆削之迹幾莫致。然亦有可致而存者。如公羊莊七年傳曰。不修春秋。則則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此傳文之可據者。又有見於他書者。坊記載夫子之言曰。故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孔穎達春秋疏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時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齊。蓋直云夫人姜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指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此又夫子春秋與舊史不同之一證。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記載。【闕氏曰】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隱之。不忍書則隱之。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出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也。凡所書者。以所不書知所不書。【又曰】春秋治亂。必表於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不書多子書。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又曰】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屬于一公之策書者。有屬於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雖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顏淵。吾其爲東周。又見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道。復見于禮之告子游。故曰已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心焉。憂天憫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又曰】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禮。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其恩。此一義也。于所傳聞世。若是者有二義焉。于所見世。義其辭。于所聞世。痛其禍。于所傳聞世。此又一義也。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又曰】史記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七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漢書言。仲尼沒而微言絕。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况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况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楊氏曰】宋呂大圭春秋論。大約言不以日月為褒貶。不以爵號為予奪。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著名實。三曰正幾微而已。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魯史以闕文。于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原注】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劉氏曰】春秋說內。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略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則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一。其存什一千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為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唯游夏能知之。知之固不能贊一詞。若乃政弊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原注】齊崔氏出奔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寶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書字。疑皆前史之闕。【原注】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贈仲子為子氏。未薨。平王崩為赴以庚戌。

【原注】先王陳侯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戊十二年。

三三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尙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政。則不可解。【原注】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三不齊之時月。【沈氏曰】王守濬孫王正月辨云。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蒸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簡。皆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原注】羅泌以爲傳據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沈氏曰】毛云。秦正建亥。非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沈氏曰】毛云。三正遷建。諸事可通。而獨此推測占驗之事。推驗昏且。此非用夏正不可。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原注】傳曰。秦伯納。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沈氏曰】毛云。春國君卒。而不書列國立君。此全經盡然。至于論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原注】蓋懷公。懷人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正。而建酉之月。周以為冬。宋以為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禾亦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黎氏曰】左傳紀閏者六。傳七年。文元年。成十七年。襄九年。餘千終之例。而傳獨識閏三月為非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不得有閏。故識之。近歷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置閏也。攷齊梁以來。亦多有之。錢詹事云。古法用恆氣。以無中氣之月為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以前。即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長。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者。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時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歷書之耳。【原注】史記。秦宣公享此各國歷法不同。成一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為從告。非也。【錢氏曰】傳注。杜預曰。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晷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故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以為閏。故言歸餘于終。孔穎達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轉運於始。猶如人之行步。以此日為術之端首。故言履端于始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于歷法分為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日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週。推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只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一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

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之二爲二百三十五分。今于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分。當却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四十分。惟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爲朔。故言歸餘于終。【又曰】史記漢書。於秦時及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文穎曰。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于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按師古于此。用杜預說。謂有餘日。則歸于終。積而成閏。竝無置閏在歲終之解。春秋經傳所載九閏月。除襄九年閏月。依杜預當作閏五月。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昭二十二年閏月。取前經傳文上有十二月。知此兩閏皆在歲終。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哀十五年閏月。師良夫與太子入。經傳上有冬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師良夫與太子入。經傳上有冬字。則未知其閏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俱不得而知也。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劉歆以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預以爲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議。按文元年之閏。漢志謂失之前。杜預以爲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終而讖之也。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孔穎達以爲閏在八月後也。此兩閏書後九月。自是秦歷。善誤以置閏歲末。傳會歸餘于終之文。師古所注甚明。後人乃謂古法閏在歲終。失之甚矣。

王正月

歷志。大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原注】五行志。周衰。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原注】集古錄。博古圖。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原注】博古圖。載周仲彜父鼎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致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為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原注】傳。一月。周之正。已為天子。則謂之正。而

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尙書。如秦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惟三月丙午。臚

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言月則不言時。【原注】朱

擇之。亦有古史。其他鍾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例不書時之說。

不容於闕一也。【原注】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為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為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為

春。陰生於午即為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為元

楊龜山答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

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政元初無此意。【原注】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

而欲正本也。【伊成案】謂一為元。固不自作者秋始。然不曰一月而曰正月。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尙

不曰一年而曰元年元日。義必有取。董氏發明元義。亦未嘗鑿入孔子也。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尙

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

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原注】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年。大書春王周正月。所以明春秋所書春。爲時王之春。而正月亦時王之正月也。孔子之作春秋。使人信不使人疑。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謂之何。而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實夏之六月。農事方盛。不可以觀武。故以不時書。如謂夏時冠周月者。何不書夏八月耶。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安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原注】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閏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原注】書月。命祀以元。商訓也。【原注】惟元祀十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其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尙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原注】正。卽正月。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原注】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沈氏曰】朱氏尙書傳。亦曰十有二月。孔氏以爲商王之建子月是也。左傳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的證也。蔡傳正朔改而月朔不改。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原注】伊訓惟其說非是。伊尹利干先王。傳曰。湯崩。輪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乙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揚氏曰】秦以十月爲正。

史家皆如此書。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為正。不改時月為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楊氏曰】師古之論。亦未見其必然。大抵三代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原注】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放曰。按歷太白辰星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為十月。正足以為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沈氏曰】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柱縣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爲竊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此魏人之改月者也。又曰。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約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楊氏曰】吳楚之王。不稱天子。顧氏之言非是。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楊氏曰】不因諸國之僭。王者自宜法天耳。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原注】詩序。車隣。美以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原注】邾魯來。與蕭叔朝公。【原注】杜解。叔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牟曰褒之。非矣。【原注】此亦史家常例。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為儀父也。【雷氏曰】左及穀其弟衛。天子頌。衛仍致國于頌之子夏父。夏父五分其國。而以濫封衛。世本謂邾類居邾。肥徙邾。宋衷注云。邾頌別封小子肥於邾。為小邾子。世族譜云。夷父頌有功于衛。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邾。據此則邾非附庸可知。傳言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二國當相難。且其地東有翼。偃。韓。姑。在今之費縣。西有訾。婁。蟲。類。在今之濟寧。北界于魯。南界楚荆。絕長補短。地方百數十里。有邾濫以為附庸。此豈不能自達于天子者。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邾黎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殯。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原注】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教。臧彞所謂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

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為

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殯，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原注】公卒亦以為桓公之母。惠

短矣。【原注】義則。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

自桓以下，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刑部

曰：魯仲子之有二也。前後異焉。春秋以為一書歸殯於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於桓母矣。一書考其刑部

宮于君，夫人子氏薨喪終之歲，必不疑于惠母矣。是以不嫌同稱也。而猶有如左氏見之辭也。聖人所

不及料矣。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如鄆武公娶於申，曰武姜。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

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

【原注】聲姜不書逆。不書。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

至。文公成公不書生。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

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

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原注】左氏以為桓母。公卒以為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

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嬖。【原注】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平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嬖。【原注】定公十五年。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原注】劉妣氏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並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妣氏卒例之。從左氏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為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原注】公羊穀梁一傳作尹氏。【楊氏曰】卒亦有不舉名者。又何如。或赴不以名。則書尹氏。崔杼之奔其例也。【惠侍讀曰】天采為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者凡五。隱七年滕侯。八年宿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僖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不名。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強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不名。秦強國也。惟魯稱名。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皆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為此說者。蓋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或曰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為譏。然則外諸侯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臨之以天子而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薛如滕。皆陵夷衰微。不能以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以其名達。故滕杞薛皆名。內諸侯之強如尹氏。外諸侯之強如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奔楚。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訛也。說者謂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為親也。可乎。三傳皆可信。擇其尤善者從之。尹氏主喪。王子虎主盟。劉卷主會。故卒之。【又曰】王子虎即叔服。文元年來會葬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即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者。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左氏據國史。東修之問不出境。王室大夫。非有玉帛之使。不與外諸侯通。春秋主會主盟。不獨劉卷王子虎。而獨卒此二人。蓋來赴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者。以其曾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聞。似王室之重臣。故貶而不名。【莊侍郎曰】尹氏卒。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之

主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公奪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爲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不齊喪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其卒。則奔喪見矣。何以氏之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按成案〕君氏在傳以爲聲子。先生主是說。近儒皆知是。然不若公穀作尹氏者當也。若君氏是隱公母。則隱二年十月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是魯何人。若爲桓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卽隱以讓故從正君之禮。然不應讀書於八年前也。左氏無傳。穀梁以爲隱之妻。若然。則妻尙書夫人。書姓書薨。而母則不書。亦不當反去其姓。不辭甚矣。定公十五年。書姬氏卒。公羊傳曰。定姬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卽隱以攝故。諱不爲君。從妾辭而書。亦不當反去其姓明矣。然則莫善於公羊說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母。此春秋違例也。子姓爲隱母。則君氏爲尹氏佚矣。若以君氏爲隱夫人。隱夫人子氏。非昭夫人孟子比也。亦何緣絕去其姓。且以夫人之氏而冠以君。則言不順而名不正也。若毛西河解爲鄭大夫尹氏。斯更穿鑿。外大夫不書卒。卽隱與俱歸。爲魯臣。不爲大夫也。曷知之。隱不爵大夫。穀梁氏已著其說矣。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原注〕戰國齊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公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尙嚴。故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子也。貶之乎。〔原注〕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

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爲太子少師。降其尙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因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原注〕

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郟。以屬於晉。而如邾以事。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衛君五年。更貶號曰君。○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尙有不夫滕薛杞猶是也。〔原注〕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知者。高誘解曰。呂氏春秋。衛嗣君曰。秦貶其號爲君。齊人請郟。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畿曰。滕薛
即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為大國之私屬矣。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彊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

【原注】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虜諸侯之

下。至襄公十年。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時為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月。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原注】公卒成公十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

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原

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原

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為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原

奚待去其王以為貶邪。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原注】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昭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

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原注】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十五年。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

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

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邵國賢【原注】寶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

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

彭生仲孫忌。又何為哉。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范介儒【原注】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原注】據甲戌己丑。

傳已有再赴之說。【原注】顧可業曰。春秋文多闕謬。三傳類多附會。而公穀尤甚。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

於密。本闕文也。而習公穀者。後謂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於紀。晉爵為侯。加封百里。以廣孝

敬。漢世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為侯。進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濫自此始。蓋嘗推而論之。日食闕

書。月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載樂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

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比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于前。食于後。而獨參差不定。千裏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秦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豫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豫子卒不名。紀與魯結昏。而傳二十三年。祀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姜者凡四。不宜或禮於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既不成詞。况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甥舅之合。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蹈拊鞠移白之譏乎。亦拘固不獨甚矣。王不稱天子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遂。及拘固不獨甚矣。王不稱天子者。夫歸仲子之脂。王已稱天矣。豈於前獨罪罪。而於天王無貶之於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於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於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為桓王失天討。豈朝於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為貴桓無王。則宜亦莫弒。何以書王。鄭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為貴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王。為貴桓無王。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鬪人字。而公穀以為狄之。未嘗不書之罪莫大於助亂臣立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於戚以定衛。當日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詞足貶。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途目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矣。而復大熾於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不全者。皆以為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復晦昧於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曷故劉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泉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凡百有餘條。俾學者於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於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汝成案】顧氏論辨頗煩瑣。然不達二家義例。殊失微言。事有空闕。輒歸闕文。則益張南宋來師心武斷說矣。【惠待讀曰】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餒而已。是時陳亂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喪也。春秋惟一書王室亂。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故亂則嫌與王室同。且書亂則不未之前聞也。公羊謂以兩日卒之。故惟錄君日。錄日。則非亂明矣。或曰兩日之間。有關文。吾尸。謂有狂易之病。薰亡而死。已丑日乃得其屍也。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書之。蓋言君死不得其日。所以舉其臣也。【汝成案】穀梁傳云。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卽此義。

夫人孫於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為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原注】杜氏謂文絕。而復齊齊者。乃是曲說。○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不為親。得尊父之義。魯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先儒皆主此說。

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汝成案】說本胡文定。而闡發其義。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原注】內諱奔謂之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孫。此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祿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冬公及齊人狩于祿。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讎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楚吳。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原注】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非也。屈完固以書氏。二十一年。會于孟。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原注】二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原注】二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原注】二而不書師。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於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於巢卒。始書吳子。【原注】吳本伯嚭。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楊氏曰。春秋降其爵亦不然。吳既不通中國。則從四夷之

例亦二十九。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原注】昭公戰長岸。七年。【原注】十敗雞父。十二年。【原注】三滅巢。十四年。滅徐。【原注】十年。【原注】三伐越。十二年。【原注】三入郢。公四年。【原注】定。敗構李。四年。【原注】十伐陳。公六年。【原注】哀。會相。同上。【原注】會鄧。七年。【原注】伐我。八年。伐齊。【原注】十年。【原注】救陳。十年。【原注】戰艾陵。一年。【原注】十會囊皋。二年。【原注】十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原注】十三年。【原注】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師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亦言之不順也。【惠侍讀曰】吉禘於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於太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與先君相接。故書曰吉禘於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日。故書吉以識之。吉禘者。新主入廟。則嫌爾。吉禘於太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王。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用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大禘則終王。皆識也。昭公十有五年。禘于武宮。時禘也。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

之事。如吳楚之君薨。以臣召君。與臣出其君。皆不書於冊。易為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江氏曰】不言風。為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哀。則哀有謚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祔廟。亦不可謂之用致。【沈學博曰】僖公非哀妾所生。齊桓諫之。僖必不夫人之。且日必不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妾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原注】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忠。同於孔父仇牧。【楊氏曰】予荀息亦可。此如五代史之與王子明。【莊侍郎曰】春秋責賢者備。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于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者。仇牧也。

邠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邠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邠。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原注】莊公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荆來聘。則若舉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為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原注】陸氏纂例曰。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易也。路史以為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為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原注】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畿內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勳。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於櫟矣。【原注】莊公二十年。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出未嘗嘗入也。

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原注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特因舊史之不書。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闢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全氏曰惠伯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也。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書之。以爲猶愈於里克平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真也。然則聖人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况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弑。則惠伯無從而附見也。錢氏曰惠伯之死。不見於經。闕文也。不當貶。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洩冶。君弑不能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尙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譏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也歟。沈學博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蓋積貴之繫人望久矣。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楚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後儒責楚者固是。而未悉彼時之情也。

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悌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原注】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說爲九。

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楊氏曰】書子同生。明嫌舉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於適之法焉。終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于天者。聖人敬而喜之。故以書于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適迹自身。蔡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觀其後。必先正其始。謹而志之。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汝成案】古者擇配。必適所出。故晏平仲致女於晉曰。先君殺或不稱大夫之適。是知嫡庶之分。必先嚴自女子始矣。所以端其本也。

殺或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原注】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閻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閻弒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雖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非也。【楊氏曰】閻非名。故不言君。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

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原注】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用不克葬。變而至於明日也。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原注】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渭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日食之類皆是。但庚辰之葬。無日食耳。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
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
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原注】二十八年陳子。【原注】定公三年邾子。【原注】是也。

【原注】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梁氏曰。案史記衛戴公無元年。而稱元年者。戴公亦欲踰年改元。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而其身已不及待。其臣子憫其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卽以懿公九年。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不甚相遠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原注】宣公十一年陳侯。

【原注】成公三年宋公。【原注】衛侯。【原注】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原注】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達此。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原注】世子下仍當繫名。若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原注】定公四年陳子。【原注】是也。所以從同也。【原注】盟會之文。從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已葬而不名。亦有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原注】王猛居於皇。劉盆亦在喪。

朝。王王子。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原注】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踐之者非。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揚氏曰】凡穀梁之說。失之巧而纖。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原注】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原注】悼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嬖氏卒

定公十五年。嬖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嬖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原注】左氏謂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為皇太后。

【原注】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願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媯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原注】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

○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族之。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自晉。則曰魯之。豈有疾之而去族。魯之而又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尙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為之請族。【姚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公之子稱公孫。至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會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族也。公子公孫。於挾如柔如溺。皆未身必無賜族之理。經之季友仲孫叔肸。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

有氏族者也。【原注】藪梁傳不爵大夫之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楊氏曰】據王制則【原注】韓宣子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

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原注】晉士起。稱晉士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

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

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

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

構架無端。以飾其偽。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豈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原注】宣。豎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

者。未賜也。【原注】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

矣。【原注】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己。賜氏也。衛州吁弑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為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

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原注】詩

伯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諡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闕氏

曰】案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已稱子。在祁子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楊氏曰】伯叔。大夫

士之通。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原注】文公十五年。【闕氏曰】案國語有

子。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原注】襄公七年。【闕氏曰】案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

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閔公元年。書季子。一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闕氏曰】季孫行父。晉之

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變也。【原注】僖公二十三年。樂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原注】僖公二十八

傳桓三年。有樂共叔。然國語稱爲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原注】文公十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原注】文公十二年。又先于樂氏之有貞子。【原注】文公十二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原注】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原注】宣公十二年。【閻氏曰】案范氏稱子。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原注】宣公十二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原注】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論語有卜莊子。【閻氏曰】案子叔氏。有齊子即叔老。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有敬子即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誰謂不敢與三家並也。

知伯死則諡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諡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恠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原注】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閻氏曰】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知悼子。晉大夫知罃也。是君前稱子矣。猶有先王之制存焉。【原注】陸且成叔文叔。亦是孔恠鼎銘。述其君莊公崩曠之辭。非稱之於君前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原注】陸伯子男曰子。而諡不得稱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諡不得云公者。諡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諡不得稱子者。諡是君所賜也。【左傳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君曰。謂夫子貞惠文子。是春秋時大夫稱子。實出自君之命矣。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

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原注】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原注】孔子弟子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于子路亦稱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傑謂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隱之或。紙龜。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

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于子路亦稱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傑謂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隱之或。紙龜。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

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于子路亦稱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傑謂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隱之或。紙龜。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

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于子路亦稱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傑謂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隱之或。紙龜。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

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于子路亦稱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傑謂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隱之或。紙龜。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

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于子路亦稱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傑謂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隱之或。紙龜。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

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于子路亦稱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傑謂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隱之或。紙龜。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

二人稱子。閔

不答。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原注】即此可悟春秋書法。○凡對君卿乃記者之異。

有諡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諡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諡也。而後字之。【闕氏曰】子產諡是子產有諡矣。何左傳止稱爲子產。公孫僑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諡內大夫若羽父。若衆仲。若子家。無桓子。是亦有諡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

不成君無諡。而後字之。子干子皙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亹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原注】鄭厲叔父。【原注】魯隱公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原注】伯氏。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原注】注。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原注】春秋凡命卿。謂荀躒。叔。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錢氏曰】此以後世之書法識古人。宋儒多有此病。貳心。上下皆可用與予成言令。後梅道而有他。亦此義也。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原注】啜氏曰。奔流。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

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原注】唐書天文志。太和七

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不言石隕。不至地也。

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原注】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為異乎。【按成案】此下當別立秋無麥苗題。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為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楊氏曰】已無麥

書。穀亦書。苗矣。雖不害嘉

築鄆

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鄆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

城漆。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為之說。【按成案】陸氏新舊義為當。

城小穀

城小穀。為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寧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

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為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

昭郡國志注。鄆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公二十六年。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

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真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為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孫氏曰】案春秋之

言殺者。尙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襄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後讀公羊疏曰。二傳作小。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與昭十一年申無字言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今經傳及注。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也。【汝成案】第三十一卷。尙有小穀一條。似失刪并。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弑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胡氏曰】齊強魯弱。討。若父母家又黨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桓公誅之是也。【汝成案】桓此舉使魯失臣子之義。齊失父母之恩。謂爲已甚。義未遠也。或如陳執州吁而請浴殺于衛。當兩得之。

微子啓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楊氏曰】金仁山曰。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纘微子未封比干之墓。而未及微子。以其疆野未之獲也。又曰。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又曰。武王釋箕子之囚。銜璧面縛者。必武庚也。紂已自焚。故武庚請罪焉。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卽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耳。【原注】成公九年。杞伯來逆。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

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為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為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原注】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諡。疑左氏之誤。【原注】經不書葬。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蕪生昭公。前後文同。【原注】史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弑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異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為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楊氏曰】司馬昭即誅賈充。仍不免弑君之號。

臨於周廟。【汝成案】哀公二年傳文。敢昭告皇祖文王。此衍於字。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為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柩於周廟。杜氏以為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原注】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而哀公二年。崩曠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楊氏曰】支子不祭。義又云何。公廟之設于私。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為文王之孫。鄭桓為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况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為之歟。【原注】漢高帝令諸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全氏曰】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于東都。則別有祫于鄭國。而况天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立高皇廟。其遺意也。【王氏曰】漢人郊祀。續亂無理。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再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陋儒也。然郊祀賴其駁正。古制獲存。是其所長。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
【原注】公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字衍。

樂懷子

晉人殺樂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楊氏曰】荀寅士吉射。證昭。皆美謚。非懷比也。又崔武子。【汝成案】郤至謚昭子。見國語。

子太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晉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南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僂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千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僂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干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糴。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卽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原注】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原注】顏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繆吳夫差。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年。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原注】淮南子。至於昆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原注】據此周時但有二伯。穀梁傳。交臂夏不及二伯。左傳。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為盛。則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伯指齊桓晉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子長在臺卿以前。所聞異辭。【原注】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然則言三代之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原注】江都易王五伯。當如杜氏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伯。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之數。是當時斯得之矣。【闕氏二】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霸。權宋襄輩以句踐為五伯之數。始及句踐。若孔子以前五霸。【闕氏謂孟子所稱五伯。蓋合夏商言之。不列句踐。亦不必定屬宋襄也。】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翼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為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

其說愈多。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遷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謂臯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千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發生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占

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原注〕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

年之次。以害為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之不及。何其簡也。【原注】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與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可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為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為其先亡乎。而鄭自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為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原注】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寢尹。工尹。卜尹。芋尹。【原注】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即鍼尹。藍尹。沈尹。清尹。莠尹。躡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廩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原注】宋蓋。尹亦有之。昭公二年。子皆請以印為褚師。有褚師。【揚氏曰】凡此諸尹。有掌其事。有官其地者。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於鞏。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輿。注

云。阮氏魯人也。秦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鄆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於鄆陵。注云。鄆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鄆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於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佚成案】公于蔑。注。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卽此姑蔑也。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在東陽太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地名孟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周之孟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聩獻孟於齊。衛之孟也。而晉則有二孟。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今太原孟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此孟當出邢洛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人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鄭人將與隨狡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歊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歊。白黑形鹽。注曰。昌歊昌蒲菹。而釋文歊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郟歊。魯有公父歊。【原注】文公十七年。周甘歊敗戎于郟垂。其音爲觸。說文。歊。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歊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攷顧氏玉篇有歊字。徂敢切。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歊。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歊。亦誤作歊。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設之。今本作設。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隸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

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誼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黹。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蕘。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蕘氏或爲蔦氏。箴尹或爲鍼尹。况於鍾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

【原注】已下
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當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原注】無駭卒。佚卒。不書日。同此義。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深淺。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原注】孔子曰。邾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原注】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會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綸來逆女

【涉成案】履綸左傳作裂繻。惠侍請曰。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無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原注】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梁氏曰】史記。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趙大當云。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言同母以別于異母則可。言同父以明異母則不可。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笑鳩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汝成案】母弟稱弟。此義不明。而以妾爲妻。廢嫡立庶之禍起矣。母弟加親。非爲母也。乃爲父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原注】桓公六年。宣公五年。定公元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馬子曰。【原注】莊公三十年。閔公元年。子北宮子曰。【原注】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原注】又有魯子二十三年。僖公五年。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然則傳。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明莊烈帝嘗詰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孟子。而毛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西河亦以爲難。如宋人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即公羊傳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考之荀勗。稱宋餅爲子宋子。王孫賈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宋一節耳。【雷氏二云】子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多係於氏。孔顏是也。或係於諡。列國卿大夫之稱。武子文子襄子桓子是也。然東周以後。始多此稱。西周以前謂之父。係於名氏之下。如尹吉

父仲山父號石父程伯休父。及闕父皇父變父禽父皆是。後又於名字下係以子。晉悼公周為周子。冉有為有子。戰國時有和子。嬰子皆是。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原注】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原注】見初獻六羽傳。是則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為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媯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為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為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於紀。此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原注】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爭門【仲成案】襄公二十三年傳文。誠紇斬鹿門之關以出。此脫以字。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

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闕出奔邾是也。爭門東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卽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原注〕廣韻作淨。後人以灑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原注〕禮記。絮靜精微。只作靜字。〔桂氏曰〕案淨水俗誤以爲涿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洛陽城中之狄泉也。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原注〕杜氏注曰。襄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卽以父字爲氏。〔原注〕劉炫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原注〕公子季友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臺〔原注〕成公三年。如晉六年。如莒八年。〔原注〕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原注〕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惠侍讀曰〕戰國衛南文子者。子南子。猶仲嬰齊。仲遂子。不必至孫。始氏王父字。公羊創孫稱祖兄爲父。說殊悖。

隱十年無正

〔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莊侍郎曰〕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卽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

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為讓所由興。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為正而不自為正。不可一日而不正也。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為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原注】亦作菽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進其菽菽。有稻梁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為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觀。【原注】左氏公羊作鑄。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觀六。而夫子改之六觀也。穀梁子曰。隕石於宋五。後數。散辭也。六觀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違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為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曰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觀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鸛鶴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為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原注】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曰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原注】書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勳。易大畜九三。日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曰日二字。同一書法。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皆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日戒。日音越。又人粟反。日為改歲。日殺余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為日月之日。或以為日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為一字兩音。而較其失。誤矣。○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實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駟。【臧氏曰】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日音駟。或作日誤也。趙氏注亦不以為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以下。皆敘事之辭也。邢疏則誤讀日為日矣。

卷五

閹人寺人

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錢氏曰】此亦冢宰得其人耳。後世以嬖倖居輔弼之。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為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原注】蜀志。董允傳。】可以為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為此吾家事。而為之大臣者。亦以為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為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宜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然後知閹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為後世慮至深遠也。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鈞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原注】大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據人注同。〇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讀法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見而等。始殺而嘗。閉壘而烝之類是也。沈氏曰。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原注】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龍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頌之于官府及都鄙。王與之訂養。鄭鑄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不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是亦併與與年。而次序其事。頌於官府。都鄙吏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類。是亦併與與年。皆正也。與之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正。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歲。則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序其事也。幽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七月八月。即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子作春秋。乃兼用二正也。恐不若是偏反。至時月日。有書有不書。則公穀咸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十二月為夏之十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也。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令羣吏效法于司徒。以退。州長。又曰。正歲令於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正歲。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時審矣。幽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鶯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原注】近有楚人擬為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闕之。遂無以難。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原注】陳蔡徵爲吏部尚書。啓後土借鼓吹。世貞餽不今則文官用之。【原注】王

餽錄。言先朝之制。維總兵官列營。始舉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偏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原注】晉書。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劫

艦大不撤。請科罪。今制雖授鐵遺將。亦不舉礮鼓吹。而士庶吉凶之禮。及迎神賽會。反有用鼓吹

者。○景泰六年。華陽王友揮。遣千戶齋奏赴京。並買喇吧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之具。於王何用。當時遵守祖訓如此。以後法禁日弛。庶民皆得用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

聲一概。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容不入國也。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於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隣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於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隄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魚鼈之類。古人之重大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牴。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享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時。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分成案】古者六牲之用。尊卑有差。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修肥索以

示神。辨等威以愛物。禮也。不爾。則晏子豚肩。梁武不殺。雖曰儉慈。何殊淫暴。冥享之度。律于此矣。

邦饗耆老子

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原注】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尙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原注】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唐書。許允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卽立愈。【楊氏曰】許允宗之言。固良醫也。然李明之朱彥修諸公。則又不盡。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陀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造言之刑

舜之命龍也。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

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徵。而宗周滅矣。【後成案】野曠難稽。而民愚易惑。故造言必始於鄉。惟鄉刑得而治之。 故

國子

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而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扞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爲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爲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爲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原注】天啓初。張銓以御史死。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尙書。 又不可以常格論矣。

凶禮

太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戕。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擗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戕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於太廟。又曰。君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原注】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簡繡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 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屨。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原注】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 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

曰。無服之喪。以蓄萬邦。【原注】杜氏通典。以賑播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王疾苦。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原注】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若倣無存死。而齊侯三褫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錡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與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平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於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揚氏】戰陳無勇。會子謂之不孝。檀弓曰畏。即其義也。與致命遂志者自不同。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平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原注】宋國子丞王曾。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閒。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原注】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實繁。降及魏晉。兇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為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原注】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鏡吹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以五音正人聲。而謂

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趙氏曰】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樂府之名。蓋起于此。又樂志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故哀帝罷之。然百姓漸積日久。湛沔自若。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獻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然則樂府本非雅樂也。

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原注】師古曰。倚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關氏曰】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此以琴寫之者師涓。延當作涓。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原注】今五行家。言子與丑合。大蕤。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娠。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蕤。歌應鍾。以祀地祇。【原注】寅與亥合。○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鍾之議禮。孟春之月。擇元辰。合。建寅月東耕。取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月建與日辰合也。取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原注】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原注】林鍾也。以祭山川。【原注】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原注】仲呂也。以享先妣。【原注】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原注】卯與戌合。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壘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原注】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磬。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入音諧矣。

士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州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原注】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竽。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二音。木爲之。元史。匏以斑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原注】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古者造笙。必於氣爲立春。匏音嗽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尙申請而改正之。

用火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原注】司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原注】華氏大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權。【原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

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原注】詳見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條。

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原注】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火正。能

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欽知擇

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楊氏曰】晉之東也。據中原

而色轉青。此必有官主之矣。【雷氏曰】自水政失官。商多河患。周禮七司空之職。小正七行井之文。于是左氏內外傳。每以天象言火。而言水者。略。周秦以後。不修水政。呂覽十二紀。刪周書改火

之文。故漢儒解小正。左傳之出火內火。不復陳述古義。坎離之未濟。此民生之所以多患也。

涖戮於社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

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為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為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殺稀飲其血。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楊氏曰：社之義博。宰我僅得其一端。故夫子責之。】【惠侍讀曰：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蔽位。蔽位者社覆也。戰國策云：桓思有神藪。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覆。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許叔重云：周禮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而公牟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為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牟云。松猶空。趙其容貌。主人正。柏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社預亦以注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為社主。然則所宜木為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相兼乃備。又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似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爨之則木焚。爨之則塗墮。故惠社鼠。是古樹木為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廟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社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祭法。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為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為松主。宜柏者為柏主。宜栗者為栗主乎。【後成案】經惠氏所疏。則古社主多用木矣。孔傳。天子親征。又載柏主。不用命奔北者。戮于社主前。則宰我戰栗之義。於師行合矣。然則孔子何以責也。甘誓是夏伐同姓。夏后氏則以松也。湯以嚴威。視所奉主。不以木也。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而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曰使民戰栗。是又一說。故楊氏曰：宰我但得其一。

邦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為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惠侍讀曰：邦備。備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讀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備。讀若倍。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為是。則備非朋審矣。古有朋非朋審矣。古有朋非朋審矣。古有朋非朋審矣。】備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也。強者為圈。弱者為屬。圈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託士以成之者。散之焉。鄴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鄴城侯。師古曰。鄴音陪。又晉背反。從邑為鄴。從人為備。備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為朋。或作棚。說文引虞書曰。棚淫千家。棚

與邇。廣雅。否弗備稅。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奠摯見於君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奠摯見於君。【原注】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決成案】傳云遂逐之。注云。牛不食叔此誤。合爲一。

主人

主人爵弁纁裳緇布。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筵於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矣。

辭無不腆無辱

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尙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原注】賓不稱備不。善。主人不謝來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尙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

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得。

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原注】士昏禮。皇舅某子。此或證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為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為張子李子者哉。【惠氏曰】張獲若儀禮節解云。疏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春秋傳曰。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辯

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衆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辯察之辯。古字辯與徧通。經文言辯者非一。燕禮注。今文辯皆作徧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然後辯殺。內則。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原注】注。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原注】

魯周備。史記禮書。瑞應辯至。【伊成案】戴記士死辯。鄭氏云。宜讀作變。則辯又通於變矣。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朱氏曰】古人祭祀燕賓。養老外。無飲酒者。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即鄉飲酒禮。所謂無算爵也。飲無算爵。而不及亂。惟聖人為然。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禮亂相戒免禍之詩也。未聞終日醉而能脫然於亂世者矣。自曠達之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笑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傲慎爾儀之君子。反詆為鄙吝。蓋至是而酒之中於人心風俗甚矣。獄訟繁興。俗其後焉者。先王知斯人飲食之欲。不可以盡。而思所以遏其流。於是制為飲酒之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殮不致

聘禮。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殮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

三年之喪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原注】荀。檀弓曰。祥而縗。是月禫。

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牟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日。【原注】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日。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日。淮南子飭喪紀高誘注。紀。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日。三年服闋。鄭元謂二十四日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日。中月而禫。則空月為二十六日。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日。與王肅異。【原注】魏明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日。其年四月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在奔月。其年二月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璜。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日之失。為六微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作禫六微。解三驗。以二十七日為得。並見魏書禮志。

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原注】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人。一也。【闕氏曰】按從鄭氏說者。正合於古人。王肅且以此攬短喪之譏。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子所謂王肅議禮。必反鄭玄是也。王肅且以此攬短喪之譏。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縷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為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原注】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衰。徐師會集注曰。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喪服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按成案】父卒則為母三年。不待父服終也。賈疏非是。庚蔚之云。父未殯而祖。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亡。不為祖持重服。賈殆由此而誤。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原注】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服齊衰。周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議。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翟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

素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嵩改修五禮。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蓋慶慎以母憂起復。為兵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鄒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嗣鄂王暉。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為母齊衰三年。按太祖實錄。供武七者。九月庚寅。費妃孫氏薨。命吳王權輿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故皇太子諸王皆服。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履者。婦為舅姑。傳則當時別有所為。而末可為萬世常行之禮也。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履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為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為舅姑。亦服三年。【原注】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

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為舅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輔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竊以三年之內。凡筵尚存。豈可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絀紉之飾。卑舅姑也。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足以為萬世法。望自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詔從之。○何孟春餘冬字錄。引唐李倍論曰。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日而禫。禮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練。謂其尙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之女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若嶺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而降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違。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者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格言。雁代不教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寔以成俗。開元禮元宗所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李若嶺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詔謀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逾為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練之制故也。【汝成案】古人行禮以誠。喪期之內無虛假。喪期以外無曼延。所謂遇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子自有喪。婦自吉服。亦復何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嫌。况十五月而禫。則夫已小祥久矣。青練之說。後世之見也。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

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古人以祥為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

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為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為舅姑。亦服三年。【原注】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

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為舅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輔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竊以三年之內。凡筵尚存。豈可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絀紉之飾。卑舅姑也。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足以為萬世法。望自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詔從之。○何孟春餘冬字錄。引唐李倍論曰。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日而禫。禮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練。謂其尙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之女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若嶺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而降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違。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者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格言。雁代不教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寔以成俗。開元禮元宗所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李若嶺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詔謀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逾為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練之制故也。【汝成案】古人行禮以誠。喪期之內無虛假。喪期以外無曼延。所謂遇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子自有喪。婦自吉服。亦復何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嫌。况十五月而禫。則夫已小祥久矣。青練之說。後世之見也。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其善而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伊成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不必自孔子之言。乃禫後爲終也。禫之日示有終。非謂已終也。又檀弓文。踰月則其善也。此脫也字。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原注】注云。中月。間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祔。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

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原注】是月。或於大祥之後間一月。【原注】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伊成案】祥禫之數。杜氏通典。頗爲持平。不審先生何以不引。

中月。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禫服。素縗麻衣。二十六月而禫。受以禫服。其適中。可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

鳳碑曰。非五五。續杖其未除。【原注】供氏曰。非五五者。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此取論語菲飲食字。隋書姚察傳。所謂蔬非。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楊氏曰】爲母期者。尊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原注】如後魏彭城王勰毀瘠。傳厭一也。從父二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原注】三年弗參吉慶。乃謂之心喪。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原注】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大謂之三年也。○唐太宗貞觀元年詔。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言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并

有云。妻喪達志之後者。卽用此傳文。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趙氏曰】禮。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

之外乎。卽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並禫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

爲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土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

皇。陪南郊以亞獻。而况區區之服制乎。【原注】盧履冰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簪秉政。將圖僭篡。

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

元。遂啓易代之深釁。孝和雖仍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易曰。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玄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勅周公制禮。歷代不刊

子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原注】指天。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意。與其改作不如師

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奈何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韋縉之言。如舅母堂姨

舅之服。天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原注】詳舊書禮儀志。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原注】

杜悰。禮教之淪。有由來矣。【楊氏曰】宋制尙主者。升其等與傳。禮教之淪。有由來矣。父行輩同。可謂無禮之尤矣。

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故中宗

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

女。遂進鳩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洪武七年。雖定爲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

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

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伊成案】心喪之說。本之禮弓。六朝禮禮。於所不安者。輒以此

其間。蓋人心難知。責以禮之所當然。通融之。儒者誠欲悉心復古。不可依違遷就。使後世美名。參附

則難辭。文以情之所或然。則多飾。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清服制攷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後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原注〕同爨服。夫。舅之妻。與己同爨者。爾。此所引似汎言之矣。朋友尙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忽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衰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

制之。此類是矣。【原注】喪服小記。為凡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因為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為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原注】鄭以若子為如親子。但篇末又有兄弟之子若子之父。當同一解。

女子子在室為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為之布總箭筓。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為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汝以為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為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為為慈母後。則未可信也。【伊成案】為慈母後云者。主其祭而已。非立為後也。慈母既無子。而養育之恩隆。斬然無祀。非禮意矣。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原注】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伊成案】妾母。以妾為生母者。慈母。以妾為慈母者。而皆不世祭。有不視同於母者。安在耶。經文慈母如母。謂如妾母耳。非謂如適母也。繼母如母。則如適母矣。如之云者。母者何如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夏。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為非禮。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

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原注】又曰庶母。則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答。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於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快成案】連之不誤。經文之例如是也。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原注】下章云。妻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原注】繼母本非鬻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報者母報之也。耳。故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為父母。而所生為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為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為簡而當也。【原注】宋史趙瞻傳。中書請濮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或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出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為不義。因引儀禮之五辨。敕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此因服立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也。是未有能離之者。司馬君實任在諫院。獨疏言為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繼。舍父母則無以為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楊氏曰】歐陽公既據此甚力。故五代史晉出帝謂敬儒為皇伯父。而公深辨之。【莊侍郎曰】生不奪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或謂當以己之養。伯父已不得。按經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親之辭。【伊成案】會子固為人後。謂己之養。為喪主焉。制禮。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途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也。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滅矣。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以廢其一者。故為人後者。為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諡宜曰悼。魏相以謂宣帝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帝加悼考以皇稱。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復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又晉王坦之喪服論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是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謂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皇。固未有也。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干正統。懷貳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夫考者父歿之名。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于事者。顯言之時不可不順而已。胡氏曰。濮繼一案。以子無稱父一語。奪人主天性罔極之恩。豈不免齟齬無當耳。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不思所以為其父母者。乃辭窮而無可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為據也。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為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繼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為皇考。置太后何地。惜此論未伏而罷。使後生不見禮義之律則也。曷謂人情隆於所生。未為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為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故其說多穿鑿附會。避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愛君也。若後太后崩。然後以所生皇考為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已之情。則於禮無憾也。若明之睿宗。猶唐之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為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未乃大繳。

黃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己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况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以常人比邪。

觀先朝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尙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尙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歿則姑老。【原注】明其不與祭矣。【原注】

夫人亞禭。母不可以。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會

孫之婦尚存。纔總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玄孫為後。而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原注】唐志。庾蔚之注喪服要記五卷。謂舅歿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為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為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為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原注】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會孫。而無高祖玄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會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會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會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會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原注】僖公二十八年。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原注】史記孟嘗君傳。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會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會孫。禮記郊特牲。稱會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會孫而已。【原注】信南山正義。自會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會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會孫蒯瞶。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會孫已下。皆稱會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原注】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

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會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會孫之子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為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原注】晉殷仲堪。謂假如玄孫持高祖重。來孫都無服。及賀觀於祭之稱會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循傳。謂高祖已上。五世六世無服之祖者。並非。

言之矣。【佚成案】諸侯祭四親。會高二代。可並稱曾孫。有繼高祖之宗。高祖之名。非起後代也。喪服本土禮。而間及於大夫。大夫祭三世。或就大夫言之歟。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原注】記大傳文同。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為比。以各言之。既有所闕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為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為之坊。【原注】曲禮。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佚成案】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外見昆門之文耳。弟之妻。非母非婦。其近於妻道矣。名不正則嫌生。舉彼見此。從容不迫。此其所以為聖非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原注】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娣姒是也。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

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原注】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原注】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原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為位者尊絕之。此又足以補禮記之不及。【原注】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兼兄公與弟妻。

先君餘尊之所厭

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為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為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為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為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饒陽男遙。官左衛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為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彪啓於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原注】胡三省曰。以帝入後太宗。則太妃乃琅邪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卷五

一二七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原注】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庶。故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緦。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詬。【原注】册。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汝成案】詔爲嫡子。則杜氏乃無子之妾矣。李晟之服。朝廷之贈。皆非也。然朝廷既服者。比杜生子。而贈之夫人。則禮亦宜服。何也。以上則有子者也。以大夫則貴妾也。

外親之服皆緦

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原注】大傳服術有六。三曰名。○此謂母之。康蔚之云。男女異長。母之在室。與其姊妹。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縉請加有同居共席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特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原注】韋氏唐中宗。立溫王。御名上字。故稱唐元。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

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原注】今伯叔父母期。是加服。【汝成案】喪服篇。世父母叔父母皆服期。韋述云。本服大功已誤。先生釋云。今服期。是加服。尤失經義。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沈氏曰】會祖舊服齊衰三月。今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總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總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絃。庸可止乎。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爲舅總。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原注】詳見下條。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總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况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

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可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大功。舅服總。增爲小功。【原注】新唐書。初太宗嘗以同纓總。而嫂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乃外戚他姓。舅服一時。姨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適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總。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總。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爲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增報。又古庶母總。今無服。且庶母之子昆弟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總。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原注】舊唐書張柬之傳。〇何休注公羊傳。言魯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紕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紕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紕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况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原注】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

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楊氏曰。王介甫欲以世不遷。而朱子亦如其議。此最不可解。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諡。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伊成案】報字屬上讀。

所後者。謂所後之親。【原注】上斬章言所後者。所爲後。謂出而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伊成案】昆弟兄弟。經記義別。經所云昆弟。期親也。記所云兄弟。期降爲大功也。若子之義。與斬衰章同。是以康成注曰。族親於兄弟降一等。自小功降爲緦。非自也。先生解若作及。因於此條後增出兄弟之子。益乖記義矣。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又細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兼言之。

噫歆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顧予烝嘗之意也。喪之泉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原注】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

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馨。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既夕禮。馨三注。舊說以為噫與也。噫與者歎息而欲神之與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

卷六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政。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原注】魯左氏言女子公。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為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為己所生之子明矣。【原注】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黃氏以為女子之子皆姪其從姑是也。古人不謂兄弟之子曰姪。姪者對姑之辭。男女同。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為言生也。【原注】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原注】晉語曰。同姓。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原注】吳語。句踐請一介嫡。而郊。特性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女執箕帚。以駭姓於王宮。

姓。王之親也。【原注】呂刑。官百族姓傳。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古人以異姓爲昏媾之稱。大戴禮。南宮縵。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媾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媾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稽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原注】舊唐書。呂才序宅出。惟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今攷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焉。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後漢蘇竟與劉襲書。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李雲上書。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五姓之說。始見於此。蓋與讖記之文。同起於哀平之際。而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爾雅翼曰。古者司商協名姓。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是類謀曰。黃帝吹律定姓。論衡言。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曆夫論言。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太皞木精。承歲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燮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咸當爲宮。少昊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咸當爲宮。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此則五姓所以分屬五音之說。與春秋禘禘史趙史伯諸人之論。大抵相同。不可謂其無本。○宋時猶尙五音之說。雲霓漫鈔言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者所利如此。【楊氏曰】人必出於五帝。則五帝時其民人都無後乎。五姓之說。良不可信。【汝成案】易緯名是類謀。注誤。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人最重譜牒。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者乃蒙上餼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原注】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禘禘之祭。未嘗不行。【汝成案】特社少牢之禮。主祭者一人。無代之者。孫祔食於祖。婦祔食於姑。不容別有人執事。似以鄭說爲安。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微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原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原注】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而焚之。○裴守真傳。為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為之。○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為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摭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為厚陵集禮。以胎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君前臣名。上議。以紘言為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原注】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為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答。為君之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關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

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原注〕昔人讀讀書未到康。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以窺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原注〕爾雅曰。茲斯此也。今攷尙書多言慈。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於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租於庭。崩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掩時。不獲邊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原注〕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傅宏仁。言得銅棺隸書處。胡公太公之元孫。未嘗反葬於周。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原注〕注。卜當爲僕。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卽安也。魏中山王袞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為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為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為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究不可以成文也。闕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為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依成案〕子夏謂未之前聞。是未聞其服之輕重。非謂竟無服也。為父三年。則為昆弟期。晉庠千春曰。游夏文學之後。曰大功。曰齊衰。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經可知。繼父非親。立廟祭祀。尚為之期。以比同胞。豈有絕道。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二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依成案〕喪服經。出妻之子為母氏。考。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為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為服。

後世既為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為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為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遠。後世不改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

古元王之為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為廟屏。〔原注〕蔽。築備。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

【原注】糧。稷食菜羹。【原注】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原注】王制。○鄭氏注。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原注】惟崔劼諫魏世。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笑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又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葢宏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鱗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有此行乎。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又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原注】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饋。爲饋於君者非。故哀公執贄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原注】荀子。贄而見者。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於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因國

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友者非。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疑不可信。【原注】禮。外事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爲社。玄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情游之士。縞冠垂綬。不齒之人。玄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除服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

父在爲母。則從平父而禫。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爲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

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為殤後者哉。【王處士曰】會子死。庶子弗為後也。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陳氏集說曰。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為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也。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之後者。即為之子。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徐氏集注。據鄭注。穀之曰。後謂喪主。非後嗣也。既冠既笄。則雖未婚嫁。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為其主後者。以齊衰不杖期之服服之。不復殤服也。若殤本服。則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古者小宗不立後。未婚無父道。陳氏之說。非也。愚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左氏傳曰。子雖無父道。不先父食。蓋以僖繼罔。則為罔後。為罔後則為罔子也。公羊氏傳曰。先禰而後祖也。蓋以文宜祖罔僖也。則僖宜禰罔也。穀氏傳曰。先親而後祖也。其義一也。罔公弟也。僖公兄也。以兄後弟。尚宜為其子。且罔為無服之殤。而曰父曰祖。不云殤無為人父之道。或以尊祖重宗。明繼統之義也。然則宗子殤。而庶子弗為後者。非禮之常也。殆為厭祭言之也。或曰。弗為後者。小宗可絕。故殤而弗為後。宗而重冠。何居。罔公之死。慮未必冠。故雖殤必為之後。陳氏不言大宗小宗。但云冠則為之後。不重逆祀。左公穀氏。亦不得曰父曰祖已不殤。則雖非喪主。咸各以其服服之。何俟主喪而後以其服服之乎。三氏交非。皆非也。質之春秋罔僖之義。則戴禮後殤之說可決矣。絲是推之。漢之安帝。宜為殤後者也。不後殤而後和。漢人之失禮也。然則天子諸侯兄弟。可相為後乎。曰。豈特天子諸侯而已。有室者皆可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氏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此有家者兄弟之相為後。著於春秋者也。然則昭穆可紊乎。曰。義重於此也。是以穀梁氏躋僖公之傳。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罔僖兄弟而相為後。則亦相為昭穆者。春秋之義也。若不重所為後。而重所生。則春秋之禮穆舛矣。朱子太廟圖。分太祖之殤。必已繼統為宗子。而後後之。以相為後為昭穆也。雖然。此皆權於禮穆舛矣。故雖大宗之殤。亦已繼統為宗子。而後後之。若宗子之子。未繼統而殤。無昆弟與庶兄之子。則宗子自為立後。而不必為殤子後。是以世子殤。而君以族人為之後。古未之聞也。又攷漢宣之繼昭帝。以族孫後族祖。斯固得其變也。【汝成案】此處士與先生書也。後先生不繼殤而立孫。蓋從其諫。惟先生與惠侍讀。皆不主公羊仲嬰齊後歸父說。閔。其義窒矣。

庶子不以杖即位

古之為杖。但以輔疾而已。其後以杖為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夫為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原注】其子。長子也。【沈氏曰】雜記疏。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

不知康成實未嘗別出。而已則分別姓繫姓爲二也。此尤誤之顯然者。至庶姓謂無親而勳賢者。或包異姓說。魯自周公至武公娶於薛。至隱公則親疏矣。故杜氏注曰。非周之同姓。孔疏亦引康成可儀注云。無親者。全氏始曰。薛因弱小。降爲庶姓。義或當也。復云姓有貴賤。不以親疏。則多窒闕矣。

愛百姓故刑罰中人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瓶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原注】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至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原注】遂人。中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

實死。以棺造朝。介將命。○宋史張頴傳。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微館卒。契丹遣內侍齎館錢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轎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薄。邾婁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按成案】親喪外除。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也。不以禫而止。惟待禫乃外除也。

十一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五月而禫。孔氏曰。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一月而祥。【原注】必言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一月而禫。

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一月而禫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蓋不數禫月。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原注】正義云。王肅解欲色。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曰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董文清疏。以知止二節合禮訟章。為格物傳。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未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嫺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予迂續乃命於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竇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憤日欽。剝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與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徯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原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原注】應劭曰。少者小也。歸古

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大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尙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尙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貨財之義矣。錢氏曰。唐末年重財用。而戶部度支二曹。至以宰相判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稷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與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嘉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墜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原注。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極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強。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闔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倏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原注】論語。菲飲。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臆。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臆。命臆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爲祭祀之鬼神也。【錢氏曰】鬼神之爲德。其感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游魂爲變。死而爲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原注】謙豐二象。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

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原注】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服也。【楊氏曰】本是貴貴之義。故云無貴賤一也。【又曰】諸侯絕旁親。然尊同則又爲之服。可以見之矣。【沈氏曰】毛西河經問詳駁之。大略仍從貴貴之說。而以有喪不祭爲無出。且誤解。

【依成案】貴貴則重祭之義已包。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概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卽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原注】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豐於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魯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數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慎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罰。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慟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忮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卷七

孝弟爲仁之本

龜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被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識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輿

與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輿。此即竈之神矣。【原注】詩。予以奠之。宗室隴下。注。隴下。室西南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輿。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為人子。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者。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輿。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為人子。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輿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揚氏曰】輿好。義甚。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原注】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而人力之所能為。

矣。【原注】劉汝佳曰。揖讓征討。自是聖人所偶。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桀之優劣。其與以桀爲靈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原注】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月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以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

怒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原注】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原注】仲弓問仁。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達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原注】古人語辭云爾。○達道不遠。即道也。達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原注】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錢氏曰】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龜焉知天道。天道不詔。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廣舜井廬。文王拘幽。孔子尼困之類。故曰命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闐闐。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

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楊氏曰】東發謂深切。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情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楊氏曰】衍之言非其實也。懼後世之責，而姑爲是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

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滅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大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原注〕猶南宮延謂。稷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原注〕鄭康成注曰。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汝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毀傷髮膚。而不爲不孝。

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原注】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嬖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原注】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闕疑可也。【原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原注】文信國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原注】衣帶贊。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人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幽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縶鉏白旻。可以為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為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拳。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為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豈非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原注】左氏傳。公十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八年傳。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為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原注】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原注】定公十三年。

粟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澨。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原注】王逸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為之說。【補氏曰】陸氏釋文。於丹朱微云。字又作粟。蓋古微粟通用。宋吳斗南因悟。即此盪舟之粟。與丹朱為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微慢之微。則既云無若丹朱微矣。何又曰微。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粟為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塞促之子。斷可識矣。

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原注】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原注】陳書高祖紀。盪主戴冕徐

宣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王勇傳。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原注】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楊氏曰】夫子只存而不論。並不曾說仲之無罪。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原注】漢晉以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楊氏曰】此程子之言。實不然。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子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子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原注〕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夏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噉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卽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卽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

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原注】史記趙世家。吳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驚。衡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併縣西。古之併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揚用修曰。吳古虞字省文。如庠之省為乎。禮之省為相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原注】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原注】吳故曰太伯後。是為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亦作虞城。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目。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原注】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原注】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

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梁氏云】觀孟子本書。當是晚始遊魏。故惠王尊之爲叟。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六年間。以魏襄爲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爲襄公也。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原注】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鄉。由鄉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滯。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姦。命以坊欲。古之

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錢氏曰：王安石主持新法。至於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可謂加卿相而不動心者矣。較之告子。其衛人家國尤烈。故

曰是不難。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爾雅本釋。而亦稱焉。古文體則有然者。若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原注：司市以次敘分地。而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經市。注。敘肆行列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原注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忽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鄭氏曰。見間當爲覲。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

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注】未克商以前。無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注】庸蜀兗魯。東臨上黨。【原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廛無夫里之布。【沈氏曰】稼堂云。此本中此條。前人已有刪之。今仍存。

有夫布。有里夫。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原注】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江氏曰】廛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土地夫一廛。關市邸舍。通謂之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閭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練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注以廛爲市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舍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爲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羸。而充虞乃得承閭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闕氏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

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原注】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則曰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澮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澮稜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澮上有澮。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澮。而禹之自言。亦曰。當畎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澮澮。而禹之自言。亦曰。當畎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夏十寸為一夫。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為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錢氏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貢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也。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曰野。則野人為郊內也。野人為郊外也。按郊外國中。人名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通外內之牽。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放寧解戴象。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原注】昭十年。又敗諸莊。反陳於嶽。注云。嶽里名。哀六年。戰於莊。注並同。

古者不爲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是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者。【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爲父後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大夫之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上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節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伊成案】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引此文。以子之爲公行子之先。或疑卽燕子之。恐皆非是。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原注】與答桃應之問同。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庠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原注】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周氏曰】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故居蒲坂。固如是乎。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零陵之傳有是名者。括地志云。鼻亭神。親愛弟者。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蓋上古

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濕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為尙父。親為后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原注】周時。滅一國。乃封太叔焉。是也。○竹書紀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原注】漢高祖封劉仲為代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寇之地。與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日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雷氏曰】周之班爵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原注】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於滑。注滑周地。本鄭邑。襄公十八年。楚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原注】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其先季友。為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為姓。按隱公元年。已有費伯。即費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邾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而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原注】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賅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構。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原注】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

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罅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亦必不能從事於奕。圍棋賦。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欲然

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

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陳庶子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履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自任久矣。歷山川但行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闕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才。但肆情談修得華。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爲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與創不知孰利。改革不知誰害。薦舉不識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胎毒已微。忽然倡建。自申論議。非觸戾人情。犯時之好。卽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爲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

知用舍。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縵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

工衣食之務也。

【原注】干寶晉紀論。

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

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

如舜禹者乎。【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之之鈞戈。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

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闖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後世矜修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

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

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

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

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

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原注】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葛。之誤。○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詩維天之命傳。引孟子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閔宮傳引孟子子曰。是謀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

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子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

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原注】陸機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魯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魯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孫卿曰。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接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

詞旨淺陋。卽其篇題之謬。可直斷爲僞也。王充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是篇名性

善。非性善辨也。且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蓋孟子外書。趙邠卿已識其不能闕探。似後人所依託。今因其偽而偽之。則益淺陋矣。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原注】學不厭而教不倦。○里仁為美。○君薨聽於冢宰。○大哉堯之為君。○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士狂簡。○鄉原德之賊。○惡似而非者。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原注】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疆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幽。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為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

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己為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

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蕩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原注】

淮南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捷鬻索之。【注】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朱檢討曰】政和五年。從大常識。離

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譏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經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其為弟子甚明。不知宋大常之議。何獨附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於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為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

難叢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陸正字。引孟子齊有曼正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又曰】案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又曰】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爲然。浩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殆詔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也。故相傳明世中會經器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詔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即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子弟子。孫疏特濶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益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於孟子。非實言其爲及門也。元吳棻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陸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策注。而文援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又曰】告子名不害。亦見國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益成適當爲孔子門人。尤誤。

茶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薺茶。陸草也。【陸清獻曰】王肅云。茶陸鹹。薺水草。田有原有濕。故拉薺水陸鹹草。依此則茶與薺是二物。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黑謂草木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茶與薺一物。而有水陸之異。焯風之茶。與薺類之茶。一物而有苦菜薺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抵牾也。【陳氏曰】爾雅。茶者。蔞委葉也。薺者。蔞虞薺也。王肅皆以爲薺草。分水陸當矣。但未詳茶之性狀。爾雅。蔞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案古今注云。茶薺也。紫色者茶也。青色者薺也。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茶。青色者爲青茶。亦謂紫者爲紫薺。青者爲青薺。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薺。此與王氏水。今按爾雅茶蔞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陸二種意同。朱子所謂辣薺。或卽斯草。但不當以苦菜當之耳。釋草曰茶苦菜。注引詩誰謂茶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蔞萼茶。注云卽芳。疏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茶。皆云茶茅秀也。蔞也萼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蔞虎杖。注云似紅草而龐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蔞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

圖是也。又曰。蔘萎葉。注引詩以蔘蔘蓼。疏云。蔘一名萎葉。王肅說詩云。蔘陸穢草。然則蔘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蔘作蔘。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茶。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蔘。蜀人名之苦茶。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邨谷風之茶苦。七月之采茶。縣之董茶。皆苦菜之茶也。【原注】詩。采苦采苦。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機云。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又借而及澤中。得霜甜肥而美。所謂董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爲茶。葍之茶。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茶也。夏小正取茶。莠。周禮地官掌茶。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詩鴉鵙。搗茶。傳曰。茶。萑苕也。正義曰。謂亂之莠。穗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旌。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耜之茶。蓼。萎葉之蔘也。唯虎杖之茶。與檟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碎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包蠶烹茶。後云。武都買茶。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原注】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爲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

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尙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邃。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瘖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駟

爾雅。舒雁鵝。注。今江東呼駟。駟卽鵝字。【原注】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借。左傳。魯大夫榮駕鵝。方言。雁自老之。東山之嘉。並與何爲韻。關而東謂之駟鵝。太元經。裝次二駕。鵝慘於冰。一作鵝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鶴。連駕鵝。雙鶴下。元鶴加。上林

賦。鴻鵠鵠鵠。鴛鴦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鴛鴦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鴛鴦鵠鶩。南都賦。鴻鵠鴛鴦。杜甫七歌。前飛鴛鴦後鷺鷥。遂史穆宗紀。獲鴛鴦。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鴛鴦。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鴛鴦。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鴛。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榮鴛鴦。師古曰。作鴛。猶詩乘乘。搗之誤作鴛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尙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其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原注】易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歿。丘明譏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采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原注】按元帝紀云。太興四年三月。置周置而旋不。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尙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

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己私。用之于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原注】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

公乞修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因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

其本經。而禮記郊特性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原注】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

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原注】語類言。儀禮舊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沈氏曰】康熙九年二月。順天學政蔣超。題請

春秋傳題。及脫母等題。全恃經旨。不能將傳合盡去。亦當除去脫母等題。禮部議。周禮儀禮增入禮記之處。無容議。春秋脫母等題。原係扭合。與士子學業無益。相應刪去。以後考試。止將單題

合題酌出。旨依議。

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

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卽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先生儀禮鄭注句讀序曰。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以下。至唐

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

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

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

舉。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

舉。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

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尙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治經術者之責也。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攷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寢衣之非齋服明矣。不宜移易。蘇子瞻攷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攷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攷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攷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攷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原注】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攷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攷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攷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董文清槐。攷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依於義亦通。【錢氏】師心蔑古之咎。【掛爲序】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卷八

州縣賦稅

王士性廣志釋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畝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畝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始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尙有五州。若瀟州自古別爲一郡。屢次建言。皆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一

三百年。【原注】崔統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為長者名數。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

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關氏曰】宋紹興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

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歲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得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於原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原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而清江得偏重之害矣。【又曰】懷慶府知府紀誠疏曰。如西華

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

如此。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其糧分攤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為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為二十九里。他

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汝成案】先生

蒲解二州。距府闕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啓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

陽府議之。竟寢不行。【原注】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

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道。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平縣戶有三萬二千。遠

界去庭千餘里。【原注】庭。縣庭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原注】字伯門。太

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

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為二郡。其後遂為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

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

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

馬

行

難

也

。

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楊氏曰】幹。郡守所食於郡者。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為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東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為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汝成案】唐制自羈縻州外。有雄望赤緊輔上中下八等。見新舊唐書地理志。實則以戶口多寡。分為上中下。而刺史之秩視之。唐六典所云。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勅。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口已上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戶以上為中州。其親王在中州。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之尊。暫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於是時。則云中州三萬戶以上。下州戶不滿三萬者。何以岐外若是。至縣則新志有赤畿緊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下十等。無云京者。攷六典云。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各一人。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諸州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是唐時縣之等有十。而秩則六也。又萬年長安條下注云。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為京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同京縣。又丞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置京縣丞三員。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則唐時有京縣明矣。先生所云。縣有京。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為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為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為三

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以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原注】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勅法。府以田糧十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已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卽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玄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荊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原注】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王武彥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汴州爲大梁府。以幽州爲范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恒州爲眞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則以州稱府者。皆也。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原注】冊府元龜載。長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雒陽。請以河南府爲上。其五府舊以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與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與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府。

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錢氏曰】景德二年。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太原府。【錢氏曰】大觀元年。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錢氏曰】政和六年。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

【錢氏曰】爲順昌府。【錢氏曰】政和六年。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錢氏曰】元祐四年。徽宗以端王卽位。升端州爲肇慶府。【錢氏曰】重和元年。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錢氏曰】政和二年。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錢氏曰】紹興元年。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錢氏曰】紹興三十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

為寧國公。以寧州為興寧軍。又嘗為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升為府。又以太宗嘗為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為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原注〕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為遠境。故以道冠幽風。義高桃邑。股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墟。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為高陽郡。被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蒞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數矣。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為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陋小之處。如滁和澤沁柳塘瑯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原注〕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錢氏曰〕攷宋時州升府名。濟南本齊州。政和六年。襲慶本兗州。政和八年。興仁本曹州。崇寧三年。潁昌本許州。元豐三年。淮寧本陳州。宣和元年。隆慶本澶州。崇寧五年。河間本慶州。大觀二年。紀在元年。慶源本棗州。宣和元年。隆德本魏州。崇寧三年。平陽本晉州。政和六年。京兆本丞興軍。宣和二年。臨安本杭州。建炎三年。紹興本越州。紹興元年。平江本蘇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州。慶元元年。慶元本明州。紹興五年。瑞安本温州。咸淳元年。建德本嚴州。寧國本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安慶本舒州。慶元元年。江寧本昇州。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寧國本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元年。紅陵。建炎四年。置荆南府。淳熙元年。常德本鼎州。乾道元年。寶慶本邵州。寶慶元年。建寧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崇慶本果州。淳熙四年。嘉定本嘉州。慶元元年。潼川本梓州。重和元年。豫寧本遂州。政和五年。順慶本果州。寶慶元年。重慶本劍州。紹興元年。同慶本成州。寶慶元年。紹慶本黔州。紹定元年。咸淳本忠州。靜江本桂州。紹興四年。慶遠本宜州。咸淳元年。燕山本幽州。宣和四年。德慶本康州。紹興元年。咸淳元年。重慶本劍州。紹興元年。同慶本成州。五年復。〔楊氏曰〕後尚有真定鳳翔二府。〔伊成案〕宋史地理志。真定府。宋初置。唐成德軍節度復為府。周又改為鎮州。今云慶歷八年。初置真定府。統真定府。政唐元和十五年。始改曰鎮州。漢仍之。尋鳳翔府。唐至德初升。宋仍之。非由州而升。故顧氏錢氏皆不載。楊氏云。後向有此二府者。誤也。志云。江寧府。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為昇州。節度。天禧元年。升為建康軍節度。錢氏考異云。按南唐建都金陵。以昇州為江寧府。宋平江南。復為昇州。置江寧節度。天禧元年。升江寧府。改江寧軍額曰建康。此志殊未分曉。是江寧升府。在天禧元年。今云建炎三年。改建康府。蓋數宋高宗時也。又志云。太原府。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為繁州軍事。攷異云。當云降為并州。嘉祐五年。復為太原府。與此所疏合。第嘉祐五年。上距太宗元年。且八十五年。則與王明清所云。太原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者異矣。錢氏此條。下注云。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縣之隸於州者。異。攷志云。元豐為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亦非由州而升。則注所云。益誤矣。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州轉府。尚有鎮軍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淆矣。竊以為宜仍唐

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楊氏曰〕此卽唐制也。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原注〕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原注】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原注〕宋書。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

禁。十里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原注〕宋書。十什爲里。里魁主

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爲長安亭長。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也。〔原注〕宋書。鄉佐有職。畜夫主

類。畜夫游徼。〔原注〕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畜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賦稅。三老主教化。畜夫主

爭訟。辦主。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

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原注〕三老

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井之始。而管仲薦教子產之倫。所以治

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原注〕管子書曰。擇而周禮地官。自里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郵師

其國者。莫不皆然。〔原注〕管子書曰。擇而周禮地官。自里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郵師

鄉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

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

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

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

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

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

稱不便。乃事既施行。計省昔有十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

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

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原注】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篋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鍊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沈氏曰。通志載唐大典。開元十道圖。曰。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 興亡之途。罔不由此。○揚氏曰。此論鄰為保。有長以相禁約。注曰。里正兼課植農桑。催調賦役。 爲得。但恐不得其人耳。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為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原注】後漢書本傳。而朱邑

自舒桐鄉嗇夫。【原注】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原注】師古曰。嘗謂丞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原注】

吏。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錢氏曰】漢之三老嗇夫。治行尤著者。可累擢

雖欲重其選。而若輩本無出身之路。地方官又數凌辱之。至大官。故賢才恆出其中。郡縣掾吏亦然。今

其願充者。不過姦猾無恥之徒而已。安能佐縣令之治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

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

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

越訴也。【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

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門閭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

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四年詔書。儉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

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認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會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

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

擾。唐至大曆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響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

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

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實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原注〕英宗實錄。言松江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詞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原注〕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卽古之游徼也。〔原注〕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升巡檢爲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原注〕供武十三年。二月丁卯。見御製文集第七卷。又定爲考課之法。〔原注〕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原注〕二十四年四月。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原注〕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來。備相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楊氏曰〕巡檢裁而總督添。此一大升降也。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五。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原注】或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密詳。亦自簡易。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不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使慮士之賢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指紳耆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賞罰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自專。必也委其事於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職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後之制。則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寧人。又莫不稱爲治教之基。【姚大令曰】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在更化之初。必共讎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矣。【姚大令曰】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在更化之初。必共讎其不便者。捕之可勝捕哉。今功令以保甲爲弭盜首務。此在西北行之。或有有效者。然行之不善。民間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濱大海。閩廣之間。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兇亡命者匿焉。驅之急。則奔聚日衆。其爲隱憂甚大。又不僅攘劫之患而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強悍素著。藏匿兇惡。常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入。生死遷徙。其報於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紛不彈煩也。豈常以爲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之。但師其意可矣。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

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卽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煥。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暉。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尙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原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佐官。其時劉炫對牛宏。以爲往者州惟置掾。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卽齊魏之世猶然。○史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黜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時又立募法舉。於是辟置不能全廢也。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爲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部。【原注】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沈氏曰】陳諒直云。隋氏罷鄉官。革自辟。調選人。改薦舉。紛而無餘。卒等於秦之速亡。信乎治天下者。在彼不在此也。唐高宗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素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賊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

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絃於終。十不收一。潛澗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與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諸王庭。其在漢家。尙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潛進。鑑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玄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尙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原注〕柳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輝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尙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原注】續漢百官志。尙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武帝詔曰。尙書五都。職參政要。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為也。武帝詔曰。尙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原注】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尙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爲尙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尙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詩。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至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屬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刺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葛公粘割幹特勒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謀楊伯通賈鉉孫鐸孫卽康賈益諫皆。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縱直。【原注】新舊書並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縱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縱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胥吏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

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貨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原注】唐書本傳。韋處厚爲相。有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卽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原注】册。夫身爲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遜之疾。則今之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旣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先生郡縣論八曰。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子。兄以是傳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而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又隨筆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事則

無所售其嚇射。卽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楊氏曰。與任吏胥同病。別發。歸於不振而已。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原注。宣公十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耗而不行。原注。語出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耗。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租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

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天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嘖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管氏曰】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遇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例焉無聞。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弊。何者。惠當出於所防。而弊每生於所矯。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郵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沈氏曰】嘉靖元年。十二月甲午。詔革冗官。各司府州縣。添設添注署職之員。除錢糧重繁者。照舊存留外。其餘參政參議同知通判縣丞。不係額設者。悉令回籍。待缺取補。【汝成案】宋太祖詔曰。吏員猥雜。難以求治。俸祿鮮薄。難以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言真達治體。

晉荀勗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

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原注】如淳曰。壹切。禮時徵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稟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闔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墨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楊氏曰】富平之爲此。一時之權宜也。如崔亮之傳。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汝成案】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託。丕揚創爲掣籤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贛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贛鳳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攷明史選舉志。其初用拈鬮法。至萬歷間。又選員外郎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尙書李戴。擬行報。云。孫丕揚。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揚。踵而行之。然則掣籤。不始於富平也。特分地至富平始詳云。

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

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

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維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原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原注】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原注】新書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卽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宗卽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部尙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入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原注】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啓受賂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原注】玄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原注】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原注】沈氏【原注】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原注】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原注】汝成子固曰。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僻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

之所侵加。蛟龍蛇蝎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濤噴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竊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室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被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特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應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曾氏所云。蓋在政和未定制以前。與先生論明代。則執法重輕。害亦匪細。今定令教授等官。不選本郡。典史以上。不選同省。任滿定以六年。親老可乞近地。除政既詳。私恩廉明惠愛者。盡心民事。藪爾何味。若吾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卽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卽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原注】册府元龜。○唐書。韓休元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歐陽脩。泉州晉二十餘州。仁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此固昔人以爲敝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楊氏曰】今所以無言及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尙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父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卽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鄆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鄆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氏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爲二等。而督撫又請揀發人員。到省試用。於是部選之缺。扣留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日甚一

曰。此不信銓部而信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苞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顧氏但知掣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省鬻缺之病國殃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不揚掣籤之法。未可厚非。督撫既有舉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內輕而外重。恐非杜漸防微之計也。

萬歷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做毛穎傳為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塵廛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原注】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為勞。得者。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宋白曰。長名榜定。留放。留者不為留。不得者為放。引集之所。其勝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冒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

其本願。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尙書。尙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尙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雜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尙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辛淑爲吏部尙書。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然觀其答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尙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尙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彼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

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吏部尙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原注〕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很衆。事務趨競。銓品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格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閼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閼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閼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職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剗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

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遽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勩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尙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嚙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絀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

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吏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尙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旣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

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貧者。疲頓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闔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尙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尙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原注】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劇。才能之長短。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尙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

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尙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尙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擬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贊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尙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

【陸清獻曰】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籍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激勵。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遙。而皆有且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遙。升轉之途雖難。而皆有且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尙何壅滯之慮。此所謂以鼓舞爲疏通也。今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雖不可偏廢。然其中豈無冒濫當核者。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踴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有貪汚者。不時糾參。而下考課之時。尤宜嚴核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今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道也。【姚大令曰】後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館職取之。乃至入貢者成之。登進甚多。而常有無人之歎。豈執事者之科第。吾謂不然。登進之法。宜有常格。以絕奔競之門。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場者。可以得尋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豈屑屑從事於此哉。就使數者之中。有其人矣。責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以見其大。有逃而去耳。况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湖海之中。鬱鬱無所遇。又安知其幾輩耶。夫有雄材絕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人類不能斤斤於言行稱譽之間矣。無所遇。乃可以有爲。釋其小。乃可以見其大。舉世不覺。而獨言之者。必有觀時之識。舉世共趨。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接其人。察其議論。毋以資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在執事者之鑒擇矣。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

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敍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難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原注〕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原注〕世說注。引山濤啓事曰。曰。史記儒林傳。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漢時已有缺名。〔錢氏曰〕韓安國傳。梁內史缺。〔沈氏考〕漢書。杜業言。翟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薛宣傳。御史云。會司缺。况恐咸爲之。則西漢已有缺稱。不始於晉也。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字同。缺。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

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暉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任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趨趨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卷九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搔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歷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歷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纒。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

劉黃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寶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原注】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州。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官。自尙書至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卽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慎重。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

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沈氏曰。前明萬曆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例。或善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陳法。或工六書。各爲一科。府州縣貢入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入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與之全廩。一體擢選。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歷象科。殿閣中書之全廩。則取之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原注。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

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不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繇得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

一項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璫等覆奏曰。往時朝廷虛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先生郡縣論九曰。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遷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閒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

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聞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開未能。曾皆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雖行聞族黨。不學而論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願有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州許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會參孝經。竝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舉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雖科厚秩。皆取決於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奸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開。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尙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晏此番君之詩。所為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原注】胡後世給舍封後漢鍾離意為尙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為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駁本此。

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大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為加官。至唐勅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善鄭肅韓欽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

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原注】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遷浙東觀察判官齊給事中崔植封還勅書。○穆宗時。授李訓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欽。封還制書。○劉士涇擢太僕卿。給事中韋宏景。封還詔書。○文宗時。赦宮典犯贓者。給事中狄兼善。封還勅書。○宣宗時。赦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懿宗。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時。貶右補闕王端。給事中鄭公輿封還勅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

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胡氏曰】攷唐之政事堂。宰執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特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肅默者多矣。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

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容李林甫輩所為之事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曰抄出駁。抄出駁之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

天啓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為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今人所不知矣。【原注】清波雜志。參。具疏申辯。奉旨參駁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辭飾辯。著罰俸三箇月。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清波雜志。唐制云。唯給事得

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封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公乃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繼還詞頭。後人從踵而行之。中書舍人繼還詞頭自此始。

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諂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舉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權重。而內隸於御史中丞。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宜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牧之重。自此而始。【原注】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政牧。其萌始大。【原注】唐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庶子。與太子舍人盧備。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疊生。然後知非強幹弱枝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絲是停都督。

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書監察御史。掌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十年者也。【原注】唐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察蠱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賂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違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以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原注】唐書。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言念蒼生。心必徧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綯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書。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于文定筆塵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

詔二周年一替。○韋忠謙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懼州縣。本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卽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縣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遺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職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時則謂之刺史。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時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

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各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覩唐制。內外官俸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閣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廩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竝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一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竝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

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尙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唐皎傳。貞觀中。官春止。後選爲法。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

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
譚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泰東軒筆錄同。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
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
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爲清
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
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
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
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事。非外
吏也。○如建隆三年。竊句令侯陟。以清幹開。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
知州。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北齊宰縣。多用廡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原注】北史
元文遙傳。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
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汝成案】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
注爲縣令。其爲庸瑣官矣。宋則掌總治
民政。勸課農桑。有成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總
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倉前老嫗。久不得調。乃爲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
爲舉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後。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則欲其得人難也。
章俊卿云。弄權於鴟鷂之行。倚法爲鷹虎之暴。竊整其法。尾火以督促。銜帶勸農。而實不副。
職寄營田。而事不講。科罰之賦。私入以爲己物。沾籍之法。輕財以爲己威。又曰。一握州麾。便
肆貪欲。訟牒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
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据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辜富民。守令之失。
略見此矣。厥後金元。亦踵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間非無廉威慈愛。局幹可稱。特皆重內輕外。途
至賢者鄙夷。職多昏聩。前明尤重進士。鄉舉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
治。視出身爲重輕。敗壞尤甚。先生郡縣論。因多情激之談。蓋發於是矣。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

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原注】卽塊然徒管空城。受宜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鎮強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原注】皇朝政略。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素始。主威獨運。空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惰哉。萬

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尙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汝成案】法令不修。德教衰

宣仁布化。除害興利。摧擊豪強。進捕盜賊。惠威胥達。邊徼皆安。比誠法簡體專。得自措施效也。

然其間貪黷殘酷。伎險卑汚。依倚中涓。結納外戚。隱恃重援。恣行不法。賓客子弟。廣納賄賂。

黷陟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傳。幾半良吏。抑何嘗不由權勢重乎。持漢時騎士。隸於太守。得自

徵發。不失便宜。蓋充殄除。郡國經證。此爲高出唐宋耳。考前明初無考察。宏治後始定條目。曰

貪曰黷。爲民。曰不謹。曰疲軟。冠帶閒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課淺露。降調外

任。其初非不綜覈。以興治理。厥後法存弊出。亦其勢然也。至于吏胥。執苛細之條。爲出入之資。

削吏短繁科。何代既有。此在仁明。因事決舍。必盡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

爲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

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

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

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奸。勾

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汝成案】守令胥吏。與六部長官之胥吏。

自理。而託其事於奴隸之手。有權之家不自給。而任其職於左右之人。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

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

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五。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卽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

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旣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

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

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旣不得其職。將欲識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

以有爲。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

那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

流亡。是以言治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尙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採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允傳。元和十三年。爲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允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敕。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趾。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敕。從之。沈氏曰。况鍾知蘇州府。亦賜敕。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敕。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

【原注】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職事竝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原注】伋爲潁川太守。河潤九里。冀京師竝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玄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雒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竝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原注】唐諱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陞辭。而不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奪。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謙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卽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偃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繇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楊氏曰】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列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

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寢消。頡頏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風俗偏。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座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繇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楊氏曰】漢宗室爲宰相者。西京只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

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原注】師古曰。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

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

丞夏。五從弟武進尉肱。五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

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

於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任踰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

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於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違道

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勸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

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原注】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陸王府長史

嗣說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

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尙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

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幸相十一人。【原注】鄭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

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臯。【原注】嗣與勉。宋子京以爲周

簡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

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原注】宋時凡宗室之不育者。俗呼爲廢撒太尉。曹罔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

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原注】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

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

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竝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原注】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

退。詔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三人。召來參預大議。匡輔聖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

【原注】明帝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並用。猶法師。注。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西京。故靈獻之世。荆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顛木之有由斃。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原注】史言自玄宗以後。諸王不出閭。不分房。蓋自永王璘舉兵。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使得自樹功名。如曹王臯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師。亦何至大盜覆都。疆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竝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盜列名奄案。爲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飾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尙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尙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原注】五雜俎。宋時宗室。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入籍應試。在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宣續相業。亦相望不絕書。楊氏曰。相止有沙愚一人。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微猷閣待制。繼而子澹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昔後魏元志。雒陽令。不避疆禦。孝文帝謂邢辯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辯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楊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儀虞力聞望。屈指其餘。不可盡也。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旣明管蔡之謀。願崇唐衛之寄。深得富辰諫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瓚。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瓚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

父欲何言。璿奏曰。聞訛可【原注】曹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原注】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尙炆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十九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卽部中爲之沈閣。

宋史趙希躍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閣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閣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閣。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喪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爲虧。今且窮閭蔀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林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伊成案】王司農明史藁云。日剝月削。雖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澤遞降。規制無加。其舊封遠者。宗

寄無有也。又曰。明太祖建藩東宮。親王各錫嘉名。以示傳世久遠。嘗萬曆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億之麗。宗祿虧乏。議者多有減歲祿。限宮殿。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禋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啓禋時。軍餉告絀。大農蒿目。日憂難支。安能顧瞻藩維。親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給不調。一旦盜起。無方禦侮。徒手就戮。宗社爲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窮蹙之狀。正與先生所述唐王之言無殊。然明之諸王。在位勤恪。行誼孝友。才藝通美者。固不乏人。其他觀釁非分。自取誅戮者無論。而淫昏殘酷。瀆亂縱恣尤衆。豈皆恩澤之不逮歟。則封祿之厚。適爲驕橫之資。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網之所由密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害。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楊氏曰】九公唯武仙庶幾。餘都無足言。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

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且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竝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賈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傳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換。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况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

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收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充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曰：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旣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墮，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楊氏曰】天下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

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楊氏曰】天下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

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閒御史臺言兵踰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後改爲遼。太祖將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

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原注】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土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並力於我衆非其敵上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何夫踰山絕

東盡爲我有待與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我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

河深入二三千裡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羽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鼂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

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昌氏

黎客兵土兵之策。可於此得之。陳鴻博曰今塞外大寧開平與和東勝舊地。皆吾牧廠之區。與諸郡多犬牙根錯。熱河入溝營鄭家莊。雖分列副都統總管駐防。而田河屯營以西。開平舊衛。其街陌遺跡尙存。與和見有屯田客戶。獨石口外。則有紅城驛化城。爲東勝舊地。彼處率土泉深厚。水草豐美。宜於屯牧。使於開平故地。設屯牧使一人。總領其事。復分設口外四路滿漢同知隸之。畫疆分駐。聯爲應援。見今內務府上三旗。及倉審無聊。不若從之塞下。約數萬有餘。漢軍披甲外閒散者。亦有二萬餘人。此等與其使聚食京師。而貧窘無聊。不若從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歲撥發三萬人。復募邊民願往者。各給以種糧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擇其中之驍捷者教練爲兵。耕牧之餘。復習騎射擊刺之法。名爲屯軍。使世守其業。五年以後。始差收耕牧之稅。卽以供給屯軍饔勞之需。復以其餘力。繕完牆堡。修整戎器。節使人自爲守。經費所出。取之屯牧有餘。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宦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於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原注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珝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實錄言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諫。其致仕歸。恩禮一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

原注英廟升殿。典覆局局丞王綸。以老事東宮。希圖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傳。以嘗奉命教內書館。綸受學焉。從內外交錯。以謀入閣。已而敗露得罪。○綸造傅家。執弟子禮。坐傅上坐。飲至哺而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贊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

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原注】玄宗始置內侍省監二員。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宦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唐氏曰】凡關人尊君以酒色。尊君以荒僻。尊君有功德。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法則無可加。誠謂無所益。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輩公卿。天子孤矣。逐屠忠良。朝廷空矣。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後世人臣有言立關人之職司。及使視戒事者。殺無赦。凡關人傳命於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下馬。跪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小臣不言者黜。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

惟謹。【原注】宋濂大明日曆序。言后妃居者。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

馬。上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

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卽弄權之漸。仁宗卽位。凡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原注】實錄有

辛酉。遣內官楊寶。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內官。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卽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韋喬。同御史察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二事。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

惟命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於涼。其敝猶貧。至於萬歷中年。礦稅之使。旁午

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邇。【楊氏曰】有明一代。如

言矣。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端皇親見逆瑞之禍。而卒以奄人監軍。可歎哉。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瓚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勅責其低眉俛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趾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爲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勅賁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又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趾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漸乎。

交趾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趾。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卽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趾。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峯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軍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姦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宦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蕭敏。陳內官苦害軍民十事。

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媵奴顏者。內官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踰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貨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卽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原注】疏草李鈞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遺四出。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風抄衛殿。殪綽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此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恥。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諱。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唐德宗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

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探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替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原注〕金時近侍。非宦豎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並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管籥。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卽以亂政。參拏處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原注〕天啓元年四月。受考察於禮部。定爲五年一舉。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尙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

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卽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繼承。官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闕。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

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尙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礦之遺。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璫。媿笑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遡貽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啓。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寶鑒古酌今。可以無敝。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徧於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闖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爲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劉吉等之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惡務本之道也。至奄人禍烈而後禁之。則無及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實錄永樂十九年七月丁卯。嚴自宮之禁。犯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並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隣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即位。與州左屯衛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爲內豎。翼奏乞除軍籍。

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尙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隣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聞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聞。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勤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天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祖宗時較之。當時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爲胎卵刳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濬發德音。詳爲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權罷內臣進養子。

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也。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劉翥傳。鑑湖爲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奏檣。相繼得之。大槩今之。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

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一次較勘斛斗秤尺。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閭之市。兩斗竝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二百步爲一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爲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趙氏曰】晉書。擊虞論樂。謂今尺長于古尺。匠陳鵠。掘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于古。亦尙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稱名義考。謂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釋史謂宋司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尺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襲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邱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垮下驟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入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入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

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原注】解縉大庾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供武之時。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荆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關氏曰】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僅高郵三分之一。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加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僅興化十分之一。賦重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畝。而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而賦重。賦役全書內。皆未經注明也。錢糧款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剛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原注】王深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沈氏曰。宋食貨志。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輪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原注】宦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邳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

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原注】屬威縣之間。有新河縣

【原注】屬威縣之間。有冠縣【原注】屬東昌。鄆城【原注】屬兗州。范縣【原注】屬東昌之間。有鄆縣【原注】屬東昌。

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數紆誨逋。恆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邱【原注】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

隸於汝陽【原注】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

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坵。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鬪

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

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原注】供武十七年。八月

二千者。皆改爲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後魏田制【考魏書同。恐謾脫。又貢其材。周禮作貢其物。】。任工以飭材事。今作餘材。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

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

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

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業。斯道

陵替。富強者並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

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與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

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

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原注】是時方孝復古井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啓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楊侍郎曰】勸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第或山深箐密。或係砂鹵。開闢既艱。旱澇賦缺。故民鮮盡力。竊思若令各州縣。除原報可墾地畝外。凡有磽瘠難墾之地。俱準照片鹵輕則起科。則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民人承墾。即給執照為業。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則不在比例。【胡御史曰】陝省督臣。每年酌動官銀。借民開墾。令于秋收。照時價還糧。先後動項。發借銀六萬餘兩。共收糧約十餘萬石。此已試之成效。以為此法。凡西北近邊之地。如直隸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寧武。甘肅之寧夏西寧等府。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咸京之奉天錦州二府。壤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為膏腴。若令藥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邊民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領銀交糧之時。不得勒措需索。則民情踴躍矣。【曹給事曰】開墾原以利民之名。遽知不盡。疏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意旨。並未勘奪。預報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遽知不足。即責之見在熟田。以符所報之數。一曰以荒作熟。河墾坍塌不常。山麓難資灌漑。州縣不復履勘。悉入報墾之數。赤貧乏食之民。止貧目下。官給牛種。官與草舍。以紓旦夕。而不顧其歲之無可得而墾也。十年之後。貧乏之民。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歲。卒歲之無資。而逃亡失業矣。故凡經報過開墾地畝。無論已未升科。俱令州縣官按冊踏勘。內有向係還糧熟田。覘報開墾者。即行舉首除額。免其處分。至新墾田。應行升科之日。亦必親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升科。如其磽鹵瘠薄。不能成熟者。即與開除免賦。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邱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

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資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七縣。【原注】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之八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原注】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夏稅盡削錢氏白記之目。遺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攆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國稅錢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尙未至一斗也。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傳。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減租三分。此故事上言者。未有以。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爲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輪之官倉。道路既遠。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卽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

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齋。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赦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釣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

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濊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動。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推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冊。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與民糧曷以浮名也。蘇州府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見額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不過二十餘萬也。即有元增賦。蘇州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亦七十餘萬而止。是今之賦額。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廣省額徵二百三十萬。而蘇州一府之數浮之。福建省額徵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數浮之。豈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用金銀。建文詔免。而復于永樂。文襄詩減。而增于萬曆。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廢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為國家之根本。難輒蠲郵耳。于是有為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曰重額。而糧運贍軍。即在準米四石。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重糧田納銀一兩。奇。而加耗猶在外。既有五米十銀。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畝之租。不能辦一畝之稅。此加耗之害非淺也。浮糧難斂。耗縮土不可減乎。或曰。故明折色。于去年二月。分十限開徵。今則有司督之月間。遍行截票。其時宿土未熟。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糧戶。苟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于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患至深也。浮糧難斂。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試以蘇松田計。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七升。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請減五升。其一二斗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于國計無虧。而減耗緩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遞減。可甦民困。非所以裕天儲。為今計。若莫以蘇松有賦之實。國用無臺釐之虧。而民生有再甦之樂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蠲免蘇州府額徵地丁銀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從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奏請也。時蘇州府條折兵餉。衛里入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征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萬八千五百八

十石零。其地丁銀。蘇州府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府六十七萬四千餘兩。蘇州府地丁銀項。每至次年奏銷之期。民欠必至三十餘萬。松江府必至十五六萬。計蘇州田地山蕩灘灘等。共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共四萬零八百餘頃。是月戶部議覆光祿寺卿杭奕稜奏請。赦下江南督撫。于蘇松二府州縣。凡有田之人。于恩免額徵錢糧數內。十分中減免佃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分。折銀一錢之例。如有條之人。恩免額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納租人名下減免米三升。以此為準。聖恩蠲免二府額徵四十五萬兩。業戶得沾三十一萬五千兩之恩。佃戶亦分沾十三萬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旨依議速行。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礮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十餘萬。而平江之田獨多。【原注】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

畝。而平江之田獨多。【原注】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原注】張瑄。【原注】田。以供中宮。【原注】元史天歷二年十月。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原注】管明。【原注】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原注】在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為立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松江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錢氏曰】撥賜莊。似非賜脫脫者。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關關滿經。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

歷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蠶書銀印。勸買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瑁阿不刺。鄭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

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原注】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俱準此例。此固其積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爲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爲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籛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以輕貧困。俱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弊仍舊。至是部復以爲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持強阻滯者。以執治其罪。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劾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鑄錢。作武進志。極爲婉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卽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羸

紕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肆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原注】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驛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及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而况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關白陳。光武教所在還元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眾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汝成案】閻氏曆記。引作捐不可得之虛計。而非損上。立百世之必兩太宗。明宣宗蓋嘗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糧。七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壓於租制之不違。下復有行在戶部之憂。夏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讀其詩。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零也。閻氏所引。當是夏。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林初刻之本。宣宗實錄及詩。今已引見前條。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况他日大有為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繪與二十三年。知他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米二。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

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會均爲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每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

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王弼【原

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

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

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

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卽已如此。【原注】元史。闕復租重。宜減。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權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聯

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

倍。其公廩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

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爲然。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

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擁工作。一畝之費

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旣減糧額。卽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

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時成宗卽位。江浙行省臣言。陛

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

輪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輪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原注】明朝宣德十

給事中年富。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前一事爲特恩之

亦有此請。

蠲。後一事爲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并之徒。【原注】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爲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以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爲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原注】田一畝。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原注】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青黃未接之時。遂爲後代豫借之始。【張大令曰】按此則青苗之制。而取其息。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爲青苗錢耳。唐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何以宋趙瞻對神宗言。青苗法。唐正與此同。故趙瞻等舉唐爲言。其亦曰青苗者。依當時爲稱也。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穉桑生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尙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卽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起徵。八月一日起徵。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阨

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卽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盧巖蘇州府志云。趙順孫。字和仲。處州縉雲人。咸淳四年。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兼發運使。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順孫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與之憂。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糶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糶幾二十萬斛。乞免預徵。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爲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馭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爲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楊氏曰】此仁政也。豈不官民兩便乎。【汝成案】虞謙之議是矣。而當時以爲非舊制。遂廢不行者。誤也。元時崇奉二氏。朝廷宮闈。公王卿相。凡賜田產。動數百頃。又不輸賦稅。用日饒富。白雲宗總攝。復廣侵占。遂至連阡累陌。跨越州郡。後雖屢敕。令視民戶出租。尋廢不行。明初猶存其風。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葉以後。已日衰耗。卽有寺田。亦準科則。非復曩之豪富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讓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陳文恭曰】陝西爲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銅帛資于江浙。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卽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崔實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眞所謂保蟲者也。吾乃賣儲時。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原注】後漢書。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幽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

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空虛。室廬并竭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歲有百千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澗。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為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百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觀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遍海內。而有禾之士。必有桑焉。其在干今。當責之守令。于務蠶之鄉。擇人為師。教民銅鑠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驛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于長子。略著于篇。可

以取法焉。
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勦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斷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放無用也。必實有情心。寡欲之學者。乃能收還淳返樸之效。

馬政

析因夷隕。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鹿馬也。

漢龜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原注】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任伯

【原注】阡陌字同。之間成羣。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食貨志。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原注】資殖班壹避險。【原注】古於樓煩致馬牛全數千羣。【原注】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

【原注】復卒三人之。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昇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賞。【原注】唐書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原注】魏書本紀。○延昌元

年。禁河南畜牝馬。【原注】魏書本紀。○延昌元

年。六月戊寅。通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一。【楊氏曰】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紀。元寶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百官志。凡二十里。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至河南府。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在今代。車馬十三程。是也。【原注】桑維翰對晉高祖言。大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原注】天寶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王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原注】在今。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敝。後人以節省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蓋一考之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則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五十里至公樂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至真定府。桓山驛。猶仍舊貫。使併爲三驛。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爲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原注】史記晉世家注。引賈逵曰。司馬法。從邈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

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卽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難阨。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原注】俗作鋪。設卒以遞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銀牌。宋熙寧有金字牌。急脚遞。岳

飛奉詔班師。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遞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按成案】漕運始於秦漢。而轉輸之法。則始於魏隋。而盛則云轉般可濟直達。恐不然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稷【原注】俗作稊。來東吳。爲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者。沈氏曰。明史食貨志。明之鹽法。莫善于開中。開中。唐劉晏爲轉運使。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鄆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賣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與。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與販之徒必與。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虔。原注。又言虔州官鹽。自淮南運致。鹵溼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鹽販入。屢議不定。今卒食廣東鹽。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恆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爲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陋。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徵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

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卷十一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原注】今謂卽時。【錢氏曰】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隋六典所謂大斗大兩大尺也。書律歷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實重五銖。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則齊與梁並依古稱。周玉也。而或以爲于古二而爲一。或以爲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豈稱他物之稱。多異于錢稱耶。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今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禮注。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觚。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罍。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詩曰。我姑酌彼金甌。毛說。人君以黃金飾甌。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揚氏曰】十六國春秋。前秦紀。有三人食一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

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白臣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政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書張謐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斷斷長關。百姓嗟怨。聞於朝野。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政度量權衡。竝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沈氏曰】齊民要術注云。其言一石。當今今之一兩。云二兩。卽今之六錢半也。時珍曰。古一升卽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時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沈氏曰】依後五銖錢一條。此一兩弱。當作七錢弱。傳寫誤也。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

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培地。得貨布一鬻。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原注】俗分。【沈氏曰】貨布亦有重至四錢八分者。用行等稱。行等卽米平。比布政司等。每兩輕二分。云四錢二分三釐。【又曰】唐會要云。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杜氏通典云。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紱。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者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沈氏曰】宋史律歷志云。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作律準以宜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言西京銅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于此。况影表測于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尙書省。集官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願度量于其境。其僞俗尺制者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間造者。由是尺度之制。盡復古焉。又云。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紅表。泉銜納土。并劬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庸貨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侖。二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錢氏曰】據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兩。始于隋開皇間。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原注】應劭曰。十黍二十四銖爲兩。三唐初沿而不改耳。

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斛稱。常寺給與斛稱。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通典載諸郡土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潯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貢石斛十小斤。同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沈氏曰】閻百詩云。古量甚小。其數可考者。大約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纔當今之一也。【又曰】漢權有重四斤者。實當今十三兩弱。形以司等親較之。【趙氏曰】筆談又云。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千古。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原注】韓非子。王因收史籀。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時。即以石制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歧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喻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案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卽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兩斛爲一石。宋時已然。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爲品級之差而已。【原注】汲黯傳注。

如簿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為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謂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鍾。縣石鑄鍾。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揚氏曰】說苑。十六黍為豆。六豆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以鈞。四鈞為石。千二百黍為倉。十倉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以之取名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醜。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醜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為斛。【沈氏曰】左傳襄十七年。一斗十二斤。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一升十九兩二分。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原注】謝肇淛謂古者爵容一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至於麵言斛石。麵亦未必正為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為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碓以斤為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為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沈氏曰】猶今北方買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樽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釵。今蜀部亦以十參為一銖。參乃古之釵字。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一銖四釵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沈氏曰】今一錢之重。當古七銖二釵。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倉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今人改

銖爲錢。而自兩以上。則參百參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依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趙宋改銖爲錢。十錢爲兩。而斤與鈞石如初。則起算雖殊。積兩何異。是亦猶日法萬分。象限九十。通其疆弱。盈虛自合云爾。

宋史律歷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又。

九賦是均。願出納於有司。繫衡權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銜鈞爲害。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

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

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

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鍾之管而

【原注】尺黍而求釐參。謂以因度尺而求釐。【原注】度者。丈尺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制於寸。

忽爲一釐。十絲爲一毫。十自積黍而取參。【原注】從積黍而取參。則十黍爲參。十參

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

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釐。【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釐。若十五斤

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釐。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釐。等一兩者。亦爲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

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參。【原注】每銖之下。復

一兩。【沈氏曰】四百參之參當作黍。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參。五錢之數。則一銖

等十參。都等一百。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參。【原注】每星等一參。都

較定實重二銖四參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爲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爲

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釐黍參銖。各定一錢之則。【原注】謂皆定一錢之

則。忽者吐絲爲忽。分者。絲則千。【原注】一千絲爲一分。以毫則百。【原注】一百毫爲一分。以一千毫定

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一萬絲定爲一錢之則。毫者釐毛也。自忽絲

毫三者。皆斷釐則十。【原注】一十釐為一分。以一百釐定為一錢之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原注】轉以驥尾為之。釐者驥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以為之也。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黍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原注】一兩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以二千銖為兩。【原注】謂以二百四十銖以二十四。【原注】轉相因成十銖為銖。則以二百四十銖定為一兩之則。【原注】轉相因成十銖為銖。則以二百四十銖定為一兩之則。【沈氏曰】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釐。則每釐計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釐分二十四黍。則每釐先得二黍。都分成四。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釐之數極矣。【沈氏曰】釐者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二百四十黍為二銖四毫。二銖四毫為錢。二毫四黍為分。一毫二黍重五釐。六黍重二釐五毫。三黍重一釐二毫五絲。則黍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為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便。【原注】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即令更造。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原注】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為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歷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原注】淮南子。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漢書律歷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粟而當一粟。【原注】宋書律志作標。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石。此則權之名。【原注】史記大宛傳。然以十二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則小於今之為分者多矣。【趙氏曰】分釐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術所云是也。尺積黍之法。移于權衡。于是權衡中有忽絲毫釐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釐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錢二十四銖成其稱是也。元豐後乃有

等子之名。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兩。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爲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齋金萬斤。【原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原注】古來賞賜之數。莫侈於元。成宗即位。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高麗王王珣三萬兩。其定諸。賜駙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闕里吉思一王朝會賜與。有至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者。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未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籠。至有百籠。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尙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

五錢矣。又令交趾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沈氏曰】周安期雜稿云。金陀續編中。有行在權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二項計。豈非承平以後。日事準錢四十萬貫。可見當時每錢一貫。止值銀四錢。每金一兩。卻值銀十二兩。幼時見萬曆中赤金後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原注】遼張孝傑為北府宰相。貪貨無厭。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原注】天啓中。權奪用事。百官皆進金厄。金價漸貴。江左至十三換。【沈成案】元本十三換下。有以後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原注】方勺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

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原注】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原注】漢書韋賢傳。賜黃金百斤。元成詩曰。厥賜祁祁。百金泊館。是也。

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原注】孟康曰。漢以一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原注】王莽傳。故事。將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播假誓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與光元年。勅有司於五假大寺內。為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十斤。金簿。【原注】即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閻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薨拱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

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

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廢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原注】吳澄傳。言粉黃金爲泥。寫淨屬藏經。○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時於雲南立造寶金箔規措所。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原注】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卯不許以金銀爲箔之制。仁宗紀。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序傳。仁宗外家李璠。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禁服用金。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袂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鏹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原注】謝肇淛曰。漢銀八兩。直錢一千。當時銀賤而白銀三品。乃鑄銀錫之類。此即漢書安息國以銀爲錢之類。意認作銀非。其文有誰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即其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探銀坑。竝宜禁斷。【原注】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進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鄂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贖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用冰銀朱砂繪綵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彙典。載唐度支虛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編則二千七百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蒲辨高龔歸嚴封春羅牢寶橫象隴隸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崔萬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爲貢。而不以爲賦也。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

實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關氏曰】按紹興歲幣。銀二十萬。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趙氏曰】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為器飾。不用為幣。漢初因之。然龜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造白金為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百。其一日白鑄。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日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日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又制為銀貨。與錢貨並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弁罷錢。令民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西河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但行于邊。而中土尚未行。唐則弁禁用銀矣。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弁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至作偽銀以射利。則其時民間皆已用銀可知。

今民間輪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原注】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歲右丞相完澤。言歲入銀止六萬兩。而宣德五年。泰溫處二府平陽麗水等五縣。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蓋所開坑冶漸多。當曰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慕氏曰】而兩稅法興。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國用之徵求。惟以金錢為急。上下相尋。惟乏金是患。然銀兩之所由生。一則礦鑛之銀。一則番舶之銀。○本朝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見市井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絕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每歲約值千萬金。若以貨易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向無所妨。惟鴉片一物。傷吾民命。耗吾財源。每歲不下數百萬金。皆潛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不數十年。中國之白金竭矣。【依成案】近來民間。或行洋錢。幾代制錢白金之半。將見數十年之後。白金盡為外洋所換。而海內之財源竭矣。流弊之極。不可不為之禁也。故吳蘭修曰。凡夷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夫法制峻立。煩擾空滋。矧茲遼闊。豈易偵選。竊意因勢惠威。隨俗閉緘。柔遠不傷。闌出自絕。必有采此說而益為高下者矣。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採納。已六萬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紗。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原注〕會典言。浙江江西湖廣。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爲便利。〔原注〕是時京官俸糧。並於南京支給。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齋金帛。

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爲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原注〕已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松常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準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輓運之勞。而困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三二年。頻有水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爲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崇禎十三年。郡國大稔。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繇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裏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為一代能臣也。

以錢為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原注】古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說。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紀注。漢律人此一算。算百二十錢。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縵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錢之法。惟曰錢糧納錢。自明季有錢糧納錢之議。又有銀七錢三之令。而錢準存留。不準起運。則終不納錢也。是故錢之行必自錢糧始。錢糧必自起運始。除金花外。可盡數納錢。即或銀三錢七。或中半銀錢。皆以起運為率。則有司不得不納錢。有司納錢。則民自樂輸錢。小民輸錢。則民間錢價自平。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士以成賦。重稽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

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賣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汗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糶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流通。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爲等。但書估價。竝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輿。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輿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罐。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買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顛顛畝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未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原注〕景祐初。詔戶在第九等。免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竝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

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原注】司馬光亦言。江准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蘇軾亦言。免役之害。聚斂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楊氏曰】凡積穀者。皆富人。有穀而富。益富而貧。益貧益絲此矣。顧氏之說。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際。又不至低昂之賤糶者。必貴糶。皆貧人也。賤糶者必貴糶。隱絕。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須停一年解京之銀。便得無窮之利。愚以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于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尙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纈。而民便之。【原注】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尙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免賤賣匹段。請中書。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

棄本逐末也。于是諸稅悉收穀帛絀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于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倚酒而充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于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于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于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按成案貴縱疏。正雜錢糧。每兩明加火耗二錢。實有加至四五錢不等。且布政司衙門。每兌收銀百兩。加輕平銀五兩。若收銀則無羨餘。是以不行收納。蓋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其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頞。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竇。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

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于上。民力殫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業者矣。【原注】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一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纈與百穀而已。先王禮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敝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曷嘗有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期疏改稅法。白氏居易贈友詩二條。已見前。故未錄。又前注引舊唐書穆宗紀云云。致新舊唐書楊於陵傳。穆宗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即位。遷戶部尚書。舊紀作兵部者誤也。先生論中作戶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脫。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汝成案】先生之時。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今則鳳翔之民。舉值於權吏。每銀一兩。償米四石。今則歲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銀四兩。漕銀折收每本米一石。納錢五十數百文。以銀核之。則每石得銀四兩以外也。昔時銀貴而穀賤。則農民困而資用幸錢。今日銀穀俱貴。則貧民無以為生。而資用亦絀矣。附識之以權贏縮。一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原注】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魏書言武定之初。鑄私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原注】通典注。按此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稱之差異耳。【沈氏曰】注中十一當作十三。二兩當作五兩以上。此蓋依時稱也。

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書之。五銖雜錢。五銖與文等。輕重不一。天子頒下詔。有直百五銖。五銖。大。小。百。錢。而私用益甚。至晉。魏中。乃鑄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書。非銅錢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晉。魏中。乃鑄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邱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為陌。陳

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兩柱重而鵝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鵝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後復當一。人皆不。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以爲便。未幾帝崩。後廢六銖而行五銖。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沈氏曰。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兩。沈氏曰。兩。是六十六兩。沈氏曰。當作九兩以上。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沈氏曰。六釐當作九釐。以亦有重至九分者。錢有輕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沈氏曰。漢五銖與隋五銖同。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唐則并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至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楊氏曰。今有乾符錢。則唐之僖宗時。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沈氏曰。此一銖當古三釐。積十錢重一兩。則今錢爲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沈氏曰。開元錢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錢一分。或一錢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總十枚重一兩零三分。或云。御當今布政司等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元寶錢。楊氏曰。初進蠟樣。文德后播一。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改要。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云。靈皇后。溫公曰。是時靈后已崩。文德未立。皆謬也。此錢。雖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鑄錢法。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

如供武承業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大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錢。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顧同業曰】乾隆四年。於鄱陽湖得宋時所覆運錢舟。錢皆宋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余取其輕重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又有唐國通寶重一錢一分。蓋南唐李氏所鑄。宋太宗太平通寶。其輕重較準唐開通。重一錢。或錢二分不等。仁宗慶歷重至一錢八分。神宗元豐至二錢。哲宗紹聖至二錢一分。徽宗大觀宗寧至三錢。三錢二分。所見錢文之重。無不於此。餘與開通錢略同也。凡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奸佞之朝。則重逾常格。慶歷之錢特重者。以是時方事元昊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盜鑄數起為公私患。其餘熙寧之錢重。由於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政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一出當國。而錢復其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啓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原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而新鑄之今河南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上曰。卿言是。】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祇為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啓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繩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為歷代通行之貨。【原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

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

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自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

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

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

而復矣。【陸氏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為

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齎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俱有所不

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爲率。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毫爲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爲得也。今朝廷用錢。每便千發。不便于收。每便千下。不便于上。此由純用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明天啓時。嘗鑄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兩爲率。愚謂今後凡遇官民交易。勢難于個數。唐憲宗時。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弊。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又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之法所由起也。然此時以楮券錢。宋張詠鑄蜀患蜀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爲錢。然猶用官錢爲物。民雖愚。豈爲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復用官錢爲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爲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則飛錢遺意。今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此即飛錢遺意。今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爲錢。如今之錢式。而稍加大。鑄以文字。而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律十之類。以準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爲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偽造。【淨成案】以銅爲錢。向多盜鑄。易錢爲鈔。則詐僞愈增。既棄不行。必生苛法。先生論之詳矣。陸氏議易會票。會票原于飛錢。飛錢卽鈔法權輿。名異實同。豈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興。卽防制嚴明。亦與平準均輸何異。邱氏所議。工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沈氏曰】錢載。一歲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爲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僞。亮哉斯言矣。【喬氏曰】當今定制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一錢四分者。百中僅見一二。重一錢者。常居十之三四。千古徵今。唯改重一錢四分。今見行如重久遠而無弊耳。今應做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錢。千古共重七斤四兩。較見行制錢。每千重七斤八兩。計減用銅鉛四兩。務使輪郭周正。字跡顯明。而盜銷者。照見行制錢價。每銀一兩二錢五分。易錢一千元。止得黃銀六斤四兩。卽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徒無利可圖。

銷毀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錢法論略曰。莫善於明之錢法。莫不善於明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英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爲四出。爲小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棧。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歷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又三百年來。無改鑄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爲錢三十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贖死。是罰鍰入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值萬。稅四百。是契稅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資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道也。明之錢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所以日墜。請做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皆以錢代。則錢重。錢重則上之權亦重。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爲兵。○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古金三品。黑金是鐵。韓延壽傳。爲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向方事。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荆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荆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卽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云。吳門爲王之鐵。閩閩家。銅槨三重。秦始皇家。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董卓壞以鑄小錢。吳門爲王之鐵。閩閩家。銅槨三重。秦始皇家。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

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韓滉爲鎮海軍節度。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匱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楊氏曰】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治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鑄九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銅也。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

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原注】唐書食貨志。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

物輕錢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原注】文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

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原注】南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代宗大歷七年十二月

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

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原注】各。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原注】宋高宗紹興二十

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原注】宋本紀。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爲罔民之事。惟有

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王氏曰】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藏

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汝成案】雍正間。李侍郎敏辭言。錢文入爐。行之則官

爲銅。不可得而捕。惟禁斷打造銅器之鑄。則銷鑿亦無所用。而銷鑿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間。尙

書海望。力陳其不便。又疏言。銅器散布已久。交納不盡。吏胥刁民。需索詭詐。又當交納。或有

侵蝕扣剋。僅得半價。或有除去使費。空手而歸。名爲收銅。實爲勒索云云。若然。則王氏所述。

似未盡衷益之宜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

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

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探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卽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迹。【原注】實錄。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唐寅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絛下絛。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放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王方伯曰】雲南之銅政。有已見成效於昔。而可試用于今日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銅價之無。以限買銅也。檜資考成。以紓厥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雇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所開諸路。供本路州郡。餼餉。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厥聚。厥聚集而後開採。廣采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采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六七萬。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窮路日遠。近歲柴薪七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觔。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採辦。廣銅倘復缺少。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觔。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兩經奏允加價。廠民感奮。本年辦銅各廠。共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礦日遠。改采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觀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千備給銅鉛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積息銀四十餘萬。自後雲南始有公貯錢。千備給銅鉛工本之不足。二十二年。東川加牛卯之鑄。歲收息銀三十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于會城臨安二局。各加鑄牛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于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每旬加牛卯。三十年。又以銅廠採獲加多。東川鑄息尙少。請每月每旬。各加鑄牛卯。並以加湯丹諸廠之增局。至五六而未已。瀕之錢法。與銅政相爲表裏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卽以鑄錢之息與廠

條具四事。戶部議曰。爐戶砂丁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有預領官銀。資其攻采。硃礦成蝕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留餘地。濯于給發。轉妨鋼政。信哉斯言。可謂遠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虧缺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而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狹畏阻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以畢力于礦廠。而鋼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矣。求所以統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礦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奇零奏集。不過十之二。然土中求礦。衰感靡常。自須開採新礦。預為之計。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為羣。搆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為繁鉅。幸而獲礦。煉鋼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且至耗本。斷難竭蹶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開十有三月。獲鋼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闕十有奇。而各廠鋼一百多萬。所獲銀息。加給鋼價之外。存銀二萬九千。奉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鋼一百多萬。所獲銀息。加給鋼價之外。存銀二萬九千。奉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巡撫明德奏明。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准辦之鋼務。而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故使加以人力。穿破成堂。則初開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蒼。探伐既便。炭亦易得。較大廠常有事半功倍者。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饒倖。深試之為。而廠官徒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小廠非無礦也。貨棄于地。莫之惜也。又况盜賣盜鑄。其為漏卮。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鑄。歲不及大廠之十一者。實由於此。故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朴持重者為之長。于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衆。皆有繫屬。久且倚為恆業。雖驅之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缺。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宜威震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為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礦之牛馬少矣。礦之儲備又虛矣。而部局以待鑄為言。移蹀趨運。急于星火。殆未權于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蘆。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鑄。而蘆州之旋收旋兌。略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蘆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貯也。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鑄。次第起行。既無坐守之勞。又有催督之令。運何為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當取往登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經由十九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蜂。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迤邐入隴。而廣西廣南之間。經由十九廣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雇牛運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先期給價雇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匹。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供轉運。會部議改運廣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停買。歸滇運京。于是廣之正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經運承寧。其後以尋甸威寧。亦可僅承寧也。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昭通鎮雄以達承寧者。尚二百二十萬。後又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銅一百八十九萬一千餘觔。並依數解京。是為加運。亦由東川尋甸後運。至乾隆七年。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抵蘆州。半由陸運抵承寧。十年。威寧之羅屋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竭威寧。又可舟行抵蘆矣。十四年。金沙江告竣工。而承寧黃草坪以下之水亦通。于是東川陸于昭通之銅。皆分出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銅。並運抵蘆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

旁郡縣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一頭。車一輛。借銀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戶。領運皆有領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遁逃。亦雇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強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密之司運者。皆行此法。漸產雖乏。庶有濟乎。然猶有難焉者。諸路之採買雇運當運也。頃歲定議。滇銅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撥。大小之見。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日見。白全諸遠廢。皆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莫涉矣。而義都青鶴諸近廢。與雲南府以下之廢。皆領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雇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勞。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氣。更多間阻。是故銅樣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慮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已缺銅。不能以時給買。而非運貯竹園村之六也。誠使減諸路之採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廠。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賣之分發線路郡縣。則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依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馬無障癘之憂。委官有安閒之樂。于其暇時。又分運尋甸銅之半。由廣西達百色。並如運錢之舊。即運京之銅亦加速。一舉而三善備矣。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探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謀賈。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楊氏曰〕唐武宗徵。皆徂道而攻釋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感績不究。則天道之難忱耳。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古者鑄金為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

處為背。【原注】漫亦謂之暮。見漢書西域傳。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啓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原注】凡言多少者。皆歸餘之數。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
【原注】今人用錢以筮。以三漫為重交為陽。三字為交交為陰。二字一漫。以一漫為主。故錢以有字為單交。二漫一字。以一字為主。故為拆交。龜易傳所云。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意。故錢以有字處為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為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後成案】隋書原文云。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其文曰。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侵以新許。自破嶺以東云云。王氏云。容齋以自破為句。檜更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豈傳寫偶誤耶。越核兩書文義。自破二字。無屬上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嶺無此地名。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破或庾字之訛。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原注】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遠方。日更歲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論鞭。女子質作。並三年。○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仟佰字皆从人。今俗書作陌陌。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陌陌當从阜。漢志或从人。蓋古字通用。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勅內外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勅河南府。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支請榜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日知錄攷短陌事甚詳。獨無後唐莊宗事。寧人未見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諸州私用。則各

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爲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爲陌。亦宜禁止。【趙氏云】高江都天祿識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鐵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七文。是前明已有兩當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爲百之數。不甚懸絕也。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卽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原注】元史。劉宣言。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擎。民甚便之。稍有磨礙。卽用見錢。尙存古入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弊。趙孟頫亦言。古者以米絹民

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鈔乃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原注】周必大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原注】周必大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

紙錢也。乃以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爲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

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鈔之論。始於天啓初。禮科惠世揚。務。終不可。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及崇禎末。有蔣臣者。復申其說。擢爲戶部司

行而止。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沈氏曰】按明史食貨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蘭。橫頭其額曰。大明

通寶。凡六。日一貫。日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考之寶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原注】其時卽有以錢百六十。折鈔一貫者。故詔禁

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令鑄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

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樂元年。四月丙寅。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律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銀兩之禁者。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〇二年正月戊午。詔今自免死。從家興州屯戍。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輒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習。【原注】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原注】並永樂二年三月。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爲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原注】永樂五年二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〇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蹄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鱗翎毛等物。並輸鈔。【原注】並宣德元年。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原注】四年六月壬寅。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制爲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庶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擡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原注】正統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擇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原注】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餘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

宜罷矣。【原注】如果國菜園之征。未久而罷。乃猶以爲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給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爲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敵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弄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弃市。【原注】劉更生以典尙方。作黃金。繫當死。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漑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衆決殺。今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錫鉛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寘之重辟。【原注】寶錄。正統十一年。二月癸未。從順天府大泰元年十一月。賞北蕃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庶可以革奸而反樸也。【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途有以此欺朝廷者矣。【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斂。爲僞銀。以權爲貨。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僞以對利。若不能市易。何必爲此者。漢既以錢爲貨。而銅之爲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卷十一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原注】孟康曰。纒錢貲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國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巽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優評者。增價而取之。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

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貲。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貲。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寶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

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雖其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籠于諸吏。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而實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陛下之名。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

【辨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泊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實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酪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彙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力竭而。整齊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惠其財。淺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七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起也。故議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枚長寡婦之資。

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雖其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籠于諸吏。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而實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陛下之名。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

【辨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泊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實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酪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彙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力竭而。整齊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惠其財。淺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七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起也。故議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枚長寡婦之資。

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雖其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籠于諸吏。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而實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陛下之名。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

【辨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泊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實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酪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彙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力竭而。整齊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惠其財。淺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七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起也。故議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枚長寡婦之資。

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雖其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籠于諸吏。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而實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陛下之名。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用。皆以內府

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警廢并之行。士且義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人貨。實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又警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厚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卒。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

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尙有數十庫者。有云其說不者。【柴御史曰。】理廩于宸衷。而量入爲出之規。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則獨徵平賦言理財。曰生日食。曰爲日用。夫生與爲。事籌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編各直省爲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鉅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爲患。其時之議。不啻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藉。廩給無枝官。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

宋之稅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爲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獨此則爲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以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戚。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爲失時。以臣等身荷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奔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國力爲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國

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違而居。分餼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爲十。而生理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下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出。則將來上之艱難。必如康熙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官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

滿洲閑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崇等。俱會請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將金。爲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分年披甲。在京堂差外。其家之丁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爲承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贖蒙古。徒資糜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洲閒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表有聽其出旗之

卷 十二

二七九

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爲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諱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銀。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分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敷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卽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爲火耗。其陋規匿稅。染指則與文通關說。致貪風未振。帑庫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除而清之。是爲地方之然向者本出私費。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安取。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官吏之奢靡。除比干正供。而溢毫之出納。悉據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費廩之外。既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與之役。捐己資既苦貧窶。請公帑實非容易。于是督撫止調調屬員。便爲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與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爲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萬。無有墾而問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值從無疏濬。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既田六萬頃。今墾不及萬百餘頃。湖廣出米。而接濟東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于平糶。而貴糶則時價不得平。賤糶則探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儘可知矣。此皆由于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下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爲勤。故曰比天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謀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章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補鑿之當借給工本。有墮廢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捐監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橋。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歸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最爲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貨告罄。雜然並舉。故穀費。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費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淨冒。不知巧贖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以徵稅之耗米。歸爲正項。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滅劉蕡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枕之耗米。歸爲正項。致直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滅劉蕡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倘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承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循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舊唐書裴均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伏準

前後制敵。及每歲百餘。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物。州府長吏並同任法計贖。仍令出使御史訪察彈奏。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故其費處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轍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未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釋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銀兩之數。卽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每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此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陲。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歷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况遼東未復。兵餉

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救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之上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爲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尙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詹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審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執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謹從。瑞。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著符帶聞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異有司。不如此不足空貪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

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盜徵。徒知財利之權。宜饒于上。不復分別備力之錢。義當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徵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菟解鹽。囊金橫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資。政之不善。執過於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望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儉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間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巳。罷斥亦多。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倦于檢察。抑配平民益多。所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竊取之間。塞長吏抑配之竇。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道可行也。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權。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吝于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甌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

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孟孔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鑾亭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謬哉。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認為願作。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與利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御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聖祖不屑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歷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新唐書宇文章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儼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疊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誠。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

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權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與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蘧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蘧。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

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寔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簿曰。律百石俸。月六百。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旣足。廉恥

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整屋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賂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原注】晉書本傳。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品從如從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頌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

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來自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主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汚不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更與從衣裘。常苦不給。頃奉朝廷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仰見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與廉教忠之一道哉。【按成案】國朝常俸外。倍給資廉銀。顧名思義。臣下宜如何感奮。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尙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爲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

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
【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雜職及吏。并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屬者。米各四石。無家屬者。各斗五升。此俸之支鈔者。撥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
【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有之，則是時折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原注】已上寶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
【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結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為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為十五貫。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律給銀。從戶部委請，以官庫鈔少故也。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戶部裁省，定為十五貫。至是尙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舊例兩京文武官員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尙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積綿布，以時估計之，闊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石僅直錢二十文。至是又折以布，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爲常例。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
【原注】崇一石。至折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而世莫究其源流也。銀二兩。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
【原注】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曰：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

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阜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尙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尙有崇艱。出塞文徵幸之圖。漢武尙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始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原注〕天啟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狡獪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還贖本。

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廡舍之爲唐舊制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地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路。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芟。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甸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後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堦。經兩頰。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堦。經兩頰。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堦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檉柳陰到廬關。冊府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街。曲江池畔多柳。亦號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原注】淮南子注同。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則蕭津。太陽。石柱之梁四。【原注】維則天津。永。木柱之梁三。【原注】皆謂中涓橋。東涓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都之衝要。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壞廢。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艮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為利。路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咸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沍。官司修取往來人財物。深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為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陬。

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記律書。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靡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

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

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

【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轍。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畝畝。

不至城中者。泊於未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原注】見曹縣志。已而

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垆之路。

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

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

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

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原注】鹽鐵論。彼其時豈無山人遊客。干請公卿。而各挾

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旣興。廣行招募。雜流之士。峻口談兵。九門之中。填膺溢巷。至於封章

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頰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輿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獮狙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渤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徒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清治。〔原注〕紀云。郡內清治。敞爲太守。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未至大盜羣起。遺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篋筐之士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

聽羣盜自相糾擄。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原注】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又搭鉤。鬻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櫛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內邊平。其後作者。務更舊政。治疆。置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十甲爲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而與國復變。鄰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旣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與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

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啓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兩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為也。其大者官所為也。溝洫所起之土。即以為道路。所通八十丈。即以為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寸。其為溝洫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為洫與餘者九。積十有四大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為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其難之事也。試觀剛田之法。一尺之咧。二尺之途。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為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鑿接。整齊均一。爾月悉成。古之途運。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為溝洫。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為洫。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剛田以為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途。衆治其溝洫。官督民而後其洫。有小水旱。可以無亂。十分之亂。可救其五。故曰萬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業。則亂。十日失穀。則殍。此宜其家自為生。人自為力矣。乃終歲墾田。而仍飢以殍者。一則以歲之不時。一則以溝洫之不治也。歲之不時。人所莫能為也。溝洫之不治。農民莫能為。官可齊其力而為之也。一則以溝者。蓋時無大水旱。則坐視為不必為也。溝洫之不治。農民莫能為。官可齊其力而為之也。一則以溝必數年而後見。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嚴課。故吾民之死生飢餓。一聽命于不可知之歲。而會無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城謂救荒無善策。為溝洫于未荒之時。此豫救之策也。即為溝洫于救荒之時。使飢民即功用而食。此一救而兩救之策也。然而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固。不可為也。即春嶽經界。秋議墾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而仍無纖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為溝洫。必訪求于鄉耆里長。而總其事于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于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與溝洫者。準里計日。具圖以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洫者。則募其旁近夫為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當一。有溝洫其業田為永利者。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令一作一視。先成者為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力。而至來歲續而畢焉。民田一項。聽溝洫之利。兩邑共之。則郡守實其兩令。令或代去。則交其簿于受代之人。凡縣令置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嘗為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擬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為水田者也。凡載

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卽爲下產。以其非粱麥之性。而雨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誠能勤行相度。分年規地。仿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饑饉。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爲溝洫。亦非古之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與民利。不遺使。不起徒。不招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水旱。此豐而彼歉。則附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事之難于處始也。〔官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行遠人種洫之法。則西北旱田亦宜。其何減于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于東南。且蒙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豳豳。土脈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早有儲。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遠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遠人之法。原與舊人之法不同。舊人之爲患者十之六七。早之爲患者十之二三。故遠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早田則下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蓄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制下者。以爲蓄水之所。疏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夏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有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蔽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原注〕册府元龜本傳。師度既好溝洫。

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零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原注】南子。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原注】史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私同。此今日分水之制。所始也。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兩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兩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卽位。通政司請以四方兩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兩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兩澤奏章。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兩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原注】今大明會典。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兩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涇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闕氏曰】按此說大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之文。若溝洫志則續之曰。自秦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地理志云。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爲屯氏河。地經志云。千甲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鄆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徙碣石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入海。此一變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耶。【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彌塞。彌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粉者。謂始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

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禹蹟矣。一時悉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始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闕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元本作必誤。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賈錄載天順七年。金景暉言。黃囊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虞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

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沈氏曰】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狹，正疏自深。得惟羽翼而愈深。是。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盜之蓄，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莊之言。

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途為國家之大患矣。河也。東瀦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始合汴泗淮以入於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既為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千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為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合醴為二渠，疏為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堤以禦之。一朝潰溢，堤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饒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

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周濟曰】禹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爲揚者。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水性就下。而載之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爲治也。蓋以其勢必浸淫。當謹節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爲妄用其力於無用之地。無可復下。疏渠載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堅實無敵。而其要尤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流。蓄全力以歸墟。疏爲九河。所以澄之也。同爲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載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與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與水之高下。海之處地下於河。不問可知也。而海之水。則往往與河之水相距。迅水清而停。河水濁而駛。清則輕而揚。濁則重而墜。河入海。輒伏行。伏行則四面皆爲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其勢固然能。當使其落前勢長。落後路短。勢長則水力全。路短則人力省。此載之高地。同爲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則入海無力。所以必爲逆河。而逆河之處下分教益減。毋寧益廣。度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教益減。毋寧益廣。度全河之水。猶建領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沙多。是歸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濶。濶則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土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善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土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限。視今日所謂遙。相去遠矣。然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獨。以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千是因勢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流益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壅爲平陸。後人數萬。不可得觀。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懷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遂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通。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

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原注】五代史晉祖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濼五百里。濟鄆數州。其濼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童使安買屯田。○沙州未交以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曰盜。決之害間見。而盜之害。類有之。後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富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募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華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嘗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緜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繇也。非其人之願爲繇。乃國家教之使爲繇也。是以水不治而壅倫數也。【原注】崔瑗河隄議者。導非其導。壅非其壅。入野填壑。水高民居。

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啓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聞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筭之人。焉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東坡傳曰】元明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

洪澤湖。爲害益深。明潘季馴始用束淮刷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黃。分三分由運河利導。故奏功獨多。蓋自宋以來。治河之善。無有博之者。自國初防海寇。載入雲梯關。因于關口分列梅花椿。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蕩營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而淮弱黃緩。情口亦日壅。迄今又數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則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邇年河水漲溢。非東溢高寶。卽西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釀二架。以河流歸海。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開古黃河于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明中葉。河水東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古汴。明于濮汴之間。蘭陽儀封之境。尙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既歸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清口以下合淮口諸大水。以助其勢。奔騰迅激。自徵倍于禹時。乃專恃一海口。以爲尾閘之洩。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發也有自來。則上流當多開引河。以殺其壅。其歸也。有所歸。則下流當廣闊海口。以暢其流。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始達于海。合則勢強而衝突。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當先于河南山東二省。河水經行之地。相度形勢。因其高下。分等其流。引端擇者。險爲支河。捐卑下者。鑿爲大渠。疏其壅而洩其漲。則上流有所分。而衝決之患自減。至安東海口。雖多淤塞。然今漕標六營。如東海之營。營門。佃湖爲力甚易。又葦蕩營及黑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里。開之難以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舉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撤兵。任河流之泛濫。則海口既復。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者。夫河性無常。南流已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安。水性就下。當順其勢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犬牙相錯。當先以水平測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爲最。昔時北流舊蹟。尙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漳

陀諸水。俟以刷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自減矣。【裴文達曰】河非可治也。亦

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之既效。則每年搶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南河
庫。供搶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兩。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與樂工之費
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兩。不共七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皆江南每年常額。河東河庫。及與樂工之費
俱在外。今據抄之費。不及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鞏縣界。河道遠遶。若百舟不足。即
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萬。功費之相懸如此。為國計民生慮者。其以芻蕘之
言。為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沂
水發時。沐陽安東海州常被其害。今復南北二股。恐為害彌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還石麓湖
之舊。又兼闢河之身。而深濬之。則雖沂沭共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由蔣家河經河
頭集也。引入港河。稍遷河旁居民。必擇寬深。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歸海
而思北歸。必不可引歸天津。古河故道。必擇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礙于運乎。曰。必不得已
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間。德棣之問河播為八。王景因之以
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費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遙運。可慶安瀾矣。運河由南而
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湖攸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
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雖清南建石閘。不可更令黃水入
僅百三十餘里。如此庶可無礙於運。而南旺迤南。多分放水濟運。亦可永無淺涸之虞。蓋南旺至張秋。
大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河身闊至十里。東西千餘里。費帑不貲。雖捐項恐不
足以濟。奈何。曰。闢河身非必鑿身皆闢也。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各輪其土于四五里外。以為
厚隄。即以兩隄內為河身。隄內平地。較見今河底為低。可以為河。則無俟皆闢。而河身已十里八
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協力開挑。輸其土於隄外。偏植官
柳雜木。數年隄高厚如山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為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
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內計五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為至要。
不與水爭地。變鞏縣迤東之河。為底柱迤西龍門迤北之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
近河田園廬舍。將若之何。曰。欲成大道。雖聖人不能姑息。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
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廣。近隄水亦不深。偏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
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已有。令其徙于隄外。不為過也。曰。隄工穩固。雖不廣河身。亦豈有
潰決之患。曰。雖有堅厚石隄。能保河之不決。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徒堤不足恃也。曰。近河居
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漲。近河先受其害。果能無河患。何愛三工也。至
沿河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蓋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之不怨也。【又曰】江北之水為患者。
河為大。淮次之。故既治河。即不可不治淮。雖然。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河既治。則淮無事。
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已矣。蓋
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別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即
沿淮之民。亦無不享別之之利。竊嘗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蓋
自清口至雲梯關。雉身為河駛者。十去其七。大勢無常也。築高堰以阻洩也。設兩水並流。高堰中流。
天長六合等縣。居民將化為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口為黃流所阻。西起

穎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頓遭水淹。獨賑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清刷黃河。濼則疏之歸海。淮濼則不肯令之竟去。故雖偶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頽。天息之汝。浚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為尾閘。淮流既壅。則眾水不行。歸德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為澤國。前年常開挑大供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未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鄰省。其害四。泗州東逼洪澤。每春月後。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輪納。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設糧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遷延歲月。費帑病民。無有底止。得不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於大墩也。而卒使大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東淮敵河。斯大墩不得不築。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纒流。欲使淮纒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故曰治河即治淮。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先於受病之源。繫歲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經。固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陳氏以潘季馴東淮刷沙法爲善。錢氏謂詆之。以爲不習河務。然探厥理勢。似無以易季馴之策。則文據所說。爲曲中機宜矣。至百龍搜沙之法。創于江陰祝氏。亦疏達海口之一說也。

卷十三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以朝王。蓋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於靈景。辯詐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貧饑險駁。不閑義理。觀夫史。成於七國。

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章明。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改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猥。【原注】正義曰。猥。杜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原注】邵氏曰。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饌。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按成案】先生頗取秦法。其言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政事。急于綜核名實。檜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楊氏曰】時有淫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尙無於東京者。故范

肆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原注】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躡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聘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關氏曰】按晉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爲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清談之風。一感於王何。再感於嵇阮。三感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凋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正始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伯增街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維下。乃其棄經典而尙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

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原注】王肅。【原注】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原注】何晏。【原注】爲開晉之始。【原注】干寶晉紀。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以至國亡於。瀉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常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於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

亦清談也。神州陸沈。其禍與晉等。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旣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

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楊編修曰】六朝風氣。論者以爲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尙門第也。橫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祖尙玄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

翁之貨。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鄴之寵。不敢肆志于情流。而朝議之所不及。輒評巷議。猶足倚以爲輕重。故雖居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如意寢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細。祖諱不復嚴。而後

生輕薄。蔑視前人。于是鬻販宗會。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之責言。數典忘祖。多播談之瀟失。爲可歎也。門地不復向。而名德後人。降爲卑隸。榮備市僧之子。一朝得志。可以破轢土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庇及嗣。甚可痛也。婚姻不復慎。而仇讎失倫。涇渭莫辨。較量貲財之重輕。則譴邢之族。流品不如袍布買絲之氣。趨附一時之炎勢。則子南之左右起乘。必不如于皆之出入布幣。尤可恥也。流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迂。遠有寡廉鮮恥之輩。望塵下拜于闈臺之門。屈節奔走于權臣之室。乾兒義孫。颯然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痛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禮。背父母桑梓之義。未以爲砥節奉公。甘嗜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干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萎靡。鯽狂瀾于既倒。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唯李侍郎一人。蓋掘二帝蒙塵之初而言。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淨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答賓戲。兩鞬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鑽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爾從佞。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潛潛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猥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歷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猥之效哉。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

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致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橫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責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怒。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敕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奏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旣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甚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饜其利。〔原注〕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

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偷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柴氏曰】魯儉之弊。自古歎之。至近今為尤甚。習俗移人。唯在上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姬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為奇。復以過前為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維新。思獨往弊。反橫變醇。納民軌物。可量事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倘施之于今。殊覺曲盡曉切。若讀書有用。為教時之賢。當期中流一柱。【陸清獻曰】風俗承明季之衰。其矯修之習。已非一日。愚以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也。導之而已。非政謂三代之法。可上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變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今民間冠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銷。誠宜畫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朴可與。貪詐可屏。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若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笑為樂。何怪風俗之日墮日侈乎。宜選方重有德之士。為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儆古卑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燒修。其一則賞罰宜密也。民之所以從上令

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于奪假俸饒之際。未有賞罰行焉。晉史被文繡。富貴爲離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于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僥倖乎。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勸。而勞民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樹淳守素。宣德意于下。實海內外。有不去奢從儉。返樸還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儉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日僥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不上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汗。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鯁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卑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于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顯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黷性賦。謂保蠱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矣。【楊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頤。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笑。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

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詔改爲制。】纔出。試遣搜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歎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程編修曰】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耳。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相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當道之君。柄臣權人。施擢用事。清議在下。黨禍發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真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稗。及其積之既久。方真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於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釀而成。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尙。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儻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蓄川再遭。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允。【原注】公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孫宏。

【原注】尹涿郡之賢。常頽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鬻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楊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原注】應劭曰。禮貴有常。衣服用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

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諡

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原注】存者賜之

者則加之以諡。如楊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陸宣爲

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

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頌。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尙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

守之。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

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

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

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

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關氏曰】今人動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由學阿世。何無恥也。

獨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雖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免置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奐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伋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伋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伋之贖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原注〕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屣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編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選。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起。並管要務。以數同省名家。欲詣之。起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起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敦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允。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闍人所坐。自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爲東林諸公大玷。詩字頌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恇之吳語。鄭繁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託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稜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

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沈氏曰】唐澆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廣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魚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易怪其近于禽獸乎。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恆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楊氏曰】顯達之燒麀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玄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妄矣。依做體例。摹合詞意。與王莽之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玄。謂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為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會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眾。而且力為

備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太玄疾葬而作。或辨其無美新之事。馮元成以美新為劉棻作。任瓌跋雄傳。引揚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雄不仕葬。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谷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葬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任。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嘗云。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爲十二。雄作州第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爲莽大夫也。

儉約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懼。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謚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歷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驪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纒纒。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

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楊氏曰。說溫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殮。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自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關氏曰】史稱臣正獻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余所尤異者。源洛關陝諸賢。皆爲所薦。周茂叔傳。熙寧初知彬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共疏其行義。認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獻亦薦焉。邵堯夫雖未被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恆相從遊。爲市園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近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詆侮者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貞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禍。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欺踏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取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縊。可寧過。聞者歎服。又曰韓魏公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爲然。帝曰。吾遣一中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則能欺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嫌。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當英宗之時。韓魏公則能寬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嫌。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關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貧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政元及南郊赦文。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

因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退方。謫官蠻徽者。而慮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不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

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興寧中。蘇子容贖。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贖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然懲貪之法。亦

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甄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正統初。邊多特旨曲宥。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

吏者之母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

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勣。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待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

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

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寶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

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禍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貧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關氏曰】按桓卽位於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太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卽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之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敦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原注】亡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無同。

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原注】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原注】師古曰：相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紱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禁錮姦臣子孫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碾磴，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饗發之象周鼎，樽杓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姦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

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藝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宏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長州刺史長蛇豕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驪州。【原注】虔通歸國。授驪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有失望之色。及得罪愆憤。歲餘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終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從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化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懲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語。楊助爲左丞。時宇

且其家親族亦衆。下所司理之。助判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赦。時人深賞之。

楊元禮傳。載武后制曰。隋尙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甯惟掘壘之誣。誘扇後主。卒成請躡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况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

得令任京官及侍衛。

【原注】史言元禮性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崧之畫。是時壽崧作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峻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崧亦居甲第。有投詩

者云。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鳴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氏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李文貞曰】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衰激極。存乎其人。吾所聞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炭。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釐酒滷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攻之僅約乎。【柴氏曰】現有家居者之與廢。當論其德。如醇謹勤儉者必興。澆薄荒淫者與廢相倚。短布單衣。幕門蓬戶。糟糠不厭。形容枯槁。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恆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期。【又曰】閑家之道。必以正身爲先。身正而家化。漁利及于市廛。舞文行乎鄉曲。珍玩充盈。倡樂呼擲。夜飲朝眠。縱恣萬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故家喬木。一旦掃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遺。正自無涯。而蕭相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不敗。【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閒情有寄。著于簡編。禁網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邨妓。顏色售好。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雖吞丹有漏。未必盡聖愛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原注】潘岳西征賦曰。混雜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太祖數涼國公藍王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原注】皆老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

事。【原注】師古曰。監奴。及顯。【原注】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

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人東閨氏歿。立爲妻。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寶。【原注】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不但

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閣建祠。非此爲之嚆

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

悉免爲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鄭司農周禮

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奴則豪橫一清。而四鄰之民。得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則豪橫一清。而四鄰之民。得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為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方侍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役于官。九職臣妾。妻斂疏財。賈人掌民人之資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游惟便。然後備僕貨。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耨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糟亂離焚剝。則常泰然。辱繁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授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陵為然。蓋力作之教微。情游之風熾。其積習相沿。已幾于不可改也。

闈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闈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錫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貨

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受。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卽暢舊第也。〔原注〕自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元微之詩。蕭相傑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歸。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爲馬璘之第。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毀臣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貞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王鏐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曰。奉誠園也。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王鏐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齋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汝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瓌。多園土俗。秦晉儻魯。吳越剽詭。凡有譏述。視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輪檣機警。見黠上聖。尙屬齊民。其于學殖。不爲增損。自義理明而訓詁廢。致證精而氣節衰。染翰操觚。詞皆掇擷。汗牛充棟。書或破碎。雖云浩博。奚補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剛愎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喙。彌雲甫白。奚能敵彼微言。說既僞僞。義復

抓擲。或以土羹忮裁。託爲厚古。或以堵葉棘猴。目爲精確。欲合僕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蹈僞體。即援引奧蹟。佐其雄辯。穿穴蠹微。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舛馳。放效夸誕。且先有識。遂乃持據利病。詆嫌才碩。虛憍之氣。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鄆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跼跼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荆公詩。豈憂京師。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營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養生之術。信之甚篤。亦大臨與之書曰。時爲燒煉丹竈事。守臺時。迎潁州僧正容。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進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頽。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

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饒州朱陽縣丞郭偃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原注】今江西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甌分炊飯。同鑪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

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原注】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民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疑。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柴氏曰】累世同居。自古爲美談。如楊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矣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共居爲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爲愈。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一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遠。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做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姪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

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

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汝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一穴則塞風。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仰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問者辭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爾。國

不可使預政。即家不可使婦言。意也。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此鄭氏不聽婦言。意也。後重于古。私暱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所怙而益放。無益哉。昔姚刑部以爲出妻之事。然除性成。俯張百出。女誠雖陳。淄蠶逾甚。即婦言不聽。何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狂脫輻。事託蒸梨。或虛威姑。或移寵惑。貧富生嫌。費餘益憾。不特出無所歸。爲可科耳。再適爲難。曲容是尙。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於欺於家。

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性實中人。變化斯易。鳴嗥嗥。賢者當反身矣。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

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俗。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

之丁。遇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原注】後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干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原注】余昔年流寓蘭門。生日有致饌者。答書云。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爲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

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原注】元帝薨後。此事亦絕。是所生母。

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唐明皇帝之開元十七年。【錢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

景隆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册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耐。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

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麵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衛前樂。許宴其親友。且從會近列。及至邸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麵各二十斛。其後以慶務非便。委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致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

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塵錄。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竈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嘗賜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為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寧郡王顯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荊王公偁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成寧郡王俟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緯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荊王顯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倍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曾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倫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初封臨晉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哀。文帝恨之。【原注】魏志。司馬順子志。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原注】魏志杜慈傳。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

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

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

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憚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軼。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覲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絀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環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原注】見史記鄭當。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原注】之推父參軍。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塋。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君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楊氏曰】漢時據史。亦謂郡治爲本朝。

舊唐書劉昫譔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楊氏曰昫于廢唐書也。所謂國史者。帝時監修國史。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讓。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卷十四

兄弟不相爲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莊侍郎曰】親親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爲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做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比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實隲厥天命矣。【孫兵備曰】高宗彤日。既嗣罔非天允。典祀無豐於昵。昵謂禰廟也。天允。猶言天之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承年者。既嗣

天位。卽爲天允。殷自祖丁之後。陽甲至小乙皆兄弟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衰。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其於父廟祀亦必豐。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於祭成湯之明日。有雉雉之祥。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尙書大傳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言。寢成孔安也。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原注】但言禮儀使。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原注】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不載其名。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原注】帝崩遷豫章。元帝卽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後皆復祔。【原注】元帝時已遷潁川。簡文帝立復故。尋從溫嶠。復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以兄弟爲世數故也。明帝崩。已遷潁川。簡文帝立復故。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原注】開元初。奉中宗別。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沈氏】以容主爲限。廟下當有室宇。

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袷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楊氏曰】以左氏躋僖公傳考之。則兄弟相爲後。

鄭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傳昭公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原注】子辦。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昉於此矣。【楊氏曰】宣宗之立。宦官爲之耳。彼小人何所考于故事哉。

繼兄子爲君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與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諡。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諡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袷禘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尊號。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沈氏曰。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此謂漢師丹引禮以爲言。而哀帝不聽者。

除去祖宗廟諡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元成等議。以春秋之義。

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卽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戚。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宏。追諡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尙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尙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楊氏曰。其本文曰。宜上高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諡名。獨兵部侍郎袁愔官以兵進奏。言陵字數太廣。臣愚謹擇其美辭而正之云云。言一聖者。謂玄肅也。獨兵部侍郎袁愔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也。自此宗廟之廣。諡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原注】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讀治國。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

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諡法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為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楊氏曰】戾園之事。去孝宣卽位。已十七八年。又其一時大臣。皆已坐死。反復之報。將於何施。此非知情勢之言。

季孫問於榮鶯鵠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諡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諡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嚮國克終之諡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為美諡。而唐之昭宗亦見弒。【雷氏曰】諡法本周書篇名。自周公制諡。作此一篇。言諡法者十一家。世本竹書大戴禮。今文尚書白虎通廣論。獨斷。劉熙乘。與春秋帝王世紀是也。實皆本于周書。沈約諡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諡法。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論法。廣論舊文。以乘與世紀之異者為書。是隱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謂賀琛諡法四卷。取周公舊諡。及沈約所廣曰新論者。琛所增也。則賀氏又止取二家。蘇氏承詔編定諡法。于晉以前。取周公春秋廣論三家。益以沈約賀琛。虞蒙為六家諡法。于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諡法。雖見周書。以為後人所亂。故困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之書。有堯舜二諡。馬融書注亦稱之。馬注又云。白虎通引禮記諡法六條。通鑑唐紀引禮記諡法一條。反取賀琛新法而載之。戴記春秋。此篇雖佚。俗儒以為傷為諡。以禹為名。然皆不在諡法。蓋漢時戴記列于學官。故經傳可取以為訓。傷與桀紂三諡。乃廣論所增。不見于戴記。故斥曰俗儒也。後獨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路史云。杜預取周書諡法。納之釋例。增之以傷。世謂之春秋諡法。卽今史記正義所載者是已。史記集解。引禹為諡。其乘與世紀之說歟。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為寧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於弟局。帝局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原注〕見冊府元龜。城門郎獨孤晏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璵緣生事亡。〔原注〕韋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形傳。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潛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軫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翰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維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劄武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籠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臬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卽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笑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此。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嬪嬙楊氏。可賜號昭儀。嬪嬙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嬪嬙王氏。先帝已封

郡夫人。今準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于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嬪受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爲脩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元宗乳母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寢爲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闢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嬪嬙。婆楊氏王氏。雖居溼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况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原注】參用册府元龜。當國命贅旒。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讓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原注】寶錄。永樂七年二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列宗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繡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

入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醮宴之所起也。【原注】杜甫詩。自罷千秋節。頓傷八月來。謂此。○新唐書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感。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原注】史不書。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力士爲金剛神。

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爲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爲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

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

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原注】韋綬傳。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元稹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冊府元龜。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無賀之儀。其事遂廢。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勅停此禮。七月。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

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

源中等暫入殿。【原注】源中爲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

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

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

陳脯醢。永爲常例。又勅慶承節。宜令京兆尹。準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觴權停。【原注】太和

紅。作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

節。哀帝爲乾和節。【原注】並冊府元龜。然則此禮。初於元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

之百代矣。【楊氏曰】宋遠金。無帝不節。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尙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

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爲佳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豈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獻甘露醪酌。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將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上明元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見。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千秋高興。百穀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宜府所司。〔原注〕路隨奏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箋。上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殿。歲以爲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醕。不齋醢。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織。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原注〕劉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大。而巳葬之後。變爲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爲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原注〕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爲服。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

矣。【原注】孟子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史書所記。公孫宏後母卒。服喪三年。【原注】中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喪紀之廢已久。

史記本傳。哀帝時。河間王夏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原注】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名京

師。【原注】辦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原注】並後漢書本傳。鮑昂處喪毀瘠

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原注】鮑承傳。薛包爲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平哀。【原注】劉趙【原注】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

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原注】漢書本紀。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璩及弟蒸

鄉侯儉。母卒。皆吐血毀皆。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原注】後漢書本傳。袁紹生而父死。弱

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原注】三國志注。引英【原注】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

宣爲丞相。弟修爲臨誓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

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原注】漢書本傳。然而哀帝綬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二年。【原注】師古曰。服

○漢書而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原注】揚雄傳注。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

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廢。文帝乃特著之爲令。以千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後代無窮之譏。【原注】平

莽。上。皆服喪三年。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禫之後。二十七日。【原注】唐書崔祐甫傳。載常衮之議

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原注】漢文帝權制

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

無追咎漢文之作俑矣。

晉書牟祜傳。文帝崩。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遠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

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與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

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

後秦姚興母地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傳玄牟祐【沈氏曰】元本傳杜預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

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原注】按此唐制。非漢制。范諫。既以日

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

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

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

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真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

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

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

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

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

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

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

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

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

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遺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原注】世儀。嘗勅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

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絕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扞格

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

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

國君。但齊衰三月。【原注】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外宗之爲君也。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服間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

此亦如九族服制。諸侯爲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孫也。餘以此推之。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

子。則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原注】此言國君之喪。正義

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

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

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四海獨密八音。以禮論之。則

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

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卻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

衰三月。畿外無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屬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

下者不杖可知。○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

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伏牀東面。

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爲位。既殯而殯。則堂上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不適而當矣。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瀆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張氏曰。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號喪。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况朋友故人之喪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則往哭。若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爲尸。孟亦曰。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原注】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臨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

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尙書胡熾。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中正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原注】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任氏曰】今曲阜孔林。猶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畫本。傳是子貢所畫。晉顧凱之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吳道子畫先聖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府學有石刻。南宋太學之遺也。【梁氏曰】一廟之中。或像或主。則歧矣。嘗讀元姚牧庵汗梁學記云。泥像非祀聖人法。後世莫覺其非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善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威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贊臣圖其上。蓋自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安必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左暄曰】后稷廟所鑄金人。明堂四門墉所畫堯舜桀紂。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士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畫像即像。金像木像。漢以前皆有之。若孔聖之有畫像。其來已久。漢孝景時。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韓幼修孔廟後碑。立于桓帝永壽三年。而碑中有改畫聖像語。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見于石書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則不知其所始。或疑肇自魏兗州刺史李仲璇。然與和二年。仲璇修孔子廟碑。第云修建容像。則固不自仲璇始矣。明張璠令天學宮。盡撤塑像。論者踵之。而國朝邵長蘅。又有復孔子像議。恐非。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以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巨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

十哲【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陳宜中。黃氏所云祭酒。當指宜中。第考宜中傳。不紀此事。

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况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原注】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間。徵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諸賢之末。此封三人。爲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明太祖供武二十九人。爲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進董仲舒。据楊疏謂仲舒先時未與祀典。黜揚雄。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十二年。特進朱子于哲之列。配 淳祐元年。進周口頤。【原注】避光廟。張載。程頤。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下江南。考其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沈氏曰】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瑄請宋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五先生名爵從祀。二十二年。俱追贈大師。封國公。未允從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惟存九人。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爲左丘明以下。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寧。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注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棄替微弱。無所振作。尙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諸陳。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况小失乎。又曰。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揚氏曰】戴聖治九江。多不法。子及賓客爲羣盜。馬融爲築冀草害李固。王肅三反王弼。爲清言之偏。杜預賂權要。如何可因其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廢經傳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沈氏曰】萬歷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學副史李純如。請以宋資政殿十二年正月。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國朝康熙五十四年。江南學院余正健題奏。先儒范仲淹從祀孔廟。亦舉延胡瑗入太學。勉張載讀中庸二件。且謂會變通于大易。著褒貶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陳水諸賢之例。以補數百年祀典之闕。從之。【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論焉。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

而短豆。退而黜奪。莫不經衆賢所論。以求衆心所同。而後歸于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教也。進后蒼。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後人。爲書佐人主。春秋也。進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後人。爲書佐人主。蓋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蓋其德無日不在人心也。黜荀爽。言性惡也。黜揚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爲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于人主也。黜吳澄。以其事元爲失節也。夫言性惡。崇異端。短通喪。附權奸以殺忠直。進方士書于人主而失名節。皆有害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訓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其中劉向猶有可原。鳩寶以書。少時所爲。他日直諫之節。足以爲法矣。舉而棄之。是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之從祀。稱寶以讓議得之。人臣逢迎主權。未聞有藍田呂氏之懿範也。彼不祀而此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之學。本于誠意。既純正可法。且正氣直詞。見諸論說者。皆足扶綱常。淑人心。不待言矣。秦母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遇劉過而廢之。不如獨等十三人。夫臧扶綱常。淑人心。有功于後世。進而祀之。不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賤吏。馬融之附勢。王肅之畫策逆策。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况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如林放例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禎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未知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况秦火之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魏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唐貞觀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寶。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寧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楊廷和等無識。執著述之無。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從祀。非也。顧氏曰。舉明儒心學縱恣之失。及語錄空疏之病。抑爲救敝之論。專重著述。以爲當從貞觀之制。謂荀况揚雄韓愈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會著何書。而世競以虛車蠲說。爲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祖此偏宕之論。遂乃蔽罪程朱。痛斥義理。專重著述。奉康成叔重爲極至。與議從祀之情。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伊成泰】歐陽文忠以議濮園。爲世訾毀。然實非傳會經義。迎合人主。胡氏識之。欲黜其從祀。過也。劉子政雖進方術。而忠誠端亮。言合儒先。胡氏以爲其失可原。直諫可法。不宜黜退。信矣。戴聖制法。雖傳禮經。奚道其過。第其贖罪。輝子居會博考辨之。林放諫冉顏何三賢。我朝久公。明黃忠端。劉忠介。呂省吾。尊儒獎義。既異從語性仁。亦非專矜訓詁。夏峯。湯文正。唐陸宣公。復黃忠端。劉忠介。呂省吾。尊儒獎義。既異從語性仁。亦非專矜訓詁。如先生及方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爲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爲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氏識云。

祭禮

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道。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做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倍。陸中丞曰。廟制復。宗法行。而後可必告于宗子。廟制既失。宗法不行。族衆難析。乃爲便于民而宜于俗。是問也。始祖者。支庶人必無入自爲禮。宗自爲禱。必至于人人盡祭其始祖。本以復古。而適以亂俗。朱子所以謂不盡當祭。而家禮一書。去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深遠矣。我故曰。廟制復。宗法行。然後可舉始祖之祭。而然始祖雖不盡當祭。而有祭其始祖之禮。與始爲大夫者。報本追遠。誠亦不禁。其主宜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則皆在遷毀之列。古者始死立重。三虞卒哭。徹重埋之。重亦主也。埋瘞之制。自古然矣。不得歸咎廟制也。瓊山邱氏謂始祖親盡。藏其主于墓所。大宗歲率宗人一祭之。此則藏主于墓。而不在祠堂。又曰。其第一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歲率子孫一祭之。此則埋主而不藏禩室。况乎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天子植約禩禩。諸侯植約禩。一植一禩。嘗禩禩禩。而又不藏禩室。禩則不禩。當則不禩。而並祭于太廟。然其制則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謂之大廟。而不及禩。惟大禩乃合羣廟毀廟。而並祭于太廟。然其制則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謂之大禩。禮器謂之大禩王事。其禮之重如此。今士庶乃每年一禩。而冬至祭之。不已汰乎。中庸上祀之禮。朱子謂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無窮。而于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推士庶人祖考之意。主合食之禮。若族兄弟同堂共居。止設高祖一主。而嫡長子孫。尸其祭祀。亦發宗法之意。使其分異之後。爲支子者。越在百里數十里之外。甚而播遷轉徙。遠至隔府隔省。其始止奉禩主以行。其既將終不祭其高曾祖乎。若虛設位以祭。而不爲立主。則人之得爲四親者少矣。又有高曾祖以上所禩之主。其得奉始祖禩者。若及四親之主者。必大宗之子孫可也。支子奉禩以行。尙不得爲高曾祖立主。宗子既奉四親。又得上與始祖祖羣禩奉祀。然而所謂宗子者。不知其果爲大宗與否。闕一再傳。又迷其統。如是則又必人以伊川自任。曰不得當吾世而以非大宗爲禩。仁孝之念。人人有之。仍歸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盡當祭之說不行。夫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四親。可使人得各盡其誠于有服之尊。而不至于越禮犯分乎。我故又推家禮之所未詳。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爲便。或曰。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于民而宜于俗也。

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况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原注】此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叛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鳳氏曰】程子謂自天子有服則皆有祭。大夫三廟。太傅廟祭太祖。昭穆二廟具四主。士一廟。亦祭四主。其言原本禮制。確不可易。祭禮喪服經傳。大傳小記。並言大宗之法。此大夫士之法也。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為小宗。宗其祭高祖者。五世則遷。繼之為言主祭也。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適。庶子出之。兄弟宗之。是為繼禰之小宗。推之繼祖之小宗。繼會祖之小宗。繼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從兄弟而從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宗之也。故曰宗以其所祭者庶子。又五世則庶子親盡不祭。四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廟者也。其文曰。設盥於祖廟門外。又曰。遷於祖廟。注曰。士祖禰共廟。此一廟二主之見經者也。以例大夫昭穆二廟。則四主可知。愚謂士祭四親。士喪禮祖廟乃該三祖。而一廟具四主者也。天子廟制。同堂異室。始於漢明帝。其實周家大夫士廟制已具之。何云先王未有。而特義起耶。【陸中丞曰】世俗于通衢隙地。建立祠廟。其貴異。不知其特違禮制。不足學也。古者廟寧相連。神人互依。必在中門之外。正寢之東。一世自為一廟。各有門有堂有寢。後始變為同堂異室之制。而其世數。必視官爵之卑高為準。仕宦雖至宰相。于古僅為大夫。得立三廟而已。緣其制度繁重。難以遵行。經程朱大儒。準情酌理。創為祠堂。得祀高會祖考四代。而立其地必仍在正寢之東。正寢者今之廳堂也。或一間。或三間。中為四龕。龕中置橫。橫中設主。龕外垂簾。以一長桌盛之。其位以西為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未嘗行。亦不能行。因思嘉興住宅。龕外垂簾。以之東。復有正屋。今宜于第三層向南屋內。立為祠堂。一如家禮之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共為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為始祖。或以始遷之祖為始祖。論始封則吾祖實受大夫之命。子孫可世祀不廢。但既違家禮。則可不奉始祖之祀。此俟後世酌行。不必預定。至于以西為上。說者謂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東為上。死則又以西為上。予人情有所未安。明初用行唐令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左為高祖考妣。中左右為高祖考妣。高之左為祖考妣。當之右為考妣。四龕相隔。載此圖式。中之左為高祖考妣。中之右為高祖考妣。高之左為祖考妣。當之右為考妣。四龕相隔。俱係南向。時制既協。人情亦安。若今世俗祠堂。既不依人。而又祀至數十世之遠。其旁觀不問愚智。一皆奉主入祠。其子孫不分貴賤。居然執望主祭。徒廣其宮室。不以僭逾為恥。何足效乎。【柴氏曰】近世士大夫家。立廟者少。間有一二世族。惟建為祠堂。其制與古禮會典俱不合。余謂賢而知禮。宇宜作兩層。外為廟。內為禱室。廟則始祖居中。而高會祖考。依昭穆為次。親盡者當奉主于禱室。歲一合祭焉。間有貴而特起。及賢而有學行。為世所共推者。做士有稱宗在昭穆之外之意。公舉入廟五間。以班附食。庶幾變而未失其正耶。【依成憲】會典品官家祭之禮。南壇三東房。南壇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左右各一。隔一牆。北為夾室。南為房堂。居堂之東房。南壇各一門。階九品。庭東西廡各三間。中為堂。左右為夾室。為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如三品以上。八如七品以上。皆設四室。奉高會祖禰四世。皆左穆右。庶以適配。南嚮。高祖以上。親盡則禱。餘主夾室。東序西序為附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之成人無後者。及伯叔父之長殤。兄弟之長殤中殤。

子姓之長。中。下。及妻先服者。皆以版按轡行。墨書。男東女西。東西向。歲以四時。仲月。擇吉。致祭。各室設案各一。附位東西案各一。堂南設香案一。鑪。鑪具。祝案設香案西。尊爵案設東序。盥盤設東階上。視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視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餽二。饗六。豆六。七品以上。饗四。豆四。八品以下。饗二。豆二。皆俎一。餽數同。行三。餽禮。行禮皆一。餽三。即。日中乃餞。三品以上。時祭。餽。七品以上。春秋二舉。銅。官制畢。奉主行三。餽九。叩禮。改題神主。說。讀祝。餽酒。如時祭儀。貢監生員有頂戴者。其下。跪。跪宜制畢。凡恭遇恩。制書至。行於黃告祭禮。牲餽視所贈之爵。饌案祖。追贈世數。主人以按歲。副貢。生。視九品。凡恭遇恩。制書至。行於黃告祭禮。牲餽視所贈之爵。饌案祖。追贈世數。主人以家祭。干。之。北。為。餾。以。版。別。四。室。奉。高。會。祖。禮。皆。以。她。配。服。親。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轡。行。書。紙。位。附。食。已。事。焚。之。歲。以。四。時。節。日。出。主。而。薦。祭。盛。二。盤。肉。食。蔬。果。之。屬。四。器。羹。二。飯。二。薦。畢。餞。如。八。品。禮。朔。望。上。香。獻。茶。行。禮。因。事。致。告。如。朔。望。儀。庶。民。以。正。寢。北。為。餾。奉。高。會。祖。禮。歲。時。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其。朔。望。及。告。事。如。貢。監。生。員。儀。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播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性歌舞。倡優嫖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覲。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卷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般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典。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雷氏曰】桐與湯墓無涉。桐。亳東之邑。即續漢郡國志所云。即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會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曰。湯葬於櫛。今扶風鄠陌是也。會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秦與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原注】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濟新。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廟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宋書禮志一節。已見續漢書祭祀志。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原注】原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韋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原注】此皆承秦之制。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原注】蔡邕記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維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原注】貢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人。又云成帝崩。班婕妤充奉園陵。寢因葬園中。而張敞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夏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約等擅留。以為哀

王園中人不當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園。宜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之矣。故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區氏爲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皆以陵園爲名。程氏漢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向帳作伎。陸機爲文獻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既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匣中物。感動悲涼。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爲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

【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爲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始曲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

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

爲近古。【原注】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

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維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曉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導以元帝曉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

也。【楊氏曰】王導始謁元帝傳。景龍末。爲太常博。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原

亦並行之。士。時獻昭乾二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原

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但許士

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

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卽謂此也。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

神道尙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

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

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照公之孫於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慤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原注】史言上冢者。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沒。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違。以爲祭於冢也。【楊氏曰】史記此處疑有關文誤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是也。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陰與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卽墓賜策。追諡與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遽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向。水經注引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開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蕃傳。至乃市買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

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極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楊氏曰】招魂而葬。是謂之埋神。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誠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改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卽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禋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况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原注】今俗乃用十月一日。【徐司寇祭周有行之者。今必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墓所可異者。未俗流失。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供。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原注】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

【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考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梁氏曰】霸陵凡三。被風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蓋金玉珍。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寶。必景帝為之。不依遺詔。瓦器之制。事秘莫知。史不得錄耳。【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或景帝之陷親於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曠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藏淺則狐狸扣之。【原注】扣。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警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盤。肝以求之。【原注】盤。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麟施。【原注】含珠。口寶也。麟施。玩好貨寶。鐘鼎壺。【原注】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醴。取其冷也。驪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椁也。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復累。【原注】題。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

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曠也。【原注】曠。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拍。拍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拍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原注】齊湣王。燕王噲。楚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原注】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拍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甌者而逐之。【原注】甌。鬲同。史記蔡澤傳。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墓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拍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拍。【原注】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齊未亡而莊公冢拍。【原注】莊公。名同。僖公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璠璣收。【原注】此季平子如意之喪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原注】言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原注】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

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原注】師古曰師古曰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

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

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

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墓未遠並宜灑掃主者具條以

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况乃身經南面負展宸宮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

而塋壟燬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

而松門夷替堦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與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並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

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寢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

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原注】文選載在助為下魏高祖太和

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

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

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

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與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

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原注】唐太宗詔見下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今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

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為之修護若此【原注】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蕭季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原注】宋

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楊氏曰】宋太祖亦有修祭前代陵

於賣祠廟。則耕陵
寢。其輕事也。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原注】金史韓

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原注】元史楊璉真伽。爲江

多在此。禁無所犯。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

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監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尙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播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事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祀宋之封。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壘。士子故塋。掩瑾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憫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襄尙。始茲巡省。眺矚中途。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魏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卽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

獨前代山陵卽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與王之一事。可爲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原注】晉書墓容。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

黜。【原注】生者猶然。况於既歿。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原注】

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職引楊臻。七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玄宴

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原注】南齊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

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原注】南齊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

特救其子雄。方敢入仕。【原注】河南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

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晉書賀循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原注】世

世吳俗。停喪不葬。迴避拘忌。至於數十年。雖舊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原注】新書母卒二十

世家富族。往往如此。安得賀循申嚴明禁哉。○舊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原注】朔方令。朔方令。朔方令。朔方令。

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

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

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

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

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

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昂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原注】并後之

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申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

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張稷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俊也。於是有人而不克葬

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

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揚氏曰】據公羊傳。字之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見有一人。其親死矣。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總也。【原注】劉世明日。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難可盡奪。死而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以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原注】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詳也。葬月虞。明月練。又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盜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未代之澆風。舉百王之隆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以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母丘氏。儉敗。仲武出其妻。【原注】司馬師夷儉三。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

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

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原注】帝年號。末。東土饑饉。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

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

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壙。【原注】朱子采

入小學。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

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

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

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

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

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

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與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

【原注】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履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詩曰。庶見素韜兮。我心蘊結兮。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謝甲冑。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備存者矣。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

聞服使然也。【原注】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家語。

又考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原注】十一月葬長陵。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後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尙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原注】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

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殯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班

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

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原注】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爲

減什五。元史于文傳傳爲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逾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卽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閏三月而

婚喪俱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

【原注】魏志曹伏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論者以爲

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違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闕矣可得除否

答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卽遠之制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爲崔杼所弑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

慶旣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

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宮廷爲忌不以兵死爲嫌古人送往慎終之禮如此

【原注】景公。莊公之弟。張生洲曰。世有違其鄉死。棺歸不入門。夫喪事有進無退。示民卽遠。今行者豈卽遠之謂乎。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喪車至於廟門。不毀牆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載以輜車。入自門。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禮經之明文也。左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惠叔殺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注。殯於孟氏之寢。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游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喪殯於大宮。公卒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此二傳之明文也。且又止此。其莫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則改葬亦從墓之墓耳。而莊公喪服記。改葬。注。其莫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則改葬亦從墓之墓耳。而莊公以我報葬。特為反殯以盡其禮。此亦情之所至。而禮可義起者與。夫改葬且可反殯。而今俗乃如此。亦可見禮之不講已久。而人之拘於避忌。大惑不解。雖有孝子慈孫。亦多囿於俗而不得自致者。為可哀矣。或曰。然則會子問謂棺不可反。而鄭氏曰。此有進無退也。謂出不可反。非歸不可入也。然則又謂入自闕何也。曰。闕者兩觀也。而鄭氏曰。以為毀宗而入。異於生。洵如其說。則尸未大斂。載尸入門。如下所云者。何獨不異於生邪。且卽異於生。固入於家矣。曷嘗有避凶之說邪。今有不避載尸入門。而獨忌於棺。抑何愚邪。古者大夫出聘而死。既殮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夫棺可入鄰國之朝。而不可入己之寢。抑何謬之甚邪。至於禁止入城之令。則雖歸殯於家而不得。其傷孝子之心。抑又甚矣。禁令限之。既無如之何。其無所限者。願又自從而禁之。以為避凶。則古人所無。以為卽遠。則非此之謂。蒙故曰。事有義託於古。而實大悖乎古也。雖然。古人死而殯於廟於寢。今則尸骨未寒。置之荒陲蔓草間者。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殯葬禮闕。乃改殮於承光宮。追服喪制。蓋附身多矣。又何怪乎棺歸不入門哉。

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楊氏曰】高宗此事。情有可矜。不得拘泥。以為欺誑。

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願惟寡德。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爰自重興廟社。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蓋憂勞靜國。曠隆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為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遽殞龍顏。委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愴結以彌深。固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寮。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熱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

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辨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昇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旣葬焚烟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麋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原注】魏文帝終制略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押金鑲。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也。豈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不重痛哉。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

惑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原注】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

隋為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

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楊氏曰】元暉之事非實也。乃全忠誣何太后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

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

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為佛法。然聞佛之說。戒

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為之痛

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

者之何罪。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

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為義冢。以待

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為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

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况敢焚及於尸柩乎。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

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為國以禮。後三其念之哉。【原注】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

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氏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完之俗有之。【伊成案】

火葬之事。杭城至今猶沿其俗。至爲慘傷。而長官不爲禁止。士大夫不知動色戒論。習爲故常。而

今杭城火災。日月相告。往往一家火發。連及數家。甚至有同巷被焚者。當火起時。官

民奔救。莫之能止。安知非此火化之魂。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當有所謂洗

詔開封府。市地於四郊。給錢贖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亦詔給地葬畿內寄菽之喪。是漏屨之設。不自蔡京始也。特其名或起於京耳。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渤海王郎中令。以兄瑗邪相憂。即日輕舉。囑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尙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原注】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政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壘壘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傳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旣除而宴。春秋猶譏。况

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贖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鄉議。【原注】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權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舊唐書王方仲孺有服。索隱曰。服是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壘踊方闢。矜鑿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平板蕩之哀。甚于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楊氏曰】世代之降。大抵禮日益替。法日益弛。所以持世者。俗說異端而已。

裴庭裕【楊氏曰】庭裕或作延裕。見通鑑攷異。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期喪。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彊賈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爲左補闕。弟齊臨陳。爲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褒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宏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爲涇州推官。闕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原注】後漢書。劉焉。蜀志。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緦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積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積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

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原注】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寧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昏。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宏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之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原注】時勒號所部爲國人。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

【楊氏曰】今人有乘新喪而娶者。謂之披親。或云白親。世俗燒箔。喪婚敗禮。莫斯極矣。

寶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瑛奏。弟大冶王季瑛。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煒薨逝。季瑛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原注】正月乙未。遣承康侯徐安等持節。冊封王妃。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藩王佶焯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爲弟永年王妃。李磐爲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

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爲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藩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焜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焄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並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切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羸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汝成案】以尊降之禮例之。妻適不去。今後除父母及祖父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楊氏曰】其微總由于遠官。若近在二五百里。卽少曠廢之患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

之國典。【沈氏曰】沈氏泊云。案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殊神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效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宋制街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原注】姊妹妻子。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爲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原注】唐書王方慶傳。見上。○玄宗開元二十去官。及錄大禮。應朝官並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以下。並許緇著袴褶。朔望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揚當傳。入公門變服。今期喪已下。慘制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內。仍用麻葛。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是也。

庶人之家。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厚。若鳶緣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原注】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爲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聞訃遽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弼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安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

而致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戮。然如此之人。作賊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原注】高祖父丹陽尹順之。憂時。為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寢食。

倍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辰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

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為中外官吏去鄉。或一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

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為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親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

見者。揆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

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原注】明史。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地。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

步奔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

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

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廣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

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原注】冊元府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

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頓以不能訓子削階。【原注】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說。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既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國。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簞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原注】衛大夫孫文子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原注】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之燕巢於幕上。君又在殯。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殿殿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遺就國。其兄之子成。都侯况。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尙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尙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察慘愴。尙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原注】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曖弟煦。暄。然百僚憚之。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頽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

入于桷二也。未及末命。卽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爲國者。並當取以爲戒。【揚氏曰】不殺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檜丁大全諸人。則失刑也。

卷十六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大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書算。【原注】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原注】金史穆制履傳。進士之科。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並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原注】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雖以箴銘賦詩。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原注】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至文宗始專用賦。賦解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周氏曰】金有經義進士。詞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並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則王氏曰。唐時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原注】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論言。更審搜訪。唐人

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名所起。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原注】册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册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爲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臣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選任昉爲蕭揚州作薦。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

明初嘗舉秀才。【原注】洪武十五年。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府知府。董權爲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是也。亦嘗舉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尙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尙書袁聿修。在尙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原注】太祖實錄。許瑗。饒之樂平人。至正中。兩以易經舉。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試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焉。謂之時奏名。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國朝始定爲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時亦有宗籍田時。許開封國學。謂之免解進士。繩水蕪談。仁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

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原注】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

不第。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

不第。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

不第。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

不第。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

不第。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

不第。吳錫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亦然。徽細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越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珣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頴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鏞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原注】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原注】唐

三年。五月丁巳。朔。敕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原注】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云會試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宋徽宗同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尚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猶沿唐

制。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

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塗。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為。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

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反矣。【沈氏曰】田間文集。崇禎間擬上舉人取士書。有云國初特重國子監。設為大堂。積分之法。大詔充大學生。則是歲貢者。每歲一貢。蓋選士也。故國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與歲貢。皆稱監生也。自朝廷不重太學。積分法廢。舉人貢士。罕入其中。而所為歲貢。又皆郡邑諸生之久

資格益下。又皆暮齒頹齡。其足為國家用者少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原注】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會題名處。添前字。○通鑑。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愈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畢放榜。其合格者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裡進士出身。於名實

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裡進士出身。於名實

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

【原注】唐書選舉志。

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

【原注】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

【原注】宋王安

之科目。石始羅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黃氏曰】今特非一科以

愚謂宜做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爲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

舉一事。或兼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如古條議之法。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

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法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

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使之剖決。毋拘聲律對偶。

若是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遽列於

清要。若國家必欲求特達之彥。則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條。無問於已仕未仕者。

皆得就試焉。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鼓舞其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

蓋初舉之士。惟以明理爲急也。

王維積欲於科舉之外。做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

雖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摛氏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同一

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相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

沈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關臣

高拱。亦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曆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

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明史。邱樞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勅

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皆識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

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精。在舉人則爲苛。是以爲舉

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

制科

而親策之。唐與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楊氏曰】又有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少保也。文詞雅麗科。彭殿賢所應也。道侔伊呂科。張曲江所應也。詞標文苑科。張道濟所應也。洞曉元經科。獨孤常州所應也。哲人奇士。隱倫屠釣科。李元成所應也。而天子巡狩

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科者。如劉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馬懷素擢

進士第。【王氏曰】唐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馬懷素擢

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擢耀明經。舉博通墳典科。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

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之類是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原注】葉祖洽傳。太宗歲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初游場。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

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

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

【楊氏曰】武足安邊四字。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

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

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

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

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

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

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禮制。一古一今。南

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做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

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孫氏曰】沈作誥寓簡云。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下山。

制科工夫。據此則宋世所謂博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稱博學宏詞爲制科者。蓋制舉無常科。以待

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宋高宗創舉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

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開氏曰】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

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無甲科。朕將存

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

人。【原注】冊。其會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以舉人爲乙

榜。非也。【又曰】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紹興十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

【汪氏曰】朱子有同年錄。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內。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

建陽縣羣玉鄉。三。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

齊之世。卽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

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諸先。生補史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為四房。始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為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四十四年。會試同考。凡二十員。詞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視癸未以前十七房時。各衙門俱增一人云。天啟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為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為十八房。癸未復為二十房。今人概稱為十八房云。

戒庵漫筆曰。【原注】江陰李嗣著。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原注】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烟家同刻。方山【原注】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與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

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原注】愚按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儒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刻文。何不多耳。楊子常【原注】韓。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原注】士麟。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

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姦弊愈熾。有司事說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開氏曰】按歸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開氏曰】按歸序。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儲大僕從童子鳴。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顧氏正同。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譏呵。以為必不得。

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譏呵。以為必不得。

顯業於帖括。而將爲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原注】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事。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

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爲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命中書議大義式頒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

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

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

義爲在外準備之文矣。【原注】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陳後山談叢。言荆公

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

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

所終矣。【魏鴻博曰】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材。適於實用。以救其

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宋人括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

策一道。經爲論。策無定體。無短長格。及稱引秦漢以下得失。嘗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

文。毋襲而不經。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如懸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議其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經試策以其鄉。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概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

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一自爲弟子員。各使占其所能。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難之。以定其官。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

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原注】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

但令士子作文。自往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據指而。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退矣。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往出處。

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闢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原注】元制有四書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沈氏曰】四書義限二百字以上。亦見太祖實錄。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其科貢兼

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蠹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治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沈氏曰】元史選舉志科目篇。仁宗皇慶二年。定科場事官。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稱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鄉會試同例。鄉試用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試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歲一次開試。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試三月初七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元統中。復增第二場。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為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詔誥章表一道。【趙氏曰】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元明因之。萬曆戊戌。御史喬璧星。以舉子重裘而進。便於懷挾。請改期於三月。用單袷衣。則弊可清。李九我殿之。張幼干亦有會試侈期議一篇。然終明之世。未嘗改也。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為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二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初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為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即殿試。則禮闈中闕文。為日無幾。豈不大促。本期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

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為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二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初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為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即殿試。則禮闈中闕文。為日無幾。豈不大促。本期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

僅臚。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原注】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巾鞋。禮遇甚厚。【原注】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沈氏曰】萬歷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禮部覆御第一義。謂純正典雅之詞。不出傾邪側媚之口。怪誕險詖之說。史薛繼茂敷陳科場事宜八條。而以正文體為主。司不務崇雅斥浮。而奇詭獲售。宜其從風而靡也。今後會試主考。宜申飭分房。務取純雅合式。不得雜收奇僻。為海內標。其兩京各有試錄。殊屬卷。解到禮部。逐一看詳。如仍踵弊風者。士子除名。試官有參處。上是其議。○四十二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題申飭會場事宜。其中文禁云。文必爾雅純粹。不得平正通達。一一合先民典型者收。如否則雖才情奇麗者不錄。怪僻者貼出。示戒。甚則仍議罰科。其限字以五百為率。揭曉後。本部會同禮科細閱。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

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錢氏曰。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識者必譁然阻之。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除。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闖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卽以所記之文。抄贖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並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書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原注。隋書。崔暕傳。因陋就寡。赴速邀時。薛諫光傳。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

入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原注】漢人所謂發策。法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原注】宋史劉惔傳。舉捷士。詔能講經義者。列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惔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方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原注】如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爲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尙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爲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必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朱檢對曰】試士之法。宜仿供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舉使府州肯後於人。則經義書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義。庶幾並治矣。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為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為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原注】胡三省注。緩為之期曰申。【汝成案】科舉得人。視所尊尚。進士明經。充目。可使沈滯。此非揣本言也。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彌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為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原注】

萬齡疏。以忠賢芟除奸黨。為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為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並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啓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業。而泔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陳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

【沈氏曰】趙維寰雪廬焚餘稿云。甲子科各鄉試錄。語多觸忌。魏瑞一切繩之。如陳子壯方違年額錄。曠章允儒輩。幾二十人。前後俱削奪。自是丁卯諸典試者。其出題屬辭。皆極意獻媚。其不為觸忌。

亦不爲獻媚者。獨江
西福建二三錄耳。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卽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宏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亦有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倂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原注】本之唐人賦格。錢氏曰。宋季有魏天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銜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原注】須知自古以來。書籍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文字。首行無不頂格寫者。

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官。以爲準則。時禮部尙書爲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囊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加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尙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

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楊氏曰】如文苑英華。所載黃閏判之類。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笑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尙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諫議大夫殷侗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並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爲一史。〔原注〕朱子亦當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時務律歷地理爲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汝成案〕昂元豐進士。始主王氏學。後又依附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昂嘗誤及。卽自批其頰。詔諭至是。奚止俗佞。其請罷史學宜矣。

卷十七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

廩贍。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原注】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臨邊民。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爲之額。如廩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原注】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準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攷選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寄名。增廣員缺。一體考送應試。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廩增此則。準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程課易密。【沈氏曰】元史選舉志。學校篇。仁宗延祐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古色目人。至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辨理俱優者。爲上等。理優辭平者。爲中等。每歲終。誦計其多積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人爲額。是時蓋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成化初。禮部奏

革去附學生員。【原注】四年五月庚申旨下。已而不果行。【原注】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廣攷試不中生員。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應騰納米六十石。增廣四十四石。以後餉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焯。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爲民。奉旨準行。仍追其所食廩米。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

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並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

考試。食廩贍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爲民。【原注】至宣德七年。奏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尙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原注】十年四月。廣東左參

官以來。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爲文具。乞罷之。事下禮部。尙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攷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親詣學。攷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

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謀。請裁革各處提學官。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

其條例曰。生員

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卽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原注】當時生員有闕方補。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繇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卽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之患切。其有不亟爲之所乎。【楊氏曰】入仕之途易。則微俸之人多。此天下所以多生員也。其中之劣惡者。一爲諸生。卽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譟。【原注】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輕罪充吏。重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僞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間汗潢池。【原注】時舉人亦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良。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並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稅政。遂循之二百年。【趙氏曰】簿牘小品云。近日民生以七試不錄。入貨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既有比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卽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鑿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俑之議。部議倉廩稍實。卽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遷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尙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放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尙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旣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

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旣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于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于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于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幸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生員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于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于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校。以蘄至于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于一途。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爲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爲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原注】貢舉舊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杜甫詩。許下考功第。【趙氏曰】開元間。移貢舉于禮部。以待郎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自此始。然其時知貢舉者。卽主司。後世則知貢

舉者。但理場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知貢舉亦有不專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知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宣宗時。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貢舉。五代時亦或以他部尚書侍郎爲之。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知貢舉大臣。有不必進士出身者。舊唐書李麟傳。麟以陸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後爲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與宗閔有隙。杜棕欲爲釋憾。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原注】此通計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亦得主試也。先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原注】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爲此。不但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爲矣。高銜傳。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原注】賈鍊傳。太和初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十五人。

齊王融爲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原注】見會登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宏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原注】呂氏家塾記。言今好。魯哀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爲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於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綏五寸。情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人。而適得情遊之士。此其說在平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祇膺寶歷。殷鑒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深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獨鑒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為闕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劍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慎感。劉灣等。勤為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錢氏曰】其時李林甫當國。非善政也。然元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為卿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為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原注】此仁宗末年姑息之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殿五舉。【原注】今謂之黜科。諸科初場十否。【原注】不謂者謂之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為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

廢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爲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原注】公主傳。德宗女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賈州司戶參軍。門下宗蔡南史獨孤名甲。開成會昌中。詔曰。爲主作圖書散雪辭。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變廢進士科。【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武宗卽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爲慊。【原注】苦此繇時君之好尙。故人心之趨尙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尙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尙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尙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原注】詳下條。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

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原注】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衆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誚。【原注】唐武備衡語。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乎。【汝成案】科第莫重於明。實代亦莫過於明。永樂初年。內閣七人。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修纂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尙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爲儲相。然吾邑徐尙書學謙。卻以外曹累遷。似不盡由翰林。第時重日久。懷宗雖欲更變難矣。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賤。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尙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微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壻蘇棻。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爲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既

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原注】唐書。舊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

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婿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

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原注】册府元龜。唐書。楊嚴傳。又有楊知至共五人。大中元年。禮

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瑒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

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原注】唐書。舊大中末。令狐絢罷相。其子瀟應進

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論瀟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原

注】舊唐書。令狐絢子瀟傳。大和十三年。絢罷相。為河中節度使。為其子瀟乞應進士舉。許之。登第

三十人。有鄭藝者。故戶部尚書澥之孫。裴宏餘。故相休之子。魏鶯。故相扶之子。及瀟。皆大臣

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不下。【册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言絢方出鎮。瀟便

策名。放榜宣麻。後梁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宜

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上謂侍臣曰。聞

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原注】山

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

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世家。與孤寒

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原注】山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

嫌罷之是也。【原注】宋史。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諭

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

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原注】山堂考索。舊唐書。言王彥苦學。而趙珣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

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

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途。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原注】名家屏。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甚爲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爲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爲武當太守。晉卿爲安康太守。復貶倚爲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爲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朮。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賤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歷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歷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他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歷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蠱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

之取未爲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原注】景泰七年。大學士王至具奏訟冤。爲皆準令會試。

北卷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原注】實錄。供熙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南士禮部委準。取士不分南北。戶科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辭。向日定爲南北之分不可改。禮部言。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士。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魯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承樂聞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四年。會試。命仍分南北中卷。【江氏曰】宣德正統間。會試分南北中卷。南則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潞徐和三州。是卽一南直隸。而南與中之異。至武闈亦做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裏。邊六賸四。此俱行之於會試耳。今會試已分省。而南北中卷。乃行。順天南與中皆指外省言。北則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增其額。於順天本省正額之外者也。【又曰】向時文武有互考之例。亦多有中試者。蓋在唐時。文史或志武選。武夫或求文選。惟選官有互用耳。宋則武舉人多求試換文資。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是互考宋已。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卽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開其端矣。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卽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

【原注】王氏揮塵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辭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爲疏略。黃道夫榜傳臚。上第四甲黨錘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絲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未名過省。至第四甲第五甲。况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楊氏曰】金以儒亡。其文學最盛。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爲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入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後見庸師廩生。欲速其成。多爲刪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原注】

王槐野與鄭少潭提學書。言關中士。不讀朱注。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待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爲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爲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莠騶騶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為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原注】此則糊名。已用之。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原注】册府元龜。○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纔十四五。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原注】武后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滂之徒。相與藉飲。酣醉終日。繇是累年不第。【原注】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原注】册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原注】文獻通考略同。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原注】山堂考索。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原注】李諱傳。舉進士。真宗聞其至。考。擢第三人。當時尚未糊名。陸游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且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原注】畫墁錄言。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贖散。杖脊流。而范仲淹蘇頌之議。並欲罷

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原注〕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爲數百年之成

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曾不能起而更張之矣。〔在氏曰〕唐惟詔舉糊

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校。徐爲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

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印。付考官定第畢。復

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第。編排官閱其詞異。未同者再考之。八年。始置謄錄院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錄

本。宋之謄寫。即封彌官。其後置院。乃分二事。封彌凡再考。因送覆考。而封其考官所定之第也。

志又言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寶慶二年。左諫議大

夫朱端常。奏防微之策。端平元年。侍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懷挾之禁。懇懇冀募人告捉。皆允行。

元選舉志。舉人各自備三場文卷。并筆卷各一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期半月。於印卷

所投納。用印鈔縫。各覆舉人。又云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擅移坐次者。有偶與親姻鄰坐。而不

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並扶出。又云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送彌封所。用印訖。寫三不

成字爲號。每名累場同用一號。送謄錄所。并用朱書謄錄。送對讀所。以元卷與朱卷對讀無差。呈

解貢院考校。用墨筆批點畢。取元卷對號開拆。分爲二榜。揭于省門之左右。進士二榜。用較黃紙

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凡此制度。蓋自宋元已詳。並非始自前明。惟彌封舊稱封彌。元之朱卷。

明改硃卷。或因避國姓故耳。若所云草卷。與今殿試同。所云二榜。亦稱左右榜。一是蒙古及色目

人。一是漢人與南人。明選舉志。鄉試會試。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運紳監門。彌封

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又云。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二枝。彌封

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錄用硃。謂之硃卷。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

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簾內簾外。亦自元有此甚。而明謂之外簾內簾耳。其賄買鑽營。懷挾情

代。制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而關節有甚。至于科場之例。有不合式而貼出者。考金完顏

匡。章宗時。試詩賦。漏寫詩題。塗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會爲官司科罰。或會

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

本試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入

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爲之道。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勝。故其取人也。畏於讖

讖。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

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

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原注】據言作舒。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原注】登科記作宏。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原注】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棊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笑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儻。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郊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摭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園。亦不能擗辭。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興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奸。非所以求忠直也。【原注】李徵傳。年二十。明六經。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徵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棄而出者。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柝楊之辱。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真具別鑒。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祇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原注】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爲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己自修。

以圖再進。往往據拾主司細故。誦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宋元祐初。御史中丞罪之。萬歷末。謝肇淛言。上之防士如防姦偷。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竊盜。劉執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爲矣。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爲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原注】移刺履傳。初舉進士。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斷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做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原注】座主字。見令狐綯傳。張籍寄蘇傳。領貢舉時。父於陵自雜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權浙東觀察使。李師復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爲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原注】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至比。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原注】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亭立西墻下。北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山東向。主人席東墻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墻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李肇國史補。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

書門下。時論以貢舉官爲恩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卽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會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如舉官子弟。及目爲恩門師門。並自稱門生。【趙氏曰】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

傳師為顏子。又權瓊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鐸傳鐸為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為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謁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為主考同考官。例親率所取士。謁己座師房師。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後馬知真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為相。嘗過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言。故令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於唐時矣。

【原注】王元美。佩不佩錄。謂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師。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五雜俎言。國朝惟霍文敏。輒不拜生而已。亦不受人作門生。【伊成案】明史。霍輅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輅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為座主。及輅總裁己丑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此蓋由私激而然。非以崇厲風俗。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

唐崔祐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原注】後漢書樊豐傳。言郡國舉孝廉。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笑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笑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原注】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夫參佐之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關氏曰】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于座主者。未之有也。門戶重于師弟。而與之為敵者。有始主邪說。既窺其黨。將敗。遂反攻之者。皆惑于富貴也。

風俗通。記宏農太守吳匡。為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澗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傲復自遂。若宦車晏駕。何以過茲。論

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原注】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元舉將僕射陳公覽。以慈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爲允。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繇乎顯閥。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止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旣而選其父兄弟子弟。事相優異。【原注】魏志衛臻傳。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爲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鏞。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原注】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同歲中。年有五

十。未名。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捷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卽今之同年也。【原注】惟吳志周瑜傳。言傳。言與廣陵衛旌同年。此當是年齒之年。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趙氏曰】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年丙辰薨。先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助也。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繇此也。【原注】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謂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今考吳志闕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原注】續繁露。又謂日前進士。亦做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龜水燕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原注】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

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二年正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爲限。從之。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尙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原注】東萊呂氏曰。唐時進士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原注】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皆先賜綠袍鞞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原注】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儀。韓熙載知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第。止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原注】宋史。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廩。故有終身不獲一策。沒齒不獲一官。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於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原注】宋史進士明經。入望州判司。次畿縣尉。文獻通考。開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原注】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入史館。以後。通判諸州。當時以爲異數。唐宋之代。出爲選。百職莫敢制焉。唐宋之代。出爲郡守。入爲兩制。未嘗有此格也。出爲二甲之除。猶爲部屬。崇淳長情。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升納賄爲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黻。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當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原注】又言陞陽人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悅復幽薊。逐出疆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虛文而忘實事。卽太宗有以開之矣。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召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尙輕。二者之弊。其一尙

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楊氏曰】八股之才。無一可用。只儒學一選。而徵索費禮。比于田糧。吾不知何取于此。是其本色。然而餽職者比比也。師生不相識。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闈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贖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原注】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落。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爲閱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陋識於泥塗。快續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髮。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况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戒。豈可使斷斷於關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爲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贖貨之人。亦可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原注】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名。年六十人。毋注縣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趙氏曰】宋時特奏名例。年老者。或得賜同進士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者。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爲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爲太倉少監。史守之爲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李會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爲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爲某科進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禮部尙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胥持國拜參知政事。特賜孫用康榜下進

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曹勣傳。勣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楊氏曰】皓首空歸。長委農

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

久在各場。才佔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列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

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

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較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賤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寶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尙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尙書。都察院

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

皆罷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準此例。【原注】次年卽奉旨。澄汰天

丙辰。行在吏部尙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文移者。皆罷爲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

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

四十五以上者。攷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宣廟精勤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卽

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人服役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

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原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

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留金紫

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宜定爲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原注】

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於古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

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以誥敕。

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劉明經曰】終身出處之事。而且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保其稽古之功。愚者無所勞其心思。而皆有騰騰之意。【又曰】古之人其以身為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識彌進。而令聞日隆。故天下皆以齒為貴。後之人以其身為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為。故天下遂以齒為賤。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墮。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原注】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此。【汪氏曰】後漢之郎。而任延張堪。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香號黃童。其尤異也。唐設童子科。劉晏最著。張童子自九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十一歲拜。宋亦設童子科。黃德晏殊姜蓋蔡伯餘。俱嘗以神童召試。神宗元豐四年。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筮兩齋。政和之制。限年自八歲至十二歲。推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其最奇者。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至度宗時。李伯玉謂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委罷。【又曰】金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初設經童科。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所費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文藝傳。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召見。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疇能自樹立。賜進士第。遷應奉翰林文字。又倭倖傳。胥持國經童出身。官尚書右丞。四方有經童入相之語。其人可知矣。元自成宗大德三年。至文宗至順二年。所舉凡十五人。惟張秦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耳。明選舉志。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弁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式即為舉人。不中式仍候提舉官歲試。合格乃準入學。此例後亦不行。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原注】周子通書。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

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毫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猥瑣貪饜。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鴉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僥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東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

【原注】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丘克莊全希賢同

官。當時分教。有可得自延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皆極州里之選。後並至大官。任教官。昔人之論。卽已及此。

孟縣志曰。【原注】縣人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

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

貢之士爲之。間有縣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

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卽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

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任氏曰】史稱晏殊知

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

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撝。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

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王給事曰】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而士風自正。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武學

山堂考索言。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爲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

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任氏曰】宋史忠義傳。有武學生華岳。字子西。嘗上書劾韓侂胄。下大理。

臨安獄。杖死東市。武學有【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

人。亦何忝于陳東也哉。【原注】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已而武生漸多。

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噉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

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

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爲二塗。輕天下無全才矣。古

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尙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原注】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眦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楊氏曰】今之州縣。最患苦者。善其後矣。莫如武生。物窮則變。當思所以

矣。
因勳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爲孔子。周公尙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原注】天寶九載。置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廣文。館凡七學。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東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

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卽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擴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致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樂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原注】宋文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天下未

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原注】洪武四

年。七月。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原注】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書選舉志。言嘗爲州縣小吏。雖丁卯。則利重於名。英宗實錄。大理寺少卿張固。嘗建論吏員辭。然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推。有不急於利者。不宜用爲郡守。朝廷是其言。著爲令。然嘗與羣臣言。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原注】五年。二月壬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願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錢氏云】元時由吏出。故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之於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吏員遂無可用者矣。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寫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儲大令曰】用人之途。莫有如吏胥與科目。吏胥明習吏事。科目學於聖賢。故漢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來。一出於科目。今纔不專任科目。但當參之以吏胥。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史。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塗並用。薦舉一塗也。【原注】天順二年。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充隘。無裨實用。進士監生一塗也。吏員一塗也。或以科與貢爲二塗。非也。【原注】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塗。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

兵部尙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况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並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累官至尙書。【楊氏曰】江陰又有劉本道。以吏員至侍郎。【伊成案】明初馮堅。由典史擢

金都御史。諸葛伯衡。由驛州吏目。擢陝西參議。皆史員也。

卷十八

秘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而司馬遷為太史令。絀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原注】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為郎之歲。班婕妤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傳毅。為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譔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

【原注】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黃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秘書。載之史傳。【原注】晉左思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中。南齊王儉。悉以四部書充儉家。梁張纘為秘書郎。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於儉宅開學士館。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日便遷。繼固求不從。欲徧觀閣內圖籍。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原注】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為秘書監。遷五品以上子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遍。竇威為秘書郎。秩滿當遷。固守不去。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段成式為祕書省校書郎。祕閣書籍。披閱皆備。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之類。南渡

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沈氏曰】神宗實錄。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陳九月。二十二年三月。敕諭大學士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即報罷。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悽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朱程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雘校。以備刊刻。從之。【原注】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勳疏。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沈氏曰】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廣川藏書志云。徐彥不知何代。意在貞元長慶後。

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剡。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宄。博士馬

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錢氏曰】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合注疏爲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准卷卅二至卅七闕。未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參政銜名。又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舊式。諒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未見也。日本入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尋。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疏正。乃若春秋一經。願力未暇。姑以貽同志。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卽南渡初尙有單行本矣。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尙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錢氏曰】南齊志。嘉靖七年。錦衣尉開住千戶沈紅伊壁。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淑始于萬歷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二十一史。開彫于萬歷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原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羣交。更爲紀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卬傳。邢邵與卬父子彰交。非爲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及見卬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老婦。後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今當爲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爲名。而改紀爲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原注】南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原注】南罔傳。未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卽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罔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原注】北唐書李敬元傳。未附敬元弟元素。今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

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原注】惟馮夢禛爲南祭酒。手較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墻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鄉射禮脫土鹿

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饌者祭卒饌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

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筭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

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注】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

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

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閒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

【原注】昔時入觀之官。其饋遺一書一帕而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原注】主書院

已。謂之書帕。自萬歷以後改用白金。兼麗澤書院山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

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爲劣

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

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

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曰。【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

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擊矣。大

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

【原注】今西向無板本。閒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並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

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並及字書中汎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沈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閣臣言。以查字係古檉字。悉改爲察。而今人乃復用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爲察義。蓋亦近鄙別字之類也。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原注。八而改爲牡丹。凡萬歷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沈成案。此條諸本並誤。據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炤物。無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楊氏曰。要典者。一論挺擊。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事也。一爲紅丸。泰昌元年。卽四十八年九月朔事。一爲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曰。亭林嘗書小紙。粘史闕文簡端云。章奏大半皆門戶之言。而辛酉初嘗貞勝之會。言人人殊。又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枝葉其詞者。今並存之。異日芟削。存其本意。而刊其借詞。可也。史闕文。卽割

補兩朝從
信錄也。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歷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宏多。噴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章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道遺議於後人。後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歷天啓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原注〕崇禎元年三月。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曰〕熹宗實錄。天啓元年。三月癸亥。禮部疏。日不下數萬言。嘗考宋時封事。有貼黃之例。數陳不妨廣肆。而約略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殊便。皇上宜責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愛陛下之精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事。直陳本末。艱深要渺之句。隱諱精澁之習。悉行禁絕。先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究也。可爲立言之法矣。報聞。〔總氏曰〕今刑部本。及督撫題刑名本。例有貼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略別爲一幅。貼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筆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稽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別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黃。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貼黃則但撮取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于詳。今貼黃主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亦用白紙。按江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

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尙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年。二月丙申。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史職。議云。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後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即如遷者纂修世宗及皇章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裨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責成。一史臣侍直。一記注言動。一纂輯章奏。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局。一收藏處所。一騰錄掌管。一補修記注。凡九條。

舊唐書姚璿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課時政記。自璿始也。沈氏曰王梅溪論左右史四事。一曰進四日奏不直前。皆當時史職廢壞之尤甚者。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楊氏曰時政記之法。亦未爲善。宰相可以容私。史官近於失職。惟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曆二十六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舉等。恭進累朝實訓及實錄。太祖高皇帝實訓十五卷。實錄二百五十七卷。成祖文皇帝實訓十五卷。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訓六卷。實錄十卷。宣宗章皇帝實訓十二卷。實錄百二十一卷。英宗睿皇帝實訓十二卷。實錄三百六十一卷。憲宗純皇帝實訓十卷。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孝宗敬皇帝實訓十卷。實錄二百二十四卷。武宗毅皇帝實訓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實訓二十四卷。實錄五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實訓八卷。實錄七十卷。熹宗二宗真皇帝實訓四卷。實錄八卷。熹宗愍皇帝實錄八十七卷。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神宗顯皇帝實錄五百九十六卷。光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原注】韓字直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原注】宗道字原道乃做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原注】模字仲元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原注】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原注】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原注】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原注】士毅字仲宏號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原注】有汪克寬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頌之學道川先生序至正丙戌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原注】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或少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閒有舛誤【原注】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

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句【原注】大學劉散移大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每臣用事則諂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原注】大全則改云文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

纂疏【原注】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原注】此書與胡傳纂疏【原注】予今竝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選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得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鑿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

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原注】陳氏程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原注】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真。主蘇氏賦。謂賦與田正相當。涇陽僧納。主孔傳。水北曰洎。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標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騰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抵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名。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沈氏曰】此等乃全襲取鄒季友音釋。非二吾輩所爲。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尙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就實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原注】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衆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汝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寔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册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

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繼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錢氏曰】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鄰情及弟晏。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鄒詔千道。二何侯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說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畜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寮佐請爲之備。不從。天師道。子超奉佛。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尙怪迂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備胡人前。彈指云。蘭闥闐闐。導之孫珣珣。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曰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原注】後漢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逸民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翊學兼內外。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原注】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不在圖讖之書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不在圖讖之書而後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曰鈔。解尙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

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並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大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方東樹曰】察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載。歷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為說。則失其本矣。即如二典所載。歷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委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執非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即傳堯舜禹執中之旨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愚。動作云為。皆心之用。今為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按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耶。以為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經。顯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關。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即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牆壁。以微律于一日之謹。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執中。尚有何病。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揚提撕。意猶引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詰所謂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為皆道心。亦不為人。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皆理賢。若以為皆人。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惡。若以為不為道。亦不為人。則則如古子之知覺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精則正。墮向禪學。即心是道。及陽明本心良知之說也。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為欲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無欲。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入欲之危。是人心皆仁。既於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入欲之危。是人心皆仁。既自精擇而守之。以返于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致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皆自覺悟。以為禪家即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旨。精以執中。一則所為盡精微。巽又行權而時中也。論之。以為禪家即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旨。精以執中。一則所為盡精微。巽又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於禪學者。其歧違偏全之事。政在此處。程朱所喫緊為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道心墮孟子不言。全在精一執中之學。日知錄引黃氏日鈔。唐仁卿諫說。以為關陸王心學則可。以為六經孔孟不言。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

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且畫之所爲。有悟亡之者矣。

唐仁卿【原注】名伯元。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

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况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卽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莘莘爲學者。心。莘莘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日【原注】衛蒧與立。而欲語從心。率天下之人而情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緣不習無不利。無思無不遍而遇之。

舉業

林文恪原注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言。林尙默原注名誌。閩縣人。承樂壬辰進士。方游鄉序。爲弟子員。卽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尙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尙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僂僂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己不能自必。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原注王畿。緒山原注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俑者。自斯人始。原注萬歷丁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况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

聽。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尙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

門人之言。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義。嘉靖八年。主司變體。概爲輕佻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以其爲先朝名臣而借之耳。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原注】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爲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

反其真也。說文曰。真。僂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卽化也。反人爲亡。从目从匕。入其所

乘也。【原注】人老則近於死。故老字从匕。既死則反其真。故真字亦从匕。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

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攻元太平真君。而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

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甑。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

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而與老莊

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原注】今謂真。古曰實。今謂假。古曰僞。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與柴而從之。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

之所謂假。宋諱元。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元武七宿。改爲真武。元冥改爲真冥。元枵改爲真枵。崇文總目。謂太亦非。元經爲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埽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操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原注】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盈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

萬歷三十年三月。禮部尙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騫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磨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瀆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原注】二十八年。禮科摘湖廣舉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

明世運必不盛。即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原注】如陳白沙王陽明。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原注】如李贄之徒。【汝成案】從沈校補。非聖主

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尙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

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尙者。任其解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實錄。千禧歷二十年。疏一語不載。何也。而焉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

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三十四年十二月。詔諭禮部尙書馮。莫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不靡然從之。今後房考官見有難經時注穿鑿揣摩。及摭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者。必棄不取。甚者參罰。仍刊布諭旨。豫使聞知。

新學之興。人皆士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

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密人侵沅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楊氏曰】試官既是昧目。禮科亦復失得之下。吾恐有竊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原注】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原注】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

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取所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蜀字通。兔習也。

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筵陳建作學菴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條其理有未明。而復論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近世東山趙仿。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原注】此持朱子謙己誨人而止。未嘗教人爲陸氏之學。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唐元善書。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稿。何時而已。蓋已從知後人宗陸氏。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辨氏曰】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閩憲詩。其序云。先正下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所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屬中至于元晦。瑞緒明白。皆在閩中。從游吳文正方之行發之。去一賊史。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按文靖時文學修明。談道講藝。各有師承。洛閩之教方昌。而好異之士。已復別齋旁躐。則源遠而未益分。無惑乎後此歧途之百出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

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原注】此書同異。攷之極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編紀。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無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學。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曰。公人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楊氏曰】盡發先儒之發。當是廢字。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原注】王艮。龍溪【原注】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原注】再傳而爲羅近溪。【原注】汝芳。趙大洲。【原注】真古。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原注】本名再傳而爲李卓吾。【原注】陶石簣。【原注】望。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因知之記。學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原注】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原注】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

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

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原注】考試官。蔣文定。石文介疏。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願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

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讐。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原注】成祖實錄。永樂二年。鄱陽人朱季友詣闕。獻其所著書。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爲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原注】宋史。林之清談之罪。甚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致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歷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違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原注】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體貴。人多畏其口而奮待之。贄傳出入。鬻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妖者矣。

閩人持論之公如此。

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尙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卽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矜爲錢樹。桃李堪羞。登臚僉於臯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游。疑爲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坐是沈廢于家。乃選

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

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原注】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儼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

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千大禹謨。則識其文之排偶。其評詩也。千車攻。則識其選徒羣羣。非有

聞無聲之義。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控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章。而揮

凡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爰出而賦。句也。大陵之中

凡四段。其所識之詩也。鍾誤以大陵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

之不析。文理之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衛加干經傳。是之謂非聖者無法。是之謂傷聖人之言。而世

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節述。學術日頽。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孫氏名鑣。今世所傳孫

月峯者。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

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

于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爲古人。張霸百二尙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儻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儻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市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原注】水。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僊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僊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爲禨氈。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楊氏曰】石古石碩。其作所者。妄改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闕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滙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滙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缺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安生駭難。其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誤。卻不肅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煊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也。

政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

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弟。天后方圖稱制。乃鳩殺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伏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篆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荆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者。為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易生言。東漢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在永平時。已用為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為。或後來有所歸入耳。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暄曰】按許曼傳。曼祖父峻。亦著易林。崔篆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為至今行于世。則後世所傳易林。當即峻書。而人誤以為焦延壽也。【又曰】易林中如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日知錄集釋

顧炎武 著
黃汝成 集釋

卷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爲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尙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于枚臯傳云。臯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

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軌馭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嫺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沈氏曰】救文格論。千此下有北海王睦。臨邑侯子騷。馮衍。曹褒。鄭玄。揚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班彪。班固。朱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實。崔烈。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勝。蘇順。曹衆。曹朔。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駒駱。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於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原注】如惠施五車。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疏。二百餘卷。吉凶軍實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縷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武帝著述之最富者也。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

仙宮殿窟宅記十卷。掌上華英圖一卷。又編己作為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有平園集二宮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韻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

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

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

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

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編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齋新傳。弁詩評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編釋十六卷。通鑑宮間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疏附錄。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詞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方東樹曰〕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矜著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玄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蓋屋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

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慝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闕。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

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舒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燿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原注】周禮。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蓋上御極之初。卽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聲氏竟自經以殉。證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與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所記劉文靖【原注】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李【原注】大以爲不平矣。【原注】見【原注】停騰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揚氏曰】永叔長文章。君謀長政事。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爵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原注】世說言。潘元茂作【原注】魏公冊命。人謂與訓誥同。

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原注】穆王作罔命曰。無。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原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爲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闡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釋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楊氏曰】瞻制畢。獨筆而起曰。今日壞卻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楊氏曰】廣嘗事桓靈。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缺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與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冀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楊氏曰】唐僖宗光啓二年。朱政立襄王。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既奸僞。署心不自安。時朱攻秉政。百揆無絃。拯嘗朝退。駐馬園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鸞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清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攻。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

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奸僞籍而自託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粟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交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闡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錢氏曰】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刑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况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讀子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遺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言。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細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砥砮。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揚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雖曲禮之訓。毋勤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殊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書須注。此自

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胡纘宗修安

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賊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原注】容齋隨筆。論衛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正不獨此。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

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

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楊氏曰】大凡意見最害事。子京立意尙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書體例自佳。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

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原注】元阿魯圖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蚪之語。【揚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義例乎。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譽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其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三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乞正疏體疏。第二條云。二戒沿襲。如稱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拱張居正。而曰新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尙書禮部侍郎。而曰大家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部員外。而曰度支郎將作官屬。不曰北直南直浙江雲貴。而曰燕吳豫章。諸如此類。沿襲已久。必竟當以爲戒。

于慎行筆壘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各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各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以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

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

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圻者王承福。毛穎。【原注】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蝮蠍。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是僞作。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蝮蠍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楊氏曰】段太尉逸事狀。此欲可云傳乎。【姚刑部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圻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據序平生賢否。國朝實錄。不紀臣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

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誅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實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原注】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曰。劉又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原注】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綉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原注】邕本傳。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原注】侯鑄錄。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每賣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俗可見矣。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原注】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一字。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緡。請讓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趙氏曰】隋鄭譯拜爵佈國公。位上柱國。高顯為制。戲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助。宋時并著為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金人院。每朝謝曰。移文督之。揚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為正得我胸中事。洎外贈百金。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妣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賜硯尤奇。草制尚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有定制。然韓昌黎讓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讓章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

奏取旨。杜牧讓章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

奏聞。穆宗詔蕭儉撰成德王士真碑。儉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讓維後。例得就遺。若願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贖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爲朝野通行之例矣。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譏文。例有闕筆。及其後也。後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者之陋。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尙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譖南園閣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懷。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轍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權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楊氏曰。順宗實錄。非文公原本矣。此處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原注。崔林玉。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假設之辭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撫史傳。以譏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旣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爲桓元侍中。桓大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玄子有木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接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楊氏曰】莊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古人作文。旣多寓言。便不論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疆寇。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楊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云顏。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原注】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况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呂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遭唐慶等往來讖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

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函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卷二十一

非公不得稱公

公牟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梁氏曰】衛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爲公。東遷侯爲公者。武公蓋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左昭曰】春秋時諸大國皆僭稱公。其稱侯伯子男者。不過諸其僭公也。而稱之爲公。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於葬則凡侯伯子男皆書公。惟桓十七年。書癸巳葬蔡桓侯。啖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賈。請諡於王也。凡諸侯請諡。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諸國史因而記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諡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也。又有始而稱侯。繼而稱子者。如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者。如隱十一年。書薛侯來朝。昭三十一年。書薛伯卒。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稱子。復稱伯又稱子者。如桓二年。書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文十二年。復書杞伯來朝。襄二十九年。又書杞子來盟。是也。杜征南。楊氏士勛。劉氏敞。葉氏夢得。以爲或時王所黜。程氏可久。朱子。以爲或困于大國之責賦而自貶。皆不可知。而謂夫以意。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原注】西都賦。李善注。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進退予奪之。則非矣。【原注】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天下寧有是邪。是御史大夫得稱公也。而光武則置三公。【原注】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雋。宋公宏。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

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僞與。【原注】若鄭端簡名公。非史體矣。【錢氏曰】王介甫臨川集。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實文閣待制常公墓表。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會公。太常博士會公。工部郎中傳公。員外郎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司封郎中孫公。侍御史王公墓志。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為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原注】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鄆公蔡公息公商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鄆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竝邊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原注】呂氏春秋。楚又有卑梁公。而秦有庶公。【原注】索隱曰。蓋庶邑公。史。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鄒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鄒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原注】左傳。齊亦有邢公棠公。【伊成案】春秋時。齊有棠公。襄二十五年傳。正義曰。言之。猶伯有之臣。吾公在壑。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谷也。邢公之稱。義亦猶彼。此縣公之公也。【原注】御史監郡者。亦稱。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樞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曰。陳留志云。國公姓庚。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是二人自有姓名與字。非失之也。年遠說繁。或出附會。然史云。四人相對。各言名姓曰某。

某。似非失其名而公之者。豈太史公以四人皆樂遷潛聲。因從其自號書之。以著高尚耶。又習稱陳留者舊傳自序。國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國公神坐圖公神祚機。蓋國即國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鄴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是二人又姓圖與黃。第漢哀帝元壽二年。始改丞相爲大司徒。孝惠時未有是名。國稱所述。恐不足據。仲翔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之言。或亦因其自號。誤爲姓云。

大夫泄公。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邳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原注】史記高帝紀。呂公。注。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權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竝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錢氏曰】太史公官名。遷父子相繼爲之。非專爲尊其父也。遷自稱。【又曰】衛宏漢官儀。言位在丞相上。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奈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東平贏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宦者傳。种暘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爲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

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汝成案。洪氏隸釋。漢吳仲山碑云。漢故民吳仲周。山碑文。稱吳公仲山。則無官者。亦稱公也。書姚僧坦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坦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尙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鄆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沈氏曰。格論云。竊以爲在今日與人書札詩辭。不妨一二拘俗。若爲誌狀。則非己之先人。及官三品以上者。不當稱公。其無位則曰先生可也。此正名之義。作史者所當知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季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稱之。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門皆稱名。世說言。安伏吐。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張大令曰。其實不盡然。如支道林名道。道林其字也。而人以林公呼之。支謙也。是僧又可呼耶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諡議曰。凡稱公者。須着宿大臣。及鄉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原注】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燾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

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原注】周禮若儀氏。十日。十有一辰。十有二月。友。月謂從厥至荼。歲。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

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歲。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

卽闕字。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月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

【原注】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元默困敦。亦用古法。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

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

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

是也。【趙氏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是也。則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歷志。又有大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

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己日加未。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

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

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

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

作甲子字矣。

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

歲。見用爲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爲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暠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暠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

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陳。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弑楊太后於金墉城之歲。【汝成案】儒林杜夷傳。嵩作崧。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原注】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母乙酉。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則繫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原注】如輿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姬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

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姬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

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尙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原注】今續編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王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夏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軍魋。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媯裕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楊氏曰】有終言之者。其日月而悔之之類。本闕絕。并終其事于此。如既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澹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原注】鄆國賈曰。二丙戌。一是卽書。一是追書。卽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記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原注】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被執於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再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時。【原注】李廬中以人生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原注】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雜俎。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原注】桓公六年。二時不考。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

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

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原注】爾雅疏。日入後二刻半曰昏。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

見於春秋傳。曰晝。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畫則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鋪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

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

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且。是也。【原注】周禮司籥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沈氏曰】公羊傳定八年。至乎日若時而出。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

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籥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原注】顛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

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沈氏曰】漏鑿注。一更爲甲夜。二更爲乙夜。三更爲丙夜。四更爲丁夜。五更爲戊夜。【左暄曰】按漢儀。凡中官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儆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而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秦時已以率更名官。

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微巡。日暮鼓八百聲而漢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警謁。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是更之有聲。亦由來久也。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卻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拭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原注】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丙時也。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沈氏曰】格論十。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

【沈氏曰】格論考。旦至食。食至日昃。日昃至鋪。鋪至下鋪。下鋪至日入。【沈氏曰】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之史記以下無。日加申為晡。中晡。正申時也。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日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申未為下晡。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日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昃。曰下晡。【原注】王冰注。以日昃為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又有曰。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

雞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瀆。耿弇傳。

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後定。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烏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而卜楚丘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楊氏曰】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爲乎。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誤入之也。【楊氏曰】此又抑古書以從己說。未免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原注】後漢書陳寔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尙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尙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

書表充上表。稱寶歷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按成案〕表元文。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當以並同絕句。得仁壽之理。並下疑脫字。不爾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于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卽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瑀。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一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楊氏曰〕朔是合晦者。則古歷合朔。不專在一日。故又云一日。

年號當從寶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欲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爲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檣杅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卽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竝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原注〕若病其難知。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爲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楊氏曰〕最參諸莫如十六國。嘗欲作一年表。〔原注〕頃與方陵言之。〔錢氏曰〕然則明太祖紀。當以龍鳳紀年。可無疑也。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原注〕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

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爲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原注】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宙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顧鍔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顧鍔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原注】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卽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原注】宋史馬廷鸞傳。虜國公卽位。曰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甚爲得體。然其他傳復有書至元者。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竝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元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竝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禁錯。乃叔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

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大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尙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尙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楊氏曰】史家已云尊帝爲太上皇矣。豈有以太上皇而紀年號者乎。近於言之不順。故必冠以義寧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三年九月。禮官范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覆奏宜命史局。於高廟實錄終。摘洪武三十二年。建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號。輯爲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跡。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景泰不宣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事。聖安紀事云。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革除。與懿文皇太子廟諱曰與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諱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廟號代宗。蓋從禮臣顧錫疇所擬。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

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沈氏曰】禮未諭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而崩。猶在萬歷四十八年。熹公既即位。明歲當改爲天啓之元年。登極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純年廢矣。于是用廷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年。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分注。遺

以初號為主。如萬歷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又曰】神宗實錄。萬歷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創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元年。其德懿昭仁四祖之發祥。固當列高廟紀首。而獻皇帝廟號雖崇。神器未履。宜遵前列。冠于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議列傳。則貴賤並列。美惡皆書。不得序達官而遺卑秩。褒高賢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是非刺謬。亟當改正之也。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場。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井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爲一稱。【原注】天啓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爲二。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歷啓禎。更爲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之岱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礧碣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爲皞濟。【原注】僖二史記以黃帝老子爲黃老。【原注】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叔魏其鄭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子爲喬松。【原注】蔡以伊尹管仲爲伊管。【原注】鄒以絳侯灌嬰爲絳灌。【原注】賈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並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各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刻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原注】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楊氏曰】內自有當年改元者。如苻生是也。亦必有踰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致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記載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潛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爲後。【錢氏曰】莫仁傑謂後元。乃承征和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錢氏曰】茂貞於唐昭宗時。已封秦王。僞號謂茂貞自稱岐王者。謬也。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

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倣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原注〕徐邈曰。凡書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錢氏曰〕春秋時閏不皆在歲終。自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卽位

史書人君未卽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

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兗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原注】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時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錢氏曰】耿弇傳。馬武傳。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原注】今順天小保定。寧國府太平縣。稱小太平。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沈氏曰】格論于此下又云。以今地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記者。如大名寧國之類。法當直書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樣。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倘奸徒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朦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至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於各省者。如江省有寧州。而陝西雲南所屬。皆有寧州。江省有長寧縣。而奉天四川廣東所屬。皆有長寧縣。江省有新城縣。而直隸山東浙江所屬。皆有新城縣。江省有龍泉縣。而福建亦有龍泉縣。江省有安仁縣。而湖南亦有安仁縣。江省有廣昌縣。而山西亦有廣昌縣。江省有石城縣。而廣東亦有石城縣。江省有興安縣。而廣西亦有興安縣。如奸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隔省更無從辨察。其他各省之州與州同名。縣與縣同名者。併有府與府同名者。如奸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隔省更無從辨察。皆應別改名也。【汝成案】今天下各省府州縣同名者。不止此。如府則有太平府。安徽與廣西同。州則有忠州。四川與廣西南寧府同。通州。直隸順天府與江蘇同。開州。直隸大名府與貴州貴陽府同。永寧州。山西汾州府與廣西桂林府。貴州安順府同。趙州直隸與雲南大理府同。縣則有會同縣。湖南靖州與廣西潯州府同。寶豐縣。河南汝州與甘肅寧夏府同。海豐縣。山東武定府與廣東惠州府同。湖南靖州與江西建昌府同。與湖南辰州府同。甯溪縣。四川雅州府與貴州思州府同。鳳臺縣。安徽鳳陽府與山西澤州府同。桃源縣。江蘇淮安府與湖南常德府同。龍門縣。直隸宣化府與廣東廣州府同。石門縣。浙江嘉興府與湖南澧州府同。東安縣。直隸順天府與湖南永州府。廣東羅定州同。新安縣。直隸保定府與河南河南府。廣東廣州府。樂安縣。直隸順天府與湖南永州府。廣東青州府同。永安縣。福建延平府與廣東惠州府同。甘泉縣。江蘇揚州府與陝西延安府同。石泉縣。陝西興安府與四川龍安府同。清河縣。

直隸廣平府與江蘇淮安府同。太和縣。安徽潁州府與雲南大理府同。山陽縣。江蘇淮安府與陝西商州同。海陽縣。山東登州府與廣東潮州府同。東鄉縣。江西撫州府與四川綏定府同。寧鄉縣。湖南長沙府與山西汾州府同。縣昌縣。直隸承德府與江西南康府同。唐縣。直隸保定府與河南陽府同。太平縣。安徽寧國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山西平陽府。四川綏定府同。安平縣。直隸深州府與貴州安順府同。樂平縣。江西饒州府與山西平定州同。鎮平縣。河南南陽府與廣東嘉應州府同。廣平府。山東東昌府與貴州都勻府同。華亭縣。江蘇松江府與甘肅平涼府同。西寧縣。直隸宣化府與甘肅西寧府同。廣東羅定州同。廣寧縣。威寧縣。江蘇松江府與甘肅平涼府同。武寧縣。直隸宣化府與湖南常德府同。咸寧縣。湖北武昌府與陝西西安府同。新寧縣。湖南寶慶府與四川夔州府同。山陰縣。浙江紹興府與山西大同府同。南郴州府與廣東嘉應州同。大寧縣。山西隰州府與四川夔州府同。安遠縣。寧海縣。咸寧縣。奉天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寧遠縣。湖南永州府與甘肅鞏昌府同。懷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榆林府。廣西柳州府同。定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漢中府。四川重慶府。雲南楚雄府同。安遠縣。江西贛州府與湖北荊門州同。宣化縣。直隸宣化府與廣西南寧府同。昌化縣。浙江杭州府與廣東瓊州府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甘肅鞏昌府同。貴州思南府同。永定縣。福建汀州府與湖南澧州府同。廣西桂林府同。長樂縣。福建福州府與湖北宜昌府。江西吉安府與湖南澧州府同。承福縣。福建汀州府與廣西梧州同。而謝疏之與今異者。如寧州。甘肅慶陽府與雲南臨安府同。疏乃無甘肅而有江西陝西。廣昌縣。直隸易州與江西建昌府同。疏乃無直隸而有山西。永寧縣。江西吉安府與河南河南府同。疏乃有貴州而無河南四川。長寧縣。江西贛州府與四川敘州府廣東惠州府同。疏乃又有奉天。考之於今皆不合。相去百年。沿革攸殊。而今制於府州縣之同名者。印文各加省名某某以別之。是亦無慮茲徒之。作弊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曰東垣人。盧縮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

懋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楊氏曰】每見稱建安爲魏。此恐未然。孝若亦云魏建安。爲妙才會孫猶可也。小顏於音住姓字文穎下。中則非。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元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卽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用書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原注】成二年。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錢氏曰。譏訶古人。始於宋儒。會子固云。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尙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原注。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旗。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己。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舅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爲媿婦之後。昏姻二

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卷二十一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臯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

退之不識也。【原注】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識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雅頌中閒一有之。若常武。美宣

王也。若芍若蕢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原注】兩無正篇。韓詩其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饒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

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

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

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

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原注】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姑從俗名之耳。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

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闕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未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楊氏曰】石林此論。是轉韻。古詩惟焦仲卿妻一篇最長。後人不敢措手。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原注】杜甫石壕吏詩。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

不可易。【錢氏曰】真文至元古辭紫駟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探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塞通。非無韻也。古辭紫駟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探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白天馬歌中。有白雲

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

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沈氏曰】教文格論。瞻彼洛矣二句。作我徂東。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象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錢氏曰】文言韻之。尙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乎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醜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睟睟胥諍。民乃作匿。方命虐民。飲食若流。留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竝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此下教文格論。有爲詩文之別。截然爲二。而文亦日以衰。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

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饋姜御京。驪姬之渝渝猶臭。伯姬之盍貺償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鄴陵之盛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寶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粹。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與。皆韻也。故孔子作象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原注】郭璞注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注亦用韻。【錢氏曰】王逸注楚詞。卜居漁父篇亦用韻。

象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閒。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上下各自爲韻。若兔置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于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于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于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

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各之曰韻。至宋周密。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譌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錢氏曰：古韻分二百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法。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併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爲韻之咎。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冕。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獨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家。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藉王文郁所譌。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夏月中。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壬子前廿三年。其時金祚未亡。至禋祐壬子。則金上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極。乃始發悟于中。而旁通其說。于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錢氏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古今音殊之證。但劉章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章非。蓋宏嗣生漢季。漢以來始有居音。此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途疑車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珺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其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乃林反。所云協句。即古音也。陸德明釋文。焭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于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

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揚明白。未嘗餘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邨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明之時。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類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然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以今韻為宗。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訓詁。其理一貫。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文字音。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而定聲音。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得其最初之音。此韻文字音。漸不相應。識高出毛奇齡輩萬倍。而有大功于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轉無方。正音可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難從難而入歌韻。難又或泥相近。臨與陸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特韻。鞏與固相近。故鞏印詩以鞏與後韻。故春秋傳伯宗與泥相近。臨與陸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特韻。鞏與固相近。故鞏印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合于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義為東鍾也。即讀躬如身。詩無逸爾躬。與天為韻。非陽庚之字。盡合于東與鄰韻。非謂真先之字。盡合東鍾也。廣義為續。說文以廣為續之古文。非陽庚之字。盡合于東也。濠本當作澹。說文澹水出鄴國。引詩澹與涖。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濠者。讀庚如濠。以諧韻耳。濠即澹轉音。不可據說文糾詩之失韻。據詩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濠濠相轉。而謂烝真之字盡可通也。夫濠與澹皆會聲。毛詩于魯頌烝徒增濠字。此爾雅釋訓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濠濠亦云眾也。文異而義不異。不獨假其音。並假其字。古人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為協固可也。如以正音為協。則真倒甚矣。顧氏謂一字止一音。于古人異讀者。輒指為方音。固失。而于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肯綮。後有作者。莫出其範圍也。【又曰】音韻真諱為一類。耕情為一類。而孔子贊易。往往互用。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不能改。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未章。已有歧音。清廟一往。往互用。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不能改。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求。傳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變。所疑于象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混而一之。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實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讀。與營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淵如營也。夫汀聲相近。故乾象以韻實民。形成。文言以韻情平。讀。與營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淵如營也。夫汀聲相近。故乾象以韻實民。古訓膺為胸。有壅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蒙象以應韻中功。比象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為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文公屨作敬。顧氏以非韻置之。予謂極從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凡相敬愛謂之亟。則先說非非韻置之。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為韻。按說文若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諧。而炳象以炳蔚為韻。蓋讀炳如影也。說文影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易固有作影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良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韻。則正凶可韻也。象傳不韻之句。獨此三卦。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顧氏不知轉音。有打格不入者。則謂之方音。不然而也。如實神寶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兼用之。此正不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義亦猶是。詩題彼春令。與鳴征韻。逸詩講事。則以命與真正韻。是有兩音。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真先類也。詩題彼春令。與鳴征韻。逸詩講事。不令。與抵肩定韻。節南山以韻馳桑扈以韻屏。楚詞大招以命與威定韻。此令可兩讀也。乾象傳讀命為眉病頰。于姤象傳讀觀客切。亦兼用二音。以訂謾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乾象傳讀命為眉病頰。與褊韻。引易繫詞濟則觀法于地。與宜韻證之。愚謂此本非韻。即以韻求。烏知不與物卦協乎。

燧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拆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為方音。故于此類。未甚洞曉。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為八章。以為必分為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二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為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原注】湯漢曰。儀禮祭侯辭。惟若寧侯。母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鄰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無風。日當其時者。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為韻者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獾狹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蘭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鬢字。【原注】羅數字在下句末三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為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隴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髮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讓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楊氏曰】此二省字不同。一省禁之省。

一省身之
省也。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原注】王摩詰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重用二名字。施之律詩。則爲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有林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於論鼓鍾。於樂辟靡。於論鼓鍾。於樂辟靡。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楊氏曰】道德經已有之。如視之不見名曰希是也。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楊氏曰】成相篇體不如是。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平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是也。【趙氏曰】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璫不在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原注】正義引顏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闌緩。不協金石。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揚氏曰】漢人郊祀樂歌。享五帝。用成數。則金天白帝九言。大昊青帝八言。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罌濊濊。鱣鮪發發。葭葦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蹟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卽無人可繼。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固茫茫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涵涵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漶漶。騶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茝茝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

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閒爲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卽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莘倡和詩曰。【原注】唐書薛莘。河中人。長於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莘。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

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后爭權。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原注】漢書言削五城。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立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旣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梁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楊氏曰】成公宋文鑑，殊多律體。顧氏言之幽莽。【又曰】嘗病伯恭選詩，如人名藥名郡名詩，皆入選。近於村陋。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繇真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鄭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落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纒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改黃犬爲蒼鷹，改玉盃爲金盃，亦同此病。自漢以來作文者，卽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楊氏曰】余考樊鄴滕龐傳論，亦有附驥之尾句，謂高祖也。

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相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相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相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入姓名，姓別名相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郡字解，南陽舞陰亭，徐鍇繫傳，漢志有別相陽亭賦，擣假借，似今本漢書脫亭字，子山不誤。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原注】景駒注文穎曰。楚族。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

文以爲入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原注】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蛾眉山下少人行。謂蛾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瑯琊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瑯琊城。又無論也。【楊氏曰】瑯琊城在建康。此言北魏來侵。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楊氏曰】括包本不言入。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

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竝無皇媪。【楊氏曰】高祖母則死矣。太公能禁其無婦乎。漢書項羽傳云。歸漢王父母妻子。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竝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牟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原注】孝經援神契亦有此語。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原注】三國志注，孫亮時，有山陰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錢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後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十餘，詔書引孔子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紅式論書表，亦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漢儒相承之訓詁。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五文，唐元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孟二十枚，二十字作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卅，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卅，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汝成案】說文容有拘牽譌闕，然其詁訓精微，音轉義通，既從古經，復多互文，未達其情，則概悟生矣。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尙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原注】揚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簿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顛說。周威說。熹安說。歐陽僑說。寧藏說。受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徽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原注】如汜下引詩江有汜。瓶下引詩江有渚。逮下引書旁逮屠功。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原注】鄭元常駁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原注】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劉字當之。無由字。以尊字當之。無免字。以鏡字當之。

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爲菜。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坡。訓爲甬土。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因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臯。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挫。罰爲持刀罵。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壘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爲商星。【錢氏曰】說文本謂參商皆星名。非訓參爲商。注與本字連文。古書往往如此。

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原注】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尙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尙書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禪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楊氏曰】許氏之書。大要有功于小學。

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為孟蜀邪。

又云。孫愐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愐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原注】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龜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

爪。突當作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元回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

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窳者訛。【汝成案】說文突突。音義俱別。張參蓋指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

【原注】颺下。顧長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原注】之。陸九王筠梁人也。而以爲晉下。【原注】颺

康爲虎頭將軍。王筠傳。沈約以郊居賦示筠。讀至雌覽連雌。約撫掌欣林。【原注】號象山先生。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原注】此真所謂

不學牆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原注】扶下。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

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朔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

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歷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

書之人。乃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原注】荀悅曰。非恂也。衍字箋。漢平帝諱衍。【原注】荀悅

曰樂。師古曰。非衍也。【原注】荀悅衍昔日早反。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原注】尾姓敦名。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葬。若以敦路爲

人名。而又以葬爲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羈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

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鷗醜。其飛也晏。【原注】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馬白州也。【原注】本之爾雅釋畜。白

州驪。注。州。斂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尙矣。今以爲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原注】然則書言蠻夷獯夏。語云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

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原注】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

湯傳。使使入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

爲主簿。而劉幹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目昏亂矣。

眊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注。繫於背。

若今將軍負眊矣。魏略。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負眊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

輓

稱衡爲鼓吏。作漁陽搗搽。搽乃操字。【原注】按後漢書。衡方爲漁陽參搗。蹀躞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搗。王

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搽。後周庾信詩。玉階風轉急。

長城雪應聞。新綬始欲絳。細錦行須箋。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搽。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

前。心悲不成搽。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搽。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

書操。固有借作搽者。而非此也。

邛。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原注】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

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爲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原注】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爲增哉。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大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原注】後漢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尙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誤以爲熹平所刊。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尙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原注】注云。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玄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尙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原注】正義曰。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故曰隸。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尙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真。做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原注】末書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恐亦後人以意爲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劉芳譏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原注】晁氏讀書記曰。自昔書小學者。多書急就章。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故有鍾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原注】明初武官誥勅。用二奉旨用漢急就章字。【汝成案】急就篇以前。若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司馬相如凡將篇。揚雄采倉頡作訓纂篇。今其書雖皆不傳。若許氏書中所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譬喻之類。大氏出凡將篇。亦急就篇之意。而急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就篇。皆所以便小學者。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藎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原注】陳書沈衆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藎爲之注釋。今以爲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臧氏曰】隋志小學類。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周書蕭子範撰。千字文。則則一本也。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

嗣次韻而成。【原注】山堂考索同。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

著何人作。【原注】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為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與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原注】晉書鄒暨傳。帝以暨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暨史書。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孫氏曰】案後漢北海王睦。十首。尤可為漢魏箋啓用草書之證。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原注】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樸。漸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說。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

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玄道爲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其奔叛。玄道坐流雋州。夫草書之變。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懋餼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懋者。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爲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懋卽景公也。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卽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專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原注】黨錮傳注。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書。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洞渦。卽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原注】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思兵於洞渦河。【原注】唯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同渦水。出木瓜嶺。一出西南入汾。則又作同渦。字異。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臯印點畫之訛而已。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原注】孔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瑰儵儻。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原注】王逸。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原注】霍成慶畫。景十三王傳。猶言。紂醉踞妲己圖。【原注】宏傳。戴逵畫南都賦圖。【原注】世說。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鬪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原注】貞觀。檀智敏畫游春戲藝圖。【原注】振武校尉。殷敷畫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原注】開元。董芻畫擊車圖。【原注】開元。字重照。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原注】武后。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伎女圖。孔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鞞韞圖。【原注】並開元。左尚方令。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原注】大梁人。陳宏畫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原注】永王。王象畫窗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橋木圖。【原注】德平子。寶師繪畫內庫瑞錦對雉鬪羊翔鳳游麟圖。【原注】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鷗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原注】鑿子。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原注】字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諷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覽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寶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貴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尙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鑲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郟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宏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原注】左傳昭二十四年。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原注】越絕書亦載。越絕書亦載。越絕書亦載。越絕書亦載。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虞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之。【原注】好問。作故物譜。獨以爲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

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喙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者。其可非也邪。【原注】已上襲括元氏之文。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卷二十一

四海

書正義言。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原注】州然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亦概萬國而言之爾。【原注】禮記祭義。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人處北海。則直指齊地。而孟子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唐時以濰州為北海郡。而昌樂縣遂有伯夷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於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兌為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原注】史記日者傳。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虞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即此河爾。

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邁謂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至於莊子所謂窮髮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謂指西海以為期。皆寓言爾。程大昌謂。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載諸史。【原注】史記大宛傳。于

冥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後漢班超又遣甘英親至其地。而西海

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冥諸北海

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環華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

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條支國臨西海。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冥諸北海

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雲南有滇海。安知漢唐人所見之海。非此類邪。【錢氏曰】北人稱海子。猶南方之湖也。

九州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原注】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原注】史記孟子荀卿傳。驪衍言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原注】何國括地象。東南神州。正南瑯州。西南戎州。正西冀州。西北柱州。北

薄州。正東爲揚州。隋書。北郊之制。有神州。魏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唐初房元齡與禮官議。以爲神州者。國之所祀。餘八州則義不相及。後除迎州等八座。惟祭皇

地祇及神州。此荒誕之說。固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言黃帝方制萬里。畫整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內。且曰。以今觀之。涿鹿。【原注】今保安州。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

之建都。釜山。【原注】在懷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原注】晉載記

城。即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通典。棘城在營州柳城東南一百七十里。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一證也。【原注】按魏周諸書。惟云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而爾

朱氏無聞。宇文氏則云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今舍拓跋而言爾朱宇文。誤也。遼史言。耶律儼稱

轅後。厥後昌意降居。帝摯遜位。至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絕。而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

肇十二州。其分爲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原注】書肇十有二州。傳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

子云。古之幽都。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員。所以止

於禹迹九州之內。而天地之氣。亦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荒日闢。而今猶未已也。【原注】蔡仲默書傳。亦謂當

世。如後。騶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哉。

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原注】孔安國馬融疏云。疏謂堯時

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原注】書。流共工於幽州。孟子作州。括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

志云。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

益無據。

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原注】凡漢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惟碣石為右北平。屬城夷之貢道爾。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

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原注】又引歐陽忞輿地廣記。以遼東營州屬冀州。今亦未有所考。【關氏曰】案幽并營三州。自九州分出者。從來皆如此說。顧氏斷然謂在禹貢山川州以外。職方氏。並州其澤數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鄆城泊。先儒知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冀東北營無閭之地為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營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舜本紀稱。其地北發息慎。息慎即肅慎。為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下訖三代。武王通之。來貢楛矢。成王伐之。遂來貢。況在有虞盛世。其為營州之地無疑。尙得謂非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哉。

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之。更制九州。與書肇十有二州之文不同。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為奏。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分九州為十二州。至夏之世。又并為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於神宗。遂復九州。亦未可信。然則謂禹貢九州。為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原注】周書爾雅。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原注】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澤曰蠶養澤。注云在長廣。今山陽萊陽縣。已無迹可考。而青之舊時。兗之河朔。雜出於一條之中。殆不可據。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徒。五黨為州。州長。注。二千五百家為州。左傳僖十五年。晉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原注】注。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哀四年。士蔣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語。謝西之九州何如。【原注】注。謝西有州。竝小名也。【沈氏曰】論語之言。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

州。竝小名也。【沈氏曰】論語之言。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

州。竝小名也。【沈氏曰】論語之言。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

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原注】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而易坎為水為溝瀆。大小之極。不嫌同名。

六國獨燕無後

春秋之時楚最彊。楚之官令尹最貴。而其為令尹者皆同姓之親。至於六國已滅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嘗考夫七國之時。人主多任其貴戚。如孟嘗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論。楚之昭陽昭奚恤昭雎。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公子成趙豹趙奢。齊之田嬰田忌田單。單之功至於復齊國。至秦則不用矣。【閻氏曰】按樽里族。秦惠王異母弟。亦嘗相武王。而涇陽高陵之輩。猶以擅國聞。獨燕蔑有子之之於王。噲未知其親疏。自昭王以降。無一同姓之見於史者。及陳項兵起。立六國後。而孫心王楚。儋王齊。咎王魏。已而歇王趙。成王韓。惟燕人乃立韓廣。豈王喜之後。無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忍亡之也。蓋燕宗之不振久矣。嗚呼。楚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閭樂弑。魏削藩王。而陳留篡于司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人君之獨也。可不畏哉。【汪明經曰】案燕弱且僻。至易公卿大夫亦罕見。見者如市被驕劫粟腹慶秦將渠鞠武。皆將相大臣。無以知其非同姓也。陳餘傳云。秦為無道。滅人社稷。絕人後世。則六國值秦。並國滅無後。未可咎燕宗之不振也。以秦之切齒於燕王喜。太子丹豈有種乎。且六國之立。特豪傑以收人心。豈必盡其本支乎。

郡縣

漢書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寸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盡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原注】楚滅諸小國為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蘧啓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原注】注成縣。賦百乘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

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鄆吳世家王餘祭三年予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爲縣矣【原注】按昭二十九年傳蔡墨言之名周禮小司徒四甸爲縣塗人五鄙爲縣縣土注至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亦作寰國語管子制齊三鄉爲寰寰有寰帥十寰爲屬屬有大夫顏師古曰古書縣邑字皆作寰以縣爲縣掛字後人轉用爲州縣字其縣掛之縣又加心以別之也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蠡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原注】哀公二年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注引分爲百縣縣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今吳起爲西河守馮亭爲上黨守李伯爲代郡守按史記吳王及春申君之事則郡之統縣固不始於秦也今吳起爲西河守馮亭爲上黨守李伯爲代郡守西門豹爲鄴令荀況爲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魏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原注】趙封馮亭亦云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未入於秦而固已先爲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而齊湣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制守邪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爲十二諸侯又并而爲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揚氏曰】郡縣之置不惟秦也姚刑部曰考周室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楡者矣曰歸楡也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于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于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而曰縣然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故齊魯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

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鄉。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施仲行知氏之屬。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周之制。故也。都鄙者王制本名。故晉秦楚雖為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之畿內乎。周書作維藩。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為之也。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匈奴之傳。孟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

【梁氏曰】韓世家有上黨守馮亭。則上黨郡韓置。而巴蜀漢中上郡。置于惠文王。河東南陽黔中上黨南郡。置于昭襄王。三川太原。置于莊襄王。俱見本紀。不得全屬始皇初置也。但三十六郡之目。史不詳載。考始皇置國中南海桂林象郡。皆在後。不在三十六郡內。則所謂三十六郡者。據漢志。一河東。二太原。三上黨。四三川。五東郡。六潁川。七南陽。八南郡。九九江。十泗水。十一鉅鹿。十二齊郡。十三瑯邪。十四會稽。十五漢中。十六蜀郡。十七巴郡。十八隴西。十九北地。二十上北平。二十一九原。二十二雲中。二十三雁門。二十四代郡。二十五上谷。二十六漁陽。二十七右北平。二十八遼西。二十九遼東。三十邯鄲。三十一碭郡。三十二薛郡。三十三長沙。向缺三郡。以續漢郡國志校之。則秦有郡縣黔中郡。前志無黔中。誠為脫漏。足以補郡數之缺。而輒非秦郡。劉敞辨之甚悉。是向缺二郡也。有以邯鄲楚郡充其數者。前人皆已辨之。不得為秦郡也。始皇紀集解。言郡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則內史在三十六郡之中。其所缺尚有一郡。以水經注補之。水經卷十三。廣陽薊縣。注云。秦始皇滅燕。以為廣陽郡。於是三十六郡之數始備。【錢氏曰】秦四郡之說。助于晉書。晉書為唐初人所作。要其去秦漢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未嘗實指為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三。又于各郡國下。詳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秦師為內史。或云秦郡分之二。正入三十二郡之數。是即始皇所分之三十六郡也。志未及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三十六郡。漢與以其地太大。始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迄於孝平。凡郡國一百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沿秦觀舊文。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蓋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沿秦有舊四郡也。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自裴駰誤解史記。以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後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之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郡縣黔中三郡當之。而秦後有三十九郡。晉志又增閩中一郡。合為四十一。嗣後精于地理。如杜預魏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之目。愈牢不可破矣。或曰。太史公始皇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二年。相三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予應之曰。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縮請封諸子。李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於天下。此秦變古之一大

瑞。故特於是年。書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猶言廢封建為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於是年也。卽以此紀證之。始皇卽位之初。已並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十六郡矣。五年又置東郡。十七年又置潁川郡。二十五年又置會稽郡矣。此諸郡者。皆在裴駟所舉三十六郡之數。不疑前文之重沓。而獨疑後文之預數。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數以六為紀。郡名三十六。蓋取六自乘之。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者。置之勿聽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閩中為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予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誦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自二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中與南海三郡。皆置於王翦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舉南越。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于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搖治丹。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也。或又曰。漢志南郡不言高帝置。此可為秦置之證。予應之曰。漢志故淮南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郡。竝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海郡既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又曰】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謂因其名不改者也。稱秦郡者一。因其郡名而立為國者也。稱故秦某郡者八。因其地而改其

秦始皇議封建實無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過如穰侯涇陽華陽高陵君之屬而已。豈有建國長世之理。

秦始皇末滅二國

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為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原注】漢書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原注】如今是越未嘗亡也。【閩氏曰】按越世家。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漢王子侯

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間。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原注】後陽恭王祉傳。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後皆奪爵。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

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竝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尙書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而表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爲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原注】光武紀十三年下云。其宗室。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翼。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魯王閔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王子侯表。新鄉侯修。【原注】莽傳作信鄉侯。元始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得而復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攝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於安衆之封見之。【原注】後漢書卓茂傳云。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宣或即寵之從弟。又李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室會見。注引謝承書曰。安衆侯崇。長沙定王五代孫。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厲宗室。以表計之。雖正是五代孫。而以紹封者。爲名崇。殊爲舛錯。當以前漢表爲正。又劉隆傳曰。隆。德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史文雖略。千載之下。可以情測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諭。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爲海昏侯。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衆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與。

功臣表。蕭何九世孫禹。王莽始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曹參十世孫宏。舉兵佐軍。【原注】本傳云。先降河北。平陽侯。十一世侯曠嗣。今見。非光武之薄於鄼侯。而厚於平陽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詔封

紅陽侯王泓。以與諸劉結恩。父丹降為將軍。戰死。【原注】見元后傳。富平侯張純。以先來詣闕。【原注】見後漢書本傳。皆得紹封。

【原注】按功臣侯復封者三人。恩澤侯復封者四人。高昌侯董永。歸德侯襲。平昌侯王獲。三人功狀無考。而周承休侯常。自以周後。而杜獻趙牧。竝以先降梁王不得嗣。

光武命功之典如此。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竝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傳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竝左馮翊縣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風縣名。而高陵下曰琅琊。【錢氏曰】地理志。琅琊之高陵。下注云侯國。二平陵下曰武當。則知此鄉名之同於縣者。而非三輔也。若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翊。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竝左馮翊縣。好時侯耿弇。槐里侯萬修。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桐邑侯宋宏。郿侯董卓。竝右扶風縣。而嵩傳云。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於郡國矣。

地理志。侯國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曉。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者而書之乎。

都

詩毛氏傳。下邑曰都。後人以爲人君所居。非也。【原注】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考之經。則書之云大都小伯。詩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原注】隱公元年。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原注】莊公二十八年。故晉二五言于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謂蒲也。屈也。士伯謂叔孫昭子曰。將館子於都。謂箕也。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謂成也。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謂郕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歲克敵。今又勝都。謂廩丘也。孟子。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謂平陸也。韓子。衛嗣君以一都買一胥靡。謂左氏也。史記。趙良勸商君歸十五都。灌園於鄆。【原注】秦封商鞅十五邑。秦王請蘭相如。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張儀說楚王。請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

而陳恢見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於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原注】注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莊大令曰】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而四縣爲都。爲文耳。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于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於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馬。其後乃爲大邑之稱耳。【原注】縣土注。距王城曰。故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羣都縣鄙之治。【原注】注。羣。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亡於秦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則皆小邑之稱也。三代以上。若湯居亳。太王居邠。竝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爲都。王莽下書。言周有東都西都之居。而以雒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原注】莽常安。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爲今代京師之號。蓋習而不察矣。

史記商君傳。築翼關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上都。國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語。

漢書鼂錯傳。言憂勞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國邑爲都。後漢書安帝紀。徙金城郡。都襄武。龐參傳。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是以郡治爲都。而食貨志言。長安及五都。以雒陽邯鄲臨晉宛成都爲五都。而長安不與焉。此又所謂通邑大都。居一方之會者也。【原注】如張衡南都賦。徐幹齊都賦。劉鄩揚都賦。庾闡揚都賦。若後世國都之名。專於天子。而諸侯王不敢稱矣。【楊氏曰】南都者南陽也。賦。劉鄩揚都賦。先世南頓君之廟在焉。而齊趙揚則故王都也。

史記孝景中三年。軍東都門外。此時未有東都。其曰東都門。猶言東郭門也。【原注】程大昌以爲自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此出雒陽東都者非。

鄉里

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原注】按楚非國乎。當增一句曰。以國統縣。又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又以國統鄉。以鄉統里。子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是也。書縣里而不言鄉。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原注】

應劭曰。沛縣也。聶政軼深井里人。淳于意師臨蓄元里公乘陽慶。漢書。衛太子亡至湖泉鳩里是也。亦有書鄉而不言里。關氏曰。當作書。史記。陳丞相平陽武戶牖鄉人。王剪頻陽東鄉人是也。

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都鄉

集古錄宋宗憲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葦干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蓋即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成陽仲氏。屬都鄉高相里。

都鄉侯

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趙忠張讓。削戶六千。更封

都鄉侯。具瑗有罪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原注。土文作。東武陽侯。詔貶爲都鄉侯。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也。趙忠以與

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原注。單超傳。但言。延熹八年。貶爲關內侯。原注。本傳作關中。是都鄉侯在關內侯之

上也。原注。關內侯無食邑。如淳以爲伯爵其身。見史記高后紀注。吳志。夏賀卒。帝封其養子爲都鄉侯。孫貴封都亭侯。子鄰嗣。進封都鄉侯。是都鄉侯在都亭侯之上。

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

鄉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原注。皇后紀。都亭侯注。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宋書。百官志。縣侯第三品。鄉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關內侯第

六品。而無都鄉侯都亭侯。

封君

七國雖稱王。而其臣不過稱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則有稱侯者。如穰侯應侯文信侯。而蔡澤但爲剛成君。漢興。列侯曰侯。關內侯曰君。孔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襄成君。其薨也。諡曰烈君。原注。孔光傳。

圖

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人。蕭山縣志曰。改鄉爲都。改里爲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

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圖。【沈氏曰】郭忠恕佩鑰上篇。頗非節。有圖各謝少連作歛志。乃曰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原注】越信光亦曰。都其說鑿矣。【韓氏曰】宋史袁尉常平使。屬當賑災。變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原注】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按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則鄉都圖之制。起于南宋也。顧氏蓋亦失考。

亭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原注】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

周禮遺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它所。而漢

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原注】任安先爲求盜是也。【原注】晉時有亭

吏。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錢氏曰】有租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又必有城池。如今之

卜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卜公府按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劉卞爲縣小

村堡。【原注】今福建廣東。韓非子。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未

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傳。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後漢書。公孫瓚傳。卒

逢鮮卑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原注】臧宣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

如今之鎮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

【關氏曰】按漢書循吏傳。召信臣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是又有鄉亭。又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都亭。

必有牢獄。【詩小雅】宜岸宜獄。陸云。鄉亭之繫曰岸。官府曰獄是也。

【原注】史記索隱曰。郭下之亭也。漢書注。師古。嚴延年毋止都亭不肯入府。何竝斬王林卿奴頭。并所刺

建鼓。置都亭下。後漢書。陳王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會稽太守尹興。使陸續於都亭賦民餼粥。酒泉龐娥刺

殺警人於都亭。吳志。魏使邢真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侯真是也。京師亦有都亭。後漢書。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

都亭。竇武召會北軍五校士屯都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王喬爲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質漢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言。與方士考功會旗亭

下是也。【原注】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注。旗後代則但有郵亭驛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義矣。【原注】市門樓也。立旗於其上。故取名焉。

晉書載記。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符丕不許。乃僭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是晉時尙有亭名。【錢氏曰】王羲之會稽之蘭亭。

亭侯

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靈帝以解犢亭侯入繼。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綝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樊宏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原注】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曰。高祖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按漢書作陸城侯。志文衍一亭字。

漢書王莽傳。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

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首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原注】史記孔子世家。冉有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稟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鄉鎮。猶以社爲稱。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隋書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結會。亦爲之社。萬曆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陸文升。秦訐張傳等復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

人號沒命社。曾登傳。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譙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結屬擔社。傷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啓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汎。而曰盟曰社盟。此遠史之所謂刺血友也。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四者而已。除卻四者。便皆然喪其天下焉。

歷代帝王陵寢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給二戶。三歲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縣常禁樵采。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其時天下未一。而首發此詔。可謂盛德之事。惜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竝葬京兆咸陽縣者。按劉向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原注〕續漢志。鎬在上林苑東。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郭璞山海經注。同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梁氏曰〕畢有二。在渭南者名畢郢。文武周公之墓在焉。所謂渭北者名畢陌。秦惠文悼武及漢諸陵在焉。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在咸原秋草漢諸陵。是也。畢公高之封。亦在渭南。〔佚成案〕其說更爲明晰。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縣之中。莒明。〔原注〕雍錄曰。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而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注。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誤。〔原注〕地道記已明。按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辯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謬乎。〔原注〕雍錄言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爲之。而周公之墓。亦途兩出。一云在

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至云後魏孝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尤謬。魏書言則是自相殊異。原其誤皆起於畢名之有兩也。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之志。及遷雒陽。乃自表灋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灋西者。雒陽也。孝文自代遷雒。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王為宇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書出於東朝。不載其事。而北史為立本紀。且曰營營造遙觀。望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然則今富平縣東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原注】后妃傳。文帝悼皇后都久闕氏。大統六年崩。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上有宋碑。乃謬指為孝文之承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輟轅後來。將就女所。執折不進。上有宋碑。乃謬指為孝文之葬。而歷代因之。豈非五代喪亂之餘。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爾殞行。不遠尋究。以至於今日乎。【原注】宋遊師雄題名。亦指此為西魏文帝陵。嗟乎。近事之著在史書。灼然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與之考橋山。訂蒼梧。其茫然而失據也宜矣。

又考冊府元龜。唐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則孝文之祭在雒陽。於唐時未誤。又曰。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在咸陽縣。俾有司修飾。則似已在渭北矣。魏書。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鄠。武王于鎬。隋書。祀周文王武王于鄠渭之郊。舊唐書。周文王太公配祭于鄠。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鎬。竝與皇覽之言合。自古所傳。當在渭南。又韓文公南山詩。前尋徑杜墅。登蔽畢原陋。亦謂其在杜中。韓即元和間人。或其遺跡未泯。憲宗之詔。言祠不言墓。非一地也。乾德四年詔。誤以魏孝文帝為一人。淳化閣帖。誤以梁高祖武帝為二人。【原注】宋史。黃伯思病淳化閣帖。乖謬龐雜。作刊誤二卷。

堯冢靈臺

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原注】後漢書母碑曰。慶都

儼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鼈。不敢探捕。廟前竝列數碑。栝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檉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灑掃。從之。〔原注〕成陽在漢爲濟陰屬縣。北齊廢。隋復置。爲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復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祠碑。是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原注〕今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蘆泉山之陽。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于曹濮。堯陵爲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原注〕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四月丁酉。濮州

舜陟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於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於穀林。太史公則曰。堯作遊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遊宮于陶。九十年。帝遊居于陶。一百年。帝涉于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冢始定于成陽矣。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堯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遊之事哉。囚堯偃朱之說。竝出於竹書。而鄆城之跡。亦復相近。〔原注〕括地志曰。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據此皆戰國人所造之說。或人告燕王。謂啓攻益而奪之天。韓非子言。湯使人說務光。自投于河。大抵類此。詩書所不載。千世之遠。其安能信之。

有堯冢。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注。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成陽縣西南。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竊考舜陟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

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無疑也。按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爲信。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于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漢紀。樂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始。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舊唐書。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則唐時已有之矣。後漢書張翕爲越襦太守。有遺愛。其子湍復爲太守。蠻人懼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蠻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則魏人之因子而毀其父祠。會越襦蠻人之不若邪。

生碑

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其師吳章。爲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此生立碑之始。【沈氏曰】水經注。陰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真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校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碑。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模。模感紹德。勅國人爲紹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史之所書。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曆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尙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記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翰傳。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翰探得其情。條實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

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華衮之權。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無以風勸。而植於道旁。亦無過而視之者。不旋踵而與他人作鎮石矣。

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原注】璟嘗爲廣州都督。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勅廣府卽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以晉公之勳名。而頌祝之辭止此。當日碑祠之難得。可知矣。

張公素

大明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舊唐書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原注】一統志亦有張仲武。列於仲素之後。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

伸總後務。詔賜旌節。在鎮二十三年。比歲豐登。邊鄙無虞。張公素以軍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按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卽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篡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楊氏曰】想祀仲武。而誤作素。非公素。仲武有邊功。李文饒以此作碑。

又考唐時別有一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有詩名。舊唐書楊於陵傳。所謂屯田員外郎張仲素。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所謂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續之。【原注】今本長慶集誤作續之。卽其人也。然非盧龍節度使。【原注】張籍傳。祖仲素。位至中

會舍人。

王巨

肇慶府志。宋王巨。淳熙中為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堤。民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巨。今博羅名宦。稱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為此官。【原注】宋史王巨傳。起家。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祀典之荒唐也久矣。

卷一十二

姓

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嬌虞姓。出顓頊。封於陳。姒夏姓。出顓頊。封於杞。鄒越。【原注】傳云。春秋時無子殷姓。出高辛。封於宋。亦子姓。小戎。姬周姓。出黃帝。封於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邠。晉。應。韓。凡。蔣。邗。茅。胙。祭。吳。虞。號。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巴。諸國。【原注】驪戎。戎皆姬姓。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自太皞。秦。趙。梁。徐。邾。江。黃。葛。麋。贏。姓也。自少皞。莒。己。姓。薛。任。姓。【原注】隱十一年疏。引世本。謝章。南燕。姑。姓也。自黃帝。荀。偃。偃。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權。半。姓。邾。邾。曹。姓。邾。偃。陽。妘。姓。驂。夷。董。姓也。自祝融。三。姓。在周世無考。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原注】又。蓼。六。舒。舒。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鄭。瞞。漆。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原注】國語以苾為曹姓。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季。季。氏。孫。氏。寧。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嬌。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半。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為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原注】或曰。嬴。姓出于祝融。邳。葛。藪。皆嬴姓。姓氏。大抵出于世本。今其書亡。不能備考。

氏族

禮記大傳正義。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原注】記所云冠而字之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氏也。雖公子之身。若有

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原注】按此論亦多不然。詳見第一卷。勳不書族條。第四卷。在其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原注】戰國策甘茂曰。昔者會子處費。費人有與會子同名族。漢人則通謂之姓。而殺人。不言姓而言族。可見當時未嘗以氏爲姓也。然氏族之稱。猶有存者。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

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原注】平帝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當依表作公子寬。後更爲姬氏。公子公孫氏也。姬氏也。此變氏稱姓之一證。沈氏曰。大傳庶姓別于上。疏以氏族解之。然則漢人所云姓某氏者。皆以庶姓言也。

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卽以其氏命之爲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爲姬氏者正同。

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先生原姓篤。曰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彊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

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為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驪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諡。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士會之孥。虞秦者為劉氏。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為子服氏。為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為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為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為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為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

【錢氏曰】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遠有代序。衆皆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姬。殷子周姬。百世而婚姻不通。小史策繫。世序昭穆。實掌其事。不可紊也。戰國分爭。氏族之學。久廢不講。秦滅六姓。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贖貴之律。匹夫編戶。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高祖起於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可考。况能知氏族姓所出耶。故項伯費敬。賜姓劉氏。媯媯為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為姓。後為一代之制。而後世莫能改焉。

氏族相傳之訛

氏族之書。所指秦漢以上者。大抵不可盡信。唐書表李氏則云。紂之時有理徵字德靈。為翼隸中吳伯。【原注】本史序。不知三代時無此名字。無此官爵也。表王氏則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傳記亦無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瓊邪。二曰太原。皆出靈王太子晉。三曰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云舜後。【原注】漢書元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媯。以媯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

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莽敗。其族尙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犯晉有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莽敗。其族尙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犯晉有王。王。范氏之臣王生。戰國齊有王斗。王蠋。王驩。費有王順。魏有王錯。趙有王登。秦有王稽。王齮。王繆。王戊。【原注】國秦論有王。亦未必同出於靈王也。【原注】野客叢書。曹王建作王仲宣。諱曰。旒。秦畢萬。未嘗稱。未知何國人。漢有五侯。按王繫系畢公高之後。畢萬封于魏。後十代文侯始列爲侯。至孫稱惠王。秦有王翳王離。而秦之翳離。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注引爲一誤矣。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歆之女。韓文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庚信作宇文儼墓志。亦有是誤。韓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卻有斟酌。

靈氏古無所考。類族者不得其本。見左傳有后緡方娠。逃出自竇之文。卽爲之說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竇。奔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爲竇氏。【原注】唐書宰相世系表。此與王莽引易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何以異哉。乃韓文公作竇牟墓志。后緡竇逃。閱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亦用此事。竊意古地以竇名者甚多。必是以地爲氏。路史曰。余嘗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爲之曲說。至有棄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正謂若此之類也。

漢時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云。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于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諫曰。於穆武王。宵稷允周。則又姬姓之後。以國爲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禪晉文。亦稱我皇。租有虞氏。則又不知其何所據。【原注】宋書符瑞志。載博士蘇林董巴言。但云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著文以追。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況於士大夫乎。【原注】魏志。蔣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諸隆。

程氏出程伯休父。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其

後為司馬氏。【原注】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甫。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

而左傳成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注。程滑晉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鄭嬖於公。注。鄭亦荀氏宗。此則

晉之程氏。乃荀氏之別。不與休甫同出。今既祖休甫。又祖程嬰。則誤矣。【原注】路史以荀為文王之後。子華子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則程又與趙同祖。朱子曰。子華子近世偽書。今或引其說。以證程氏之

所從出。則誣其祖矣。又按莊子及呂氏春秋。子華子。韓昭釐侯時人。非孔子所見之程子。

沈氏宋書。沈約自序。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

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原注】伊南去汾州甚遠。春秋之時。列于盟

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按沈妣蓐黃四國。皆在汾水之上。為晉

所滅。【原注】左氏昭公元年傳。黃非江人黃人之黃。則沈亦非沈子嘉之沈。休文乃並列而合之。為一誤也。唐宰相世系表曰。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氏。家語。魯之販牟有沈猶氏者。會子弟子沈猶行。是以地為姓。漢書。景帝封楚元王子歲為沈猶侯。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

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會

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原注】唐宰相世系表。以西乞術白乙丙為孟明之子。尤誤。

楊氏。漢書揚【原注】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揚字从木。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

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逼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

家焉。此誤以楊侯與楊食我為一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為楊侯。又云晉之

公族。食邑於牟舌。【原注】左傳正義引世族譜。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牟舌四族。叔向食采楊氏。云。牟舌其所食邑名。

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原注】按漢書雄本傳。據其自序。出于晉之楊侯。而廣韻楊字注。又姓。出宏農天水二望。自周楊侯。後并于晉。因為氏也。其揚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從木之楊姓。無从于之楊姓矣。或職修家子雲一語。謂德祖自秦其韓陳者。蓋失于不考。杜

子美壯遊詩。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班固楊雄也。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子美亦以子雲之姓从

矣。木。及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用修據此。以楊陽揚牟四姓爲一。尤誤。按楊城卽今

之洪洞縣。本楊侯國。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原注】襄二而子雲反離騷。亦云有周氏之嬋媯兮。

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不知其字何以爲揚。及其滅於晉。而爲大夫羊舌氏。邑則食我

始見於傳。而楊朱與老子同時。又非羊舌之族也。陽氏則以國爲氏。以邑爲氏。皆不可知。【原注】胡三省曰。春秋

陽。子孫以國爲氏。又按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是邑名。晉有陽處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陽句。魯之陽虎。【原注】會子弟

非一陽也。宋之羊斟。邾之羊羅。非一羊也。安得謂陽爲平陽。羊爲羊舌。而並附之叔向乎。

段氏。後漢書。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原注】唐書世系表。封於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

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按褚師乃官名。不獨宋有

此官。鄭亦有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是也。衛亦有褚師聲子。【楊氏曰】宰相世系表。成于呂夏

紕繆。如以陳餘爲嬰之子。尤非。

賀氏。晉書賀循傳曰。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原

清河王。諱。改爲賀氏。宋史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乃慶湖也。【原注】見鑄本傳。按古但

有以王父字爲氏。無以名爲氏者。慶忌名也。不得爲氏。而鏡湖本名鑑湖。慶古音莞。聲不相近。若齊之慶氏。居吳

朱方。見於左傳。後人以慶封有弒君之惡。諱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馬華孫遠矣。【原注】水經注。有賀臺。

曰賀臺。苟欲求越國之故。何不取之於賀臺。而必取之於鏡湖。又改鏡而爲慶邪。

刀氏。【原注】復古編。姓譜以爲齊大夫豎刀之後。胡三省曰。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愚按古書刀與

紹通。齊襄王時有貂勃。【錢氏曰】荀子。膜母刀父。朱子云。刀父未詳。竊疑卽齊豎刀。刀有貂音。後別作刁。

寇氏。姓譜。出自武王弟康叔。爲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爲衛國之祖。必無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衛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託基於帝堯之陵。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顏曾孟之例。而求爲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楊氏詩有仲山甫祖齊之言而云然。】

以國爲氏

古人之氏。或以諡。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無以國爲氏者。其出奔他國。然後以本國爲氏。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邠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允也。

今人姓同於國者。多自云以國爲氏。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后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而非齊國之齊。左氏史記。其最著明者矣。【原注】秦董父非秦國之秦。狄虺彌非狄人之狄。

姓氏書

姚寬西溪叢語曰。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職相高。沿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媯姓子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次其所從來。以及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無所考者。別爲一帙。【原注】略舉其目曰。姓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雜改姓第七。無徵第八。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今左傳注疏多本之。然亦未必無誤。【趙氏曰】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于周代也。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詔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王符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與焉。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宋何承天亦有姓氏二篇。劉湛又撰百家譜。而弼所撰傳子誥之。誥之傳子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梁武因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

通譜

同姓通族。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楊氏曰】勒以石為姓。本無所授。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國也。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刺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宏正傳。詔附王偉。與周石珍【原注】建康之新隸也。為梁制局監。降侯景。合族。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同姓通譜。不知於史傳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鄰而各自為族者。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書崔玄伯傳。崔寬自隴右通款。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北史杜銓傳。初密太后杜氏。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為笑。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為諸杜最。召見銓。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南史韋鼎傳。陳亡入隋。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

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親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近日同姓通譜，最爲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爲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爲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於官，使諳悉古今者，爲之考定。歲終以達禮部，而類奏行之。其不請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錢氏曰：此亦古之姓氏。任闢之論。

有專官掌之。國語曰：始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謂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內宗外宗。今日姓氏昏姻二事，似宜專設一官，方得教民之本。楊氏曰：此說近任。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言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原注：豆盧革傳。冊府元龜長興初，鴻臚卿柳膺將齋

郎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大理寺斷罪當大辟，以遇恩赦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諱，傳於同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後，如有此弊，傳者受者並當極

法。今則因無蔭敕，遂弛禁防。五十年來，通譜之俗，遍於天下。自非明物察倫之主，亟爲澄別，則滔滔之勢，將不可反矣。

唐朝以前，最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後，劉庫仁，柳城李氏，世爲契丹酋長，營州王氏，本高麗之類。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言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

廉傳：言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則杜與唐爲兄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則杜與劉

爲兄弟矣。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原注：容齋三筆引孫愐唐韻曰：韓滅。子弟分按詩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言戍甫，三章言戍許。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

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原注】史記秦本紀。太史公曰。陸賈傳。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索隱曰。秦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漢書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南越傳。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卽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淮南子亦稱秦始皇爲趙政。三國志。陳思王上疏。絕纒盜馬之臣。被楚趙以濟其難。注。秦穆公有放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文選王融策秀才文。訪遊高於絕瀾。作霸秦基。李善注。引韓非子所載趙董闕于事。而云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又左思魏都賦。二嬴之所會聆。李善注。秦穆公趙簡子。史記。趙氏之先。崧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與秦同祖。故曰二嬴也。崧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今人之於同姓。幾無不通譜。何不更廣之於異姓。而以子美退之爲例也。

李華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云。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初。宰相盧杞。京兆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

元吳澂送何友道遊萍鄉序云。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展而爲柳。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爲何。氏不同而姓同。

宋邵伯溫聞見錄云。司馬溫公一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秀才。旣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二字姓改一字。

古時以二字姓改爲一字者。如馬宮本姓馬矢。改爲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鍾離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見之史冊。不過一二。自洪武元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國所自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此。且如孫氏有二。衛之賈夫。楚之叔敖。並見於春秋。而公孫叔孫長孫士孫王孫之類。今皆去而爲孫。與二國之孫。合而爲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母丘母將之類。則去而爲母。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類。【原注】唐女宗御注孝經

碑末。有司徒巨源。李邕娑婆樹碑末。有司徒元簡。宋開寶商中宗廟碑末。翰林待詔司徒儼書。宋史趙逢傳。有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翺。則去而爲司。司馬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者。惟溫公之後。所以然者。蓋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爲之條理。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然胡姓之改。不始於是時。唐書阿史那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拔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靜修古里氏名字序云。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則固已先之矣。【原注】肅宗上元二年詔。氏姓與俗諱。及隱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族望所出。而爲類。惟曲阜不敢冒。兗國之姓。特稱完氏。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五月戊戌。禁女直人毋得僞爲漢姓。今完顏氏皆去完。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朮如僞。尙未之錄。【原注】廣下注云。齊。今訪之朮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朮虎高琪之後。【原注】土人呼朮爲張一反。按金史。僞字大夫名。漢姓曰董。今則但爲朮姓。蓋二字改爲一字者。而撰姓之時。尙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並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國人更之爲胡姓。【原注】元時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昏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爲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可謂正大簡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原注】北音讀霍如火。蓋亦倣漢武賜日磾姓金之意。然漢武取義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之後無別矣。况其時又多不奉旨。而自爲姓者。其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宜令復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累

累。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不防。至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原注】按洪武中勘合賜姓實錄不載。惟十六年二月。丑閏。供武二十一年。來歸。賜姓名李賢。從之。三年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而華宗上姓。與旃裘之種相亂。惜乎當日之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使舉籍蕃人之來歸者。賜以漢姓所無。不妨如拓跋字文之類。二字爲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遠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曠代之盛舉哉。

北方門族

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朱。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近將萬室。北史薛允傳。爲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復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此又風俗之敝。自金元以來。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

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按是時太后方封呂氏。故平以姊子冒呂姓而封耳。唐書天后紀。聖歷二年臘月。賜皇太子【原注】姓武氏。然則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與。

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許榮上疏言。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是知冒母爲姓。皆人倫之所鄙賤。然亦有帝子而稱母姓者。如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之類。則以其失位而名之也。【原注】外戚傳。上憐后時人稱之。

呂平以太后姊長姁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原注】夏侯嬰傳。會孫頗尙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史記灌夫傳。父公室。故諡公子孫。更爲孫氏。此冒外祖母姓。

張孟爲頽陰侯學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大宛傳。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此冒主姓之始。【原注】新唐書。元載父景昇。爲曹王明妃元氏掌田租。請于妃。冒爲元氏。

先生答毛錦銜書曰。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苗人滅郤之讓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數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兩姓

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沈氏曰】香祖筆記。齊孟嘗君也。皆舉第二字言之。是古人國名。亦有止稱一字者矣。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穀梁傳作蔡侯。東出奔楚。乃爲之說曰。東者。東國也。【原注】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然則以削其一。名爲貶也。【原注】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王莽孫宗。得罪自殺。復其本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是又以增其一。名爲貶也。

班固幽通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稱。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宏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卻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岳爲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馬汧督誅云。齊萬。崑崙。震驚台司。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耶。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楊氏曰】征或王字之訛。

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原注】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呂氏春秋。千木光乎德。去段字。【原注】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為翦截名字之祖。

文中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為變體。祀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為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管嬰不及。管仲。嬰晏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周勃。魏魏其侯竇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杜欽傳。覽宗宣之饗國。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樂傳。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漢序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柴柴高。穎穎考叔也。夏侯雉張平子碑云。同貫宰貢。宰宰我。貢子貢也。風俗通。清擬夷叔。卻正釋譏。編夷叔之高。對。傅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預遺令。南觀伊維。北望夷叔。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太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謂伯夷史魚。陶潛讀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嬰公孫杵臼。新唐書尉遲敬德傳。隱窠。是隱太子巢刺王。一諡一爵。

古人諡止稱一字

古人諡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獻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晉趙獻文子。止稱文子。【原注】博弓晉獻文子成三注。謂晉君獻。魏惠成王止稱惠王。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王。莊襄王止稱莊王。韓昭釐侯止稱昭侯。宣惠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襄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稱人或字或爵

顏會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獨字。以嫌於夫子也。樊鄴終澹。三人皆姓。而勃獨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原注】汾陰侯寵。魏其侯定。鬱成侯縱。高景侯成。博陽侯聚。皆周姓。顏師古引楚漢春秋。謂別有一人名絳灌者非。

史記。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蓼侯孔聚也。費將軍。費侯陳賀也。費獨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原注】博陽侯。曲逆侯平。堂邑侯嬰。陽夏侯轡。棘蒲侯武。河陽侯涓。高胡侯六乞。復陽侯胥。棗侯錯。猗氏侯鸞。龍侯畧。紀信侯倉。皆陳姓。

子孫稱祖父字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原注】古人未嘗諱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尙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

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隳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隳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

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已祧不諱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

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並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爲天子。依古卒哭乃諱。【原注】鄭氏。曲禮注曰。生者不相諱名。【錢氏曰】唐人避上諱。如韋懷太子注後後改名昂。故石經不避諱字。亭林失記文宗改名一。故御名亦不缺。節。乃有卒哭而諱之說。疑誤後學。不可不正。

韓退之辯諱。本爲二名。嫌各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卻犯正諱。蓋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魏魏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宏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諱辯篇中。似不當用。【楊氏曰】韓公是說漢人不諱治字耳。豈謂唐諱乎。

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

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歷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于齊者。盈
 韓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原注】載古文苑。又詩。盈盈一水間。【原
 載玉臺。一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原注】李陵詩不當用盈
 新說。成案。公羊注。言于齊者。盈諱文。此誤衍孫字。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冊文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尋常詔敕皆不
 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為宗字。

宋史。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謝肇淛曰。宋真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楊氏曰】匡字不諱者。不偏諱
 氏曰。此說未確。在杭蓋未見宋板朱文公書也。寧宗時亦未嘗祧真廟。

崇禎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
 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原注】觀漢宣帝之詔。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不諱。【錢氏
 季刻本。書太常寺作太嘗。常類作嘗類。汲古閣
 十三經。於由字皆作由。則上一字亦有迴避者。

皇太子名不諱

冊府元龜。唐王紹為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時為廣陵王。順宗即位。將冊為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
 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原注】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咸寧中。議除此制。摯虞以為。東宮之
 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為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
 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

三國志注。言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問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
 不奉世子。萬歷中年。往往有借國本之名。而以為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穆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為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

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猶尙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則方慶之言。蓋有爲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令迴避。蓋失之不考古也。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煊。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壽。

而光宗【錢氏曰】名常洛。爲太子。河南府【錢氏曰】洛陽縣。及商州屬縣【錢氏曰】洛南縣。並未嘗改。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凡啓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上之義。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體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經題內。維周之禎。禎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考官。俱罰俸一月。

二名不偏諱

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諱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

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

【原注】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連者。並不諱。至元宗始諱之。然

修於太宗時。而中間多有改世爲代。改民爲人者。此唐人偏諱之始。然亦有不盡然者。經籍志。四民月令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民字。是亦漢書注所云。史駁文者也。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并其本文而改之者。如胡廣傳。詩美先人。詢于鞠蕘之類。【闕氏曰】按吾邑晉祠。有唐太宗御製碑。碑陰載當日從行諸臣姓名。內有李勣。已去世字。是唐太宗在日已如此。不待承徽初也。此段可補史

闕之。

後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勅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况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於人上。祇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嫌名

衛桓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爲諡。

韓文公諱辯。言不諱游勢秉機。乃玄宗御刪定禮記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爲蜃。曰野雞始雉。則諱雉。以與洽同音也。

【王氏曰】嫌名之諱。蓋始于隋。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李林甫序曰。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賜曲江宴詩。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則諱機。以與基同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則諱秉。以與炳同音也。又如武后父諱士彥。而孫處約改名茂道。韋仁約改名思謙。睿宗諱旦。而張仁亶改名仁愿。元宗諱隆基。而劉知幾改名子元。箕州改名儀州。

【原注】即德宗諱适。而括州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鬪訟律改爲鬪競。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懿宗以南詔會龍。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退之所言。亦未爲定論也。

唐自中葉以後。即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爲紕繆。而賈會傳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會乃就職。懿宗紀則曰。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別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當諱也。

【雷氏曰】後代諱諫。古禮盡廢。始而爲君諱。後則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戚諱。且爲執政者諱矣。

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戚諱。且爲執政者諱矣。

爲內戚諱。且爲執政者諱矣。

且爲執政者諱矣。

爲執政者諱矣。

爲執政者諱矣。

爲執政者諱矣。

爲執政者諱矣。

爲執政者諱矣。

默恐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準敕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語。臣狀中具有準敕字。非臣自譏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兩。疏云。謂聲同而字異。注疏重複。至易分曉。伏維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踰大舜。豈自發制敕。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禮律。以爲無妨耳。卽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趙充國爲將。不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救命有誤也。願陛下留意察納。別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敕免所罰。

南唐元宗初名瓊。避周信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

按嫌名之有諱。在漢末之聞。晉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室戶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邽縣。犯太祖諱。改爲上封。魏太祖名珪。

宋代制於嫌名字皆避之。禮部韻略。凡與廟諱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諱匡胤。七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半晉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倣此。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故爲姤作故爲遇。避高宗嫌名也。〔原注〕宋完字。多是缺筆。真音同碩。仁宗諱。完音同桓。欽不聞顏氏家訓所示。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字宗諱。雍錄以貞女樹爲正女木。樹音同囿。英宗諱。豈不聞顏氏家訓所示。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者乎。〔原注〕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蓋亦倣宋制也。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以諱改年號

唐中宗諱顯。玄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原注〕杜氏通典。釋法明遊天竺記。明下有國諱改焉四字。當是小姓。今本連

作大文。

前代諱

孟蜀所刻石經。【錢氏曰】孟蜀石經今不傳。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未筆。南漢劉巖尊其父謙為代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諱伏羲女媧廟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孫冲序絳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未筆。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原注】予至西安。見宋咸平二年。夢文宣王廟者。稱長安為故都。而唐字跳行。益歎昔人之厚。其時唐之亡已九十二年矣。

楊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韋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為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原注】後漢應劭作諱。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稹刺迪為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問中題頭及空處。並存其舊。以見當時忠上之意。【原注】如宋德隆感之類。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歷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末注。蘇氏曰。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之見。與前人相去。豈不遠哉。

名父名君名祖

金滕。周公之祝辭曰。惟爾玄孫某。左傳。荀偃濟河而禱。稱會臣彪。名君也。【原注】淮南子曰。祝則名君。左傳。楚子圍宋。申犀見王稱無長。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鄴陵之戰。樂鍼曰書退。名父也。華耦來盟。稱君之先臣督。樂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屨。名祖若父也。

弟子名師

論語。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孟子。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是弟子而名師也。

同輩稱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爽。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啟謂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為諱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原注】子貢曰。仲尼日月也。魏轉。山云。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漢袁種字其叔父。蓋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舊唐書。韓愈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左降為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近者均子鏐。還省父。愈為序。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致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此則面呼人名之字。又不可以常儕論矣。

自稱字

漢書注。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宏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此自稱字之始也。【楊氏曰】鼎是小字。隱居并非字。

東觀餘論言。古人或有自稱字者。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云。誠懸呈。今按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衢州書。稱叔敬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搏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

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張洗濟瀆廟祭器幣物銘。濯纓不才。繆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稱其字。

自稱其字。不始於漢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楊氏曰】徐孝穆答周處士書。不著名字。但曰徐君白。

人主呼人臣字

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原注】張良字。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原注】囊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寧可以

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不呼名。南史。梁蔡撙為吏部尚書侍中。武帝嘗設大臣筵。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答。

食麩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原注】文選范雲表稱。乃祖元平。李善注引晉中興書。范注

如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謝景仁。北朝人如蕭世怡李元操之輩。名犯帝諱。即以字行。不復更名。【原注】宋褚叔

與高祖諱同。以字行。通鑑。大同二年。時人多以字行。舊魏王昕對汝南王悅。自稱元景。北齊祖珽對

史皆因之。周韋叔裕。字孝寬。以字行。魏書多稱楊遵彥。魏王昕對汝南王悅。自稱元景。北齊祖珽對

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頤頤答豫章王啟。自稱祖濬。王貞答齊王暕啟。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

尉遲恭顏籀。並以字為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闊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

不能及矣。

因話錄。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錢氏曰】文宗名昂。而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兩名

禮記正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原注】公羊傳。春秋以仲孫何忌為仲孫忌。讓曼多為魏多。皆謂譏二名而去之。【楊氏曰】公羊說

本無稽。後人借之者。惟王莽耳。【汝成案】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名為居。是為

曲禮二名不偏諱。則古人何嘗有二名之禁。

二名。【惠氏曰】左。許慎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原注】白虎通。古人之名。或無常者也。是。今按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不止楚平王。如晉文侯名仇。而書云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書用左氏說。弒其君虔于乾谿。趙簡子名鞅。而鐵之戰。自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設。一名縉。字容。又字括。蜚廉石棺銘。自稱處父。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賈誼傳。梁王勝注。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

假名甲乙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原注】孟嘗君傳。田甲。任安傳。某子甲。何爲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猶言某甲。【原注】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謹附某甲某。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意誤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

蜀漢費禕作甲乙論。設爲二人之辭。【原注】世說云。黃晉人文字。每多祖此。虛設甲乙。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云。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議。以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梁范滂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而關尹子云。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關尹子亦魏晉間人所造之書也。

先秦以上。卽有以甲乙爲彼此之辭者。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

以姓取名

古人取名。連姓爲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虢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

以為謔也。【原注】靖邊庭亦見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原注】唐書鏡新磨【原注】五代史伶官傳羅衣輕 遺史伶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原注】

以父名子

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潘尫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某之某為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原注】小宰【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仲子。稱為 饋食禮同。亦此類也。【原注】 之省。厥漢王吳。講乃劉仲之

厥漢。

以夫名妻

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漢書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原注】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 南齊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兼舉名字

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孟明視之類。已於左傳見之。【原文】泉陶庭堅。亦一人兩稱。 若駢儷之文。必無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見者。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遠。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一人而兼舉其名字也。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為二人。則不通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亂隱居。光武即帝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譏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孫氏曰】嚴九能云。左傳長狄兄弟四人。僑如。焚如。榮如。簡如。此兄弟排行之始。錢廣伯云。

蔡中郎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袁子懿。仁達。亦東漢人二名。而兄弟排行也。

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衛瓘衛玠之流。踵之而出矣。【原注】陳球傳。二子瑀瑗。弟子珪。若取偏旁。又不當與父同也。【關氏曰】按晉書玠乃璩之孫。非弟也。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

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爲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蹤二起於吳白。蓋倣此稱。

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德宗。恭帝諱德文。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至唐時尤多。

藩鎮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載義。辭。未有字之比爾。史家例以爲字。非也。且其文不可省乎。【楊氏曰】楊燕奇。字燕奇。昌黎公亦云。【又曰】緒。承嗣子。濟。併之子。宦達數世。豈可云起家軍伍。未曾立字乎。古有兩名而一字者。鄭當時。字莊。顏之推。字介。豈可謂非字乎。【汝成案】兩名而一字者。如仲尼。弟子顏之僕。字叔。任不齊。字選。固不自僕人始矣。

變姓名

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鴻適齊。姓運。期名耀。【錢氏曰】梁鴻以避禍更姓名。

生而曰諱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規。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顏言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束皙勸農賦。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原注】王褒洞簫賦。幸得者號也。號而曰諱。詹之名而曰諱者矣。【沈氏曰】香祖筆記亦云。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

生稱諱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諱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

帝爲高祖。公牟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原注】公牟傳注。今按傳記中。此例尙多。如左氏

傳。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戰國策。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

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史記秦本紀。晉文公夫人請曰。繆公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楚世家。國人每夜

驚曰。靈王入矣。隨入。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齊湣王遣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鄭世家。莊公曰。武姜欲

之。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趙世家。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原注】趙文

獻子之後矣。韓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吳起傳。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仲居弟子傳。子羔曰。出公

去矣。而門已閉。魯仲連傳。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竇太后謂景帝曰。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三王世家。公戶滿意謂燕王曰。今昭帝始立。【錢氏曰】史記不如左氏傳處。此亦其

書名不書諱。而惠二年。齊悼。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成王之爲叔父。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其友謂

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繆公交。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

憎也。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衛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並是

生時。不合稱諱。又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

孔子歿時。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卽無此語。文益謹而格卑矣。錢氏曰。此是後人曰。史家紀事。生稱諡者。實始于左氏傳。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是也。經典明文。尙不免此病。其他諸子雜記尙多。不可枚舉耳。楊氏曰。闕止字子我。與宰子字同。陳桓闕止相憎。乃使先儒受誣甚矣。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王公爲君

稱周文王爲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獵。呂尙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漢張衡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犂牛之裘。又云。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稱宋文公爲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鮑之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芻。稱齊莊公爲莊君。墨子。昔者齊莊君之時。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稱齊景公爲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旣沒。景君歎。稱宋襄公爲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館詩。襄君初建國。稱宋元公爲元君。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

卷二十四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閟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

則以始祖為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為高祖。【原注】文武成康。僅四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爰。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為高祖。

【原注】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孫氏曰】按書之藝祖。即禮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禘也。藝禘聲相近。釋文注以云。藝魚世反。馬王云禘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禘者乎。當以馬王說為長。藝祖為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為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並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甯。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潛潛濬源。有雄武劍。作鎮金門。元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稷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是以元宗為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遘。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原注】唐元日。佑我靈考。為唐神宗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今按魏泰東軒筆錄。稱太祖太宗為藝祖神宗。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冲帝

幼主謂之冲帝。水經注。漢冲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盤屋芒竹。以孺子嬰為冲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伯兮揭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原注】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會。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胙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卽爲族。族非疎遠之稱。【原注】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原注】梁書夏侯竄傳。宗人夏侯竄爲衡陽內史。竄曰。竄侍高祖知盜於竄已疏。乃曰。卿儻人。好不辨族。高祖謂竄曰。夏侯竄於卿疏近。竄答曰。是臣從弟。從。竄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原注】馬融王肅以為紂之諸兄弟親戚。稱其慈也。疏曰。親指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 【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時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剡傳。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為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錢氏曰】唐書云云。之稱矣。【趙氏曰】攷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玄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王真公主。偃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為七哥。三司使孔謙。兄弟伶人景進。呼進為八哥。此亦稱兄長也。王荆公謂雋曰大哥。趙善湘語子范曰。三哥甚有福。三哥謂第三子葵。此父之稱子也。蓋古人又以哥為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又宋欽宗臥太后車前曰。傳語九哥。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弟也。顧氏之謙。毋亦扭干吳中習俗。而未考哥之有是異稱也。【楊氏曰】北齊諸王。稱母曰姊。玄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原注】又有同王真公主。偃大哥園池詩。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 【梁氏曰】史記。淮南王傳。而稱大者。蓋大乃天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為大。則元宗稱寧王之例。

妻子

今人謂妻為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錢氏曰】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原注】史記高祖紀。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

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原注】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檀淵。此又是不能悉數之辭。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冲人。不叩自恤。言予又言叩。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命。【原注】今監本脫而。言爾又言而。女畏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又言公。【原注】范寧解。五。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烏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后稷也。爲韓姞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姞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楊氏曰】其未崩斃而稱諡者。與此一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遑即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甯。安即甯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尙即猶也。周其有頌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即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即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原注】晉書后妃傳序。亦云。爰自夏古。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

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妣邑姜。皆無后名。【原注】以太妣為后。乃後人之論。而詩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晏起。嬖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后緡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為后者。【原注】如泰姁大象。有以妃為后者。雜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原注】周禮量人注。后。君也。稱先王者。唯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羣后誓于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允征之篇。亦稱允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為后者。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云。懿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為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僂倖之運。賴茲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

王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為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允征。允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為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原注】唐云。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罔君人者之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為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錢氏曰】祭公諫穆王。昔我先王世后稷。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原注〕史記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而復去之。文武王獨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稱先帝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王。義帝者是也。〔原注〕曰。等之非也。蓋云諸侯諸王也。不先王取便文。有公不言而王言之。王貴也。春秋之吳楚。則以子鍾于諸侯。

君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原注〕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奉鬪上壽。史大夫官猶尊。若嚴助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亦稱君。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楚鬬廉語屈瑕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原注〕文十年。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至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愍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原注〕猶鄭伯有之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之。〔原注〕晉語三世仕家君。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周禮調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闕氏曰〕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是時舜已爲諸侯。故曰都君。非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奉而爲君。以主一國。觀泰伯之在荆蠻可見。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爲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爲君。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爲君。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舅爲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

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喪服。妾為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原注】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謂人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注主。大夫君也。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方氏曰。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卿大夫之妻。亦稱主也。戰國策。又以主君稱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魏策。魯君擇言。稱。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主君之尊。蓋一指魏文侯。一指魏惠王也。

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玄德帝蜀。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為安樂公。自可即以本封為號。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原注】三國志載。鍾會檄蜀將士吏民。稱昭烈為益州先主。先主之名。蓋始於此。乃是魏人所稱。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為不當。况改漢為蜀。亦出壽筆。

【原注】黃氏曰。抄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楊氏曰。魏以蜀為漢。則言不順。故當時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為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元烈傳。以為東觀觀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為先主矣。【原注】綱目亦書帝稱為後主。姚燧深以為非。見元史傳。

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改為先主耳。【原注】杜微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是後人所改。今年始十八。亦無稱朝廷為主公之理。

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昭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原注】記曰。君子於其所上。書亦

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楷沿。遂以爲至尊之稱。【原注】許善心以陳臣入隋。宇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晉陛下。召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事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閭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爲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湣王。齊人謂齊湣王。孟嘗君舍人謂衛君。張巧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鄭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閭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干陀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閣下

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原注】漢書王尊傳。直符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卽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原注】晉左思稱左記室。梁何遜稱何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原注】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俎言。閣。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原注】檀弓。會子曰。始死之奠。其於棺也。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其餘閣也與。沈氏曰。案內則正義。天子之閣。于夾室左右各五。蓋古人置此。以度飲食之所。卽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爲樓觀之通名。諸侯於房五。大夫亦于夾室三。

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原注】三輔黃圖云。皆蕭何造。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為登眺游覽之所。【原注】司馬相如上林

閣。閣者。門旁小戶也。【原注】說文。董賢傳。與孔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冠。因設館於

其旁。即謂之閣。漢書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原注】古人坐。避當庭門。而引

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原注】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故蕭望之傳。言自

引出閣。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閣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

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原注】嚴延年傳。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朱博傳。召見功曹

閉閣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倣之。以宣政為前殿。紫宸為便殿。前殿謂之正

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閣門而入。百官侯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閣。【原注】唐六

之左曰東上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閣。【原注】閨即門也。故金門亦謂之金閣。宣政殿

右曰西上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閣。【原注】閨即門也。故金門亦謂之金閣。宣政殿

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原注】既通金閣。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

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為閨閣之臣。【原注】後漢書曹大家傳。時漢書始

閣下。從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

之黃閣。【原注】宋書百官志。黃閣主簿。省錄衆事。鄧琬傳。太宗定亂。進子勛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今代以文淵閣藏

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為官曹之稱。至後漢

始謂之臺閣。古詩為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

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為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

耳。謂夏為不得移。【沈氏曰】移抄本作儀。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

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原注】魏張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

【原注】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八閣老詩云。扈從登黃閣。

困學紀聞曰。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

又將此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為。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

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唐書楊綽傳。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

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此入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原注】如相于李克。儲子爲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沈氏曰】漢書。魏文侯卜相國丞相。皆秦官。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原注】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原注】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爲令尹。淮南子言。子產史記則云君以我爲相。【梁氏曰】聲欲求爲太宰。史公易稱相。太宰元天。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官之長。然宋太宰亞於司寇。楚鄭太宰又非正卿。則太宰不定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原注】論語。今由與求也。相夫。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爲小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儀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原注】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徒。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寇也。從小司徒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按左傳集注引此。亦不覺其誤。【梁氏曰】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即魯三家之外。有寇也。朱子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誤。【梁氏曰】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即魯三家之外。有

東門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時同在卿列。則亦儼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為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徒職乎。昭定以後。臧氏替而以孔子居之。亦事理所有。史云大司徒。別於小司徒之下大夫也。毛氏經問。謂夫子由小卿司空進大司徒。良是。又曰。誤非始史公。晏子春秋外篇。孔子聖相。苟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手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論衡有孔子為相國之說。而經史問答六。力辨孔子以卿當國。余未敢以為然。又韓子外儲說左。言孔子相衛。尤妄。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原注。盜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壁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以為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為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平。至漢則定以為官名矣。汝成案。衛將軍衛字衍。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錢氏曰。西漢丞相封侯。東京三公不封侯者甚多。曹操始稱相王。原注。司馬文王進爵為王。荀彧曰。相王尊重。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為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鑿虞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祭酒為太師氏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虞業維樅。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原注】宋徐爰誤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原注】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為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略。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即此二字。【原注】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爭。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原注】雍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東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垆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繇中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原注】亦有無官而得入者。如李白是也。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

至宰相。【原注】參取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其時尚未置也。【陸氏曰】士子登高第者。入翰林。當卽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為明體適用之學。則不數年坐致館閣。為儲相地。當卽以相業期之。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誥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誥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為言官也。奚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為諫也。奚異。今獨謂御史為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知其一而失其一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可不知近臣之職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者。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策。今之人不以為其職。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為出位。以盡職為出位。孰肯為盡職者。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原注】職陸贄與吳通元有隙。乃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原注】通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穎。劉烜。貞元末。奕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奕王倚。與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原注】

小說。元宗時。有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穴食者四十二人。【原注】順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並總監諸色職掌內穴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原注】文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璘因話錄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曰。且待別日。【原注】雍錄曰。僕吾丘壽王以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上

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之地。凡善格五者。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例也。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上。伏願采芻蕘之言。於此

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

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

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

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

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

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

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

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原注】嘗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廢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謂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原注】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廩贖贖。調斂徒役課程。遠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尙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場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爲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原注】猶近日天啓

宋之添注以至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原注】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京堂。元龜。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玄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今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孫氏曰】副郎俗稱也。不宜沿用。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當繇定制之初。主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予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為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為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因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尙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為之。尙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尙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原注】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調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縉。收載及王潛于政。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清李侍榮。及載男仲武。李熊並收禁。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原注】魏仁浦傳。自樞密院小史。主事。前宜黃簿主太冲。為大理丞評事。億以吏選兵房主事。楊億傳。時以吏部銓之賤。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冲補外。是在前代。皆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倣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勘。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爲要職。楊氏曰。三十年看儒書云云。卽溫語。非時人語也。豈邪公誤耶。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鑄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人謂醫爲衙推。原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爲節度衙推。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善畫藥篋。令繼發破帽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后方畫寢。繼發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卜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音樂志。隋末河內有人。貌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

外郎

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襲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原注。王智興爲徐州門子。沈氏與後世門子絕異。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爲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原注】南史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原注】袁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爲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又云十人爲火。五火爲團。則直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

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爲登里頓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含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西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原注】今本作樓羅。鶴林玉露。樓羅俗言猾也。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續傳。薦白衣南安朱冲。可爲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翼

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宏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趙修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清波雜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皂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原注】杜子美詩。麻鞋見天子。然則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原注】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

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

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謂王鉷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

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

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

舉。而僮隸已呼爲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瓌。周世以

貴公子。又尙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

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臺廝養。無不稱之矣。【原注】韋堅傳。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

亦唐人之一輕薄也。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耶。北史節義傳李憲為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為耶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為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為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為門生。邳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按成案】自門生之名。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冒弟子之實。于是贊執

上官。論巧國士。以速援引。用博聲稱。賄詣顯行。名曰親厚。冀進微聞。說云津逮。積廢職業。恣為羅織。焯薄之風。莫斯陋矣。至於鄉里小兒。略涉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組授下吏。密通款曲。偶值勢衰。轉讓彼其。援郿原以自解。幸景桓之未錄。首鼠兩端。出處一轍。皆不知怪。抑又甚焉。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昌黎云。聖人無常師。公麟文學。可弗慎歟。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人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錢氏曰】晉書周顛傳。坐門生斫傷免官。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

隨。后妃傳。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為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自從王永

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原注】陳書沈佺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錢氏曰。琛以宗人。顧名與碩頭同席坐。梁傳昭不蓄私門生。蓋所以矯時人之弊乎。趙氏曰。觀六朝所稱門生。不過如僕從之

坐。雖出免中正。類。非受業弟子也。然富人子弟多有為之

者。蓋世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為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爲之者。陸贄曉爲吏部尚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兩門生。王珣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則未知名門生有可入仕之路。亦不得謂非在官之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闞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胤。胤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錢氏曰。漢時郡國守相。稱府君亦稱明府。

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原注。刺客傳。聶政稱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原注。西都賦。李周翰注。臣者男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原注。陳平周勃對王。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遣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梁氏曰。此侯罪狀。史漢表皆同。中南王爲釘之從祖。尊卑既別。名位亦殊。其稱臣何罪。平棘侯薛稷。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原注。免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爾。原注。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

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王官仍復稱臣。【原注】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官。而屬吏則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爲先臣。則亦可稱母爲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爲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是稱其臣爲父也。【原注】史記。文帝又問。則曰父以人主嫌於稱父。乃添一字。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稱其臣之母爲母也。

人臣稱人君【揚氏曰】前有人臣稱君一條。宜併入。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政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鶚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原注】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三國志張遼傳。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為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鄆城為行在。蔡州為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為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原注】三國志孫皓傳注。邵疇為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盧諶贈劉琨詩。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李善注。朝右謂別駕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胡三省通鑑注。藩朝。宋武帝為宋王。齊高帝為齊王。時曰藩朝。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為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為疑。蓋徒見唐盧粲駁武承訓造陵之奏。以為

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原注】舊唐書德驥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天子冢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

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馬陵。【原注】李肇國史補。武帝幸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為蝦蟆陵也。曹公祭橋玄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蟆陵下住。每至此陵下馬。時

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為宮。冢名為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為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簿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

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原注】杜氏通典。有之傳。嘗乘羸牛車。逢子峻鹵簿。王僧孺幼隨其母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今人以皇族稱為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讒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讓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主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為東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兄君錫及宗室等。為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顏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誅云。奄忽登遐。以為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原注】其祖之繼室。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為嫌也。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闇。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遺疾彌留。歛焉大漸。隋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宗為其兄元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齋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為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原注】史記但云。馬援傳言。援擊牛醜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

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沈氏曰元史刑法志禁令篇云諸民間祖宗神主稱皇帝者禁之

卷二十一十五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犛爲祝融犛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原注案續漢書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類非而曲爲之說雷氏曰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義和國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重即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黎乃蚩尤九黎之族以屬職而爲地官者或謂黎即吳回大謬回乃顓頊之會孫安有帝之初立即命其會孫之職蓋高陽以前惟凶黎蚩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還其善者于鄉居使爲滯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蓋高陽蚩尤之名爲黎君也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還其善者于鄉居使爲滯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蓋高陽天北正黎司地自後掌其職者黎即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于重後與回分掌之及共工作亂日老童生重及黎重即重氏黎即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于重後與回分掌之及共工作亂帝命重氏鍊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鍊重而以其弟吳回爲之後由是重氏之職又并于黎而黎之德獨光融于天下焉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回之兄止謂之重無所對而以其兼并二職言之則回與其兄皆可謂之重黎也國語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此重黎即謂吳回也其後即義和是也國語和本黃帝時分主之官堯取于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總理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即國語所謂則古之官也則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各有分司就其長而統言之則或謂之義和或謂之重黎止是一官之稱也呂氏春秋謂舜使重黎舉后夔典樂是又即義和重黎之證夏后中重黎之後義和尸位允侯征之以昆吾氏代其職蓋昆吾者亦祝融吳回之孫帝之命代猶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義故國語曰至于夏商重黎世敘天官史記天官書昔之言天術者有夏昆吾殷商巫

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敘其職也。馬融書注。分羲和為二氏。後出孔傳。用法言近羲近和之說。謂重即羲。黎即和。亦由于此。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為君。或下而為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為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為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何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原注】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史記殷本紀。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為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家。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原注】周禮筮人。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元注。此九巫皆當讀為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招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原注】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原注】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柔艱之災。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原注】封禪書。荆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而或以巫咸為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而或以巫咸為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為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原注】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原注】枚乘七發。扁鵲治內。

巫咸浴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爲鄭也。原注。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原注。採藥往來。羣巫上下此山採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原注。巫上下此山採也。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爲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六年。殷侯微原注。上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也。原注。無夷。馮夷。山海經中原注。一作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原注。郭璞賦。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原注。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真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瀦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原注。王逸章句。始以湘君記曰。舜葬於

【原注】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原注】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爲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媪神之文。【原注】郊祀歌。媪神者。張晏曰。媪神者。老母之稱。坤爲母。故稱媪。於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原注】

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遣出妬女祠。其碑大歷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

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

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原注】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

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聵。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

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媪。當時大

歷十才子。爭遣李諲鑿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塋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塋像。

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

【原注】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卽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謾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

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

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

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

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毋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

於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原注】魏書高句

曰。我是日子。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

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

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寶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梁氏曰】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時宣王尙幼。匿不敢出。周召相而立之。參校情實。必是如此。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共伯不以有天下爲心。而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逍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誣哉。共伯不以有天下爲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原注】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山險。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

養性之術者矣。【原注】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虜。五十二年。崩於虜。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

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

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衛輝府輝縣。【原注】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

別一共伯。共者諡也。非共國之共也。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登。終身

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

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

自莊子。【原注】容齋三筆。以爲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

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死。【原注】盜跖篇。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間。亦辨以爲誣。於是瑰奇之行彰。而

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

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

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攻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

以攻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原注】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檜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

嘗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甯。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原注】司烜。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尙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翹鄰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

【原注】子初賦。謂昔人言。無出子胥溺者。因爲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見紙上。而後信哉。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卽有此潮。豈必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且復爲誰朝邪。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原注】古人以三月上祀被殺。以清明前三日寒食。矣。周舉傳云。每冬中飢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雉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輒。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甯寺。晉長明燈。亦復膏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爨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必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原注】東晉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後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閒。李暹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暹死人爲葬之。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家門。今疑其處爲聖火巷。金陵傳不云平。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原注】漢書。故事云。稽梁寺前。直南小巷也。

大樽鹽有別。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山。大火令丞。如雞子。平地三尺。垮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梁氏曰】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遇于莒郊。檀弓。檀弓迎柩于路。說苑。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原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

以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誌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原注】風俗通。已有此說。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為一耳。

考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原注】祖君彥為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諡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考史記。有莊生。莊翼。莊豹。【原注】樽莊里子傳。莊寫。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驕。莊芷。【原注】淮南而獨有嚴君疾。【原注】樽莊里子傳。秦封樽莊里子。號為嚴君。疾名也。嚴仲子。嚴安。鄧伯宗。謂安自姓嚴。【原注】胡身之注曰。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紱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原注】王莽傳。有嚴嚴春。非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李廣射石

藝文志。常侍郎莊愨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愨奇。下言嚴助。史駁文。【原注】嚴助傳。作嚴愨奇。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爲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呂氏春秋作餐由基。王充論衡同。黃氏日鈔。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欄。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梁氏曰。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向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由。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梁書。何允二兄。求點並棲遯。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原注。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服。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度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

各外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闕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冀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寒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原注】水經注。蕭繹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原注】左傳但言獲杞梁。不言獲華周。楊氏曰。說苑亦子政所誤。則云兩人皆死。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原注】呂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視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視孟明。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豎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怏懣。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考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樂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錢氏曰】左傳。舟之僑先公。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龜茨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

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關氏曰】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屬陳。老子時。地尚未為楚有。【梁氏曰】老子之子宗為魏將。老子卒於敬王初年。而其子仕魏。最小亦百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

卷一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胷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未載卜式語。王翦傳未載客語。荆軻傳未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未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未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論末云。近代鄭端簡作名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未載虞部郎中王國用一疏。其一得太史公之

法者
敵。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

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

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迕。如

劉屈氂爲澎侯。而稱彭城侯。王章爲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韋元成嗣父爲侯也。而曰因丞相封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八月任千秋別將並進。乃此移奉世擊羌之月爲千秋。反遺卻

奉世主帥。皆皆誤之大者。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說太初。而高祖功臣表。與惠景侯表。皆

其餘年月官職。駁斥頗多。蓋太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爲限斷。故不數之。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同。表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元

當削之。惠景表有太初。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已後四字。亦衍文。

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田叔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

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錢氏曰】琅槐屬千乘。廣饒屬齊郡。又臨胸下

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史於世表

作太公尙。於世家作呂尙。以望爲號。未免乖戾。【又曰】太公組緇。安得豫知其名尙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太公任。釋文引晉李頤云。太公大夫稱。則或以呂尙爲太師三公故歟。

此是妄爲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楊氏曰】說文田字解。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耳。

燕王遺樂間書。恐即樂毅事。【梁氏曰】史策書辭既殊。而策復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並混為一。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遺樂間書。與遺樂毅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在前者。皆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原注】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閭仁發兵。長陵令軍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隱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考之文。古人著書。有疑則闕之以待考。如說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有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得稱諡。必後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而並改年表也。當云今王襄。楚元王傳。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南

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爲辰后園。下云。後

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爲辰后園。下云。後

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原注】後周書。蠅蠅並作茹茹。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蠅蠅。

天文志。魏地。背觸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西。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灃。疆新汲。西華。長平。潁

川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

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

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

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

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山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

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縵縵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

也。【原注】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

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

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之爲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

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稱昆弟子。當時大臣后族犯法者衆。周能以法繩之。

日。所云逐捕者。自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爲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

【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

縣北二里。且上文固云。自統令轉守槐里。兼行羊陽令事矣。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撰。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寃。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尙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二淮兩字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徵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進卽費字。財貨也。荀史記曰。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庠。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

作骨肉之恩。祭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原注】按漢書祭而不殊。當作藥而不殊。說文藥。繆藥。散藥。祭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後有善讀者。做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蠶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原注】師古曰。如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會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騰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以子被

亦不然。【孫氏曰】橋公於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豪。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恒有。公爲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貪贖稱。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孫氏曰】按黨錮傳。上而下文。張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則以張儉爲八俊。劉表爲八顧。蓋此但指目儉之同鄉。有八俊八顧八及。表傳號爲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共相

標榜者不
同耳。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

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卽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允。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甯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予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甯。甯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羽下。添一瀨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畔。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政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梁氏曰。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列行繫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誠哉斯語。此其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

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略。【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南北史。皆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無表志。

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沈氏曰】敕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始末。非宏覽博物者不能為。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備。自東京以後。典册既闕。人趨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謬特多。夫無志不得為完史。有志而不掩實。不得為良史矣。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並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楊氏曰】思廉百藥德棻。皆唐初人。而于志甯李淳風風章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汝成案】漢書云云已見前。元本此題下僅一條。別書是條於上。疑先生刪去。潘氏誤入云。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項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馬貴與文獻通考。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續漢郡國志。侯城政屬元莧。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政屬遼數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敕文格論。合二條為一。未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鄆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自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楊氏曰】五代時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原注】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原注】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尙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賈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則此毛字。明爲衍文也。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尙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尙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韋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暎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尙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等。元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册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文選。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考。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居廟堂祭祀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以公本拱矣。則墓亦可稱為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錢氏曰】予作考異。與此暗合。今已刪之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封謝文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顛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平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楊氏曰】以宏為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

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即謂廣陵橋立之肥如縣。非遼西之肥如。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沈氏曰】周敕寧云。宋書列傳六卷末。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爲虜。今帝稱帝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張暢傳。十九卷。又有張暢傳。傳中稱廟號。魏稱虜。傳末有史臣論。則六卷楊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削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漢北。以漢強爲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卽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管。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楊氏曰】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直書者。援班彪之例。【錢氏曰】按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撰。而續成之。梁書諸論。述其父說。必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仿孟堅漢書。稱司徒掾班彪之例。其但稱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傳二十七。論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是傳刻之誤。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爲武邱山。何點傳則爲獸邱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漂渚之誤。【錢氏曰】漂渚是用韓信漂母事。子山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雎傳。伍子胥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漂也。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卽粟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囊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葦夫。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卽粟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原注】古漂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爲投瀨。

金縷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尙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孫氏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靈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真誥稱其官爲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鶻。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鶻。爲是韓盧。神儻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大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祟。按宋書孔季

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祠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床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此聽事何也。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此聽事何也。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此聽事何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遺祟。一以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歛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鄩張濬。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冊府元龜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鼎。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修。上並賜綵線銀器。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錢氏曰】舊唐書修於石晉時。初命宰相趙鼎監修。鑿罷。以宰相劉昫代之。若後唐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時。監修國史。乃宰相虛銜。亭林誤似爲一事。蓋未考五代會要也。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元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楊氏曰】歐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別有禮志故也。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於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爲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爲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甯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與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侯鯖錄曰。方等者。卽周編義。【楊氏曰】作蕭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迴爲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原注】異母兄。后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寫。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

兩載於本傳。及韋縉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
【原注】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揚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狐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
【原注】此說又見韋臬傳。蓋因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
【原注】馬燧揚收二寸。高力士傳。長六尺五寸。
【錢氏曰】古尺。短於今尺。它書已言之也。
【據氏曰】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舊書段秀實傳。陰詭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接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管。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管。劉全諒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管。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
【原注】不蒙。不蒙當卽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管。
【原注】如詩郭氏

【原注】考異云。會要作馬。今從實錄。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遷鎮。上云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文之繁省。皆有所不常。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有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氏糾繆已有之。

舊唐書鄭絜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絜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絜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絜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孔吳氏糾繆所已及者不更論。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真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奔辟佛疏。及柳玳家訓。多不如原文。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纈。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尙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沈氏曰】此亦史家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昂爲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脩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五代史不爲韓偓立傳。楊氏曰韓通傳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篤二也。李重進三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譏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與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况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願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租景同為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傳。及完顏奴申傳贊。【錢氏曰】真祐南遷以後事迹。多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獻取元劉兩家。章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勝。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原注】本紀。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原注】完顏。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未及百官志。

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錢氏曰】宋

史述與交兵事。亦止稱大元。未嘗內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原注】自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多。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

【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矣。

已。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禧。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

【任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續平西域諸國。則紀傳皆有之。劉郁西使記。作于中統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其後撤總請備錄。皇上固讓。大凡注家。奉答。與訓敕辭命。及燕鑲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總裁仍濂禧二

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壘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錯。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陸上都路望雲縣爲雲州。松山縣爲松州。是三年尙未

陞州。預書爲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爲滑

州。豈可以此十數年。繫唐一代。且改州爲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爲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於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弁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軍也。襄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爲襄陽軍。則與隨州各爲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信軍。又爲襄陽軍。此兩軍者。一爲虛銜。一爲實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皂白。且襄陽與隨。各自爲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則外益甚矣。河中府。自爲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護國軍。金復爲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曾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

卷二十六

六〇九

勝舉也。【又曰】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繁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為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後唐改為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似團練為州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志又云。濟寧路唐驪州。周於此置濟州。按元之濟寧路。治鉅野縣。在唐則為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驪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驪州者僅一年。豈可以此藥一代之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真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為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為濟州。又為濟陽郡。仍改濟州。周顯濟水立濟州。宋因之。此條尤可怪異。為北郡之濟州治任城。唐初為濟州。即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於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總不相涉。豈可屈而為一。周顯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於濟寧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改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似為濟北郡耶。郴州之郴陽縣。志云。舊為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為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郴州。倫郭為郴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為敦州。改郴縣為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即廢。而元史臣乃以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為郴陽。真可笑也。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鏘範。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維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錢氏曰】蒙古滅金之時。亦未有國號。大元之名。建於世祖之世。則金亡久矣。金史紀傳。皆追稱大元。此明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漢賜夏侯嬰北第一之類。

疑此事。辛酉後考訂紀年。闕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卽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楊氏曰】宣紀本云幸雍。荀氏紀則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卽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尙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原注】在今汜水縣。在今孟津縣。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汧鳩溝。悉納河陰倉。【原注】在今

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原注】六典。東。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

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

門巔。【原注】疑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灵。以澆水作廣運潭於望

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

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談氏曰〕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探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瘁。類舉一二。以繁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詔謙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各立高祖廟。王魏公字無忌。各置守家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遺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飢。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盧江連李憲。封郡稱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破憲。六年憲亡書。其軍士帛意追斬盧。封帛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帝則書。于馬成破憲帛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道。至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冒頓遺高后嬖書。樊噲願將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前冒頓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食不食。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二字。無解所謂矣。獻帝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卒。別駕糜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昔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家中枯骨。無所謂矣。所謂袁公路者。如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滅南涼。虜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為后。途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景平元年。熾盡后密與虎臺謀殺熾。虜事露皆見殺。而通鑑于義熙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而通鑑一載之。于七月。又載之。于十二月。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而通鑑于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于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所謂素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通鑑於此。即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吳娃。是為赧王之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間。十七年。武靈王傳位于惠文王。則惠文于時不過十三年也。而便綴于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何可便綴于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極。良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傅。何得先以時日者師萬戶侯。亦復不少。如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揚州刺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充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襪宴于樂遊苑。庚申。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湘東王暉以上甲侯紹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暉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四月庚辰。湘東王暉以上甲侯紹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暉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內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為庚辰。則次日即為辛巳。何反書于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將秋攻掣。涼州將張掖欲棄大城。寧戎校尉張璠從之。海西公大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據。常據向西南。孝武大元元年。符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常據。帥眾三萬。軍于供池。張璠常據常據。若為三人。今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于永和年中已併載記。于太

和中又從十六國春秋。于太元中復不知何所本而作掌據。夫張也常也掌也。姓則岐而為三。瓌也據也。名且折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東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大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度。明帝泰始六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穉。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穉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穉容穉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拂至張堡。是合二人為一人。北齊幼主高恆。稱位於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為宋。胡身之不考。是齊書元之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怒。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誤也。唐玄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怒。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杜賦勿貢獻。七請勿造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直言。十請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時弊。且可要。棄不取。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謀。以子儀代之。光弼懼。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為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下。此詞臣之筆。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為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刪削。是因秉筆者之微疵。後沒薦賢者之大度。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投壑而死。文帝為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詞。而通鑑乃云。沖與樊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為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為之諱。軌後侍內宴。帝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置捶撻。及天元即位。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捋髮事。天寶元年。宇文孝伯因言捋髮事為句。後注曰。通鑑于因言捋髮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為句。以宇文孝伯因言捋髮事為句。後注曰。通鑑于因言捋髮事上。逸一譯字。然終于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譖賢之謗矣。唐人皮日休。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學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推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職場墨。踐釋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憲中遇害而通鑑于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偽官拜朝臣。如裴涯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既無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為翰林學士。或亦偽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于古人中識孟子。于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甘心臣賊乎。况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為信然矣。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

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原注】册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入秦。係與七大計。獨鑑屬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編也。

卷二十七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潁。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滎。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滎。營軍臨隨。則滎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環經。注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鼈。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

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竝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壘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名。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楊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注書。不爲駁難。小顏云。詆訶言辭。摘據利病。乃效矛盾之仇讎。非復粉澤之光潤。顧氏所取。正所訶也。

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邊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

巧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傳。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緡子遇于防。使緡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緡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緡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躄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似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躄立輒。則蒯躄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躄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孫氏曰。尙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一事。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原注。疏。岵當作岵。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繁。

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袂。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輦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鼙鼓逢逢。誤作鼙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月。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璣。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璣。殷之六瑚。是夏曰璣。商曰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諡也。父

非證。證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尙。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原注】宋自夾祭鄭氏始著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徽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卽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卽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竄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沈學博曰】言僅有死者。又非首惡也。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寯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沈學博曰】若以孔父爲名。則夫

語本姓篇曰。宋潛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原注】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原注】甫是亦以孔甫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

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杜氏以仲為名而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沈學博曰】後劉表所為不軌。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其諱之。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畿內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莫大於此。豈緩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平。謂以列國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廛。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

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歷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戴於此。或恐有誤。傳謂非常者。杜解非。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則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杜氏曰。案此杜自以長歷推之。而以辛未當爲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屬入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用牲于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爲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似亦未以六月爲七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

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尙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鉅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棟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在宋亦非外僭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伊成案】史記宋世家。凡諫詞皆屬目夷。似大司馬卽子魚。盧徇杜解非是。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蓋之推旣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

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是也。【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部首。今失凡部首之歲無閏餘。今有閏餘一。不得爲部首。故言魯推步不正。孟康說誤。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卽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兩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鷦鷯。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偃己。非也。畏穆嬴之偃也。以君夫人之尊故。【傳案】義亦正。釋且字。則杜注爲得。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驚。無復部伍。【楊氏曰】觀亦字則杜解爲是。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沈學博曰】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郊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攻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

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

見之矣。【楊氏曰】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兩家獨無與者乎。【伊成案】如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四分公

室。皆出於為公。不可罪矣。姒臣計在肥己。而顧以一軍獨供四國之征求。使孟叔不與。有

是理耶。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觀此則穆子所謂不能者可知。周制言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然觀晉侯大國也。至獻公始作二軍。魯大國也。至襄公始作二軍。蓋三軍者。備

儲數而不調發。穀梁所云諸侯一軍。據常所調發者言之。未可非也。以邱乘之法計之。則天子當得

十二軍。諸侯當得六軍。以其半為養卒。唯田與追胥則畢發。此王者之法制。而非見行之實事也。

後世三萬戶以上。便為大郡。以百里七十里。而欲備三軍。殆有不能。

十八年。壅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鉅防。在

太山記。山西北有長城。延袤至海。當是壘公所憑。以禦晉者。訖於戰國加功耳。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為苑宣子非。【伊成

臣當依杜氏謂苑宣子。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子天子命卿。而樂桓子又未嘗得罪於諸侯。

二十三年。禮為鄰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

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為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

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

志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

齊國之權。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于三而君食之。今民食于三家。而不知有君

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八年。輿變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為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變。變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

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嘗。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蠶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盆之父獻公非。

【汝成案】書無先君句。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仇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斗牽牛次云。九入入斗一度。虛入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入斗一度。六安入斗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

若使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僮云。越得歲也。鄭精於歷算。有以知之。【錢學博曰】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淮南天文訓以須女爲吳。與越絕書正合。但須女爲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歷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卽防字。古卩字作𠄎。脫其下而爲所字。漢仙人唐公所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

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為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為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為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傳三先生之所以辯者不錄。【汝成案】明邵實譯左傳一卷。陸彛譯左傳附注五卷。後錄一卷。傳遜譯左傳注解辨誤二卷。俱見四庫全書總目。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節。蔘。猗棍從風。字作節。音蕭。【原注】宋玉九辯。前櫛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凝傷。張衡西京賦。鬱蒼鬱對。櫛爽櫛櫛。即此異文。而上文既建而逝。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逝讀為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不逝。則弓不發。注同。舊粟。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注

爾雅釋詁篇。桔。直也。古人以覺為桔。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桔德行。注未引。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為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為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芾而嚮裘。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婕妤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紱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為過甚之義。【原注】文選盧卷同尤良。用乏驥。李善引杜氏左傳注。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汝成案】郵傳是正義。以為過失之尤。是通義也。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堙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

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原注】爾雅釋天。九月爲元。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鈎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慙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傳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還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隴種而退。劉學博曰。案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筓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誣言訓。羿死於桃楛。注云。楛。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卽楛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年祖龍死。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爲確。各處並誤作今年。曆邱劉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

僞。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讖其佞。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壁遺瀛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尙無僞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周氏所未及。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原注】今大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輜輶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

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項羽紀。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言蝨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違古今者也。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古人謂倍爲二。【原注】孟子卿。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噤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爲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惘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噤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噤也。又曰。不自噤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噤。又曰。膳啗之噤於口。竝

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儉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

從人。【梁氏曰】噉卽噉。漢書作噉。志義同。索隱以爲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錢氏曰】古法用在晦及二日者。唐以後改用平朔。故日食有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

曰元狩云。【原注】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卽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尙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

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於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曰。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

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楊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揚雄傳。南至

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

內史界。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闕鄉。絕遠且無行宮。【梁氏曰】攷史漢及黃圖水經注。四皆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縣。史漢多作胡陵。風胡子。吳越春秋作湖可

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湖。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卽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爲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象人

之顏。顏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敞已辯之。【錢氏曰。顏與崖聲相近。】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

序。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據。【原注。】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

而繫諡者。【原注。】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姚刑部曰。】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

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

蓋言自立爲王。後諡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

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稷直傳。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

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諡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

懷王。【沈明經曰。】子嬰父名。知林邑之將亡。孫因祖。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西起秦患。北絕齊

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

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晳也。卽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皙之皙。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低。除飢切。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徊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徘徊。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梁氏云】此不足君所。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

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言荀息

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孫

贖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搯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

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原注】淮南王傳。太子卽自剄不殊。

樽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梁氏曰】策作蒲人於魏。衛疑有脫誤。索隱引策云。今蒲人於秦。衛必折入而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蒲入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泔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錢氏曰】按小可馬說非也。

詳上下文義。似謂衍之說。始謂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語。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相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為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諡為靖郭君。以號為諡。猶之以氏為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為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諡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其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望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強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筓。筓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蠱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輶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竝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

為轉也。楚辭云。筓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筓。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幹从

轉也。猶害有雷聲。去入不妨相切。師古之說。失之拘泥。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廢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案氏

索隱本。置下有廟字。與漢書同。今本脫。【汝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北臨廟。注李奇曰。霸

霸陵北頭。廟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廟也。蘇林曰。廟。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廟音初吏

霸陵北頭。廟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廟也。蘇林曰。廟。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廟音初吏

霸陵北頭。廟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廟也。蘇林曰。廟。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廟音初吏

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予謂廁即側字。側旁从人。隸變爲尸。與廁圖字从尸者不同。劉伯莊音初吏反。小司馬以爲義可兩通。蓋廁廁兩字。唐以前已相混。據此則廁爲側。則史漢皆通矣。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卽禹禹字。

盧縮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山之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慰。當時之薄俗可知矣。【楊氏曰】當從注說。

袁盎傳。調爲隴西郡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注】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不勝枚舉。宋時尙有常調。如淳訓爲選未盡。【錢氏曰】調字當从如淳訓。唐人初任皆云調。見於史傳。不勝枚舉。宋時尙有常調。官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也。明人始有改調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卽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十六年始封。陽虛侯文帝十六年改封。齊文王文帝十六年薨。則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年乃文帝四年。故盡三年。年三十九。不說年四十者。是年未盡。此因本傳誤書四年而謬解。

之。惟補正載蔣西谷語爲確。蔣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命未精。要事之三年。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出治病卽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共治一老禿翁者非。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脈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梁氏曰】延陵季子非俠。且不可言近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當之。戰國策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怨延陵二字衍。漢傳無。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衢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稜二字之誤。【錢氏曰】椎埋。漢人語。不可輕改。先生亦微染俗學。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齊者非。【梁氏曰】嚴九能云。方言。趙肖

小也。曾有小義。亭林似未考方言。

漢書注

漢書敘例。顏師古譌。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姚氏曰】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為軍之旌麾。音許宜反。不復在戲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羽見高祖于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或受羽約于此。解戲為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耶。不辭之甚。抑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為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沈氏曰】此說固通。然訓幾為危者亦當幾。危也。恐即此幾字。案

本書上下文。二說皆可通。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為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

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敞改義為儀。謂若今團貌非。【楊氏曰】漢人義者謂儀也。義都作誼。作

貢父是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為

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也。非踰後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原注】即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井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叔字。

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待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五。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

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

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原注〕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王子侯表。輒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輒卽輒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輒侯國。師古曰。輒卽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輒驪侯杆者。師古曰。輒狐同。河東郡下作狐驪。又未知卽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滂。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乎也。且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婆。史記

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原注〕廣韻

繁字。注曰音薄波切。姓也。又音煩。此字或作繁。玉篇繁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歷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瓊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鬻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鬻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鬻過禮。大戴禮。羸醜以鬻。皆是瘠字。則此瘠乃鬻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原注〕蘇林音儻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壅〔原注〕野同。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苟悅。云雉之字曰野雞。夫雉恆曰常。諱啓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恆與啓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原注〕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原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

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

【原注】魯相史晨孔廟後碑云。飭治桐車馬于饋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帶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

酷吏傳。匈奴至為偶人象。郵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為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徐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為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為公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

不必曲為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擊重。擊。偏也。說文有習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

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原注】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而

講。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原注】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

半也。呂氏春秋。中關。【原注】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

之矣。【原注】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劉之。當從劉。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劉

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為之說。

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為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卽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注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後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裝者執要。舉衣者執領。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兮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卽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原注】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

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

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

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注。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子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已

有此解。故詔書用之。【原注】章帝卽位。以大傳趙熹。大尉牟融。並錄尙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

以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發掘。爲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既耆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鄭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注誤以爲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即賁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揚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潮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原注】傳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讐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卽張禁也。君都亦卽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臍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臍。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償之君。償如左傳張脈償與之償。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尙號秦人。非也。彼

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

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

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原注】後漢書鄧訓傳。發渥中秦胡。袁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非也。西域傳。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尙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錢氏曰】父兄

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亦是追改之。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

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張大令曰】按文帝紀。孝文皇帝高帝之中子也。母薄姬。故以爲非正嫡所生。如以衆子爲側室。不當復云之子。竊謂隨文爲解。難以一律。

左傳以杜說爲是。漢書以顏說爲是。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注刪此注。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濱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錢氏曰】汲古閣本元是使字。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注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汲至迺配食於左坐。謂合葬涇陵。配食元帝。【王氏曰】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軍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

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敘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

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彫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爲廢遐王氏非。

後漢書注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惠氏曰】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爲案。此則漢律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即賣人法也。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

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

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原注】今本家法是也。【原注】左雄傳注。儒有一家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注。五郡。謂九江丹陰廬江吳

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惠氏曰】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諤。當作鮑宣。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也。非。【惠氏曰】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

郎顛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原注】論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惠氏曰】案侯果易注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惠氏曰】案文選作捐。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原注】司注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原注】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氏曰】案意別傳曰。光武皇使據吏。何乃仁愬爲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

張禹傳。祖父况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惠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案收汙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垢。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惠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案收汙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垢。

是爲社稷主。與國君舍垢義同。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原注】趙典本傳。是帝初。官衛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注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婕妤。敘傳。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原注】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綜聽雞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入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為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苻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識文。豈可以入詩乎。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原注】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構璞於救。而史臣論曰。竟斃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為飛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不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竝以將軍為將。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雲中都尉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原注】即為單于都護。【原注】裴行儉傳。突厥內一十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臯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卽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注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鞞。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狐。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靡安率土。蕩滌撫洪鑪。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原注〕今昭陵六馬見存。皆琢起。非金馬也。乾陵石厓亦然。而刻馬於上。其文凸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闕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

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狎狎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

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蔽。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原注〕戰國策。江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

入隋。歸尙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錢氏曰〕陳書姚思廉所

唐人之重江總如此。以其一代文宗也。子美以總自比。豈有微詞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

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年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與內史。會江陵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

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

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卽所謂還家尙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

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

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

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

外家餐。謝安乘輿長。亦已亟稱之矣。〔原注〕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不

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入殷學。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敝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

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

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原注〕唐席豫高都公揚府君碑銘曰。鞭牙

之角。〔原注〕唐席豫高都公揚府君碑銘曰。鞭牙

初見觸邪。雞栖之車。遠聞疾惡。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原注】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邊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冊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則盟誓之文。詔勅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處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窺。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曾通三年。白題國在滑國東。而此詩以爲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楊氏曰】雖題黑齒。亦謂刺其額也。冊府元龜。白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師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會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土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原注】又如上兜率寺詩。何容好不忘。當是周容。見葉少蘊

避暑錄話。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

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原注】唯費禕山濤二傳作頻。蓋後人減筆書爾。【錢氏曰】

頻煩五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繁。頻繁雙聲字。繁煩音相同。故亦通用。非由後人減筆。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侯幸傳。太子黜癢。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縣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鈎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鈎陳之宿。主鬪訟兵陳。

耆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為之。加飾金銀薄。

時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姜被承

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

栗棗修。女贖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未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閩詩。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

金陵【原注】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竝無金陵。卽令秘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

爲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尙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玄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牟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揚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灑菰米沈雲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掉闔篇。掉擺古今字通。

哭李尙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蔣王惲傳。惲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尙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

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閒。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漉。是用詩柏舟。如匪漉衣。秋懷詩。慙慙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虛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鷄子者。每人令出二鷄子也。胡氏未注。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為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注。延廣史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注。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為愛憎所白。【原注】語出吳書。注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竝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決。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濟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樅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樅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

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泮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注云。泮水卽巨泮水。按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泮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泮泮水。膠州志曰。泮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榔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注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卽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擇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汝成案〕此條亦見前卷談氏說。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楊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土護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土護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吳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華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錢氏孟學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優人云。迴波爾時楊栳。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大唐新語。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爲據。翻疑通鑑有誤。豈其然乎。〕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媯。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

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瀋陽。開元五年。又遷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略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各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注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楊氏曰。錢氏不敢稱帝。而其國書。書曰崩。曰世皇云云。則不敢稱帝者。旁人之詞也。名室曰宮殿。妻曰皇后者。其志也。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注。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卽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卷二十一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擗。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檮。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敵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原注】禮書。以頓首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辨刑部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致諸地。以稽留其首於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首不加諸左手。是爲拜手稽首。禮曰。稽首據掌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首于手之上。若空未拜然。四曰振動。兩手相擗而後拜。所謂拊也。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頓首者。皇急以謝過。空首者。降拜以受賜。穆天子傳。賜許男駸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節之共也。君辭之則升成拜。成拜然後稽留其首。然而禮于降階之拜。亦曰稽首者。通言之耳。蓋降階者。固欲稽首然。然而君子時辭之矣。勢不可以不速矣。振動之拜。亦曰稽首者。此四者皆下之于手之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所致敬于臣之甚者。則亦稽首焉。平交有所謝者。則亦頓首焉。五曰吉拜。常祭之禮也。平交相接之常禮也。首與尻平。故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六曰凶拜。喪禮也。稽顙觸地。無容而拜也。顙頓於地而稽留之曰稽顙。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下手也。手相加致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拜也。手不致諸地曰肅拜。禮以其不足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肅而已矣。婦人非喪事。雖君賜。無手拜。肅而已矣。九拜之中。最輕者肅拜也。次吉拜。次稽首空首振動。次頓首。次凶拜。極矣。奇拜。喪拜。以多寡爲重。七者。蓋兼得名之。鄭康成謂拜而後稽顙爲吉拜。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者。非也。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皆非稽顙。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爲父母長子稽顙。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苟稽顙則必拜矣。彙論其先後。使周公制禮。明以稽顙而後拜。乃得爲凶拜也。則人皆識之矣。孔子不必言吾從其至者矣。古人必以兩手交爲拜。明以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成拜者。手拜也。【鳳氏曰】男拜尚左手。先以右掌據地。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閒。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原注】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趙氏曰】如李涪說是唐人郊廟。尚祇再拜。四拜。子於父母亦四拜。蓋儀文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或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也。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篚筐。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原注】黃庭經太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首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沈氏曰】香祖筆記云。一書載米元章與人書。人于書間間。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古道如此。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笞極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卽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日。【原注】漢書注。如傳賓主位東西面。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賈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墻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轡。【原注】皆待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尙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原注】詩蘼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驟隅有竈。漢書蘇武傳。擊地爲坎。置煇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原注】唐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煇火以取煇。此卽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土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筓。閩憲副宏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襪。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惟用金彩補子。

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餘。內丘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啓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歷初。庶民穿澹靛。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原注〕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無非雲履。髻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者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效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效衣見彥昭。效楚懈反。廣雅。梢袷衽謂之禮袂。一曰禮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袂。又曰裙袂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單甲。卽對襟衣也。戒菴漫筆云。單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襜。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樞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帝。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

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沈氏曰】此爲第二條。

行滕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焉。注同。亦作偃。禮記。偃屨著綦。釋名。偃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滕。言以裏腳。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滕。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滕。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滕釘鞵。更鞵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襪。既解襪。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滕而不襪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原注】始从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原注】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卽位。詔罷鄭衛之音。滅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卽名之樂府也。

寺

【關氏曰】馬援傳。曉秋道長歸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
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釋榮投敵。步出城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闈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原注】崔杼使圍人自秦以宦者

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原注】說文。寺。廷也。有法。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太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注。寺。官舍也。張熾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寺門。即平陵縣門也。樂協傳。父爲縣吏。得罪於令。故年十一。常俯伏寺門。莫志凌。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原注】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統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名曰寺。鳩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鳩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即維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政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不當稱省。【汝成案】明史職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平布政使司爲北京。後又置交趾貴州布政使司。宣宗三年。罷交趾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爲十三布政使司。考明制有左右布政使司。建文省雲南一人。永樂則貴州止設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實共治一省。故曰十三也。先生作鹽城志。數交趾稱十四。此仍云十三者。以此惟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者誤耳。我朝爲承宣布政使司者十九。曰直隸。曰江寧。曰江蘇。曰安徽。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南。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湖南甘肅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六年分置。江寧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治江寧府。自是移安慶云。

職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按屬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韓宣以當受杖。戴脫袴纏禪面縛。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瓊。并州刺史王緯。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宏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

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卽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黃氏日鈔。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原注】通鑑注。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爲判司。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卽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閻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皋杖殺安吉令孫儼。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令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尙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啓白。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錢氏曰】晉書王坦之傳。僕射江影領選。將擬爲尙書郎。擬止。影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捨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原注】南史孔觀傳。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革傳。弟葦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

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忱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尙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原注】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錄尙書而搗撻朝士。【原注】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甕。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原注】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各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原注】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竝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

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勤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暑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原注】南北朝謂之畫戟。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闕氏曰】唐詩話。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門急。質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日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云云。是邸報字亦見于此。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隄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酒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鄭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原注】因學紀聞。謂榷酤。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之害。甚於魯之初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

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誌。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榷緝。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陳通政曰】孫公嘉陰以高粱祇堪供造酒之用。推論禁止之弊。謂於生計有損。此說顯。所慮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邠原之遊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蠶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卽治國何難哉。【原注】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原注】黃帝直作黃彝字說云。酒善窮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徐尚書石麒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

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妖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真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啓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

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

丘侯張拾。即【原注】其侯黃遂。樊侯蔡辟方。竝坐搏拚。免爲城旦。【原注】貨殖傳。掘冢搏拚。犯姦成。師古曰。

搏或作博。六博也。拚。意錢之屬也。【原注】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

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

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

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旣爲職官。當先廉恥。旣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

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

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闔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

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

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救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

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樗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玄

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

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元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

司召元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原注】披應歷十九年。爲宋太祖之開

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等所弒。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

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捕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貧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原注）河東鳳翔。鄜坊。隴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里餘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費用旣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

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可【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債過六月免【原注】免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恭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湑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恭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牟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

納女

漢王商爲丞相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爲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廳諡曰戾侯後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貧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尙書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濁揚清羲雖風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尙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證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諡曰文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爲恥今人則以爲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宋路太后頗豫政事弟子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尙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棄歸

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彩。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為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禮制其臣下也。

罷官不許到京師

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原注】蘇不韋傳。今制內外官員至京師。必謁鴻臚寺。報名見朝。至南京。必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詔逐罷開官吏人等。此漢人之成法。所以防夤緣。清輦轂之意深矣。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至京。【原注】建立先以上通事不敢引對。留于閣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卷二十一十九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原注】董氏曰。顧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惠氏曰】詩疏。馳謂走馬。是屬乘車。非單騎。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鞶為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獫。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

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氏曰】秦穆公送重耳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過虜。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史記項羽本紀。絳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子木使駟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云。以車曰傳。以駟曰駟。晉侯以傳駟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尙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羸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原注】爾雅無驢而有羸。鼠身長頰而賊。秦人謂羸鼠。而郭氏兩釋之。則此爲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逸周書。伊尹爲獻。令羸。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健鈍。璞案卦名之。是爲驢鼠。蓋卽其類也。周書。伊尹爲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駒駘。駘爲獻。【原注】驢父馬母曰驢。馬父驢母曰駘。【汝成案】說文。駘。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驢。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駘良駘。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駘。馬父羸子。駘。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驢。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駘良駘。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駘。是以爲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駒駘羸駘。蚤蚤驛駘。駘駘羸羸。王褒僮約。朝治

馬驢兼落三重。【按成案】如儀約則驢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驎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要褻奔亡兮。騰駕臺駟。劉向九歎。卻騏驎以轉運兮。騰驢羸以馳逐。揚雄反離騷。騁驩駟以曲躡兮。驢駟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驢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羸驢駟駝。銜尾入塞。驛奚駟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徵佞。驅騾驢。馭宛馬。鞭馱駝。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羸。匈奴傳。其奇畜則羸。駝驢駟駝駟駝。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臺它。烏秣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種爲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罏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罏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罏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罏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衛。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

海沂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於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沈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曰金山衛。蘇松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由太倉入犯之徑道也。曰白茆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口也。曰吳淞江。以害三。曰新港。即三河口。以通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港。又有鹽徒聚艘於此也。曰廟灣。以其為登岸。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言。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又有鹽徒聚艘於此也。曰廟灣拒守。毋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此為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陳璘曰〕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鐵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山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襲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蘆臺。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灣。成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懸皮島。西匝兩京。登萊。是為遼海。登州一郡。陡出山東。盡於成山衛。海船往感京天津者。以成山為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鼇山壘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瀾海清。呼曰泥入海。則沈之實支條。纜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沈。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紅南之沙。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攔無礙。聞船則底圓。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東向澎湃。故潮沙之流。比他省為最急。若至西風開避。則舟隨溜擱。靡不為壞。是以海船往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准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為之保障也。廟灣南下。自抵吳淞。東有岸山馬蹟花腦陳錢諸山。接連浙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興之乍浦。錢塘之觀音。餘姚之後。寧波之鎮海。雖沿海相聯要疆。但外有定海為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浦一處。濱於大海。東連漁山。北達江南之舟山。定海之衢山。劍山。在外則汪洋。言海防者。當留意焉。紅折外海。以馬蹟山為界。山北屬紅。山南屬浙。而陳錢外之山。山防大澳廣。可泊舟百餘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東南。且與盡山南北為犄角。山脚水深。非加長梭。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國衛。

接辦內地。外有韭山邦。亦賊舟寄泊之所。此皆寧波郡屬。自寧波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有佛頭
 桃嶺崑門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巖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接樂清
 溫州瑞安金鄉蒲門。此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峙玉環。不可忽也。閩之臺北。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
 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之寄泊樁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臺北。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
 莛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嶺小輪關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為福寧福州大
 外護左翼之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為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
 島。閩安雖為閩省水口咽喉。海壇實為閩省右翼之扼要也。東北有東永。東南有視坪。內虛海套。
 是為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馬尾海壇。所當留意者也。東北有東永。東南有視坪。內虛海套。
 吧。積穀邦。韭山東霍。衢山江之馬蹟盡山是也。泉州北則崇武瀾窟。南則祥芝永寧。左右拱抱
 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為泉郡之下臂。廈為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
 暨古雷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而南風不但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靜浪。黑溝白洋。
 宮古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而南風不但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靜浪。黑溝白洋。
 皆可暫寄。以俟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了。內皆
 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敢擢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
 宜巡緝。澎湖之東。則為臺島。北自雞籠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馬。約四五百里。崇山
 延綿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馬。約四五百里。崇山
 疊嶂。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郡治南抱七崑身。
 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陳仔海翁隙。皆西護
 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彭
 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
 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軍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為北彭中彭南彭。俗呼為三彭。南
 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夜西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郡郡支山入海。實為
 潮郡賊艘由暫寄之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掠。而西向於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郡郡支山入海。實為
 潮一岸。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歸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
 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陀摩
 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拾打山旗蠡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樞蔽。在在可以警
 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為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內河築船棧船塢。皆處可出。實為省會之要地。
 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船。與虎門為犄角。有心者
 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樞準。下接岸門三窟大小金烏嶼上川
 下川賊船澳馬鞍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南護也。高郡之標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嶺州
 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徐溪海康徐聞。向南幹出四百餘里。
 及至海安。三面濱海。延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嶺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而
 白龍調埠州江永安山口為免。處處沈沙。難以名載。自冠頭嶼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運。
 運運相通。運者島門也。暹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為
 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建海角于廉。天涯于欽。瓊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廉瓊。南

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黎會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熱黎。而熱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口。西之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邢樂港。萬州之東渡。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之路沿海。惟澄邁之馬鼻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觀港。感恩之北黎港。崖州之雙。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為艱險。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住熱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熱黎。而不可到吾地。熱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積久之臺。惜乎田疇不廣。曠地需於高雷。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香。究非臺灣沃野千里。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建乾隆五十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兩嶺。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為粵東海寇之始。其時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兩嶺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贖諸弊。無地不熱。泊乎光緒既亡。羣盜無主。爭為雄長。逾莫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總兵。保東海八阿婆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造。皆分得自商漁。食貨不待經營。皆得自劫掠。海洋熱若門庭。波濤安如平地。我師轉形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食不獲。兵來則連擊抗拒。莫之敢擾。我師轉形困瘁矣。又以海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船身簸蕩。中者幾何。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之可以伏兵獲也。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湖之可以險阻扼也。必其船傷行遲。環而攻之。賊匪計窮。必已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倘值日暮。賊從外洋逃遁。我師不敢冒險。勢必回航危險。故其殄滅難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辛苦才否。竊知大略。謹撰為籌辦海匪事宜若干條。以備採擇。一戰船宜派本管之武弁監修也。從前修造船隻。皆用出洋弁兵監修。工程尙屬實在。嗣因有不肖弁兵。需索匠人。役屬弁兵。專用文員。督造工竣。專請驗看。合式即令武弁接收。費用雖稍減于前。而工料實不如舊。蓋船工最為深微。固與不固。非一時驗看。合式即令武弁接收。費用須極廉。真形畢現矣。章前因帶領紅單船百餘隻出海。與舟師相從兩月。見各船日夜屏水數百桶。毋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房室車馬也。船果堅實。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反是則憂先溺覆亡之不免。安望獲賊。憶在洋時。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船。以整織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詢之為蔡廷芳監造。可知監工得人。一船可收數船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肖。遂謂人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次第撤回。徹底興修。即派該管弁兵監修。彼其身命所關。自不聽匠人偷工減料。如有需索。至予料價必稍增加。應由藩庫發足。勿令承修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可固。此為勦賊第一要務。一蓬索棹舵桅木。東西洋面。三千餘里。一遇大風。舟師即有折桅者。一船折桅。全軍失色。雖賊船唾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資賊。必求木易之。三四日工乃竣。而賊已從容遁矣。行三五日。追賊將及。桅壞復然。所以出師兩月。

不獲一賊也。應請于邊疆梭船加料修備。并每船多給邊席繩纜一付。以備不虞。灰麻油釘。事事寬為預備。其頭大桅。尤關緊要。即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縛幫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係。不可忽之為細故也。一戰器具宜選件精良也。海戰軍器。以火為最。從前賊見官船。奔避不戰。為賊少也。數年來却我礮臺。虜我官船。及商夷船隻。礮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鈞。我師之礮。大者不過二三千鈞。勢不如賊。所幸兵丁施放。較賊精熟。惟須多備鐵釘。參差束縛。大如礮口。令于近賊時。入礮施放。一發可傷數十人。此礮子更烈。此外如礮牌鳥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過船擊賊。莫妙火攻。但我用火賊亦用火。必我之火倍烈倍速。然後我先燒賊。而賊不能燒我。聞前浙紅李提軍。別用小船。預貯硝磺柴草。臨時發火。駛燒賊船。此古法也。惟是海上風濤迅厲。火船未必便能近賊。即近矣。賊以長竿撞拒。浪頭一湧。各開數丈。斷難得力。莫若仍照今法。用火礮噴筒為良。查賊船火礮。受藥五六鈞。實筒大徑四寸餘。長八九尺。我師火礮。受藥不過二三鈞。噴筒不過四寸。長不過二三尺。何以勝賊。應請製遺亦如賊式。礮筒之中。加辣椒川烏斑蝥蟲等末。毒煙所到。賊已昏倒。惟製遺須密。勿使洩漏。更有火桶火斗二物。受藥愈多。火礮愈烈。須令多為預備。千個近賊船時。擡上頭桅。奮力遙擲。其拋擲火礮。亦須上桅。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勝敗。伏于須臾。必習熟精練。方能先發制人。但得二二三件及賊。賊必紛紛投水。其船可得矣。一戰兵應請添配也。向例捕船水線。大船配兵六十名。中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數原不少。惟是米艇長大。每船掌舵六七人。管頭蓬八九人。管大蓬十餘人。又每船礮位。多者七八位。少者十二三位。每位派兵三名。數極不敷。其火礮噴筒礮牌鳥槍等物。往往不能兼顧。倘遇賊匪。窮而相搏。後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輒先跳水。從前覆轍可鑑。而賊匪小船六七十人。中船八九十人。大船百二三十人。其盜首船必百七八十人。每見我師追及賊船。見其槍刀林立。輒不敢過。蓋欲過賊船。必先保護本船。過船人少。則不能殺賊。而反見殺於賊。過船人多。則本船空虛。賊乘虛而入。必致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而著名盜首。夫擒賊必先擒王。得王而餘黨可散。嗣後請大船配兵百名。中船八十五名。小船七十名。人數既多。夫擒賊必先擒王。得王而餘黨至水師不敷配撥。應即募請練鄉勇。令弁兵隨事教導。亦可得力也。一戰船須常加燻洗也。海水鹹澀。船底易生綠殼。兵船每月必燻洗油刷一次。賊船亦然。俾得乘間燻油。其船身紅黑顏色。亦須不若賊船之速。總因弁兵貧乏。無項可支。應請酌給燻費。俾得乘間燻油。其船身紅黑顏色。亦須加染鮮明。旗幟亦要整肅。庶軍容壯而駕敵亦靈也。一海岸防守盤查各事。應請責成巡道也。接濟贖贖。最為詭密。非長住海岸。不能得其情偽。巡道職任監司。分尊事簡。應請會同鎮將。督率所屬。常住海口。實力奉行。一切食用夫馬。別籌公費。毋將地方官。如果用得其人。則行間諜。買耳目。募死士。于風雨晦冥之夜。火焚賊船諸事。皆可與將官相機而動。又州縣所管管界。少者百里。多者數百里。一人之耳目精神。勢難周到。應由巡道派委佐貳雜職。分段經管。給與月費。協同地方官弁。小心防範。凡出海船隻。逐一搜查。入口時。查明有無銷買賊贓。仍分別勤惰。以為勸懲。席繩纜等物。及夾帶硝磺火藥者。即行擊究。而荒村之接濟難查。日間之接濟可查。而夜間之接濟不可查。因地利宜。雇募船隻。聯紳士耆老。為耳目腹心。是則在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宜實力奉行也。古法莫良於保甲。地方官非不遵行。但無精神貫注。則究於事無濟。彼盜匪之米布硝磺。蓬索麻油。鎗刀等物。何一不由奸民接濟。保甲果行。夫豈有此。若輩貪盜利。條告不足禁。教化不足格。惟威之干刑。庶幾知斂。運來法網恢恢。非惟同保不坐。即正犯亦多幸免。蓋緣接濟銷贖

之人。必小有資財。一經到官。囚徒隸役之輩。或者陰授以旨。往往翻供釋去。此辦理接濟之所以難也。應請飭令地方官。實力編查。一有犯者。誅其人。沒其家。毋稍姑息。懲一儆百。至於荒涼寂寞之地。尤為盜賊窩巢。地方官之威權法令。窮而莫用。則保甲又屬空談。非大加整頓。恐未易轉移也。一鄉勇宜團練也。水師出捕。內地轉營空虛。恐盜匪飢窮。乘間入劫。應請于撥兵貼防之外。飭設礦位之虞。督率紳士。約保團練鄉勇。頻加點閱。器械俱要整齊。一有盜警。嚴密堵禦。一沿海船隻。宜一例編查也。接濟銷贖。非船不行。盜匪自不能入。則盤查接濟銷贖等事。亦易為力也。是粵中人多田少。牛食魚鹽之利。懷行禁絕。則貧民無以為生。從賊益眾。況其勢亦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于所鑿商漁鹽船。一體照例印烙編查。十船為甲。互相保結。給與印照。出入口岸塘汛。逐細查驗。盜匪所在。趨之若鶩。應令地方官擇立殷實之人。以為船總責其訪查。夜間總繫一處。有不獲者。破沒其船。同作弊者。誅無赦。一礦贖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為最。聞盜匪購買硝磺。自行製配。粵東頗海。濕熱薰蒸。遠年墾土。皆可煎熬成硝。而疏礦則不能處處皆產。防維較易。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會同揭陽令。查得礦坑一區。當經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礦廠。官礦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密查禁。數年來盜匪購買頗難。誠恐日久疏防。為禍不小。應飭地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一海上商鹽船隻。應請護送。禁止散行也。盜匪多劫一船。即我師多受一船之害。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用者。勒索米糧布帛。豬雞硝磺等物。聽人贖回。愚民罔顧法紀。智購以往。地方官無從稽查。惟紅單船與賊為仇。其東西兩路商漁鹽船。多向賊匪納銀打單。故得散行無忌。而接濟銷贖。即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應請查禁。毋聽散行。總須彙齊數十號為一幫。就近申請師船。順便護送。如有散行者。一體拏究。不擊自敗矣。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擊自敗矣。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原注】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為恆制也。舊唐書宋【原注】通鑑。慶禮傳。張九齡駁諍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翻作牧。馭之非才。自經墮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鼙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此罷海運之一證。【謝占王曰】海運法。一曰古今海道異宜。操舟航海。自古有之。而要其大旨。今勝乎古。近今更勝於前。其故無他。在舟師之諳與不諳而已。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經海道。如吳越口外

之鎮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陰沙五條沙。皆繫於水底。貼於西岸。而沙脈之東。海面深闊無涯。舟行至此。只須向東開行。以避其淺。諳練者。定之以更香。辨之以泥色。量風潮之緩急。測海面之程途。趨避原有箇中之方。所謂駕輕就熟也。不諳者。或避之太遲。而任遠焉。則遇風而密難收島。又如登州所屬之石島。但島雞鳴島。威海衛之翠島。南島。皆聳列海濱。環抱內港。舟行至此。或遇風潮不順。皆可進港守風。諳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淺深。各門潮溜之順逆。轉旋有法。行止從容。不諳練者。船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踣海。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海面。無從習練。故前明海運南糧。乃自江南通口。運至膠州。仍用漕船。由山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而三易其船。一運而三增其費。且無論糜費勞力。諸多未便。而頭緒紛繁。弊端百出。程期愈淺。耗散愈多。皆不可以為恆計也。苟使噶督舟師。亦能熟識海道。則從江南通至膠州。已經繞過淺沙。經過黑水大洋。海程已歷二千餘里。如欲直上天津。不過再遠千里。且有沿途島岸。可以安歇守風。何以已過險遠之外。反避平恬之內。海。可知未閱登州潮汛。不知潮溜之盤旋。未歷登州海島。不諳島門之深淺。宜其寸步難行也。自康熙開大開海道。始有商賈經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奉天。萬商輻輳。互古未有。從此航海舟人。互相講究。大凡造舟之法。器用之備。山礁沙水。避險避之方。莫不漸推漸準。愈熟愈精。是以數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貿易。歲止兩次。近則一年行運四回。凡北方所產糧豆棗梨之類。運來江浙。每年不下一千萬石。此海道安瀾迅速。古今利鈍懸殊。似未可以前代情形引為比例也。二日行船提要。江南海船。為之標準。轉向西行。以達口。至崇明南余山。向東北駛過淺沙。而至深水大洋。朝見登州山島。為之標準。轉向西行。以達天津。所經江南海面。水不甚深。隨路可寄棹歇息。入山東深水大洋。無沙礁淺灘之虞。可以暢行。無須寄泊。自登州以至天津。沿途山島。均係統連內地。皆有營汛彈壓。倘遇風潮不順。隨處可以安歇守風。江南海船。名為沙船。以其船底平闊。沙面可行可泊。繪圖無難。常由沙港。以至淮安。販蟹為業。是以沙脈淺深。最為翹翹。沙船故也。惟閩廣海船。底圓面高。下有木木三段。貼於船底。過沙。然不敢貼近淺處。以船身重於沙船故也。惟閩廣海船。蓋其行走南東。山礁叢雜。船有龍骨。名曰龍骨。一遇淺沙。龍骨陷於沙中。風潮不順。便有疏虞。蓋其行走南東。山礁叢雜。船有龍骨。則轉灣趨避。較為靈便。若赴天津。須先至江南通盡山停泊。等候西風。向南開行。一日避過淺沙。北行方保無虞。故赴天津奉天。歲止一次。如運漕糧。但僱江南海船。足以敷用。蓋各省之海面不同。船式器具。亦因而有別。而操舟之法。器用應手之權。亦各有所精。非局外者。所能悉其窳要也。三曰四時風信。海船自江南通北。往來遲速。皆以風信為準繩。而風信則有時令之不同。春季西北風少。東南風多。自南至北。約二十日。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權。秋季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二十日。自北旋南。約二十日。冬季西北風司令。自南至北。則不能行。必北旋南。半月可到。此四時風信之常度也。或隨路進島候風。即有差違。至多不逾一月。內河行船。必須順風。且一遇狂瀾。遠處兩岸。尤易損船。外海寬闊。但非子午逆風。均可撞鐵駕。駛遇狂風。大洋無山岸沖撞之虞。不能為慮。惟外國洋船。大較數倍。若遇順風。寸步難行。待次年順風時候。方可揚帆。至於暴風。亦有暴期定日。隨路可以守島迴避。假如初十日是暴風期。初一日船在江南通。看天氣晴明而有順風。便可揚帆開駛。三五日間。即可駛至山東石島。收停島內。以避暴期。夫風信自南北東西。正方之外。兼以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共計八面。海中設蓬風暴。

所忌者惟恐單面東風。飄擲西岸淺處爲害。此外七面暴風。或飄停北島。或收泊南岸。或闖至東海。候風定而回。皆可無害。則是四時之風信。厥有適當可揆。四時之風暴。亦有定期可據。占法可參。疏失。立秋後北風初起。自北旋南。亦鮮疏虞。春季四面花風。不比冬季朔風緊急。設有疏虞。約在千中之二三。冬季西北風當令。自南向北。則不能行。自北向南。或遇東風緊急。飄至淺處。將船中貨物。拋棄數成。船載輕載。便可無恙者有之。或至西岸沙脈極淺之處。擱觸損傷者有之。或得西北狂風。颶至外國。數月而返者亦有之。蓋在百中之一二焉。此惟商乘時趨利。重價僱船。不得不冒險趕運。如運糧糧。則不在狂風險阻之時。只須夏季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言夏至以至立秋。計有四十餘日當令之南風。一歲中履險如平。在斯時也。生長海濱。航海經營。習以爲常。亦本鄉人之務業。每船約二十人。各有一歲中履險如平。在斯時也。互有家有室。來歷分明。假使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船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協力同心。互相保重。不知者或恐貨被盜賣。僞爲人船盡失。夫貨或盜賣。船可藏匿。船册上有名姓年貌箕斗之近報人等二十名。終不能飛匿而不出。或恐控報船貨失於內岸。人自海邊登岸。既可登岸。則可航航。報明營汛保甲。查驗損壞形跡。或恐控報船貨失於內岸。人自海邊登岸。既可登岸。則可航航。急。偶或有之。亦必有前後衆船。消息可稽。若運漕糧。不在冬季狂風險阻之時。萬無此事。總之船戶各保身家。航水人等。亦各有家眷保人。遞相牽制。倘有情弊。一船二十人之口角行踪。萬無不露之理。是以商賈貨物。從無用人押運。惟以攬載票據爲憑。訂明上漏下濕。缺數潮露。船戶照數賠償。惟風波不測。則船戶無家。今如裝運漕糧。設有缺數潮露。即可照例賠償。船戶照數賠償。其風波不測一端。夏季順風赴北。本無此患。然而官事章程。必歸畫一。方爲萬全。因思內河運船到日。時日久長。沿途耗米必多。而交卸正米之外。尚有升合盈餘。不但輕而易舉。亦且有盈無絀。兼可目。自必更多。萬一風波不測。即約以衆船餘米。均攤賠補。不但輕而易舉。亦且有盈無絀。兼可兼口岸。皆有關防。海船進出。必驗船牌來歷。妥容毫髮隱瞞。島址暫停。亦有營汛稽查。則可毋編稽戶之船。定裝某縣之糧。分縣稽查。尤爲簡便。更有經過牙行。堪作衆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汛。防禦森嚴。北省海程。更資捍衛。蓋以閩浙廣東三省海面。懸山叢雜。水不甚深。若戰船擱捕。易於躲避。是以昔年洋匪滋擾。皆在南岸。江蘇洋面。均有沙脈。匪徒船底。皆有龍骨。一經營船追捕。匪船陷入沙中。寸步不能逃遁也。故前此洋匪未靖者。非因戰艦嚴追。印被暴風飄至。冒險逃命。苟延旦夕而已。山東洋面。均係深水大岸。東向無阻。無處避風。西岸山島。統連內地。海船出入。必有營汛稽查。匪船無照。不敢泊停島內。懸海飄颺。一遇狂風。無從托足。天津則有黃蓋壩以守門戶。利津則有杜囑嘴以作咽喉。奉上北岸地勢。不知外番水土。仰給中華藥物以養命者。此四省洋面天然之保障也。或慮外番市舶。潛上北岸地勢。不知外番水土。仰給中華藥物以養命者。此捷如飛。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其分駕散船。在閩廣淺岸。猶可齊驅並駕。若至北海大岸。斷難魚貫而行。卽如江南商船。同日揚帆出海。雖有百艘之多。次日一至大岸。前後左右。四散開行。

影踪莫指。直至朝見登州山島。方能進島會齊。而巡警營船。星羅棋布。常在島外巡查。不容匪船混跡。此海面之遼闊。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運糧糧。必欲籌及萬全。祇須江南戰艦。在江浙交界之盡山。防護南海。懸山至此而盡。故名盡山。中抱內港。或恐匪類潛藏。此外海面至天津。並無環抱內港。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在咫尺。登鎮哨船。巡查最密。或謂糧運大事。雖北岸無須為護送之計。而國家體制。亦宜有官兵押運為稽查船戶之需。似祇須糧道大員。運糧千緡海性。經歷波濤。實於海防。各省水師壯兵千名。分艦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戶殷實。積具堅固者。足有一千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水脚價目。原

有貴賤不齊。大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脚之重輕。數十年來。僱船大概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脚規銀三兩。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擔計倉斛二石五斗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脚。實錢八百三十四文不等。今如夏季順帶便裝漕米一次。每倉石酌與水脚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運裝商貨

可運三四次不等。今如夏季順帶便裝漕米一次。每倉石酌與水脚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運裝商貨

後。必可如期回南。夏至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駁至上海。裝上海船。陸續開行。至大暑節。必可齊到天津。停泊海口。即用官備駁船。卸存天津北倉。再為轉駁通倉。處暑以前。務使海船掃數

回空。使其再裝秋冬兩次商貨回南。庶官商並運。兩無延誤。蓋彼船戶之所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遷延日月。錯過順風時令。以為一年僅行兩次。則所獲水脚價銀。不敷水手辛工。及添補槓具之用。

又慮南地兌糧。米色不乾。到北交卸。升斗不敷。既無耗散。亦不蒸露。且可安插氣筒。露頭緒。此所以有畏難不前之勢也。殊不知升斗例有盈餘。駁船自有官備。南裝北卸。自可刻期趕緊

兌漕米色。定例乾圓潔淨。而海船順風運北。為日無多。既無耗散。亦不蒸露。且可安插氣筒。露風透氣。各令包封撥米。可期一色無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妥為參議。予以平允。則船戶

莫不踴躍趨從。始終遵奉。且駁商富戶。將必有添造海船以覓利者。雖南漕亦可裝運。如現在商船。

暫時趕運全漕。則須春夏兩次裝運。方資應用。至於東直兩省。所需南省貨物。內河減運之後。海

船裝帶南貨。趨利如飛。更必易於充裕。即達北地徵收。又更難於成結。如果僱船轉運。裝卸日期。必

須限定節氣。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陋規。駁船裝卸。輾轉延遲。裝卸與水脚。

扣色減平。種種侵肥。必致公私兩誤。甚至該船駁戶。求為無業之窮民而不可得。又不不可預為防

及也。八日春夏兼運時日。海船運糧。夏季最為便捷。如欲權時趕運全漕。惟有春夏兩次運裝。其

裝糧時日。須在年內兌糧。陸續駁裝海船。新正一齊開放。運天津開凍後。必可到齊。駁回天津。

倉。限以一月卸通。至農雨節。海船全數回南。趕赴關東。運裝客貨。仍限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

貨。如能九月內到南。尙可赴山東近處。趕裝客貨。年底全數回南。再裝次年漕米。則海船更有裨

益矣。〔施彥士曰〕以今日而籌海運。趕裝客貨。年終全數回南。再裝次年漕米。則海船更有裨

戶造艘。往返十餘次。以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今開海禁。百三十餘年。江浙濱海。多以船為

生長海上。猶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今開海禁。百三十餘年。江浙濱海。多以船為

業。往來天津。熟習有素。皆踏勘之人。即皆歷試之人。無庸別募屢試。其便一。昔人擬於崑山太

倉起廠造船。然一經官造。率虛器不堪用。今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小亦千餘石不等。募其堅緻牢實。

百無一失。無庸別造。其便二。又漕運多置價督官員。今即擇船戶殷良者督之。無庸別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僱價似可照沈廷揚議。每石二兩六錢。折合蘇石六百餘文。即以造船銀及浙丁行糧給之。已省其大半。無庸別開帑藏。其便四。然而有疑大岸之險。或不免禦溺者。不知商民往來海外。遭覆溺者百不一二。又幸在秋冬。若春夏二運。南風甚利。至為穩當。况兌糧時。原有每石加耗。今可量裁之。取一斗與船戶。以備各船遇融賠補。而正額萬無一失。其無可濟一也。然而有疑改運後。浙丁難於安置者。不知朝廷簽丁。所以濟運。而非為丁無生計。每年約須造船二百數十隻。今先舉二百餘船米數。由海抵通。而省該丁造船勞費。仍給月糧。休歸軍伍。或別開屯田。俾安耕鑿。以漸轉移。有何不便。其無可疑二也。前嘉慶十六年。籌辦海運。督撫以十二不可行奏覆。所云三千石。即慎重正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二千石。況其餘次號沙船。力勝一千餘石者。亦不下千有餘號。其無可疑者三也。至所稱帶米四百石。須水脚一千餘兩。蓋就前明沈廷揚所議。每石二兩六錢計之也。若就現在民價。每石一兩四錢。每兩折錢六百三十文。合足錢八百八十二文。而關東一石。當江蘇二石五斗。則蘇石祇須錢三百餘文。即極貴之價。如沈諭二兩六錢者。折合蘇石。亦止須錢六百餘文。况現定價值。酌議加增。有不踴躍從事者乎。其無可疑者四也。其所可慮者。蓋隨到隨卸。絕無抑勒稽留。方且爭先恐後。不在水力短少。而在胥吏需索。恐浮費無窮也。誠俾船戶知尖底閩船言之。若平底沙船。遠在沙外往來。過成山時。風利不必泊。無風可以守風。絕不聞沙船畏其險也。沈廷揚有言。耕須問奴。織須問婢。而以海道問諸素不習海之委員。其可據乎。阮閣部曰。海道如果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案此事軍萬人。載紅淮米泛海。由利津達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紅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福七然後入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鏡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航。從斧子紅船流而上。亦非江中流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易壞。又湖廣江西之運。運至真州。泊入海。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元史作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海舟候於嘉興之微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微浦。乃載於舟。海灘淺窄。躬履艱苦。則前此之不由海道可知。雖其後戶部尚書貢師泰。以闔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此處。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征南大將軍湯和。造船明州。運糧輸直沽。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餉遼陽。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入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歷會計錄云。永樂元年。令紅南民糧。悉運太倉州。于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岸。以達直沽。改崑山州為太倉衛。當亦由此。陶宮保曰。海運與河道相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沿海達淮。冀州夾右碣石入海。即海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膠萊內河。轉般登州。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尋因其路險惡。則開生道。明人沿驛求道。非嶮即淺。無怪其難。自不若元代所開生道。即今沙船所行吳壘口至十墩一路為宜。而由此運米入海。實溯自今年。第屬初行。不敢不倍加慎重。詳加詢問。

證以紀載。得其運道。至于大岸浩翰。本無畔岸。雖舟人定以更香。驗以水色。格以針盤。窺灘確指其道里數目。惟有就西岸對出之州縣汛地。比照核計。不相運庭。其小島微嶼。亦難盡載。謹擬敵大凡。略分段落。并繪圖貼說焉。第一段。自上海縣黃浦口岸至十微。是為內岸。可泊船為候風放岸之所。崇明縣地。第二段。自十微開行。即屬外岸。東迤百八十里至余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棧山。微荒礁。無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棹。為東出大岸之標竿十丈。松寄棹。從此以北。自余山向正北。徼偏東行。至通州巨泗場對出之岸面。約二百餘里。水深十丈。可寄棹。從此以北。自余山向大岸。至大岸梢對出之岸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右營所轄。又北如阜縣對出之岸面起。至黃沙港對出之岸面。約二百二十里。狼港對出之岸面。約二百六十里。又北至麟龍港對出之岸面。約二百二十里。黃河口稍南。有沙埂五條。宜鹽之。又北至山鎮掘港營所轄。又北至廟灣營所轄。均百二十里。黃河口稍南。有沙埂五條。宜鹽之。又北至安東縣蘆河口對出之岸面。約九十里。佃湖營所轄。又北至海州韓榆縣屬游門對出之岸面。約一百八十里。東海營所轄。計自余山至鷹游門。一千五百里。統歸狼山鎮汛地。凡舟過余山。即無島嶼可依。用羅盤格定方向。轉針向北略東行。如東南風。則針頭偏東一個字。如西南風。則針頭偏西。江、南、余山。與山東鐵嶺山遙對。謂之南棧北棧。行船應用子午正針。是以針頭必須偏東。避過暗沙。再換正針。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埂舟人呼為沙頭山。若船行過于偏東。一直上北。便見黃麗諸山。故將近大沙。仍須偏西。始能對成山一帶也。第四段。過鷹游門往北。即山東日照縣界。入東洋汛界。經由蘇山島靖海衛。及榮成縣之石島養魚池。石島居民稠密可泊。惟島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難出。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餘里。雖以針盤定方向。猶須常用水托。水托者。以鉛為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也。每五尺為一托。十微開船試水。自十托至三十托上下。行過大沙試水。約在三十托上下。順風二日餘。均係黑水。再試至十托上下。即知船到大沙岸面。行過大沙試水。漸深至五十托上下。視水綠色。則係山東岸面。順風再一日。試水二十托上下。水仍綠色。遙望北棧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再行半日。即至石島岸面。比赴北一定針路也。第五段。自石島至綠島。針盤仍用子午略偏東。從成山轉頭。改針向西略北。入北洋汛界。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西至威海衛百餘里。又西至福山縣之眾島百餘里。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二百餘里。自石島起至廟島止。九百餘里。之眾島西北一帶。有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計東省岸面一百零五里。淺灘宜避。試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至廟島。以東南風為大順。計東省岸面一百零五里。淺灘二十五島。為海道要地。而廟島尤大。可以停泊。第六段。自廟島過掖縣小石島。即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針對大西偏北。沿途試水。在十四五托。再至六托上下。水黃色。水底軟泥可拋錨。侯潮進口。約計海口逆流挽緯。百八十里。稍抵天津東關外。計自吳淞口出口。東向大岸至余山。北向鐵嶺山。歷成山。西轉之眾島。稍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又曰。古來海運。如禹貢。碣石入河。秦起黃陞輓運。左。乃在瀛滄登萊境內。對渡關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饒運。其數更為名。其後沈廷揚自淮河開洋。七日抵天津。最多至七十萬。承樂中陳瑄始建倉于直沽。亦正以百萬石而已。即元代海運最多。其初運亦僅四萬三千石。行之七八年。猶祇運米數十萬。無失動以萬計。

從未有初次試行。卽裝米一百六十餘萬。自始至終不涸一人。不損額漕一梯米。如今之所運者。仰惟聖人在位。海若馮夷。莫不效顰。而瀛民鬻食。生長承平。習於沙線。操駕日精。昔之望舛與歎。以爲波濤不測者。久已視爲坦途。揚帆直上。無巖崖之阻。無滄浪之驚。轉較諸內河爲易。蘇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之。海運果費人否耶。然則費財之說。舍海運亦奚以易之。蘇松數府州。漕額甲天下。而丁船經行內河。提溜挽關。刺淺般填。與夫押運交兌備驗之費。多不能省。民力疲索之官。官復問之民。民力億矣。而官與丁亦傲。使蘇屬海運免行。省歲費不啻十之四五。東南丁力。庶有鳩乎。若夫難海運者。曰盜賊。曰觸濕。曰侵蝕。實皆無可慮。但患南兌易而北卸難。章程不可不豫立耳。【伊成案】先生郡國利病書。引王氏宗沐議云。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邱繼固已言之。此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關座珠聯。漕船勢必立幫。以防爭趨。守候日久。則卽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幾二百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淮以後。偶淺又需船氣。今海運則過江米與盤剝費。數十萬。漕河運軍。兌米已畢。揮于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船鑿沈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沈船可省。五利也。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糶。今行海運。舟大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六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次隨支者。每每徵收不齊。卽改本色。守候頗艱。若海運則須盡給。凡一應料價。輕齎月糧等項。料理自齊。七利也。漕行日久。耗米不貲。海運則行甚迅速。耗米可節。八利也。海運既行。百貨湊合。物價既輕。行戶亦裕。以貨推米。亦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饋甚艱。海運既通。則一水可達。如供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代漕運。大率雇募轉般。今行直捷。往返疲勞。若海運則每行五鼓開船。已時卽住。春初入兌。夏盡卽休。疲困自蘇。十一利也。兌運之弊。盜賣侵剝。甚或官軍俱逃。今行海運。欲盜誰市。欲逃焉往。十二利也。其言得失。雖屬蹄筌。然海運之利。在前明已略見矣。十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犢南時。湘灘派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汴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沈氏曰】邱濬曰。海運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之以足國。則始於元初。伯顏平宋。命張瑄朱清等。直沽。是時猶有中饋之運。不專於海道。二十八年。立都轉運萬戶府。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抵浙財賦府所辦糧充運。自此至末年。專仰海運矣。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梁夢龍曰。元史稱元人海運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今國家都燕。財賦自東而西。僅特會通一河。識者不無意外之慮。若尋元人海運之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南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臨海一帶由海運。未爲非策也。又曰。

元人出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與東南之海。渺茫無際者迥異。誠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便易矣。山居贊論曰。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遺矣。說者謂海運作偏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君之國。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鹵莫善於燒荒。蓋鹵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鹵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鹵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理。【原注】後改名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沒。即相機勦殺。此先期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家兵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阯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懷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汝成案】將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王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梁滿桂張神武趙率教金國鳳。侯良柱等傳皆有之。並著成效。其始則出于戰國時之陰養死士。漢李陵之荆楚劍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謂之外宅兒。至結爲義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散之尤難。以此召亂。亦時有之。在師中者。推當簡擇士伍。拔其豪俊。優其獎賞。勤其訓練。則屠沽皆可使成勁旅。雖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數。然所至如此。轉移非難。衛身衛國。所裨多矣。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灌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場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於灑西揚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輦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真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補氏曰】後周書。齊主緯旣被擒。在城王階猶固守。沙門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後去爲盜。會堯臣獨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辛弃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兖界寺族多陷。惟桑道寺僧看道昭。逮斯殺。及蓋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鈔。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訓練之。通直入賊營。與千斤鬪。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皆僧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朵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芴子兵破之。白芴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言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嗔。夫子病之。鳩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獻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會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原注】梁書。林傳。陸倕云。李業與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原注】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原注】家訓。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尙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兪。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原注】並隋書經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爲

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絕羣僚。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原注】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維之下。復成被髮之人。股臂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而遼史叔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無國語。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選雜。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衆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續毛飲漚。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戒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

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悖。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於靡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笑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原注）又四時巡守。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鈐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拯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奸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辯。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戎翟入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巖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親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曠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寇戎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郢。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尙不可使敵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尙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全寶。過於五部之微弱。當其時。冒頓之彊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鏖屠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

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原注】謂四。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會內徙。正當劫邊人繪綵黼黻。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殫盡節。以巨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巨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瞻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

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窺見遠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膻畿內。無益之費。尙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旣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並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原注天順元年。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而天順初。兵部尙書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

霸上為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干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為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士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為二國。恐非。【錢氏曰】謂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兒。即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讀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讀高昌僕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徵。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刺和緯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回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刺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冊府元龜。按伊吾。而元史蘇臣傳。以為回鶻。此或轉寫之譌。國史敘鐵勒種類云。按後為回鶻。紇骨則紇斡斯也。轉為黠戛施。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為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為二種矣。【原注】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為父。回回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為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偽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盤互。縞衣如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通事官。於大同立功。【原注】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涵濡。戎心漸革。而蠻貊

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馴其頑獷之習。所謂食桑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臄。宜先禁此。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日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罽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屬於銜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原注】元史張恩明傳。有獻西域稱法。思明以惑衆不用。

王忠文禱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監誥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

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駢。駢卽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原注】晉梁二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闓。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母丘儉。破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旁衆國。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貢之本末也。劉燕釋名。韓牟韓免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後魏陽固演蹟賦。觀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獯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容。三韓國公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原注】北史以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原注】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啓。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

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異國號。非也。【孫氏曰】編探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天竺。距大秦國尙遠。不當題云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干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楊氏曰】昌黎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權序耳。有干陀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原注】梁王僧孺有謝賜周宏正傳。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原注】南史同。以干爲斤。疑誤。【攷成案】梁書無周宏正傳。傳見陳書。至有罪應流徙云。則見南史。攷原本亦誤。當是傳寫時脫南史二字。

卷三十一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九月戊寅。欽天監掌

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曆。更改不同。不數世輒戾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元正歲差。迭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一。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元正復方已。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祕曆書。及國朝曆志。準臣親督中官正周廉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俟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並日躔月軌。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來星。七政躔度。紫微月亭。羅喉計都等類。視至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曆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側候。訪取祕書。報罷。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三年九月。禮部議罷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曆。內云。近有言驗法差謬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二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三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即如世子言。取大統授時二曆相較。氣差二日。時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梅氏曰】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有遲至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曆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曆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跳躑。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歷者。七十餘家。疎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攷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測驗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曆之最以齊七政。曆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璇璣玉衡。測驗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千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攻下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在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視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曆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差。曆至近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于唐虞之時。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甚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為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昂。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所見為定。故為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嗚呼至矣。學者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治曆。而後成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義和以後。凡能出一新智。立一捷法。垂之至今者。皆有所以立法。而後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于是反覆推論。無纖毫疑似于吾心。則吾之心。即古聖之心。

月癸卯朔。十年正月辛丑朔。十二月乙未朔。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爲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沈氏曰。談遷國權。李天經曰。

太陽行黃道中。線道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爲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是謂相過。又曰。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爲真至。兩道相交于一線。則爲真分。今日節變之差。皆由推測不能準。此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爲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

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陸氏

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

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

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皆有微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爲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

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南城萬寶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

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

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

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原注。宋史天文志。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

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尙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昇。西日未

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

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

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也。【金水內景】此開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爲明哲。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羸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原注】考授時歷段目歲星未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爲災。不出宮不爲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原注】沈約宋書天文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原注】景德四年六月。而伏。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占曰。五星若合。是未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占金。卦謂五星聚非吉。歷引唐世五星聚爲證。其大者天寶九年。五星聚燕。稱至累世。通鑑不載。漢五星聚東井。事良是。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爲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原注】蜀志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白從惑填星。常從歲星。于牛女。中宗紹晉。

【原注】晉書懷帝紀。永嘉六年七月歲星變。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云四星。一云三星不同。庾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于翳參神武王齊于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爲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爲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原注】至德二載四月。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閼。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

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趙氏曰：上古之時。人之尙書洪範。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春秋記人事。兼言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法。非孔子所創也。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數出勝言。夏侯勝諫曰。久陰不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旋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燒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遜廟間。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暄爲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宣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悉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于星氣。魯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體也。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董亦言災異者。天所以戒人君過失。魯父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權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趙宜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興。若天下事。皆可人力致。而天無權。卽有志圖治者。亦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災異無大小必書。如果與人無事多言哉。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卽位。

妖人闖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闖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向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得。綬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襄。【原注】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問。襄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譴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原注】五行志。干寶曰。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命令可爲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床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辨執之以聞。是夜慧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闈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原注】長慶四年。三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闖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原注】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光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

於右臂。皆是語。鞠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鞠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鞠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並書之以爲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歷四十二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未息。天平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閹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狂易。是則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惠侍讀曰】怪民未悟。紅充可。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棣者。詐稱越王偲次子者。詐稱端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尙有疑以爲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况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誼騰。卒難徧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鞠。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晉會稽王道子。爲桓元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原注】子世子。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原注】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漢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原注】晉志云。是時雖二石僭號。而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弒。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箕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怪。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徵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而下殿。以襪之。及聞魏主西奔。慚曰。鹵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劉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流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祿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卽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况。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曆。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莽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

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廢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倫。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未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並以誅死。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用。學。【胡氏曰】致受命之符。五經無是。說。其起於東漢乎。何以徵之。是。魏之亡也。尊收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劉曜之亡也。浮圖相輪告之。符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宣二氣之化爲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爽以自說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焚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衆。如山賊張滿。兵敗被執。猶曰讖文誤我。則光武啓之也。且故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關之入。鋒不彌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垂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與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渭。不爲時巡。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僵柳之書。黃星起四孫。而眭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一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速其斃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斷首就戮。必不然矣。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原注】班固傳。又曰。星事凶悍。非泄密者。弗能由也。【原注】藝文志。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元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陸氏曰】歷數難而易。占驗易而難。歷數所爭。常在分秒知。占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脈死。故淮南子云。好事者未嘗不中。【原注】注中傷也。

圖識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識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原注】褚先生三代世表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相東王或。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弼。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原注】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暉。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祖。胡氏曰。攷古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雖然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二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按庭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為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惘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為始元延之間。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則為日太早。徵應。則為期太遠。此天心之要。不能指其人而決去之。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識。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識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識。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于一者王字也。王居牟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原注】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爲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爲百刻。

宋王達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原注】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神光並見。燭耀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

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汪氏曰】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晷。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且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原注】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梁武以九十六刻。蓋本於蕭梁。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

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爲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兩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歷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為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兩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有此說。【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中。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原注】今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歷耳。【梁氏曰】古歷以驚蟄居雨水之前。穀用清明先于穀雨。致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依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皆非也。漢志歲術。是依劉歆三統歷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於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歷乃改之。司馬彪續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日雨水。今日驚蟄。今日清明。今日穀雨。鄭班二公。處于孝章改歷之後。特注以明之。獨蔡邕月令問答。謂四分記疏誤也。今二月間尚有兩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歧異。

【原注】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為異。則當依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為是。【原注】歷律志又先為驚。蓋避景帝諱。改啓。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為寶。以因為伐。今歷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以甲子開除日。則十二字輪直。自古有之。亦月解縉封事。言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與日相直也。

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

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蹠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蹠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蹠通之維。卽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錢學博曰】紫宮太一。卽耀鬼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座也。【又曰】歷家謂之太歲。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原注】呂東萊大書記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乙九夫禮必本於太一。此所始也。黃氏日鈔注。呂氏春秋。太一曰。此時未爲神名也。【楊氏曰】楚辭有東皇太一。稱之爲上皇。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原注】周禮注。昊天封禪書。亳人謬忌。秦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

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原注】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乾鑿度所謂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是以五乘十。卽大衍之數。劉牧謂之河圖。宋姚小彭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自鄭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此爲河圖者。鄭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原注】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原注】後漢黃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一野。二爲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堯在揚。天衝在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宋史劉敞傳。言西太一之役。侯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原注】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爾氏曰】宋王勉夫野客叢書。載正五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

得行刑。禁屠殺。【原注】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僧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倫

齊靈命。撫後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鑿鑿。殷帝去網。庶種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朕

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

旬斷腥膻。三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稜。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

洲。唐太宗崇其教。【原注】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

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

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

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

大悅。【原注】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又考左傳。鄭厲公復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

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原注】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踏。應

又坐法免。爲騎隻不耦也。霍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原注】後漢書桓譚

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霍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原注】後漢書桓譚

親。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臚開糶米圓。得隻數爲不利。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

可以飲酒也。

冊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誠。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

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廚。日有肉料。亦實數

奏來。并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

至十五。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

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

十二年赦。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

【原注】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隻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雉。又云雍營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盛。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濟南相。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原注】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稱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烹殺謠歌。紛籍連日。大傳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啓【原注】即類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為驃騎將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曰。蘇侯神即蘇峻。南齊書崔祖思傳。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漢此坐。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則是堯廟重去四凶。蘇是諸雜神並除。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未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早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遠。

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謨。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卽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入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祟。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原注】魏書任城王澄。送揚州刺史。下車毀蔣子王既宏。茲釋教。止獻單牛。是神牛自武帝時革之。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也。江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徧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爲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帝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窟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侯卜桑林。而荀偃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閒。並祀河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祀。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

【原注】雲麓漫鈔。言自釋氏書入中國。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斯正可謂卓絕千古之見矣。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

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費。則事魔之罪也。部實盜司。郡縣實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綱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厲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乃知喫茶事魔。卽今人所謂邪教也。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飢饉。迫于糶糴。嗚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槍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甚經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引魂承經血食。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未易概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煽發。可爲寒心。【汝成案】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不同。其名目至多。不可究詰。大抵依附佛法。以稱福祿人。其斂錢聚衆。則張華法也。入教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卽可傳徒斂錢。故甚易蔓延。或牽涉三四省。煽惑既衆。黠者乘之。偶激於長吏之不平。遂至蠢動。其實非有心背逆者。錢氏所引。深中情事。古今未嘗不同也。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泰山主死。【汝成案】史記趙世家。霍泰山山陽侯傳。訛始云。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日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閒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

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為之祖。孔子謂為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過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為祟。儁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為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卷三十一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楊氏曰】此據河山言之耳。如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為華山之西。非也。【王氏曰】後漢鄧禹傳。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軍。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為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經不易。或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殊非。又鄭興說更始曰。陛下朝建號。山西雄桀。爭逐王莽。開關郊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大約即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若果蓋陳臧傳。論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陝隗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不但如與傳以關中謂山西矣。【伊成案】說文。陝宏農陝也。夾聲。陝隘也。夾聲。王氏引陝隘也。侯夾切。是誤以陝為陝。蓋二字俗舛久矣。

陝西

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原注】即今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盜壞陝西河北縣。【原注】今平陸縣。肅宗紀。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又為陝西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倓可充陝西節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鄒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原注】按其疏云。已至關鄉縣。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

晉時以關中為陝西。晉書宣帝紀。西屯長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實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二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則以荊州為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為陝西也。【原注】宋書荊州刺史下云。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廣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桓溫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說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而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考之於史。桓沖為荊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庾翼專威陝西。劉毅為荊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轂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宋書。蔡興宗為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袁顛曰。真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勛檄曰。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亦有稱陝東者。晉書載記。劉聰署石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又加崇為陝東伯。【原注】慕容暉載記。秦唐太宗為秦王時。拜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楊氏曰。又晉愍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

山東河內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原注】謂光武都雒陽。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為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而

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錢氏曰】漢書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寧成爲濟南都尉。【錢氏又曰】今山東乃宋之京東東西路。金改爲山東。【王氏曰】河北之山。莫大于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真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眉西入關。光武籌長安必破。乘豐弁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尙有河北。爲山東之言。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弗遷都長安。大約亦是指陝山以東而言。是與禹傳據太行分西東自別。【汝成案】蓋唐之河南。今之河南山東是也。唐之河北。今之直隸。是自關中而言。統謂之山東可矣。顧氏注杜牧云云。似謂專指今之山西。亦未盡。通鑑綱目直隸。是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是時晉王并有河北。所謂山東者。太行常山之東也。晉主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是時知遠在晉陽。所謂山東者。亦太行之東也。五代史義兒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死事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亦謂太行山之東。即以河北爲山東也。大約自秦漢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閻氏曰】按戰國策。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大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注屬司隸。正義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爲河內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注莽曰河內。是莽已以懷爲河內。

吳會

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臨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原注】順帝紀。永建四年。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原注】本傳。吳爲後人於章上妄增一豫字。正與此同。錢氏云。范成大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據。今客館有吳會亮。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荆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則吳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荆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浙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言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

詔吳會二郡。以禮迎之。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遣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陸晏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是漢初固有吳郡也。【又曰】巴蜀二郡名。則吳會亦二。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掃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爲鄭冲勸晉王箋曰。朝服濟江。掃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苟助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旣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祺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爲會稽之會也。【錢氏曰】以上所引諸吳會事。初元有此名。如曰吳都。【原注】胡三省通鑑辨誤。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爲吳會。若孫寶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錢氏曰】西漢初。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故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八千人。卽其郡也。是西漢時所謂吳會。本已讓作會稽之會矣。【梁氏曰】昔人以錢塘爲吳越之界。唐釋處默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楚山多之句。宋陳師道亦有句云。吳越到江分。蓋爲史記楚世家。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句所誤。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西至姑蔑。

江西廣東廣西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原注】今歷陽。今和廬江。【原注】今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大江東北流。州。廬江廬州府。之。建業謂之。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原注】今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原注】時分北。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王氏曰】項羽本紀曰。江西皆反。陳涉世家。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涉爲屯長。徐廣注。在沛郡蕪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

江北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立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羽軍敗。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臣豈曰。烏江在牛渚以上。則所言江東。指今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而江西則古人西北通稱。非以對東乃得稱之。若三國志。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途虛。則所云江東江西約略可見。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原注】南齊書州郡志。左僕射王儉啓。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為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

【原注】始見於舊唐書李廌傳。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皋為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維中無雨雪。眼前風景是江西。亦是中唐以後。始有此稱。【雷氏曰】南史文學詔略傳。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是今揚州亦名江西。則江西有三。顧氏僅知其二。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廣南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

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為益州路。【原注】後改為梓州路。即今潼川州。利州路。【原注】今保寧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為四川。

史記舊川國薛縣之誤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舊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舊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齊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為薛人。上言齊舊川者。誤耳。【錢氏曰】舊川薛人也。元光元年。徵賢良文學。舊川國復推上宏。宏謝不能。國人固推宏。汲黯詰宏。稱齊人多詐而無情。五鳳中。青州刺史。奏舊川王慈古禽獸行。請逮捕。有詔削四縣。薛縣當即所削四縣之一。

續漢郡國志。薛本國注。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莒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爲孟嘗君食邑。史記薛世家。顧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鄉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魏書地形志。薛縣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廟。孟嘗君冢。水經注。今薛縣故城側。猶有文冢。結石爲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而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淄川縣志。據公孫宏傳之誤文。而以爲孟嘗君封邑。失之矣。【原注】路孫宏生山。今淄川。又按地理志。淄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南四十里亦誤。又按地理志。淄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南四十里樓鄉未詳所在。又高五王傳。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淄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淄川。足明淄川在臨淄之東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淄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淄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曾子南武城人

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錢氏曰】晉志雖稱南武城。而牟君傳仍作南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焉。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原注】史記平原君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卽加也。子羽傳次曾子。曾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卽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諾。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曰。魯人攻鄆。【原注】卽曾子辭于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原注】仁山金氏。言曾子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

會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雷氏曰】或以會子居武城。卽是南武城。是祖宗邸。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原注】今費縣西南。又可見南城之卽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鄙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會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卽南城。而在費之證也。【原注】晉書。南武城。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會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原注】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

【錢氏曰】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武氏石室也。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會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南武城自在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與費縣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斃。夫曹縣之冉堯。爲秦相穰侯魏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冉之冢。【原注】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而近人之謾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漢書二燕王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殺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楊氏曰】肥如卽不屬燕。燕王且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云。武帝時。且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於燕。必有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

徐樂傳

漢書。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

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郤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爲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原注〕續漢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注引博漢書：代郡靈丘，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亦誤。漢書：代郡靈丘，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曰：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也。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原注〕六國表及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湣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而孟子謂蚺鼈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燕。〔原注〕胡三省以爲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于欽齊乘則云：今靈丘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丘故城，未知何據。趙岐孟子注但云：靈丘齊下邑。今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是誤以趙之靈丘爲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原注〕孟子正義引地理志：代郡有靈丘縣。史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並誤。

三輔黃圖

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黃圖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中西宮、臺殿爲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原注〕雍錄：殿此書思子宮萬歲。宮隸甘泉，今當以明光宮、太子宮、二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宮。昭臺宮、犬臺宮、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見漢書揚雄傳。〔原注〕湖當作胡。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

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原注】程大昌曰。思子宮在湖。萬歲宮在汾陰。今皆以隸甘泉。與史不合。別有明光宮。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并入秦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年乃成。賜名曰大明一統志。御製序文。而前代相傳。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記之書皆廢。今考其書。舛謬特甚。略摘數事。以資後人之改定云。

一統志。三河本漢臨洵縣地。今考兩漢書。並無臨洵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路縣下云。武德二年。置臨洵縣。貞觀元年省臨洵。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路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洵。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若有密雲山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載記。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彼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兵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衆也。今一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山。昔燕趙伏兵於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曰遼。似以遼爲國名。豈修志諸臣。並晉書而未之見乎。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按宋史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原注】今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徑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陽曲縣。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賓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賓州。侁令業趨雁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侁偃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美卽與侁

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旣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尙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尙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峯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弑。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藜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諡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卽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諡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卽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

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躋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於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於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於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於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爲之。何至於此。爲之太息。【沈氏曰】京東考古錄。有通鑑朝鮮令孫詠。非箕子朝鮮十二字。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於邦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於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會到國與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野險阻。以曠字絕爲一句。谷字絕爲一句。阻字絕爲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勝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句讀之不通。而欲從九丘之書。真可謂千載笑端矣。

交趾

大學衍義補曰。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原注】秦爲象郡地。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年。開都尉。治交趾郡及州。本治於此。然則交趾郡太守。及交州。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開者。不可以一例論。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

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昏。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於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麼小醜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粵。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原注〕唐書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柰何世歷五代。爲土蒙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蠻夷之域。而爲侏儻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同爲衣冠禮樂之區。一何不幸哉。按交趾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邊州帥府領之。永樂間平定其地。設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三。〔原注〕六年十月。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拍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諡。議以復交趾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漢北殘寇於數萬里之外而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輿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爲一卷。

〔原注〕天順八年七月。實錄。寧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嗟乎。巴予之故地。乃并寧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所占。當時有司失於檢察。今遂陷於夷。

濮楚鄧。吾南土也。狂域中之見。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議夫儒臣者。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七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都大甯遼東諸郡縣。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州樂壽。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爲有體。

薊

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於此。項羽立臧荼為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為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為廣陽郡。本始元年。為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原注】一作永元六年。復為廣陽郡。晉復為燕國。魏為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濕

水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晉書載記。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威將軍餘崇為前鋒。至漁陽。遇魏

千餘騎。鼓譟直進。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合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即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為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

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為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沈氏曰。京東考古錄下。有一統志云。城西北隅。即古薊門。舊

有樓館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為近之。三十三字。無下一句。此即水經注所言薊丘。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原注】史記及水經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

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原注】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

庶子。而范寧注。又以為成王所封。然考左傳富辰之言。不叙及燕。按此以薊燕為一國。而召公即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

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

微燕盛。乃并薊居之。其說為長。王氏曰。說文邑部。薊。同封黃帝之後於薊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

城絕。而更封燕乎。考虜王崩後。召公尙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矣。又羣書皆云廣陽。反云上谷。亦不可解。

夏謙澤

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

百餘里。恐非。按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云。鮑丘水。又東與洵河合。三河志。鮑丘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逕九莊嶺。過密雲。合道人溪。至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入洵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丘水逕其下。而洵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於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皆陂澤。與水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午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丘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大敗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灑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按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原注】北齊書皮慶賓。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

無終

玉田漢無終縣。漢書地理志。故無終子國。溷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記。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後漢書。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韋昭國語解。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爲今玉田。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漢書樊噲傳。擊陳豨。破得基毋叩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有餘里。豈無終之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而後遷于右北平與。【原注】左傳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來也。太原即太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太原。來與

柳城【後成塞】下引遼史。龍山之南。諸本皆誤作龍城。今改。此云龍山之西。攷載記無此文。豈史即遼史歟。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靖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遷治柳城。【原注】舊唐書宋慶禮傳。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元宗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與後三旬而畢。詔書見冊府元龜。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廣甯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異地也。

三國志。魏武帝用田疇之言。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王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關在今撫甯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遼史載柳城曰輿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攻柳城爲龍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原注】垂都鄴。其子寶後爲馮跋所滅。【原注】高雲滅慕容氏。馮跋代高

雲。非跋滅慕容氏也。楊氏曰。雲初亦姓慕容氏。本文不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甯置營州。煬帝改誤。又曰。雲之墓。亦跋之謀。謂跋滅慕容。無可易。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原注〕舊唐書奚傳。李輔與契丹首領李失活。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從之。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太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靈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徙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卽今之靜安社。未可知。〔原注〕通典。豐無閭山在遼東。今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此卽是移置之柳城。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於土產。則云人參麝香豹尾。俱廢柳城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灤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按唐書營州柳城郡。真人麝香豹尾皮骨髓。志本引之。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廢柳城縣之誤也。

昌黎

按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王氏曰〕按地交黎縣。應劭注曰。今昌黎。昌黎之名。始見于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劭于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茫昧難知。今之昌黎縣。隸永平府者。則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水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慮縣。不治交黎縣。郡國志注。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水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縣。地理志曰。交黎也。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於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在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

一昌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郡。【楊氏曰】按文直以龍城爲昌黎。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即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三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於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頽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原注】唐宋封爵。必取本望。元和中。朔方帥天水關某者。封邑太原。乃自言郡望。子孫職任。並總韓之。每加爵邑。則令閱視。乃命林寶撰次元和姓纂十一卷。考其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利。追封花雲東丘郡侯。許瑗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如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偓封昌黎男之比。若昌黎之韓。最著於魏。如麒麟顯宗。史明言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十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王氏曰】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

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尙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輿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卽漢之石城矣。魏太

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成縣東。廣成卽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原注】舊唐書回紇傳。追驛史。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梟其首。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里。又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木刀溝

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新樂下云。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原注】予過新樂。林君華晚見示所修縣志。以木刀爲不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典。改爲木鐸。因取箇中唐志示之。林君爽然自失。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於木刀溝。敗之。【原注】范希朝傳。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鏘戰大破之。沙陀傳。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朱邪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鬪。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而舊書李光進傳。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侯。戰於木刀溝有功。此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古爲戰地。

江乘

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皆以沿江為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岷闢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岷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原注】舊唐書張延賞傳。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為界。人甚便之。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爾。舊唐書齊澣傳。潤洲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漂損。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原注】胡三省通鑑注。今之揚子橋。或是唐之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元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於瓜步洲伊婁埭。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王氏曰】

六合縣東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是也。自開邗溝。江淮已通。道猶淺狹。六朝皆都建業。南北往來。以瓜步就近為便。故不取邗溝與京口相對之路。庾子山集。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倪璠注。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述異紀。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于江畔。因以名焉。鮑昭瓜步山傳文。有曰。鮑子辭吳客楚。指空歸揚。道出關津。升高開途云云。即此觀之。則南北朝之以瓜步為偏津明矣。隋既大開邗溝。加濬深闊。至唐皆南北混一。無所事于建業。而都在關中。自京取邗溝。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以沂河濟。乃猶因循瓜步之舊。直至齊禕始改。齊雖改道。卻于京口遙領。張延賞。代宗時。為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此與瓜步何涉。沒瓜步洲。人甚為便。延賞以瓜洲本在江北。而反屬江南之潤洲為不便。故請改屬揚州。

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豔守神州。羽林左將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慕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時魏主在六合瓜步。與南岸采石對。而橫江即采石也。自橫江以下六地名。皆自采石至今京口。幾百里中地名。如以今瓜洲為瓜

步。則與蒜山相對。其上安得更容六地名哉。

郭璞墓

郭璞墓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豎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暉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卽已沙漲爲田。而豎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
【原注】世說載璞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則璞又有二兄同葬。【楊氏曰】既云母葬江陰。則璞不妨在京口。王暉之言未可駁。

蠟磯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蠟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按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荊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曰。【楊氏曰】列當是別字之譌。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孫氏曰】据此則孫夫人之還吳與沈江。俱未可知。不宜竟斷爲妄。且黃山谷文云。磯有靈窟水而死。【傳夫人廟。相傳蜀先主夫人葬此。元林坤誠齋雜記。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磯。則自宋元以來。相傳久矣。】是孫夫人自荊州復歸于權。而後不知所終。蠟磯之傳殆妄。

胥門

史記。吳王既殺子胥。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爲子胥。一以爲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記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樞生曰。按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未死。已名爲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巢將上軍。胥門氏巢名。蓋居此門。而以爲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類。【原注】周禮大司馬。帥以門名。注。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勾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

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為姑蘇。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伍被對淮南王言。見麋鹿游姑蘇之臺。古胥蘇二字多通用。【原注】戰國策以包胥為勃華。詩。山有扶蘇。傳曰。扶蘇。扶胥。

潮信

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為午。午潮降而為夜子。以後半月復然。【原注】西與江岸。上有保釐碑。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屬。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晉國

晉自武公滅翼。【原注】今翼城縣。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原注】今霍州。【原注】今滅耿。【原注】今河津縣。滅虞。【原注】在今重耳居蒲。【原注】今隰州。在夷吾居屈。【原注】在太子居曲沃。【原注】在今聞喜縣。而公都絳。【原注】在今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原注】國語。宰孔謂晉侯。景霍以而滅虢。【原注】在今陝州。滅焦。【原注】今則跨大河之南。【原注】史記晉世家。言獻公時管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壤。即今平陸。至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則內及解梁。【原注】在今狄取狐廚。【原注】在今涉汾。而晉境稍盛。文公始啓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於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為晉有。而以河西為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原注】在年。平公用荀吳敗狄于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陰之間。而鄆祁。【原注】並平陵。梗陽。【原注】今公後六榆次縣。【原注】在今馬首孟。【原注】今孟縣。為祁氏之邑。晉陽。【原注】今為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

縣上

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縣上。水經注。石桐水即縣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之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介休縣有介山。有縣上聚之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為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太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讓于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縣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縣山。俗謂之小縣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原注】襄公二十九年。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實旃。縣或即縣山。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古汾陰地。今萬泉。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之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為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箕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為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二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郛。【原注】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二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無解】

唐

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於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為太原晉

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原注】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

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

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全氏曰】或謂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

然則變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日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疑皆在翼。而不在晉陽。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

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何變父之改號曰

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許維明曰。穆侯始遷于翼。則史記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也。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于

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史記屢言禹鑿龍

門。通大夏。呂氏春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陽之間。書所云維彼陶

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臯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為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原注】在今

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原注】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所謂唐。今河

霍州。亦非也。

晉都

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為晉侯。都曲沃。

在今聞喜縣。【原注】漢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原注】今太平縣南二

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原注】杜氏曰。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後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為絳。

而以其故都之絳為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

晉之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為下國。【原注】僖公十年。然其宗廟在焉。考悼公之立。十八年。大夫逆于清原。

【原注】杜氏曰。河東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是入曲沃而朝于廟。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

絳都而平公之立。【原注】襄公十六年。亦云。改服修官。烝于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為欒氏之邑。而欒盈之入絳。范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原注】襄公二十三年。夫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為。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來者漸矣。

瑕

晉有二瑕。其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原注】杜以郇瑕為一地。臆以為二地。【江氏曰】解縣西南故瑕城。實為晉之瑕。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間一邑也。焦在河外。燭之武于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氏謂晉有二瑕。以焦瑕為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胡音。以湖縣當之。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河外五城之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解以河曲為河東蒲坂縣南。則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經。河水又東逕胡縣故城北。酈氏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氏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為胡。又改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原注】書。放牛于桃林之野。注云在華山東。今為閩鄉縣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為詹嘉之邑。誤矣。【原注】左傳有三瑕。而郇瑕不與焉。桓公六年。軍於瑕以待之。注。瑕隨地。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注。瑕楚地。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備。

注。瑕杏。敬王邑。

僖公十五年。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正義曰。自華山之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

傳稱焦瑕。蓋是其二。【原注】水經注。陝縣故焦國。竹書紀年。幽王七年。虢人滅焦。

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為氏。僖公十五年。瑕呂貽甥。亦當同此。【原注】竹書紀年。公滅虢。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傳謂之陰餘甥者。陰亦虢地。或兼食之也。而解以瑕呂為姓。恐非。

九原

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水經注。以爲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卽九京。因記文或作九京。而傳會之爾。〔原注〕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方氏。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也。志以爲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陽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杜氏謂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原注〕今新樂縣。又謂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纍城。〔原注〕在今藁城。是也。其曰昔陽肥國都。樂平沽縣東有昔陽城。則非也。疏載劉炫之言。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沽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旣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旣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纍之城。是疑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曰。晉荀吳使師爲糶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原注〕杜解昔陽。故肥子所都。果爾則其地。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泚水東逕肥纍縣之鼓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其說皆同。〔原注〕水經注一卷中。昔陽城兩見。一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在鉅鹿。故屬之齊。豈得越太行而有樂平乎。〔原注〕正義亦謬。正

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廡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鹵。而大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

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原注〕宋經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原注〕至魏文。平狄之難如此。〔原注〕侯始克中山。

太原

太原府在唐爲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三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原注〕爾雅。晉有潛丘。注。在太原晉陽縣。今已。長四千三百二十一。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原注〕宋史太宗東城。謂之連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闊壯可見。自齊神武叛建別都。與鄴城東西並立。隋煬帝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天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爲創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於是一舉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縣爲新并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卽命縱火。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縣不過唐都城之一隅耳。〔王氏曰〕武后名北都。中宗卽位之。其遺文舊蹟。一切不可得而見矣。〔己依舊改爲并州大都督府矣。〕

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原注〕唐張南史送鄭錄事詩。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此卽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原注〕僧宗範符六掠三城。以朱攷爲三城斬使。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閻氏曰〕按水經注汾水云。水上舊有梁。隋併也。此卽指晉陽縣。又按唐李勣馬燧。俱引。如長安東中西三層橋。昔爲方軌。而今則咸陽縣每至冬月。晉水架汾河而東去。故河汾東有晉利水利。

乃設一版河陽驛。杜預所立浮橋。其遺跡亦復泯然。【原注】魏書崔亮傳。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甃水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伏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况漲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象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粟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北史于粟輝傳。為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盟津。謂粟輝曰。河可橋乎。粟輝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橫橋於野坂。蒲津鐵牛。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原注】宋史。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不但六軍既濟。帝深嘆美之。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

春秋時。代尚未通中國。趙襄子乃言。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吸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歇更立陳餘為代王。漢高帝立兄劉仲為代王。皆此地也。【原注】今蔚州東二十里。相傳有代王城。十年陳豨反。十一年破豨。立子恆為代王。都晉陽。【原注】高祖紀。則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云都中都。豨傳同。而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原注】如簿以為先都。晉陽。後遷中都。又立子武為代王。都中都。則今之平遙縣矣。【原注】正義引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一里。又按衛縮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縣北而屬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遷。而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關氏曰】漢光武以盧芳為代王。居晉陽。帝以倚廬為代王。城盛樂為北都。修故平城為南都。拓拔珪立為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後徙都平城。置代尹。是代向有四。不止如顧氏云三遷也。

闕里

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為氏者。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原注】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說闕宣。注。闕黨童子之後。識文言代漢者當從高。

嘗塗而高者調也。故闕宜自稱天子。

杏壇

今夫子廟廷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蹟。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卽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徐州

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原注】索隱曰。徐音舒。九州之徐州。按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汝成案】邳遷於薛。沈校本邳上從元文。今刪去。

向

春秋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氏解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無解。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鄰。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注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並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丞縣今在嶧。杜氏以其遠而疑之。况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乎。【原注】水經注。於軹縣向城下。齊乘以為今沂州之向城鎮。【原注】州西近之矣。【佚成案】向地見經傳者凡六。隱二年。莒人入向。十一年。王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襄十一年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十四年。會吳于向。杜注于入向。以為古龍亢東南。于與鄭之向。云在軹縣西。于取向盟向。云莒邑。于師向。又郡國志。潁川長社縣東北。有向鄉。但云鄭地。古今地志書著向地者。漢書地理志。沛郡向縣古向國。又郡國志。潁川長社縣。懷遠縣地。長社之向。今開封府尉氏縣地。莒邑沂州之向。今莒州地。軹縣之向。今懷慶府濟源縣地。詩皇甫作都于向。即此。杜氏沿漢志之說。以莒人入向為沛國之向。恐非是。春秋之莒。即今莒州。距今懷遠且千里。葛爾之莒。豈能懸師遠入人國。竊意莒所入之向。乃沂州之向。莒入向而兼其地。而魯復伐莒而取之。後遂為會盟所耳。沛國之向。乃會吳之向。中國會吳。皆就之于淮上。如鐘離今鳳陽。善道。今盱眙。皆是也。

小穀 【佚成案】此已詳卷四城小穀條。可併入。

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為管仲也。蓋見昭公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於今穎之。而又見僖二年。經書城楚丘之出於諸侯。謂仲父得君之專。亦可勤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穀也。此所城者小穀也。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范甯曰。小穀魯地。然則城小穀者。內城也。故不繫之齊。而與管仲無與也。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即此魯之小穀。而注引皇覽以為東郡之穀城。與留侯所葆之黃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泰山立石 【佚成案】漢紀注。應劭曰。立石三丈一尺。下云。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姜氏注殊舛誤。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姜氏曰】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注引風俗通曰。石廣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云此古制也。則武帝已用之矣。又後漢書張純傳。帝乃東巡岱宗。純從。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若無文字。則不當云刻石文矣。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眾。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瑯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泰山都尉【錢氏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盧縣都尉治。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刻石。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此。光武時會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紀。建武八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寶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羸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

社首【俚成案】此條從沈氏校本補。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元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早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勞民力邪。【沈氏曰】右一條見山東考古錄當補此。

濟南都尉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原注】今龍山驛東。有東平陵城。後漢書侯魏書霸傳注。於陵故城。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陁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矣。

鄒平臺二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注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鄒。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元。後讀書邳彤傳。尹綬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

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於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錢氏曰。當是史。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從何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解及服虔注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國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又按水經注。萊蕪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岨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原注。萊人遷此已久。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依成案。司馬彪續漢志。劉昭注文。中間誤作後漢。今俱改。此云劉昭志。當脫郡國及注字。

濰水

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原注。今在昔州。西北九十里。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從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

文引禹貢惟岱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原注】馬文緯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頓王子東淮侯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淮水。【原注】胡三省注。惟當作淮。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鳥。佳之佳則一爾。後人誤讀為淮。沂其又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原注】按淮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錢之准】當从佳人之佳妄矣。【梁氏曰】按字書無從佳之字。豈可以說文為誤乎。
 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徐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徐水。武帝紀。琅邪王伉出徐中。海西公紀。桓温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徐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徐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于徐中。並是滁字。南史程文季傳。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與濰省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為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為鼇。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真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原注】魏書高祖紀。釋老志。並仍作勞山。

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勞勞廣闊。則此山或取其廣闊而名之。鄭康成齊人。勞勞齊語也。山海經西山經。亦有勞山。與此同名。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樂成山。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樂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樂成山。予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樂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先生勞山圖志序略曰。勞山在今卽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尙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秦始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儲。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于是齊人苦之。而名之曰勞山。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

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夫濟陰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爲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原注〕隱公元年解云。衛國在汲郡朝歌縣。今衛輝府淇縣。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曹。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廬者無城郭之稱。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三年成楚丘。杜氏曰。楚丘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今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卽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爲一地爾。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卽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原注〕詩正義引皇甫謐曰。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

東昏

漢陳留郡有東昏。續漢志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而山陽郡有東緡。續漢志。春秋時曰緡。注云。左傳

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師古曰。緡音曼。左傳解。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曼。括地志云。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誨碑辭曰。使河隄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是以緡為昏。誤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昏長蘇勝。則陳留之東昏也。【原注】通鑑注。李愬攻金鄉。引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亦誤。

長城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為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續漢志。濟北國廬。【原注】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原注】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原注】絳侯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原注】先氏曰。京東考古錄。以續漢志。水經注。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讐縣。東至颯水。達此陽。南北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原注】又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入懷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虞。累石為固。楚襄王作霸南。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上。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號為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原注】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也。武靈王時。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國陽。【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關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披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公

北。披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公

北。披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公

溪互嶺。東西無極。自代並陰山。【原注】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下。至高蓋趙武靈王所築也。

闕為塞。【原注】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

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原注】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至襄平。【原注】索隱曰。韋昭云。

今遼東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原注】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原。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貫山南漢陽西是也。

充之。而通直道。【原注】索隱曰。蘇林云。去長自九原至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因邊山險澗。豁谷可繕者

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原注】索隱曰。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原注】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

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

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良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原注】北史作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

社平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原注】通鑑注。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

恆州。九百餘里。【原注】通鑑注。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下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

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斜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

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暨武

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命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卷二十一

而【汝成案】錢氏引荀子儒效篇云云。當注在皆當作而文下。今從元校云。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注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為證。【原注】詩垂帶而亦如也。春秋莊七年。夜。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中星隕如雨。注如而也。【原注】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遷堯亂四方。傳釋為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原注】是寡也。劉剡曰。而當讀作如。今按而主癘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而字亦當讀如。左傳隱七年。敵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磬。注如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史記賈生傳。化變而嬗。韋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炫而曰不可。【原注】近本為不。又曰。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荀子。蹇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錢氏曰】荀子儒效篇。鄉是如不。倍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又曰。而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遷。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絺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知易樂而。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解也。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為如治。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鞭拊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傳

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注云若如人。說文需从雨而聲。蓋卽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原注】左傳襄三年。齊侯與七句明于彤外。水經注云。卽地理志曰如水矣。彤如震如怒。釋文。一本兩如字皆作而。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揚其聲。而勃怒其色。則經本作而而甚明。此又而如之說也。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注如讀爲

若。【錢氏曰】孟子而居堯之宮。通堯之子。晉書段灼傳。引此文而作若。

柰何

柰何二字。始於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錢氏曰】五子之歌。此晚出古文。左傳。河魚服疾柰何。曲禮曰。當以召諸葛其柰何不敬爲始。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楚辭九歌大司命。愁人兮柰何。

九辯。君不知兮可柰何。此柰何二字之祖。左傳華元之歌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柰何。一也。又書如五器。鄭康成讀如爲乃箇反。論語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音亦與柰同。【原注】按古人曰如曰若。音不必同。

大朝人多書柰爲那。三國志注。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元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柰爲無那。【楊氏曰】是韓伯休。却是語辭。

語急

公羊傳。隱元年。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按此不必齊人語。左傳僖二十二年。宋

子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成二年。衛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昭十三年。蔡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二十一年。宋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

亡。定五年。楚子西曰。不能如辭。八年。衛王孫賈曰。然則如叛之。漢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左傳正義曰。古人語然。猶不敢之言敢也。【原注】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謫。注。敢。不敢也。昭二年。敢辱大館。注。敢。不敢。儻禮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

曰。非禮也敢。
注敢言不敢。

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詩亦不夷憚。憚下省一乎字。書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上省一豈字。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雖禍寬博。吾不憚焉。不上省一豈字。禮記。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學不倦。好學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非字。

公羊傳。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言如矣。齊人語也。錢氏曰。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為豈不寧。不康為豈不康。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論語患得之。集解患不能得之。楚俗語皆語急反言之證。楚俗語猶言齊人語也。

歲

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原注。傳公二十三年。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原注。襄公三十一年。史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為歲。

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言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梁氏曰。錢廣伯云。孟子。鄉人長則言歲。不始於太史公。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

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月半

今人謂十五為月半。蓋古今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晉溫嶠與陶侃書。剋後月半大舉。然亦有以上下弦為月半者。劉熙釋名。

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是則所謂月半者弦也。禮經之所謂月半者望也。弦曰半。以月體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數而言之也。【原注】

岑參詩。涼州三月半。僧未脫春衣。韓愈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李商隱詩。白日當天三月半。

已。【依成案】已古讀若以。故經史訓詁。凡語詞之已。皆作已。蓋一字二義。形聲皆同。無可別云。

吳才老韻補。古已午之已。亦謂如已矣之已。漢律曆志。振美于辰。已盛於已。史記。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鄭元夢

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原注】洪容齋三筆。愚按古人讀已爲矣之證。不止此。淮南子。斗

指巳。巳則生巳定也。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地象形。釋名。巳也。陽氣畢

布巳也。詩。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五經文字。起從辰巳之巳。白虎通。太

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晉書樂志。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詩。江有汜。亦讀爲矣。釋名。

水決復入爲汜。汜。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爲矣。說文。祭無巳也。从示巳聲。公羊傳何

休注。言祀者。無巳長久之辭。釋名。商曰祀。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今人以辰巳之巳。讀爲土音。宋毛晃曰。陽氣

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巳之義。今俗以有鉤爲終巳之巳。無鉤爲辰巳之



巳。是未知字義也。

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也。【原注】韓詩曰。鄭國之俗。

招魂續魄。秉蘭草。祓不祥。後漢書周舉傳。三月上巳。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燕於雒水。袁紹

傳。三月上巳。大會賓從於薄落津。周公謹癸辛雜識。以爲戊己之巳者非。【楊氏曰】其必以三月除。

卯爲除。是上卯亦可除邪。

里。戊己之巳篆作。辰巳之巳篆作。象地形。隸書則混而相類。止以直筆上缺爲巳。上滿爲巳。

鞍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今自瑯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是則荀子所謂日中而趨百里者。不遠六十餘里。而千里之馬。亦日馳五六百里耳。

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殆未然。【楊氏曰】王制是漢人之作。不知其尺步緣何反小。

仞

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原注】家語。孔子所謂舒肘知尋。从人刃聲。書。為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洫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洫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原注】左傳昭三十二年。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正義同。鄭元云。七尺曰仞。與孔義異。【原注】王逸注。楚辭論語。夫子之牆數仞。注。包云。七尺。孟子。掘井九仞。【原注】與注。八尺。朱子乃兩從之。【原注】堂高數仞。注。亦云七尺。楚辭論語。夫子之爾雅云。四尺。漢書應劭注云。五尺六寸。則益非矣。【楊氏曰】七尺為仞。周尺八寸。故仲援云五尺六寸。

不淑

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是也。生離亦謂之不淑。詩中谷有蕓。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謂之不淑。詩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也。國亡亦謂之不淑。逸周書。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嗚呼不淑。是也。

不弔

古人言不弔者。猶曰不仁。左傳成三十年。穆為不弔。襄十三年。君子以吳為不弔。十四年。有君不弔。昭七年。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二十六年。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弔。及詩之不

弔昊天。不弔不祥。書之弗弔。天降喪于殷。則以爲哀閔之辭。杜氏注。皆以爲不相弔恤。而於羣不弔之人。則曰弔至也。於義不通。惟成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乃當謂大國無恤鄰之義耳。

亡

亡有三義。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於外而名之。晉公子稱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詩予美亡此。論語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漢書袁盎傳。不以在亡爲辭。【原注】謂託故而辭以不在。史高定子傳。制置使未知在亡。則以在亡爲存亡。非漢書之意也。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滄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沒。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張駿傳。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與師。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魏書宋維傳。維見【原注】元義。寵勢日隆。便至乾沒。北史王劭傳贊。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梁書止足傳。序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晉鞏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抱朴子。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

乾沒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記春申君傳。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卽此意。【楊氏曰】愚謂乾沒者。乾而

知喪之

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故老子謂楊朱曰。大白若辱。

辱

廣韻。姦古顏切。私也。詐也。亦作姦。今本誤姦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傳僖公七年傳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

以姦終之。曰子父不好之謂禮。一傳之中。二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姦。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釋姦。其為兩字審矣。又奸字亦可訓為干祿之干。漢書荆燕吳傳。齊人田生以畫奸澤。史記作干。然則奸但與干通用。而不可以為姦也。後人於案牘文移中。以姦字畫多。省作奸字。此如繁之為煩。衝之為冲。驛之為駟。臺之為台。皆借用之字。

訛

訛字古作譌。僞字古亦音訛。詩小雅。民之訛言。箋云僞也。小人好詐僞。為交易之言。【原注】正義曰。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爾雅注。世以妖言為訛。太平御覽引武王之書綸曰。昏謹守。深察訛。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擎訛頭者。【原注】債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請將巡城。改為中差。一年一代。

誰何

詩。室人交徧摧我。韓詩作誰。玉篇作誰。丁回切。謫也。六韜。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誰誰同。何呵同。【原注】韓非子。王出而何之。賈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此解未當。焦氏易林。當年少寡。獨與孤處。雞鳴犬吠。無敢誰者。說苑。民知十已。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揚雄衛尉箴。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閭樂矯搜。載者不誰。史記衛綰傳。歲餘不誰呵綰。漢書作不孰何綰。難曉。疑誰譌為誰。誰又轉為孰也。【楊氏曰】孰何與誰何同。非譌。

信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為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母丘儉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為信。始見於此。【錢氏曰】晉陽秋。胡威

後因他信。具以白質。三國志胡質傳注。〔汝成案〕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司馬相如論巴蜀職云。故遣信使。是西漢已然。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爲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漑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原注〕毫同。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中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左氏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原注〕注。襄二十五年。我周之自出。〔原注〕注。言又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昭四年。徐子。吳出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史記秦本紀。晉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漢書五行志。王子鼂。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爲舅出矣。〔原注〕後漢書光武十一王傳。竇太后及竇等。東海出也。楊氏曰。外甥二字。本不典。不知何自起。大約緣外舅之名而生。

鰥寡

鰥者無妻之稱。但有妻而于役者。則亦可謂之鰥。詩。何草不元。何人不矜。矜讀爲鰥是也。寡者無夫之稱。但有夫而獨守者。則亦可謂之寡。越絕書。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陳琳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是也。鮑照行路難。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是此義。

婦人以夫亡爲寡。夫亦以婦亡爲寡。左傳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小爾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焦氏易林。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

丁中

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詔

曰。比者成童之歲。卽挂輕徭。旣冠之年。便當正役。憫其勞苦。用軫於懷。自今宜以十八已上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發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舉丁中可以該黃小矣。遼使耶律學古傳。多張旗幟。雜丁黃爲疑兵。蓋中小皆雜用之。而史文代以黃字。黃者四歲以下。何可雜之兵間邪。

阿

隸釋漢殺阬碑陰云。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成陽靈臺碑陰。有主吏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又可見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稱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三國志呂蒙傳注。魯肅拊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世說注。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原注】渾子戎。皆是其小時之稱也。【原注】亦有以阿挈其字者。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齡。謂王子敬爲阿敬。婦人以阿挈姓。則阿源。謝太傅謂王修齡爲阿齡。謂王子敬爲阿敬。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妻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啓阿母。阿母謂阿女是也。亦可爲不定何人之辭。古詩。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三國志龐統傳。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晉書沈充傳。敦作色曰。小人阿誰是也。【原注】亦有作何誰者。晉劉劭崇讓論。阿者助語之辭。古人以爲慢應聲。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今南人讀爲入聲。非。【原注】魏志東夷傳。東方人名我爲阿。

女

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元子是也。又爲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爲女是也。爾雅。女。幼。注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女豚。故後人有女磨之稱。說文。女。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女。亦取此義。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小錢。女錢。幼錢。中錢。壯錢。大錢。貝貨五品。大貝。壯貝。女貝。小貝。及不盈寸

二分者。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小布。隋書律歷志。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釐。其有不成秒曰塵。不成釐曰微。班彪王命論。微尚不及數子。蔡邕短人賦。其餘庭。晉陸機文賦。猶絃。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郭璞螢火贊。熠熠宵行。蟲之微。盧諶蟋蟀賦。享神氣之。竝用此字。唐書楊炎傳。盧杞貌。陋。宋史岳飛傳。楊。本名楊太。太年幼。楚人謂小爲。故曰楊。俗作么。非。

元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原注〕原。再。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未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原注〕漢書注。師古曰。也更重立。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原注〕言已有正廟。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應問。囊滯日官。今又原之。注。爾雅曰。原。再也。衡爲太史令。去官五載。復爲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

寫

寫。說文曰。置物也。詩。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原注〕傳曰。周禮稻人。以澮寫水。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齋于房。禮記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原注〕韓非子。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史記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蘇秦傳。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真人。新序。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周髀經。筮以寫天。上林賦。肝響布寫。漢書賈捐之傳。淮南王盜寫虎符。今人以書爲寫。蓋以此本傳於彼本。猶之以此器傳於彼器也。〔原注〕說文。移書也。始自特牲饋食禮。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漢書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路溫舒傳。取澤中蒲。截以爲

牒。編用寫書。霍光傳。山又坐寫祕書。師丹傳。吏私寫其草。淮南子說山訓。竊簡而寫法律。孔安國尚書序。更以竹簡寫之。至後漢而有圖寫。【原注】李恮寫。【原注】盧之稱。傳之至今矣。

今人謂馬去鞍曰寫。貨物去舟車亦曰寫。與器之溉者不寫義同。後漢書皇甫規傳。旋車完封。寫之權門。晉書潘岳傳。發桶寫鞍。皆有所翫。說文作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

行李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鄜閣頌。行理咨嗟。【藏氏曰】李理通用。管子法法篇。臬陶爲李。大匠篇。國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至唐時。謂官府導從之人。亦曰行李。舊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言。李者法官之號。故稱其書曰李法。李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嗚道。勅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豈其不敢稱鹵簿。而別爲是名邪。

耗

今人以音問爲耗。起自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臚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卻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原注】量。及遷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潮州刺

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稱遷職爲量移。誤矣。

眾思

眾思字雖从网。其實屏也。漢書文帝紀。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思災。師古曰。眾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思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眾思。屏之遺象也。臣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眾思。復思也。【原注】釋名。眾思在門外。眾。復也。思。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西京眾思。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原注】今人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廣雅。眾思謂之屏。越絕書。巫門外眾思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原注】春申君相楚。使其子爲假君治吳。魚豢魏略。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眾思。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五行志。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眾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爲屏明甚。而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鹽鐵論。祠堂屏閣。垣闕眾思。董賢傳。外爲徹道。周垣數里。門闕眾思甚盛。王莽傳。遣使壞涇陵延陵園門眾思。曰。毋使民復思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四年二月己亥。南宮內殿。眾思自壞。【原注】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許。紫鴿下眾思。

西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眾思。誤也。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原注】爾雅釋宮。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原注】正義曰。漢時謂屏爲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文。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闕。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故城亦引廣雅及劉熙釋名爲證。作書者段成式。蓋唐時有呼護雀網爲眾思之目。故史言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眾思。疾趨北出。而溫庭筠亦有眾思畫捲。闔闔夜開之句矣。

眾思字有作桴思者。禮記明堂位注。有作浮思者。考工記注。竝見上。有作眾思者。博雅。眾思謂之屏。有作復思者。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又云。譙城南有曹蒿冢。冢北有廟堂。榱檣及柱。皆彫鏤雲矩。上復思已碎。有作

覆思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爲之傾倒也。若摧護雀網。亦不足大也。陳氏禮書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宇而立。宇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場屋

場屋者。於廣場之中而爲屋。不必皆開科試士之地也。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互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故戲場亦謂之場屋。唐元微之連昌宮辭。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豆

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姚宏注曰。史記作飯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但稱菽。漢以後方謂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名。本草不皆神農所著。越絕書。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越絕書亦非子貢所作。漢書楊惲傳。種一頃豆。落而爲菽。

徑

今井陘之徑。古書有作鉞者。穆天子傳。至於鉞山之下。【原注】注。今在常山。是也。有作研者。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石研闕。是也。有作岍者。晉書石勒載記。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徑者。晉書胡奮傳。頓軍徑北。是也。有作徑者。揚子法言。山徑之蹊。是也。有作徑者。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貫越代朔。以臨北庭。是也。

考

莊子在宥篇。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當作豸。古止豸通用。左傳宣十七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關【汝成案】左傳臧紇斬鹿關門之關。此衍孫字。

關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賈誼新書。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魯連子。譬若門關。舉之以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能。關非益加重。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皆謂拒門之木。後人因之。遂謂門為關也。【原注】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門。

史記謂拒門之木為關。漢書楊惲傳。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踏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唐書李訓傳。閹者欲局鎖之。為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

宙

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覽冥訓。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誘注。宙。棟梁也。似合。宙字從宀。本是宮室之象。後人借為往古來今之號耳。【原注】說文。上下四方曰宙。古往今來曰宙。

石炭

今人謂石炭為墨。按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麤爾。【原注】史記外戚世家。竇少君為其主入山作炭。後漢書黨錮傳。夏馥入林慮山中。親突煙炭。皆此物也。北人凡入聲字。皆轉為平。故呼墨為煤。而俗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臭煤也。韻會。煤。臭灰集屋者。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高誘曰。煤室。煙塵之煤也。素問。黑如始者死。注。始謂始煤也。唐張祜詩。古牆丹腹盡。深棟墨煤生。李商隱詩。敵國軍營漂木梯。【原注】方峽反。按說文當作柀。削木札橫。

也。後漢書方術楊。前朝神廟銷煙煤。溫庭筠詩。煙煤朝奠處。風雨夜歸時。是煤乃梁上煙煤之名。非石炭也。崔方傳。風吹札柿。安陽縣龍山出石炭。入穴取之無窮。取深數百丈。必先見水。水盡然後銑彰德志作煇。【原注】志曰。炭可取也。炭有數品。其堅者謂之石。軟者謂之梅。氣愈臭者。然之愈難盡。水可以煎鑿。終不若晉絳者云。按玉篇廣韻竝無煇字。

終葵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原注】注。終葵。椎也。爲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擊。【原注】終葵。揚關斧。【原注】博雅。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儼之爲耳。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人能捕鬼者。玄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原注】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原注】終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蓋又忘其辟邪之物。而意其爲逐鬼之人。乃附會爲真有是食鬼之人。姓鍾名馗者耳。天中記補筆談。又所載。皆不足信。而唐時每歲暮以鍾馗與歷日同賜。大臣多有謝表。則說謬相傳。已非一日也。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鍾葵。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原注】北史庶人諒傳。作喬鍾馗。又恩傳。仍作喬鍾葵。段鍾葵。于勁字鍾葵。張白澤本字鍾葵。唐書有王武俊將張鍾葵。【原注】通鑑。則以此爲名者甚多。豈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名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

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錢氏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當與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奎星。雖非古禮。然新定續志。學。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政校門云魁星樓。爲一邑偉觀。其上以奉魁星。則是南宋時已有之矣。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政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錢氏曰】奎。西方七宿之一。非北方也。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爲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原注】天文。北斗。魁爲首。末爲杓。淮南子。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羹斗也。

趙宦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見於經者。書允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目。【原注】呂氏春秋有魁士名。此用魁字之始。國語。幽王爲以爲魁陵。糞土薄瀆。韋昭解。小阜曰魁。列子。以君之力。會不能損魁父之丘。史記趙世家。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苑。魁之西。鮑宣傳。白首者艾魁壘之士。揚雄傳甘泉賦。冠倫魁能。陸機感丘賦。羅魁封之壘壘。又文選潘岳笙賦。統大魁以爲笙。李周翰曰。大魁謂匏中也。又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塵。以魁柑之。注。魁。蜃蛤。近時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絕少。左傳有酈魁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

桑梓

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竝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專用。愚考之張衡南都賦云。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以後魏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晉左思魏都賦。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贈弟士龍詩。迫彼窳安。載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丘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百年歌。辭官致祿歸桑梓。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祁祁大邦。惟桑與梓。贈榮陽太守吳子仲詩。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潘岳爲賈謚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原注】九感。望龍門而屢顧。攀維桑而祗泣。歲暮賦。虔孝敬於神丘兮。結菑葛於維桑。閻式復羅尚書。人懷桑梓。劉琨上愍帝表。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國名臣贊。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復彭沛下邳三郡租詔。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文帝復丹徒租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謝靈運孝感賦。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會吟行。南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何承天鏡歌。願言桑梓思舊遊。鮑照從過舊宮詩。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梁武帝幸蘭陵詔。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劉峻辨命論。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樅謂老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樅曰。噫。是已。此於詩為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况父母為人子之所瞻依。

胡隴

說文。胡。牛領垂也。徐曰。牛領下垂皮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詩。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漢書郊祀志。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頸下垂肉也。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張敖傳。仰絕亢而死。注。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後漢書。請為諸君鼓隴胡。太玄經。已為嘖咄。范望解謂唐胡也。古人讀侯為胡。息夫躬傳。師古曰。咽。喉隴。即今人言胡隴耳。

胡

說文。胡。牛領垂也。从肉古聲。【原注】說文。擔。幅胡也。臣鉉等曰。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頰胡之制是也。詩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故以為壽考之稱。詩曰。胡考之寧。傳曰。雖及胡耆。【原注】釋名。胡也。證法。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陳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厲王名胡。似亦皆取此義。【原注】晉王胡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謂戈鋒之曲而旁出者。猶牛胡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禮記。深衣。袂圓以應規。注。謂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鏃胡合羸者。郭璞解。胡鏃在於喉下。則亦取象於牛胡也。又國名。今之胡姓。以國為氏。或以證為氏者也。又與何字義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類。【原注】箋云。見於經傳。如此而已。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為胡。【原注】趙世家。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注。林胡樓煩東胡為三胡。下文遂云。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槩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原注】猶之錫本地名。匈奴別部入居之。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記亦曰。粵無鏃。燕無函。秦無廬。胡為弓車。春秋北燕僅再見。後因號胡戎為錫。

於經。而於越至哀公時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國以後之人所增益矣。又虜者俘獲之稱。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公羊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仲連所謂虜使其民。韓非所謂臣虜之勞。〔原注〕史記李斯傳。嚴家無格虜。而戚夫人歌。所謂子爲王。母爲虜。東方朔答客難。所謂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者也。故漢高帝言。虜中吾指。而罵甚敬爲齊虜。戾太子罵江充爲趙虜。水經注。臨淄外郭。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居郭。因以名之。是矣。自南北朝以後。其名遂以加之北翟。亦習而不察也。

草馬

爾雅。馬屬。牡曰騊。牝曰騊。郭璞注。以牡爲駸馬。牝爲草馬。魏志杜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牝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羈草馬。生白額駒。魏書蠕蠕傳。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驄生駒。隋書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原注〕廣韻。牝馬曰騊。今人則以牡爲兒馬。牝爲騊馬。而唯牝驢乃言草驢。

草驢女貓

今人謂牝驢爲草驢。北齊書楊愔傳。選人魯漫漢。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貓爲女貓。隋書外戚獨孤陁傳。猫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雌雄牝牡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求其牡。詩人以爲不倫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禮疏引詩。雄狐綏綏。走亦曰雄。書。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今按經傳之文。不止於此。如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莊子。猿獮狙。〔原注〕以爲雌。焦氏易林。雄犬夜鳴。雄羆在後。晉書五行志。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木蘭詩。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皆走而稱雌雄者也。爾雅。鶉鶉。其雄鶉。牝。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鶉鶉。是自爲牝牡。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

則飛而稱牝牡者也。龍亦可稱雌雄。左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是也。蟲亦可稱雌雄。列子：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是也。介蟲亦可稱雌雄。莊子注：司馬云：雄者龜類，雌者鼈類。是也。人亦可稱雌雄。管子：楚人攻宋鄭，令其人有喪雌雄。莊子：魯哀公之言哀駘他曰：且而雌雄合乎前。是也。虹亦可稱雌雄。詩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是也。【原注】容齋三筆：引宋玉賦：雄風雌風。雌風雌干支亦可稱雌雄。史記索隱：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稱雌雄。王子年拾遺記：禹鑄九鼎，擇雌金為陰鼎，雄金為陽鼎。是也。石亦可稱雌雄。續漢郡國志：夜郎出雄黃雌黃。是也。符契亦可稱雌雄。隋書高祖紀：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唐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隻。雄付少府將作監，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稱雌雄。遼史儀衛志：木箭內箭為雄，外箭為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閣門使執雄箭。是也。【原注】亦可稱牝牡。宋沈括筆談：大駕圍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牝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闕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草木亦可稱牡。周禮：牡樺牡蘗。

【原注】注謂籀。檀弓：牡麻爾雅。牡齒牡簀牡茅。儀禮注：牡蒲。史記封禪書：牡荆。本草：牡桂。是也。車箱亦可稱牝。考工記：牝服。正義云：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輪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是也。管鑰亦可稱牝牡。漢書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月令注：鍵牡閉牝也。正義：凡鑲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是也。棺蓋亦可稱牝牡。禮記喪大記：君蓋用漆。正義：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是也。瓦亦可稱牝。廣韻：瓠。牝瓦。是也。五藏亦可稱牝牡。靈樞經：肝心脾為牡藏，肺腎為牝藏。是也。齒牙亦可稱牡。說文：牙。牡齒。是也。【原注】徐曰：此於齒為牡也。九經字樣作牡齒。

病亦可稱牡。史記倉公傳：牡疝。是也。星亦可稱牝牡。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是也。【原注】法苑珠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訾為月。雌雄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雌雄二字也。郎五行亦可稱牝牡。左傳：水火之牡也。是也。銅亦可稱牝牡。抱朴子：灌銅顛傳。引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

當以在火中向赤時，有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是也。若淮南子云：北斗之神有雌雄。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而隋書經籍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五代史四夷附錄高麗王建造孝經雌雄圖一卷，載日食星變不經之說，則近

於誕矣。【原注】後周有典牝典牡上士中士。以牝牡名官。【闕氏曰】汝國語。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淮南子墜形訓。邱陵爲牡。穀谷爲牝。又牝土之氣。御于玄天。又所謂地利者。左牡而右牝。【楊氏曰】古八陳。三曰牝陳。四曰牡陳。是也。

日知錄刊誤序

日知錄一書。其義類閎深。論辯浩博。余嘗疏其學識。頗著其大端。竊嘆書之精微。弗能盡也。當康熙間。潘稼堂檢討爲校刊于閩中。自是賢碩輒加考辯。既正其脫文譌字。或間引伸其言。幾無異漢唐時諸經史訓解爲專門學也。余所見不下十餘家。多簡當而尤善者。閩楊沈錢四家本也。後又得原寫本。以校潘刻本。得者大半。諸家多未見此本。往往增損有與合者。亦有舛錯同而別爲糾正者。或因糾正轉滋淆失。余益統括羣書。穿穴援引。區其異同。覈其是非。每以錯綜更達閩奧。率表其名。斷諸己意。不爲繳繞之辭。亦絕剽竊之行。總全書所攷正者。得七百餘條。雖與是書義類論辯不恢修景。然少少郵其文字。牴牾詮訓隱隙。庶幾益治塗轍。抑以斷後之舛馳者矣。曩爲定本纂成集釋。曾就正於武進李申耆。吳江山子寶。山毛生甫三先生。此書又乞生甫刪定。同邑王君巨川明慎彊識。勤佐探索。區區不敢妄作。實事求是之懷。欲冀白諸後賢。而直諒多聞之助。又不可沒也。閩楊沈錢四家。其里爵名字。已列于集釋敘例。今日宋齋陳氏者。名訐。字言揚。海寧人。官教授。以子貴。贈通議大夫。左副都御史。南曲張氏名惟赤。字小白。海鹽人。官刑科給事中。蘧園楷庵。則名皆佚。楷庵張氏客也。曰楷庵者。別于武屏楊大令簡在言也。沈校本得諸次歐從叔父。原寫錢校本。則假諸生甫。其餘多陳丈立齋所手錄者。既第分爲二卷。並述其俶云。道光十五年二月望日。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書於西谿草廬東之袖海樓。

日知錄刊誤

卷上

目次

卷之一

成有渝。无咎。罔孚裕。无咎。无諸本並誤无。裕並誤裕。今改。

卷之三

何彼穠矣。穠諸本並誤禮。王欲玉女。女諸本並作汝。今改。

卷之四

王子虎卒。卒諸本並脫。今補。

卷之六

用日于支下。諸本並脫社日用甲一條。今補。

卷之十三

禁錮姦臣子孫下。諸本並脫家事一條。今補。

卷之十五

居喪飲酒。飲酒諸本並作宴飲。今從錄中標題改。

卷之十八

朱子晚年定論下。原寫本沈校本有李贄鍾惺二條。今補。

卷之二十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日月諸本並作月日。今從錄中標題改。

卷之二十一

書法詩格。諸本並列陸機文誤條下。今從錄中標題次改。

卷之二十三

假名甲乙。乙諸本並誤子。今改。

卷之二十六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三。諸本並脫。今從錄中標題補。

卷之二十七

注疏中引書之誤。注疏諸本並作誤疏。今改。文選注下。諸本並脫陶淵明詩注。李太白詩注。杜子美詩注。韓

文公詩注四條。今從錄中標題補。

卷之二十八

冠服。冠諸本並誤官。杖衣。袂並誤杖。今改。

卷之二十九

驛諸本並作駟。汝成案。說文驛置騎也。駟驛傳也。蓋駟驛皆傳也。駟爲車。驛爲騎。駟又尊者乘也。義旣微別。形聲亦異。錄文皆言漢時置騎。雖驛駟間弗能別。而標題作驛。此不容歧作駟。今改。

卷之三十一

泰山都尉下。從沈校本。增社首一條。

錄文

朱子周易本義第一條 近世晁氏始正其失。晁原本作鼃。沈校改。汝成案。說文。鼃。匿鼃也。讀若朝。揚雄說。匿鼃。名。杜林以為朝且非是。从聃从且。臣鉉等曰。今俗作晁。直遙切。汝漢書景帝紀。作御史大夫晁錯。本傳作鼃錯。師古並注云。古朝字。楚詞九章。甲之鼃吾以行。王逸注。鼃。且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鼃采琬剡。李善注。晁古朝字。又嚴助傳。鼃不及夕。揚雄校獵賦。天子以陽鼃出於元宮。左傳王子朝。五行志。作王子鼃。而衛大夫史朝。風俗通。作史鼃之後為鼃姓。是鼃與朝。當為假借字。而漢紀及上林賦。晁字。疑本作鼃。後人妄以俗字改之。不然。師古於紀傳及志。何以皆注古朝字耶。趙宋時。凡姓鼃者多作晁。沈氏因改鼃為晁。鼃實正字。其未改者。仍之。

既兩既處條 猶高宗之於武后也。猶武屏楊氏云。當作唐。汝原寫本正作唐。

以杞包瓜條 劉昭五行志云。汝成案五行志。乃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錄所引是志文。非注。劉昭二字。當是續漢之譌。錄中譌此頗多。間有案語。

山上有雷小過條 雲雨時在其中間。蘧園孫氏曰。時。義門本改作特。沈校同。汝成案。時有二義。一曰常。一曰不時也。若作特。似詞滯義近。且無所本。何直以意改耳。今仍原本。

游魂為變第一條 骨肉歸復於土。歸復。諸本並誤作復歸。今改。第四條 味於散者。其說也佛。味。武屏楊氏疑作昧。汝原寫本正作昧。

凡易之情條 其全於是矣。其諸本同。原寫本作具誤。兌為口舌第二條 故舜之禦臣也。禦。武屏楊氏曰。當作於。汝成案。原寫本作御。御禦古通。

說卦雜卦互文第二條 古人之文。原本誤交。沈校改。蘧園孫氏曰。爻義門本改文。序卦雜卦條 姤之九三。即夫之九四也。三四諸本並誤倒。南曲張氏校改。其辭皆曰臀无膚。无諸本並誤。

玩。今改。

卜筮第五條 下不共不得其飾。飾。諸本並誤辭。蓬園孫氏曰。辭字義門云當從左傳。原本不得其飾。疑是刊誤。今改。

卷之二

九族第二條 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汝成案。周禮原文無其字。此誤衍。祖之齊衰。宋齋陳氏曰。祖上疑脫曾字。汝成案。喪服齊衰期不杖章。賈疏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服之本制。若爲父期。祖合大功。爲父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隆至期。錄中所云。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蓋本此。若曾祖則齊衰三月。非期也。曾字似非脫文。

三江條 今之揚子江也。揚。諸本並誤楊。注東迤北會于匯。于。並誤爲。今改。注本郭璞說。說。諸本並誤記。或曰當作注。汝成案。郭璞水經注久佚。今惟散見於酈氏注中。攷水經注沔水中篇。有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云云。是記嘗爲說字。誤文作注。亦非。原寫本正作說。今改。

武王伐紂第二條 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諸本同原寫本。存下有其字。不利子商。子。楷庵楊氏攷于。汝成案。諸本皆作子。乃左傳原文。又注云子商宋也。楊氏誤。第五條 卜年七百。七諸本並誤八。今改。

召誥條 凡二十有五。五諸本同。汝成案。五當作六。錄文云。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癸巳。算外。至戊午。止得二十五日。第上云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正自乙未起算。此亦當合癸巳。則五爲六字之譌矣。

建官惟百條 而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之官。阪。原本誤版。沈校攷。

顧命第五條 賓牟賈言。賓牟賈。諸本並誤孔子有。今改。矯虔條 稱詐爲矯。稱詐。原本誤詐稱。沈校攷。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標題。信。原本誤行。沈校改。

秦誓第一條。吳淵穎。穎。諸本並誤穎。今改。

古文尙書第一條。注內秦誓。非伏生所傳。秦。諸本並誤秦。注中者天子之書也。天。並誤夫。今改。求其古

文者。或曰其字疑治字之誤。汝成案。漢書儒林傳同。仍從原本。注孔氏正義曰。氏。原本誤子。沈校改。

豐熙僞尙書條。如豐熙之古書世本。世諸本同。原寫本作正。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不。諸本並誤一。今

從新唐書改。注蒼曰。與中國書不殊。書諸本並脫。原寫本有攷中堂事記同。今補。

卷之三

何彼穠矣第一條。則曰汾王之甥。甥。原本誤孫。沈校改。

邶鄘衛第三條。宋陳傳良。傳原本誤傳。沈校改。

楚吳諸國無詩條。篳路藍縷。藍。諸本並誤藍。今改。

幽條。注笙師斂。竿。笙。塤。簫。簫。篪。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云云。汝成案。周禮笙師注。鄭司農云。春牘以竹大

五六寸。長七尺。短者長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簫。而傘口。

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傘韋鞞之。有兩組。疏畫。康成云。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

知矣。賈疏釋三器。言春。春是向下之稱。合兩鄭注及疏觀之。則春非樂器明矣。是止有十一器。云十二者。誤也。

諸本皆同。因仍之。

莠言自口第一條。人安嫫媿。安。諸本同。原寫本作懷。

申伯條。人亦於女何有。於。諸本並誤與。今改。

韓城第二條。注邗。晉應韓。邗。諸本並誤邗。今改。

詩序條。且如褒姒威之。威。諸本並誤滅。今改。

卷之四

謂一爲元第一條。周環五行之道也。宋齋陳氏曰。周環丑行。今本丑字改作五字。楊本改作互字。汝成案原寫本是五字。作丑與互者誤。第二條。多不云一。云原本作言。沈校改。

邾儀父第一條。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蠻諸本並誤變。南曲張氏曰。初筠先生云。當作蠻夷之國。汝成案原寫本正作蠻。今改。

君氏卒第二條。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夫諸本並誤失。今改。

嬖氏卒條。注續漢禮儀志。禮儀原本誤儀禮。沈校改。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大夫稱子第二條。注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臣原本誤位。沈校改。

星隕如雨第二條。不害嘉穀也。害原本誤言。沈校改。

城小穀條。劉昭郡國志注。注諸本並誤脫。今補。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叔諸本並誤公。今改。

臨于周廟第一條。敢昭告於皇祖文王。於衍字。諸本同。有案語。

五伯條。左傳成公二年。傳原本誤氏。沈校改。

占法之多第二條。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得來二字。

楷庵楊氏疑之。汝成案周易集解本文云。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

若德來爲好物。刑來爲惡物。錄所引以甲上脫若字。乙癸上脫以字。德誤得。德來下脫爲好物刑來五字。諸本

皆同。未補入。

列國官名條。注昭公二年。二原本誤一。沈校改。

地名第二條。孟丙爲孟大夫。孟丙之孟。諸本並作孟。汝成案先生左傳杜解補注云。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

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

之爲邯鄲午也。觀此則錄文作孟明矣。今改。
爭門條 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出上脫以字。有案語。
卷之五

正月之吉第一條 注因此四時之正。因諸本並誤脫。今從周禮注補。

木鐸第二條 注始舉。敲。奏鼓吹。注亦不舉。敲鼓吹。敲諸本並誤炮。今改。

凶禮條 鞮屨素纓。乘髦馬。屨諸本並誤履。今改。注以賑撫諸州水旱蟲災。賑原本誤鎮。沈校改。注勞問

諸王疾苦。王諸本並誤侯。原寫本作王。攷通典同。今改。

奠摯見于君條 注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萊諸本並誤菜。今改。

三年之喪第二條 孔子言踰月則其善。善下脫也。字。有案語。第九條 注詳舊書禮儀志。禮儀原本誤儀

禮。沈校改。

出妻之子爲母條 絕族無施服。施諸本並誤移。武屏楊氏曰。本作施。汝成案喪服傳作施。今改。

兄弟之妻無服第一條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是諸本並誤其。今改。第二條 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

而爲位者。惟嫂叔。嫂叔諸本並誤作叔嫂。今改。

貴臣貴妾條 穀梁傳曰。姪婦者。不孤子之意也。意諸本並誤義。今改。

外親之服皆總第一條 昔辛有適伊川。川原本誤州。沈校改。注攷元唐隆。隆諸本並誤龍。今據唐書改。

教有所從。教原本誤數。沈校改。汝成案錄所引韋述議。多節攷原文。無由援正。第原寫本亦作教。則數字是潘

氏所易矣。從沈校。可以探本而尊經。可原本誤有。沈校改。

唐人增攷服制第三條 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王諸本並誤主。今改。

卷之六

社日用甲條 周代祝社。代諸本並誤伐。今從墨子明鬼下篇原文改。

肅肅敬也條 雖難和也。詩本肅雖一字云云。雖諸本並作雍。今改。

鬼神第三條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諸本並誤推。今改。

肫肫其仁條 望望然。汲汲然。望望原本誤茫茫。沈校改。

卷之七

有婦人焉標題 焉字諸本並脫。今補。

去兵去食第三條 注定公十三年。定諸本並誤哀。今改。

稟盪舟第二條 晉書載記。記諸本並誤紀。宋齋陳氏校改。

虞仲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其實皆什一也條 注十夫有溝。有諸本並誤爲。今改。國佐之對晉人曰。晉諸本並誤魯。今改。

士何事條 五曰百工飭化入材。飭化諸本並誤化飭。今改。宋齋陳氏改化爲厄。亦非。

孟子弟子第一條 益成括嘗欲學於孟子。益成括萊陽伯。成諸本並誤城。今改。子叔乘陽伯。乘諸本並

誤承。今改。第二條 益成适嘗爲孔子門人。成諸本並誤城。适並作括。今從晏子春秋外篇第十一章原文

改。

茶第一條 又曰藁苳茶。注云卽芳。芳諸本並誤芳。汝成案說文艸部。無从力之字。芳下注云。葦花也。从艸刀

聲。攷釋艸。葦醜芳。郭注其類皆有芳莠。而顏注漢書云。藁雖者是也。取其脫穎秀出。故曰芳。則芳爲秀茁義矣。

然前文焱藁芳注云。皆芳茶之別名。又釋文云。芳字或作茗。下同。毛詩鴟鴞傳。茶萑茗也。是芳卽茶類。又與茗

爲一字也。攷茗字大篆从莽。故籀文作萑。疑小篆則作茗。又省作芳耳。原寫本正作芳。今改。武都買茶。武都

諸本誤陽武。原寫本誤武陽。汝成案初學記。古文苑。皆作武陽。攷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載此文作武都買茶。

卷之八
注云武都縣名。出茶。則作武陽者亦非矣。今改。第二條 武都買茶。武陽誤同。今改。
考次經文第一條 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肆直諸本並誤溫良。今改。

州縣賦稅標題 賦稅諸本並作稅賦。今從原寫本及目次文改。

州縣賦稅第一條 注崔銑云云。銑諸本同。原寫本作銳。汝成案崔銑見明史儒林傳。原寫本誤。第二條

戶有三萬二千。二諸本同。原寫本作六。汝馬援傳作二千。原寫本誤。卿徒知便民。便民諸本並誤民便。今從

北齊書本傳改。

府條 注朱滔自稱冀王。冀原本誤翼。錢校改。

鄉亭之職第一條 所由來久。久原本誤矣。沈校改。第二條 但聞奮夫。不知郡縣。知諸本並誤聞。今從本

傳改。

里甲條 綱舉目張。綱原本誤網。沈校改。

據屬第三條 銓綜既多。銓諸本並誤銓。今從疏本文改。贓私一啓。啓原本誤起。沈校改。今使百行九能。

使諸本並誤能。原寫本作使。汝疏同。今改。

都令史第一條 注續漢百官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注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譯諸本並誤譯。楷庵楊

氏曰。釋疑作譯。汝成案金史原文作譯。今改。

吏胥第四條 今戶口十三司胥算。算諸本同。原寫本作吏。

法制第一條 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楷庵楊氏改程。汝成案史記本文作呈。正義作程。呈程古通。而

呈爲正文。當從史記。楊氏非。然姦僞萌起。姦諸本並誤奸。今改。第六條 而事功日墮。墮原寫本作墮。案

墮與墮通。

選補第三條 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司原本誤同。沈校改。

銓選之害第二條 長貳無以詰。詰原本誤語。沈校改。

卷之九

保舉第一條 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制原本誤詔。錢校改。

關防第一條 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庫諸本並誤庫。汝成案庫狄是部名。後因以爲姓。今從北齊書隋書改。

部刺史第一條 旁諂牟利。諂諸本並誤諂。今改。第三條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

置使。二年之二。諸本並誤三。汝成案舊唐書紀。書此事在二十二年。今改。

隋以後刺史第一條 注南方一偏之地。偏原本誤徧。沈校改。第二條 降及唐氏。氏原寫本作代。潘刻從

原疏文改。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下中諸本並誤中下。原寫本與疏文同。今改。並減其半。並原寫本作

盡。潘刻從疏文改。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軍中諸本並誤中軍。原寫本與疏文同。今改。

知縣第一條 注唐皎傳。注皎請以冬初集。皎原本誤从日。錢校改。

知州第二條 病方鎮疆恣。疆諸本並誤疆。今改。

守令第二條 塗擦歲月。擦諸本同。南曲張氏曰。擦原印本作揆。楷庵楊氏曰。揆本集作擦。原印本誤。第五

條 成化四年七月。七原寫本作六。汝成案明憲宗實錄久佚。攷明史及陳建從信錄。皆不載此事。無由定其

孰是。仍原刻。

刺史守相得召見第一條 毋以蘇秦縱橫。毋諸本並誤毋。今改。注仍爲潁川太守。潁川諸本並誤潁州。今

改。

京官必用守令第一條 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事諸本並誤書。楷庵楊氏校改。

宗室第一條 舉茂才劉辟疆。辟疆守長樂衛尉。疆諸本同。原寫本作疆。汝成案漢書文帝二年紀。遂弟辟

疆下。師古曰。辟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疆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疆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于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若然二字皆可書。第漢書作疆。當從原文。原寫本非。遷于臺閣。閣諸本並誤門。沈校改。第三條。注諸王不出閣。閣諸本並誤閣。原寫本不誤。今改。第四條。惟朱統鈔起家庶吉士。飾諸本並誤飾。汝成案題名碑錄。崇禎元年。第三甲進士有朱統鈔。注宗籍。原寫本亦作飾。則飾爲誤字明矣。今改。第六條。不避疆禦。疆諸本並誤疆。今改。

藩鎮第二條。由諸侯之疆。疆相均。疆諸本並誤疆。今改。第六條。冀州王德恭。王原寫本作劉。汝成案路史原文作王。原寫本誤。韓令坤鎮常山。諸本同。宋史列傳卷三十二論作常州誤。汝成案令坤傳。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成德軍治真定。常山真定郡名也。馬仁瑀守瀛。瑀諸本並誤珪。路史原文同。汝成案宋史作瑀。今從本傳改。武守琪戍晉。琪諸本並誤琦。路史原文同。汝成案守琪宋史無傳。攷卷三十二傳論作琪。王伯厚小學紺珠同。今改。若張美之守滄景。汝成案宋無景州。若唐之景州則宋爲永靜軍。而宣和四年收復之景州。則契丹置。宋初無此州名與州也。攷張美傳。亦但知滄州。景字似衍。蓋宋制諸府州。皆有郡名。以爲封爵之號。滄州爲景城郡。羅氏誤合爲一。諸本遂皆承其失矣。原寫本亦未刪去。今仍之。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偏諸本並誤徧。今改。第八條。豆分瓜剖。瓜諸本並誤爪。今改。

輔郡第一條。宜以東中帶滎陽郡。滎諸本並誤榮。今改。

宦官第一條。宋賈昌朝爲侍講。朝諸本並誤期。汝成案宋史賈昌朝傳。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錄文本本此。則期爲誤字明矣。今改。第十二條。謀黜皇后。黜諸本並誤出。楷庵楊氏校改。汝成案明史王徽傳載此疏。自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諸語節去。攷前明陳建從信錄。載憲宗立王后。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牛玉徇偏己私。賸臃奏請。將已

退吳氏再立云云。即王徽所指專權欺侮也。則出當作黜明矣。第十三條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國齊諸本並誤倒。今改。

卷之十

禁自宮第一條 必俘獲之奴。奴楷庵楊氏改。原寫本作奴。楊氏非。

治地條 注其在浙間者。間楷庵楊氏改。西。汝成案通改原文作間。楊氏誤。

斗斛丈尺條 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稱尺。諸本同。以事理揆之。三日之期。似太繁促。日字疑月字誤。

地畝大小第二條 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三諸本誤二。原寫本作三。汝成案明史同。今改。

州縣界域條 或距縣一二百里。距諸本並誤拒。今改。

後魏田制條 周書言任農以耕事云云。皆是周禮文。書字疑禮誤。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第三條 其念之毋忘。毋諸本並誤毋。今改。第四條 注上命有司料選價直。料諸本

並誤科。沈校改。

豫借第一條 起徵條流。流楷庵楊氏改。疏。汝成案通改本文作流。楊氏誤。六月二十日起徵。二十諸本並

誤十五。原寫本脫二字。今從通改本文改補。

紡織之利第一條 生計日盛。日原本誤曰。錢校改。

馬政第二條 班壹避壁古地名於樓煩。壁原本誤墜。錢校改。

漕程條 以至於人畜兩弊。弊諸本同。宋齋陳氏改。敵。汝成案弊敵古通。

卷之十一

權量第一條 令諸郡舉力人。令諸本並誤今。楷庵楊氏校改。爵一升。原本誤爵一一升。沈校刪一字。注

觚二升二。原本誤三。沈校改。君用梁。梁諸本並誤梁。今改。用糶十八斛。糶原本誤糶。沈校改。

大斗大兩第一條 黍千大斗。千諸本並誤十。今改。

漢祿言石第一條 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續諸本並誤後。今改。注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五耳。

百諸本並誤石。今改。

以錢代銖第三條 中毫至梢五錢。梢原本誤稍。沈校改。

十分爲錢第一條 注宋書律志作標。標諸本並誤標。今從原寫本改。

黃金第五條 注百金消館。消諸本並誤消。今從漢書改。第六條 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三諸本並

誤二。原寫本作三。攷元史世祖二十七年紀同。今改。注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大諸本並誤太。今改。注

禁服用金線。線諸本並誤絲。原寫本作線。攷金史世宗紀同。今改。

銀第一條 注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千諸本並誤十。今改。舊例銀每錠五十兩。錠諸本同。原寫本作錠。攷

金史食貨志作錠。原寫本誤。第三條 注課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課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第四

條 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鈔諸本同。原寫本作鈔。案上有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詔歲解

今年稅課錢鈔云云。此當作鈔字。原寫本誤。

以錢爲賦第三條 以匹丈多少爲等。丈原本誤夫。沈校改。

錢法之變第一條 至于鵝眼。縲環之類。環諸本同。原寫本作縲。誤。

銅第一條 吳門闔廬冢。門諸本同。武屏楊氏疑爲王字。誤文。汝成案原寫本正作王。第二條 其銅官買

官諸本並誤官。今改。第三條 注言河南陝州地。州諸本同。原寫本作縣。或云陝宜是郟。汝成案河南有陝

州郟縣。而無陝縣。故或云陝宜是郟。攷陳建從信錄。亦載此事。正作陝州。原寫本及或云並誤。

錢面第二條 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注故爲拆爻。拆原本並誤折。沈校改。

短陌條 注令書行後百日爲期。書諸本同。原寫本作施誤。

鈔第一條 注乃以爲文何耶。文楷庵楊氏改義誤。第二條 注時鈔旣不行。不諸本並誤通。楷庵楊氏校改。注二年正月戊午。正諸本並誤二。原寫本作正。汝成案永樂元年十一月乙亥朔。有閏月。依術推之。則二年二月無戊午。今改。

卷之十二

財用第二條 用又警斂。又原本誤人。沈校改。第四條 徒單克寧。克諸本並誤充。武屏楊氏云。本傳是克。楷庵楊氏校改。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原本脫也字。沈校補。似此急公狗上之誠。似原本誤以。沈校改。

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十諸本並誤一。今從原寫本改。

俸祿第一條 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諸本同。六百之百。楷庵楊氏改石。汝成案漢書注。正作百。第改汲黯傳注。如淳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是千石。月得六十石。則百石。當月得六十石也。疑漢書注六百字誤。上縣丞三萬。上縣上。楷庵楊氏增畿縣二字。汝成案以上下文義準之。當是誤脫。原寫本同未補。昔楊綰爲相。楊諸本並誤揚。今改。第四條 澆初建議。澆初欲每石減作十貫。澆諸本並誤澆。今改。第五條 注令折俸鈔。令諸本並誤今。沈校改。

街道第二條 而留意於一巷之溝。巷原本誤卷。沈校改。

宮樹條 注俗號爲槐衙。衙原寫本作街。注隱映金張室。室作堂。並誤。

人聚第一條 注羸得兒童語音好。語音諸本並誤倒。宋齋陳氏校改。

訪惡第三條 此三者足矣。原本脫矣字。沈校補。

禁兵器第一條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己諸本並誤乙。原寫本作己。汝元世祖紀同。今改。

水利第一條 乾時著於齊人。時諸本同。楷庵楊氏改封。汝成案春秋莊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杜

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錄文本本此。若乾封則是不雨。非下文所云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又乾時與枯涉爲對。文義也。原楊氏改爲封者。以史記封禪書。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公孫卿又齊人也。不知詞似是而義則非矣。第三條。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注諸本並誤。杜楷庵楊氏校改。

河渠第二條。不過補苴罅漏。補原本誤。沈校改。

卷之十三

宋世風俗第四條。注時邗尙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云云。安諸本並誤承。攷宋時京西北路河南府下。縣有永安。無永承。今從原寫本改。注與雖歷任而不滿者。任諸本並誤。任。今從原寫本改。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期諸本同。原寫本作幾。攷安石再相。罷判江寧府。明年始攷觀使。故曰未期。作幾非。又會靈觀傳。作集禧觀。東軒筆錄似誤。

名教第五條。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治原本誤。酤。沈校改。第七條。若蘊德丘園。若蘊原本作有養。沈校改。贈舉人歸子慕朱。陞宣爲翰林院待詔。贈諸本同。原寫本作賜。汝成案明史文苑歸有光傳。子慕旣歿。始有是命。作賜非。第八條。以武進田賜禮部尙書胡濬。濬諸本並誤。濬。沈攷濬亦非。今改。

廉恥第四條。注見韓非子。原本脫。沈校補。

大臣第一條。而亦得富民之道矣。富原本誤。審。沈校改。

除貧第一條。唐時賦吏。更原本誤。罪。沈校改。第二條。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飾諸本同。宋齋陳氏攷飭。

汝成案飾飭古通。第漢書賈生傳。作簠簋不飾。此當從其本字。

貴廉第一條。尊賢用士。用諸本並誤。重。攷貢禹傳作用。原寫本同。今改。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置諸本同。楷庵楊氏攷攷。汝成案貢禹傳作置。楊氏誤。

家事第三條 霍氏奴入御史府。諸本同。原寫本入上有欲字。攷霍光傳。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非欲入也。原寫本誤。

奴僕第二條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濯原本並誤濁。沈校攷。第四條 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司農諸本並誤康成。今攷。

士大夫家容僧尼第一條 如聞百官家。官諸本並誤姓。今從原寫本攷。

本朝第一條 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浚諸本並誤俊。楷庵楊氏校攷。

書前代官第一條 直云有晉徵士。徵原本作處。沈校攷。

卷之十四

除去祖宗廟諡第一條 肅宗曰孝宣皇帝。孝諸本並脫。武屏楊氏校補。

內禪第一條 晉景公有疾。晉諸本並誤齊。錢校攷。

封國第二條 謝任伯封陽夏縣伯。陽夏今城父縣。陽夏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作陽夏。攷老學庵筆記同。今攷。

乳母條 初非爵邑。非諸本並誤無。今從原寫本攷。封尙食高氏爲齊國夫人。齊諸本並誤齊。今攷。

聖節第一條 五品已下。下諸本並誤上。今從原寫本攷。注遂以荒堙。荒原本誤埋。沈校攷。

嘉靖更定從祀第一條 東萊之讀詩記。詩原本誤書。沈校攷。

女巫第二條 曩者邊場多事。場諸本並誤場。今攷。

卷之十五

墓祭第一條 注外戚傳。許后上疏。上諸本同。原寫本作之誤。注但夏人無官名。但諸本並誤俱。原寫本作

但。攷漢書昌邑王傳同。今攷。第三條 曲沃衛嵩。嵩諸本並誤萬。宋齋陳氏曰。嵩當是嵩字。汝成案錄中引

衛氏語都作嵩。今攷。第六條 至於宗廟寢廟。宗諸本並誤室。原寫本作宗。攷晉書東海王越傳同。今攷。

第八條 彼耕象與耘鳥與諸本並誤而。今從原寫本改。第九條 薦衣於陵寢。陵寢諸本並誤倒。今改。

厚葬第三條 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儉節諸本同。原寫本作節儉。改呂氏春秋正作儉節。原寫本誤。

前代陵墓第一條 復亡以與他事。諸本同。改漢書無以字。此衍。第五條 眇瞻河雒之路。路諸本並作地。原寫本作路。改陳書文帝紀同。今改。第六條 漢氏諸陵。陵諸本並誤侯。楷庵楊氏校改。緯武經文。原本誤作緯文經武。沈校改。

停喪第二條 謂之得葬。得諸本同。武屏楊氏云。是渴字誤文。改原寫本正作渴。注禮虞而柱楣翦屏。楣諸本並誤楣。今從儀禮改。第四條 魏劉仲武娶母丘氏。及母丘儉敗。仲武爲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母諸本並誤毋。今改。起爲戎昭將軍。戎原本誤戒。沈校改。第七條 遷葬而無椁。椁諸本並誤榭。改說文無榭字。檀弓本作椁。今改。

火葬第一條 照對本司久例。對諸本同。宋齋陳氏改得。汝成案黃氏日鈔原文作對。凡申狀多用對字。似非誤文。然殺之者常刑。常諸本並誤當。原寫本作常。改黃氏日鈔同。今改。不能徧葬。徧原本誤徧。注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義誤儀。注荀子言氏羌之民。其虜也。氏誤氏。虜作俘。沈校改。

期功喪去官第一條 陳寔以期喪去官。寔諸本並誤實。今改。以兄琅邪相憂。濟邱閻氏曰。案碑云。以兄琅邪相亡。非憂字也。從金石錄。汝成案趙明誠金石錄作憂字。顧氏蓋承其譌云。遷高陽令。閻氏曰。碑作拜思善侯相。此誤。第二條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楊諸本同。原寫本作梁。改晉書張輔傳作楊。原寫本誤。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長諸本同。原寫本作丞誤。

喪娶第三條 注遣永康侯徐安等。康諸本並誤肅。楷庵楊氏校改。第四條 擇潞州民李剛女。剛原寫本作綱。禮部侍郎鄒幹言。幹諸本並誤榦。今從原寫本改。

奔喪守制第三條 若賁緣干請之風。干原本誤于。沈校改。第四條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

二月原寫本作十二月。哲作哲。

丁憂交代第一條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有司下原寫本多一官字。第四條 豈惟莫親父母容體。容原本作形。沈校改。

匿喪條 將復投荒。復諸本同。原寫本作遣。

卷之十六

秀才第一條 明閑時務。閑諸本同。原寫本作聞。誤。楷庵楊氏改嫻。亦非。注不欲收獎。收諸本並誤拔。今從原寫本改。

舉人第一條 注謂之時奏名。名原本誤者。沈校改。

制科第二條 注富鄭公初游場屋。鄭諸本並誤韓。今改。

十八房第二條 余爲從吏。其常熟門人錢夢玉。玉原本誤王。沈校改。

經義論策第四條 太祖實錄。錄原本誤祿。沈校改。

擬題第六條 晉元帝從孔坦之議。孔諸本並誤元。致坦附孔愉傳。此議載傳中。原寫本正作孔。今改。

經文字體條 飲墨水一升。水諸本並誤汁。原寫本作水。致通典同。今改。

卷下

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第三條 行在禮部尙書胡濙。第四條 注尙書胡濙言。濙諸本並誤濙。今改。後同。

中式額數第一條 取士頗濫。取士諸本同。原寫本作士額。致王丘傳作取士。原寫本誤。不但獲刻薄之名。獲諸本並誤爲。楷庵楊氏以意改得亦非。今從原寫本改。

進士得人第四條 十百萬人。十諸本同。原寫本作千。汝成案漢書貨殖傳。初哀至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也。今云十百萬者。本此作千誤。

大臣子弟第一條 諫議大夫崔瑄。注諫議大夫崔瑄。瑄諸本同。原寫本作宣誤。注及絢罷相作鎮之日。

作諸本同。原寫本作出誤。注豈可以父在樞衡。在諸本同。原寫本作去。汝成案舊唐書絢傳。絢罷權軸。至河中上言。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云云。是清赴舉。尙在絢聞命作鎮。未離中書時也。故瑄劾以父在樞衡。若作去則無害應舉矣。原寫本誤。此並世家。世諸本並作勢。文獻通考同。原寫本作世。與山堂攷索同。錄注云本攷索。當從原文。今改。第山堂攷索後集。宋朝進士科條。雍熙中唱進士名內。有李宗諤者。宰相相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子。王怏。鹽鐵使王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斯並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並下第。攷宋史李昉傳。止四子。宗誦。宗誨。宗諒。宗諤。第進士。王明傳。子挺扶。並舉進士及第。是譏與怏。皆諤與扶誤文。惟錄引此文。前頗參差。又多舉進士。試皆入等。與孤寒競進三句。天下亦謂朕有私。天下作人。並下第。又作遂罷之。不知何以舛異若是。通攷云。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豈書寫時。合二書以意增損耶。攷宋史蒙亨爲蒙正從弟。攷索通攷皆誤作子。錄作弟。與史合。子中解元。諸本同。原寫本下有懋初二字。第四條 注爲皆準令會試。爲皆諸本同。楷庵楊氏攷得旨。攷原寫本亦作爲皆。楊氏恐非。

糊名第二條 及已停替者。替諸本並誤晉。今改。第三條 凡三勝共放六人。六諸本同。或曰六當作七。汝

成案以登科記考之。惟李紳張後餘張宏。不在三勝列。是三勝共得七人。自當攷七字。錄文云皆與撫言合。撫言凡見兩本。又皆作六人。第兩本皆無沈杞李邕。既與昌黎所薦十人不符。而茲紳後餘三人。後始登第。則三

勝止得五人。亦不當云六也。又後餘皆誤俊餘。一本又後俊互見。疑所見撫言本皆脫誤。或轉以誤本改錄文。遂致乖舛耳。攷原寫本亦作六。未可以意改也。仍之。

座主門生第三條 夫參佐之於舉主。佐諸本並誤伍。今從原寫本改。第四條 注魏景元元年。傳元舉將僕射陳公薨。景諸本同。或曰當作正。攷魏陳泰爲尙書僕射。景元元年薨。非高貴鄉公正元元年也。或脫誤。第五條 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在原本誤若。沈校改。

舉主制服條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宦諸本並誤官。今改。

先輩第一條 不通者聽隨後輩試。隨原本作從。沈校改。注王凝知貢舉。凝原本誤疑。沈校改。

出身授官第一條 注二年正月。正諸本並誤伍。今從原寫本改。注止授秦州司理參軍。秦諸本並誤秦。原寫本作秦。攷通考同。今改。第二條 注逐出疆寇。疆諸本並誤疆。今改。

恩科第一條 開寶三年。三月庚戌。三年之三諸本同。原寫本作二。攷通考宋史皆作三。原寫本誤。第二條 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皆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年齒第一條 文史課牋奏。牋諸本並誤勝。今改。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任原本誤任。沈校改。不得選補之日。選補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教官第二條 彊加之諸生之上。彊諸本並誤疆。今改。

卷之十八

秘書國史第一條 注依七略。誤七志四十卷。十諸本並誤千。原寫本作十。攷南齊書王儉傳同。今改。注欲

徧觀閣內圖籍。注啓太祖借祕閣書。注祕閣書籍。披閱皆徧。中爲祕閣。閣諸本並誤閣。今從原寫本改。

監本二十一史第一條 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勘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密疏條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二諸本並誤一。原寫本作二。攷舊唐書是奏在十二月。今改。居要官啓事。諸本同。舊唐書事下有

者字。自有記注。記注諸本同。舊唐書作著明。以欺其人者。其原寫本無。

內典第一條 從而衍之。衍原本作好。沈校改。

心學第四條 注衛嵩曰。嵩諸本並誤蒿。今改。

舉業第四條 自興化華亭兩執政。諸本同。楷庵楊氏改華亭興化。汝成案華亭徐階也。與李春芳同相而稍

先。楊氏改之是。第原寫本亦作興化華亭。今仍之。

破題用莊子第一條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生原本誤身。沈校改。从目从乙。諸本並誤匕。今改。

科場禁約第一條 萬歷三十年三月。三十下原本衍一字。沈校刪。三月之三。他刻本誤六。原本空。沈校補。

朱子晚年定論第二條 注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條其諸本並誤其條。今從原寫本改。終焉若

輔車之相依。依諸本並誤倚。原寫本作依。與左傳文同。今改。曰博文約禮。文諸本並誤聞。楷庵楊氏校改。

願常喜新。常諸本並誤嘗。今改。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發。武屏楊氏曰。當作廢。考原寫本正作廢。

故王門高弟。弟諸本並誤第。楷庵楊氏校改。第五條 古有之矣。之諸本同。原寫本作三。誤。

勘書第一條 注云。緒疑當作珮。當諸本並脫。珮並作佩。今從原寫本補改。

易林條 陽芒生角。陽諸本並誤楊。原寫本誤揚。今從宋黃伯思校易林本改。

卷之十九

直言第三條 如曰赫赫宗周。宗周諸本並誤周宗。蹶維趣馬。樞維師氏。維並作惟。今改。

巧言第二條 自齋肩諂笑。未同而言。諂諸本並誤諂。今改。

文章繁簡第五條 似以母爲滑稽矣。母諸本並誤毋。今改。

文人求古之病第六條 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未諸本並誤宋。今從原寫本改。

書不當兩序第四條 則人復序之。人原寫本作又。

古人不爲人立傳第一條 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生諸本並誤王。今改。

古文未正之隱第一條 下篇謂之彊寇。彊諸本並誤疆。今改。第二條 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瑭諸本並誤塘。今改。後楷庵楊氏改南。汝成案通鑑云。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錄云山後十六州者。顧氏約其詞也。攷十六州。唐隸河北河東道。兼分入都畿及關內道。以諸州皆在太行山左右也。宋趙良嗣向金求石晉故地。曰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云十七者。誤入劉仁恭所賂契丹平營。而遺瀛莫也。又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名燕山府。山後九州。別名雲中府路。此云山後者。當是脫前字。若山南道所隸者。則江陵興元二府。峽歸夔澧等三十三州。與燕雲十六州。真風馬牛不相及矣。楊氏誤。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第一條 注續漢百官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第七條 注應劭曰。劭諸本並誤邵。楷庵

楊氏校改。第十一條 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育諸本並誤有。原寫本作育。攷北齊書徐之才傳同。今改。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第六條 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第三條 曰晝日。晝諸本並誤晝。曰日昃。曰日中昃。曰日下昃。昃並誤晏。錢校改。

史書一年兩號第一條 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乙諸本並誤己。原寫本作乙。攷唐紀同。今改。第四條 且如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入原本誤九。沈據光宗實錄攷。

史書郡縣同名條 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縣原本誤國。沈校攷。多混書之而無別矣。多原本脫。沈校補。引古必用原文條 洲不百。洲諸本並誤州。今改。

卷之二十一

詩有無韻之句第二條 生年不讀一字書。年諸本同。原寫本作平。攷太白集作年。原寫本誤。

五經中多有韻條。三百篇之詩。三原本誤二。沈校改。

古人不忌重韻第一條。二哉。二諸本同。原寫本作三誤。車臺三章。臺諸本並誤牽。今改。第二條。田疆

古冶子。疆諸本同。原寫本作疆。

七言之始第一條。極服妙采照萬方。采諸本並誤絲。原寫本作綵亦非。今從文選改。

詩用疊字第二條。乘精氣之搏搏兮。搏搏諸本並誤搏搏。今從原文改。

柏梁臺詩第一條。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諸本同。或曰左下疑脫右字。汝成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分置左內

史下。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據史記。知志誤矣。

攷史記景帝二年紀。集解亦云。分內史爲左右。疑漢書表文。本有右字。不然。下何以云右內史改某。左內史改

某。而師古注。又在分置左內史下也。第漢書本皆然。他無可證。仍之。

說文第一條。注尹彤說。尹原本誤戶。沈校改。注僑下。引書旁救僑功。僑諸本並誤僑。注喬下。引詩赤鳥

己己喬並誤喬己己並誤己己。今改。注以粵字當之。粵並誤粵。錢校改。與爲東縛梓拙。與諸本並誤史。今

改。說文長箋第五條。竈突字。汝成案突是突訛。辯見是條。作寔者訛。寔諸本並誤寔。今從五經文字石刻改。

第六條。注颺下。颺諸本並誤颺。攷說文無颺字。此見颺下。今改。注約撫掌欣忭。掌諸本並誤手。原寫本作

掌。攷梁書王筠傳同。今改。第十一條。其飛也變。注變下。變諸本並誤變。今改。第十三條。續漢輿服

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第十四條。眊字云。眊諸本並誤从目。下五眊字同。今改。魏略劉備性好結眊。魏

諸本並誤劉。宋齋陳氏攷蜀。汝成案此本蜀志諸葛武侯傳注。魏略文攷蜀字亦非。今從傳注改。

五經古文第一條。注後漢儒林傳。漢原本誤傳。是東京古文之傳。文誤人。沈校改。

急就篇條。伺伯姊筆牘之間。牘原本誤讀。沈校改。

千字文第一條 戶曹屬從事中郎。中郎諸本同。原寫本作郎中誤。
卷之二十二

九州第一條 注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州諸本並誤有。今改。注正東揚州。揚諸本並誤陽。今從原寫本改。

注正北爲沛州。沛諸本並誤濟。原寫本作清。蓋因沛形相近。傳寫滄也。今從淮南子墜形訓改。注遼史言耶

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諸本並誤嚴。第二條 注今順天府密雲縣。府並誤有。楷庵楊氏校改。第三條

注故王莽據之爲奏。奏諸本同。楊氏改制。汝成案王莽傳。莽復奏。又曰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目應正始

奏可。錄故云據以爲奏也。楊氏誤。注陳氏經曰。經諸本同。楊氏改。汝成案宋陳經誤尙書詳解五十卷。非

經也。楊氏誤。第四條 注其澤曰穉養。原本誤作藪曰穉養。山。錢校改山爲澤。亦非。汝成案錄引此文。節去

二字。又改二字。不盡與周禮合。今略通其訛。未俱改云。

郡縣第一條 二宣子曰。二諸本同。楷庵楊氏改韓。南曲張氏曰。左傳原本如是。指范宣子與韓宣子也。楊氏

非。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三諸本並誤二。今改。

漢侯國第一條 京兆縣諸本同。京上楷庵楊氏增並字非。

都鄉條 成陽仲氏。陽諸本同。原寫本作都。汝成案隸釋孟郁修堯廟碑序。仲氏得姓居成陽甚晰。原寫本誤

屬都鄉高相里。屬諸本並誤居。改碑文作屬。下卷仲氏條引此碑亦作屬。今改。

亭條 酒泉龐娥刺殺讐人於都亭。諸本同。楷庵楊氏刺上增親字。汝成案錄文多約史文。改後漢列女傳無

親字。原寫本亦然。楊氏直以意增耳。非是。人謂之旗亭。人諸本同。原寫本作又誤。注晉書載記。記諸本並

誤。今改。

社第一條 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歷代帝王陵寢第一條 注續漢志。鎬在上林苑東。續諸本並誤後。今改。正義曰。案帝王世紀云。云原本誤

曰沈校改。

堯冢靈臺第三條 狄山帝堯葬於陽。注呂氏春秋曰。諸本同。注下楷庵楊氏增引字衍。

生碑第一條 敵時爲司徒掾。據原本誤椽。沈校改。第二條 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模。模感紹德。勅國人爲紹生立碑。紹諸本並作邵。汝成案晉書本傳作紹。模傳作邵。似傳寫訛也。本傳亦載此事。第文稍異。錄引此事。既不明指南陽王模傳。紹字當從本傳。今改。

張公素第一條 破降回鶻。鶻原本誤鶻。沈校改。

卷之二十三

姓條 隨巴諸國。巴諸本並誤巳。莒己姓。己並誤巳。注國語又有西滕箴荀偃偃依七姓。箴原本誤箴。

楚夔權半姓。注越爲半姓。屈氏昭氏景氏皆半。半諸本並誤芊。今改。

氏族相傳之訛第一條 注末胄稱王。末諸本並誤未。今改。第七條 注从才。才諸本並誤才。楊在河汾

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偃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封爲楊侯。一疏於末之楊侯。楊諸本並誤

楊。不知其字何以爲揚。揚並誤楊。今改。第八條 田完世家有段干朋。朋諸本並誤朋。原寫本作朋。攷史

記同。今改。

孔顏孟三氏第二條 子友別封邠。友諸本同。原寫本作文。汝成案世本宋衷注云。世族譜云。夷父顏有功於

周。其子女別封爲附庸。居邠。顏氏家廟碑同。原寫本誤。第三條 孔末之後方盛。末諸本同。楷庵楊氏攷氏

非是。乃列于族。于諸本並誤子。原寫本作于。攷元史同。今改。

仲氏條 各相土譯居。譯諸本並作擇。汝成案碑作譯。洪文惠云。此碑假借字。如旋機爲瓊瓊。祝園爲祝敵之

類甚多。則譯之爲擇。義猶彼也。攷鄴閣頌。楊著碑。景君碑。釋多作醴。漢隸凡聲相近者多通用。且引書當從原

文。今改。

以國爲氏第一條 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邳甲之類。甲諸本並誤申。今改。

姚氏書第一條 姚寬西溪叢語。語諸本同。楷庵楊氏改話。非。

通譜第一條 諂附王偉。諂諸本並誤諂。第六條 注引孫愜唐韻曰。愜並誤緬。今改。注江淮間音。音原

本誤因。錢枝改。注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卽趙光也。光諸本並誤先。今改。汝成案漢書原注。趙上有下字。以

趙光見下。故云然。史記索隱同。錄引此注無下字。當是脫文。第蒼梧秦王下。亦脫有連二字。疑皆先生節去。未

補。

二字姓改一字第一條 注有司徒元闓。闓諸本同。原寫本作簡。攷碑文从艸。原寫本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第五條 管束縛兮桎梏。縛諸本並誤縛。第六條 注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春秋並

誤卷秩。第七條 褊夷叔之高。懟。褊並誤褊。今改。

已祧不諱第四條 言孫于齊者。孫字衍。有案語。

嫌名第四條 不謂內園便有此論奏也。便原寫本作使。

前代諱第一條 注益嘆昔人之厚。益諸本並誤益。今改。

人主呼人臣字第二條 梁蔡攄爲禮部尙書侍中。攄諸本並誤攄。下三攄字誤同。今從本傳改。注宋褚叔

度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叔度茂度諸本並誤叔茂。今改。高祖原本誤太和。原寫本誤太祖。錢校改。宋齋陳氏

亦政和爲祖。第褚張二人。是同高祖諱。非太祖也。錢氏尤審。注魏書多稱楊遵彥。楊諸本並誤楊。今改。假

名甲乙第一條 湯之客田甲。田諸本並誤曰。原寫本作田。攷史記同。今改。

以姓取名條 注遼史伶官傳。官諸本並誤宦。今改。

以父名子條 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傳諸本並誤傳。今改。

以夫名妻條 此女氏之字。氏諸本同。原寫本作子。攷孔叢子作氏。原寫本誤。

生而曰諱條 東晉勸農賦。暫諸本並誤暫。今改。
生稱諱條 今秦惠王死。今諸本並誤令。今改。

卷之二十四

高祖條 注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革原本誤辛。沈校改。

族兄弟條 故爲會祖昆弟。諸本同。會上宋齋陳氏增從字。汝成案下會祖昆弟又有子。會上亦應有從字。改原寫本同。似非脫文。仍之。

重言標題 言原本誤名。沈校改。

王第二條 禴祠烝嘗。祠諸本並誤祀。烝並誤蒸。今改。

君第四條 漢時曹掾。掾諸本並誤椽。今改。

主第一條 容或諂於當時。諂諸本並誤諂。今改。

相條 注子產爲鄭國相。國相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司業第一條 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第二條 蓋梅賾古文之書。賾諸本並誤頤。今改。

翰林第三條 謫懋臨武知縣。臨諸本並誤昭。原寫本誤明。今從陳建從信錄改。主事條 後漢光祿勳。有

南北廬主事。廬諸本並作庭。汝成案續漢志與前志。光祿勳下。皆無此文。而主事之名。見前漢張安世。後漢張

霸。范滂諸人傳。南北廬主事。則見唐六典。六典則本之漢官儀也。錄所引者。是約六典之文。六典作廬。則庭爲

誤字明矣。今改。主三署之事。諸本同。汝成案唐六典引漢官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於諸郎之

中。察茂才高第者爲之。所謂三署者。攷漢志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也。是南北廬主事。與三署主事。職分

爲二。今日主三署之事。是以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也。既非原文。又乖官制。恐非。於諸郎之中。諸諸本同。

原寫本作三。案當作諸。見上。原寫本誤。隋煬帝去令史之名。汝成案唐六典云。煬帝二年。並去令史一名。以

上下文求之。當作之。六典本誤。注自樞密院小史。遷兵房主事。史諸本並誤更。原寫本作史。考宋史魏仁傳傳同。今改。

外郎條 其散郎謂之外郎。散郎之郎。諸本同。原寫本作騎。考通典三署郎官。敍作郎。原寫本誤。樓羅條 張思鈞起行伍。鈞原本誤均。沈校改。

郎第一條 滕王瓚。瓚諸本並誤讚。宋齋陳氏曰。讚亦作瓚。汝成案隋唐作瓚。今改。

門生第一條 皆拜遠所選弟子。選原本誤造。沈校改。

對人稱臣第一條 而屬吏則不復稱矣。則諸本並誤亦。楷庵楊氏校改。

上下通稱第四條 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南諸本同。原寫本作兩誤。第八條 季梁得疾。季諸本並誤李。原寫本作季。考列子力命篇同。今改。

人臣稱萬歲條 夫上交不諂。諂原本誤諂。沈校改。

卷之二十五

重黎條 注案續漢書天文志。案續漢書諸本並誤劉昭後漢。今改。注非關少昊之重。諸本同。原寫本昊下有氏字。考楚世家索隱無。原寫本衍。

巫咸條 注史記殷本紀。紀原本誤記。沈校改。右手操青蛇。右諸本並誤左。左手操赤蛇。左並誤右。今從原文改。

河伯第一條 竹書帝芬十六年。芬諸本同。原寫本作芒。汝成案夏本紀作帝槐。世本與竹書同。無作芒者。原

寫本誤。司馬彪注引清泠傳。彪諸本並誤喜。冷並誤冷。汝成案莊子有司馬彪注。無司馬喜注。釋文止有冷字。今改。

湘君第一條 此辨甚正。宋齋陳氏曰。上文不明說誰辨。汝成案原寫本同。疑中有脫文。第三條 注天神

青霄玉女。霄諸本並誤。今從道藏本天文訓原注改。第五條 後漢胡母班。母沈改母非。第六條 乘馬騰空而去。空諸本同。原寫本作虛。攷魏書本傳作空。今從原文。

介子推第二條 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河原本誤湖。錢校改。第四條 注知此妄說。說諸本並誤記。今從原寫本改。

傳記不考世代條 孟簡子相梁。梁諸本同。楷庵楊氏攷魯。汝成案說苑貴德篇作梁。楊氏非是。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餘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卷之二十六

史記第二條 勸百而諷一。一諸本同。原寫本作十。誤。攷傳贊無而字。

漢書第一條 減死一等。諸本同。一上原寫本有罪字。攷漢紀無。原寫本誤。第三條 注湖王湖當問之。王

諸本同。原寫本作三。誤。第四條 及汝南之召陵。灑疆新汲西華長平。疆諸本同。原寫本作疆。汝成案地理志。汝南下作灑。強與疆同。似當作疆。而此文則作疆。師古亦無注。今從原文。

漢書二志小字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漢書不如史記條 東於成格而不得變化。得原本誤及。沈校改。

荀悅漢紀第一條 進乃悼皇考之名。考諸本並誤攷。今改。注說文糝。糝散之也。糝諸本並誤。原寫本作糝。汝成案米部糝。糝也。手部無糝字。此字當从米。今改。注上蔡字。亦音素葛反。上諸本並誤。土。沈校改。

作史不立表志第一條 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三諸本並誤。王。今從原寫本改。

史文重出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郡國並誤地理。今改。

史家誤承舊文第二條 三月丙午。丙午原本作十五。沈校改。郝處俊傳。傳諸本並誤。傳。今改。第四條 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帝諸本並誤。宗。楷庵楊氏校改。

晉書第四條 顧榮傳榮諸本並誤策武屏楊氏校改 前云封謝艾爲福祿伯艾諸本同原寫本作父親
宋書條 永初郡國永諸本並誤宋原寫本作永改宋書州郡志同今改

後周書條 注戰國策作菱夫夫諸本並誤水汝成案秦策范雎至章至於菱夫鮑彪注云地缺吳師道正曰
姚本作菱求索隱云卽溧水是字可作求無作水者今改

舊唐書第一條 注其賜繪綵銀器其諸本同楷庵楊氏改並非

新唐書第十四條 舊唐書皇甫縛傳縛諸本並誤縛今改

宋史第一條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北諸本同楷庵楊氏曰北當作東汝成案通鑑二百六十九卷梁均
王貞明三年文是幽州北七百里楊氏說非 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春原本脫沈校補阿圖魯進宋史

表第一條 楚滅而諭魯公武屏楊氏曰公字訛汝成案史記項羽本紀云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似
不應作公字第紀又云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若然諭魯公

云者或是以魯公爲諭也改表文本作公仍之

金史第一條 兩傳俱出兩原本誤當錢校改 第二條 吾子其可得乎其諸本並誤亦今改

通鑑第二條 則於孟子之書於原本誤以沈校改 第六條 則東海王彊尙爲太子彊諸本並誤疆今改
第七條 鑿山開車道十八里開諸本並誤門原寫本作開考通鑑同今改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第一條 乃牧誓社諸本同汝成案阮氏禮記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
利本皆無牧字此本乃下衍牧字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乃親誓社阮氏所云此本者卽南宋時十行本也

若然則牧字誤衍久矣錄蓋承其失云 第四條 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附會諸本並誤倒宋齋陳氏校改
注疏中引書之誤第一條 無草木咳 注疏咳當作屺咳諸本同原寫本作峻誤 先王疆理天下天下諸

本並誤諸侯。今改。

左傳注第八條 愚謂君謂隨侯。隨諸本並誤隨。今改。第十八條 是秦伯之車三敗。車原本誤軍。沈校改。

第二十條 狄師還。狄諸本並誤秋。今改。第二十四條 不告月猶朝於廟。月諸本同。楷庵楊氏改朔非是。

淮南子注條 桃部地名。部諸本並誤棊。楷庵楊氏校改。

史記注第十一條 蓋置朔參差之失。置諸本並誤署。今從原寫本改。第二十三條 注衛康叔封爵稱侯。

諸本同。原寫本無稱字。汝成案鄭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是諸本並脫之字。第錄所引。頗約原文。而周禮九

命作伯。又是約疏中語。則稱字有無。亦非衍脫矣。仍之。第五十二條 近代流俗音烏括切。括諸本同。原寫

本作活誤。第五十六條 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城陽諸本並誤陽城。楷庵楊氏曰。疑是城陽。汝成案史記作

城陽。今改。

漢書注第一條 顏師古誤。誤諸本同。原寫本作注誤。第十四條 然繁字似有變音。變原本誤蒲。錢校改。

儀禮鄉射禮注。鄉原本誤卿。沈校改。注此字或作繫。繫諸本並誤繫。今從原寫本改。第十五條 壽王侯

課。候諸本同。原寫本作侯誤。第二十一條 或歲數來也。常以夜也。諸本並作來。原寫本作也。汝成案漢書

同。封禪書則作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漢書本容有脫文。此或是班氏刪去。今從原文改。第二十二條 賣

偶車馬。下里僞物者。車馬諸本同。原寫本作馬車誤。第二十三條 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之

下諸本並誤衍君字。今從原寫本刪。第二十四條 乃隱公爲公子時。公子之公。諸本並誤太。汝成案左傳

公之爲公子云云。正作公。今改。第七十二條 而石氏訾亦次之。氏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第七十六

條 習故言也。故言諸本並誤言故。原寫本作故言。改漢書西域傳。渠犂城注同。今改。

後漢書注第三條 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諸本同。原寫本無兩爲字。案義

皆通。仍之。第十三條 續漢志無此縣。續諸本並誤後。今改。第十五條 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田諸

本並誤回。楷庵楊氏校改。

陶淵明詩注第三條 爰謝綺與角。角諸本並誤角。今改。

李太白詩注第四條 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汗原本誤汗。沈校改。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温傳反。傳

諸本同。原寫本作傳誤。

杜子美詩注第十一條 自不得蒙以陳氏。氏諸本同。原寫本作代。第十七條 而此詩以爲白題。題諸本

並誤額。案杜詩本是蹄字。云一作題。故先生解謂詞家借用。若作額。則直文義不貫。且乖律體矣。今改。第十

八條 使問臬之曰諸本同。原寫本使上有魏字衍。第二十一條 注見葉少蘊避暑錄話。話諸本並誤語。

宋齋陳氏校改。第三十二條 嵩奏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諸本同。原寫本無命字。岑參爲宇文判官

詩。爲諸本同。原寫本作贈。汝成案。岑參集題云。武威春暮。聞宇文使還。已到晉昌。則作爲與贈皆非。疑有脫誤。

第三十七條 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梧諸本同。原寫本作樓誤。第三十九條 舊唐書蔣王暉傳。

蔣諸本並誤房。原寫本作蔣。改唐書同。今改。

韓文公詩注條 側耳酸腸難濯澣。耳諸本同。原寫本作身誤。

通鑑注第五條 羸縮縮也。一朝羸縮。羸諸本並誤羸。今改。晉歐陽建臨終時。諸本同。原寫本脫陽字。

第六條 此手何可使著賊。使諸本同。原寫本作令誤。第七條 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暲諸本並誤

嵩。今改。又謂之洋洋水諸本同。楷庵楊氏去一洋字。汝成案水經注膠水下云。又謂是水爲洋洋水矣。錄本

此。楊氏誤。第八條 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主諸本並誤王。今改。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沮諸本

並誤温。原寫本作沮。改通鑑梁紀二十二。齊發兵築長城下注同。今改。

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第三條 魯季平子頓首于叔孫。諸本同。汝成案昭二十五年傳。是稽顙。非頓首。錄文誤。

九頓首三拜第三條。楚語湫舉遇蔡聲子。湫諸本同。楷庵楊氏改椒。南曲張氏曰左傳作椒舉。國語作湫舉。汝成案湫椒古通。引外傳當從原文。張駁是。

東向坐第一條。淮陰侯傳。侯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周勃傳諸本同。或曰當作周勃世家。汝成案史記世家。與傳義別。從史文當作絳侯世家。錄文誤。

坐第二條。皆以兩膝著席。席諸本同。原寫本作地誤。

冠服第三條。織金彩通袖。袖諸本同。原寫本作紬。口周回尺二二三寸餘。回諸本並作面。今改。

行膳第一條。呂蒙爲兵作絳衣行膳。兵諸本同。原寫本作軍。改呂蒙傳作兵。原寫本誤。令狐彰之子建等。彰建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作令狐鑒。改唐書建是彰子。附彰傳。鑒則史無其人。今改。

樂府條。續漢書律歷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寺條。注本以待四裔賓客。本諸本並誤木。今改。

省條。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使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押字第一條。岳珂古冢益杆記。杆諸本並誤杆。今改。報答書疏。報答諸本並誤答報。原寫本作報答。改南齊書紀僧真傳同。今改。庠狄千不知書。庠諸本並誤庫。今改。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克諸本同。原寫本作充。第二條。姜維寇隴右。右諸本並誤石。今改。

酒禁第一條。則搏而戮之。搏原本誤搏。沈校改。

京債第二條。使人喪其所守。人諸本同。原寫本作賢者。

納女。王女棄歸。罷官不許到京師。三條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卷之二十九

騎第一條。注顧野王作來朝趣馬。王原本誤土。沈校改。

驛第一條 如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駟諸本並誤驛。錢校改。

驢羸條 注爾雅無驢而有騾。驢諸本並誤。注續漢書五行志。續並誤後。今改。

海師條 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攻諸本同。原寫本作收誤。

海運第一條 此罷海運之一證。運諸本並脫。宋齋陳氏校補。

燒荒第二條 而一冬坐臥可安矣。冬諸本同。原寫本作舉誤。

少林僧兵第一條 王世充叨竊非據。充諸本並誤。今改。以五千騎宿于灑西揚王別舍。揚原本作楊。沈校改。

第二條 能執干戈以扞疆場。疆場諸本並誤。疆場。今改。

方音第一條 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楊諸本同。原寫本作陽誤。攷北史本。亦有作陽者非。

外國風俗第一條 戎備整完。戎諸本並誤。戎。原寫本作戎。考遼史營衛志。部族上同。今改。第二條 注止

行堂帖權差。堂諸本並誤。皇。原寫本作堂。考營衛志同。今改。

徙戎第一條 江統納諫於惠主。主諸本並作王。今從原寫本改。則戎人保疆。疆諸本並誤。疆。今改。第二條

自織而衣。織諸本並誤。致。楷庵楊氏校改。

西域天文第二條 王忠文碑集。禕諸本並誤。禕。錢校改。

三韓第一條 幽州刺史母丘儉。母丘本並誤。毋。今改。

卷之三十一

五星聚第二條 注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女諸本並誤。斗。原寫本作女。攷晉紀同。今改。唐咸

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於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十年。諸本同。汝成案新舊唐書。懿宗十年紀。俱不書此事。舊書天文志亦不載。新書志云。咸通十年。熒惑逆行守心。則十年斷無四星守畢昴矣。篇末紀咸通中熒

惡填星云云。是不定何年。錄云十年者誤也。被諸本並誤披。原寫本作被。與志同。今改。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條。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彗諸本並誤慧。今改。

妖人闖入宮禁第一條。收縛考問。欲收縛。上收縛攷問。縛諸本並誤縛。今改。注干寶曰。干原本誤于。
沈校攷。書於囊紙。紙諸本同。原寫本作底。攷宋史五行志本下作紙。原寫本誤。

外國天象第一條。惟占於昴北。亦不盡然。諸本同。楷庵楊氏去北字。汝成案下注晉志云云。亦無北字。北當
是此字之誤。攷原寫本正作北。仍之。第二條。歲星犯天關。關諸本同。原寫本作闕。非。下同。

星事多凶第一條。卽上書告丞相罪。告諸本並誤言。原寫本作告。攷趙廣漢傳同。今改。
圖讖第一條。周世宗代張永德。代諸本同。楷庵楊氏攷伐。南曲張氏曰。代字攷伐字誤。

百刻第三條。制器取則。器諸本並誤品。原寫本作器。攷隋書天文志同。今改。
雨水條。孟春月令曰。春諸本並誤夏。今改。

建除第一條。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常諸本並誤當。原寫本作常。汝成案各本六韜無此句。此見通典一百五
十七卷所引。正作常。今改。惟通典向作而。疑是誤文。第二條。天德月德之書。書諸本並誤云。今從原寫本

改。

艮巽坤乾條。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時諸本同。楷庵楊氏攷向。汝成案下引淮南子天文訓四維云云。義正作
時字。又錢氏養新錄云。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是爲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
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辰時。卯初爲巳時。辰初爲午時。午初爲未時。未初爲申時。申初爲酉時。酉初
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己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
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又曰。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墓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此
稱。又考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案晉書作芝。疑此誤。議黃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

加壬月景蝕。景即丙字。避唐諱也。是以千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觀此則時非誤文。益信。楊氏改字非是。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申諸本並誤甲。今改。

太一第一條。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楷庵楊氏曰。中爲五黃上。故曰地神。似不必改。汝成案乾鑿度

注。作北神之所居。汝五行大義引曰。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此即唐王起等太一議。所謂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于極也。其爲地神無疑。乾鑿度注作北似誤。上游息于太一之宮。而反紫宮。太一之宮。宮字諸本並

作星。汝成案錄中引乾鑿度注。自太一者。至終于離宮也。多刪節原文。不可援注增易。惟天一太一。皆是星名。以義求之。不當復云游息于太一之星也。又原文作太一天一之宮。則星爲誤字明矣。今改。二爲天內。內諸

本同。楷庵楊氏改芮。說見下。在兗在揚。諸本並誤倒。楊氏曰。八白在東北。當是兗州。九紫在南。當是揚州。今改。說見下。惟水無應宮也。諸本同。楊氏水下增火字。汝成案舊唐書禮儀志四云。黃帝九宮及蕭嵩五行大

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天內正作天芮。汝素問遺篇刺法論云。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抱朴子登涉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

時。五行大義卷第五。論諸神云。天內在坤。則天內即天芮。芮聲之轉也。又五行大義。是隋蕭吉撰。唐志作嵩誤。唐會要。其神論云。天一在離宮。太一在坎宮。皆與唐志同。而下云天蓬在坎。一名子經。木神在斗。居破軍星。諸

文及卦名亦多同。惟天禽唐志在離。而神論則在坤。神論以天禽居五土。位寄在坤土。則志作離者非也。至星應五行。則更歧舛。又無其方白。其方黑云云。黃帝九宮經久佚。豈會昌時王起盧就所獻議。是損益二書成耶。

若九宮制九分野。則惟見此書。然其論九宮數曰。一爲冀州。二爲荊州。三爲青州。四爲徐州。五爲豫州。六爲雍州。七爲梁州。八爲兗州。九爲揚州。下云太一以兗州在正北坎位云云。雖與此異。而分野則數二十八宿。又以

北斗九星配九州。無天蓬天內諸星制九野之文。則錄中所述。當是顧氏合唐志言之。而九爲揚州。則楊氏所

易當矣。九宮之占。奇者無應。以唐志攷之。則天衝天輔木。天心天柱金。天芮天禽。天任土。惟天蓬水。天英火。奇似當云。惟水火無應宮。楊氏增火字是也。以五行大義攷之。則天蓬天心木。天衝天任金。天輔天英土。天內天柱水。天禽火。又惟火無應宮。兩書乖違。故仍其原文。錢氏養新錄論九宮。引素問刺法論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既非屬分野。又素問刺法篇本病論篇久亡。今可見者遺篇。而此注又遺篇所無。似未可推論云。

正五九月第四條 都內人應有屠宰。宰原本作殺。沈校改。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詔諸本並誤語。第五條 此與三隻月同。隻並誤長。楷庵楊氏校改。古今神祠第一條 注南齊書崔祖思傳。崔諸本並誤蘇。今改。汝成案錄注所引。是南史崔祖思傳中文。與南齊書繁簡回異。又齊書傳云。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祠神云云。此曰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官與人名亦殊。南北史與諸書。時有歧舛。當各隨所引書之。第不當云南齊書也。注似誤。注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垣諸本並誤桓。今改。偶諸本同。原寫本作隅。攷南史本傳作偶。原寫本誤。

泰山治鬼第一條 亢父在右。亢原本誤元。第二條 則夜又羅刹之倫也。又誤又。沈校改。卷之三十一

陝西第一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卷內同。今改。第三條 晉書載記。記原本誤紀。沈校改。

江西廣東廣西第一條 但稱江東江西爾。東諸本同。原寫本作南誤。

史記蕃川國薛縣之誤第二條 注公孫宏生山。諸本同。攷路史亦然。生山不可解。疑有脫誤。

會子南武城人條 杜氏注云。杜諸本並誤左。今改。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成諸本並誤城。今從原寫本改。

大明一統志第三條 麻秋統兵三萬。兵沈攷衆。而敗趙之衆也。衆沈攷兵。汝成案晉書云。胡貪而無謀。吾

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兵以要之，可以得志。黠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此約其辭，不盡原文。而兵衆義可相通。未可援以改也。今仍原本。第六條 金太祖陵。世宗陵。宗原本誤。祖。沈校改。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一諸本並誤二。原寫本作一。攷金史世紀曰。十一月甲申。靈駕發引。庚寅。葬于大房山正合。今改。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宗原本誤。帝。沈校改。交趾第一條 府十三。三諸本同。原寫本作五。汝成案注云。六年十月。自州升爲府者二。疑原寫本并是數之。故云十五。

薊第二條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黃原本誤。皇。沈校改。

夏謙澤條 澤南紆曲。一十餘里。諸本同。原寫本脫澤字。 涇九莊嶺。涇諸本並誤。經。汝成案此是三河志引水經注句。當從原文。今改。 鮑丘水。涇其下。涇諸本並誤。經。今從原寫本改。

無終條 注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許里。楷庵楊氏曰。二字疑衍。汝成案左傳正義有二字。楊氏誤。許諸本並誤。餘。今改。

柳城第一條 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諸本同。楷庵楊氏曰。二百當是六百。唐書安東府。俱指今遼陽。言在遼河東。不應遼河遠而安東反近也。汝成案唐營州柳城郡。新書云。本遼西郡。攷其地在遼河西。故曰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也。安東府初置於平壤城。則在遼東。後屢徙。天寶二年。則移于遼西。故柳城去安東近。而遼河遠也。通典云。二百七十里。似非誤文。 第三條 龍山之南。山諸本並誤。城。今改。有案語。南通鑑作西。嘉定徐仲圖南北朝輿地表作南。與遼史合。仍之。

小靈河。靈原本誤。龍。沈校改。楷庵楊氏亦曰。龍遼史作靈。

昌黎第一條 其八曰交黎。交原本誤。昌。錢校改。

江乘第一條 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土諸本同。原寫本作楚。攷謨傳作土。原寫本誤。 又瓜洲既連揚子橋。

第二條 卽達揚子縣。注今之揚子橋。或是唐之揚子縣治所。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蠟磯條 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列武屏楊氏疑別字之譌。攷原寫本正作別。

潮信條 注西興江岸上。有候潮碑。與諸本並誤江。今從原寫本改。

晉國條 注今清源縣。源諸本同。原寫本作原。攷清源縣。乾隆二十八年。省入徐溝縣。其地有清源水。向以是名。作原誤。

縣上條 袁崧郡國志。案崧晉書作山松。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諸本同。楷庵楊氏去當字。非是。

瑕第一條 注放牛于桃林之野。于諸本並脫。今補。

九原條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乎諸本並誤於。今改。

太原第一條 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大諸本並誤太。今改。第二條 注雙城汾水流。流諸本同。原寫本作陰誤。注明元帝南幸盟津。南諸本並脫。原寫本有。攷北史于栗磾傳同。今補。

代條 注今蔚州東二十里。今原本誤金。沈校改。

徐州第二條 邳遷于薛。邳楷庵楊氏改邾。非是。

泰山立石第一條 高不過五尺。諸本同。原寫本五上有四字。

鄒平臺二縣第一條 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志諸本並誤書。今改。

夾谷條 劉昭志諸本同。疑脫字。有案語。

維水條 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之淮。注按淮字當从佳人之佳。淮諸本並作淮。今從錢氏梁氏說改。見是條下。

勞山第二條 勞勞齊語也。諸本同。原寫本齊上有蓋字。

東昏條 在兗州金鄉縣界。兗諸本並誤兗。今改。

長城第一條 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經原本誤徑。沈校改。第二條 注桐陽縣。桐諸本同。原寫本作桐。攷魏世家正義作桐。原寫本誤。下同。自黃櫨嶺北至社平。成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平諸本並誤千。原寫本作千。汝成案通鑑梁紀承聖元年書作平。注云。社平。齊紀作社子。觀此則北齊書本間作于者。自是子字誤文。而作千者亦非是。今攷。

卷之三十二

而第一條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而諸本同。原寫本作如。汝成案此條自望道而未之見下。釋諸書而當作如。自戰國策下。又釋諸書如當作而。此句自當從原寫本攷如。第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而。似顧氏誤記。未攷經徇錄。仍之。革而大亨以正。大諸本並誤太。今攷。

奈何第一條 曲禮曰諸本同。原寫本無曰字。

語急第一條 宋華多僚曰。條原本誤遼。沈校改。第三條 若謂不如言如矣。言諸本同。原寫本作爲。已第一條 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如諸本並脫。今從斯十箋文補。

里第一條 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四之一諸本同。沈攷三之一強。旁識云。尺數見十一卷第三葉。以是葉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推之。洵大於古尺三之一強。以矛攻盾。脫誤顯然。第攷原寫本亦然。似不盡傳寫譌也。仍之。今之六十二里。諸本同。沈校里下增弱字。案上既未從沈氏增攷。此增弱字。尺數益不合。仍之。自痛去家三千里。痛諸本同。楷庵楊氏攷京誤。

丁中條 二十三已上成丁。諸本同。原寫本成上有爲字。攷舊唐書是年紀無。原寫本衍。是十八以上。入諸本同。沈攷六。攷原寫本亦作八。沈校誤。

寫第一條 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涓原本誤滑。沈校攷。

量移條 祀后土於雒上。雒諸本同。舊唐書作雒。汝成案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

陰雕上。如瀋日。汾陰縣治雕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此。后土祠立於雕上之始也。攷舊唐書張說傳云。河東有漢武雕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願陛下紹斯隆典。玄宗紀。十一年正月己巳。北都巡狩。王子。祀后土於汾陰之雕。新書作二月。而玄宗自製碑文。亦曰雕上地者。本魏地。郊丘之舊。漢家后土之宮。此開元時立祠雕上之證也。二十年紀。十月辛丑至北都。王申。新書作辛未。至京師。新書作至自汾陰。則祀后土於雕上明矣。張說傳亦作雕。十一年紀及二十年紀。皆作雕者誤也。錄引舊唐書。故條其失云。

關第一條 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諸本並誤被。今從原寫本改。

終葵條 注博雅作柤。柤原本誤捺。沈校改。校諸本並誤捺。今從博雅改。注通鑑作終葵。葵原本誤蔡。沈校改。

校改。

魁第一條 注白首着艾魁壘之士。艾原本誤白。沈校改。

桑梓條 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云。陽諸本並誤南。今改。

胡條 注說文旛幅胡也。旛諸本並誤旛。續漢輿服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草馬條 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瓌原本誤壞。沈校改。

雌雄牝牡條 注及師曠占。有雄雷雌雷之說。占原本誤古。沈校改。注大駕鹵簿中有勘箭。簿諸本並誤薄。

楷庵楊氏校改。注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十原本誤于。錢校改。注雌在警。警諸本並誤驚。楷庵楊氏校改。

汝成案警。警古通。史記曆書索隱作娠。警。爾雅作娠。警是也。第錄本索隱。當從原文。楊氏改之是。注日雄在

甲雌在子。甲諸本並誤子。雌在子句並脫。楊氏從索隱改補。但畢警爲月雌雄不可曉。警諸本並誤驚。今改。

日知錄續刊誤序

余曩誤日知錄集釋。以原本文句舛脫。又間爲稼堂檢討刪易增譌。嘗羅列諸家校本。及原寫本。辨正其疑似得失。成刊誤兩卷。附刻是書後。昔康成注經。多列今古文。顏師古注漢書。亦舉流俗書本。經典釋文。賈孔諸疏。率具他本。所以不憚鉤貫參考者。誠欲使是書文率精確明粹。可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豈樂爲是繁蹟哉。是書既刻成。余輒取改正。頗恨校讐弗審。時有刊寫誤字。又有與原寫本違異者。王君巨川。因益佐余。取兩書條疏句別。闕衍淆訛。復互得一百七十餘條。余既綜貫傳記。剖析躋駁。而前從沈錢二家校改者。及余所引諸家論說。字或舛。亦略附出于各條下。復成續刊誤二卷。余之治是書。殫刊心力。抉擇搜訪。不厭輿阻。數年於茲矣。而漏舛猶多。則以余智慮之所未至。篇籍之所未覩。及所引諸家論說。文繁本別。其爲參錯乖殊。詳略隱顯。雜處莫辨。明見千里。而失于眉睫。必益衆矣。是惟望海內博學精思之士。爲正其舛繆者也。余見是書校本極夥。其言微義碎。及勦說虛造者。多弗錄。最後得匏尊陸氏本。其言頗有發明。亟爲援引。以相考證。匏尊名筠。嘉興人。顯晦未詳。余妹婿陳偉長。與陸氏同郡。嘗得其本。因以贈余。偉長名其幹。則宋齋先生六世孫也。道光十六年九月朔日。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書於西谿之袖海樓。

日知錄續刊誤

卷上

目次

卷之二十五

介子推錄中標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錄文首云。介子推事。見於左傳。而僖公二十四年傳作介之推。似目次及錄中標題子字。皆當從傳文改作之。攷杜注云。之語助。則作子尤非。然莊子盜跖篇。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史記晉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介子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作介山子。然大戴禮衛將軍篇。作介山子推。楚辭惜往日。悲回風。淮南子說山訓。又作介子。淮南注又作介推。而史記晉世家。亦曰以爲介推田。尋繹史記及淮南注作介推。則之爲語助。杜義益明。莊子諸書作介子推者。重其忠亮。別之曰子。楚辭淮南且徒稱曰介子也。而文公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故史記大戴禮又稱曰介山子。然子推云若然。子史諸書既多作子。卽錄文亦僅一云之推。餘皆同諸書。字非傳譌。言皆有本。又錄文雜引諸書。以辨割股燔死禁火寒食之妄。書介子推爲標題。非辨子之二字誤文。則亦無關宏義。不必引左傳改也。仍之。

卷之二十九

木罌罏渡軍。罌諸本原寫本並誤作罌。今攷。罏與錄中標題並脫。汝成案史記淮陰侯列傳注。徐廣曰。罏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罏以渡軍。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罏以渡軍。無船且尙密也。正義曰。卽此從夏陽木押罌罏渡軍。漢書注。服章二說同。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罏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是罌罏爲連文。不應止稱罌也。今補錄中標題同。

錄文

卷之一

朱子周易本義第一條 注書詩禮記並同。詩諸本並誤經。今從原寫本。匏尊陸氏校本改。

互體第三條 惟大壯六五云。六五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巽在牀下條 上九諸本誤作九二。原寫本同。匏尊陸氏曰。九二當作上九。今尋繹錄文。釋以恭而無禮。則是

上九爻詞義矣。前作案語時。亦疑其舛。今改。

卷之二

惠迪吉從逆凶條 察其善惡諸本同。原寫本其作人。

武王伐紂第二條 注武庚未殺猶謂之商。殺諸本並誤亂。今從原寫本改。

龜從筮逆標題 逆諸本並誤從。汝成案錄文引洪範正作逆。今從原寫本改。

其稽我古人之德條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匏尊陸氏曰。又當作易。汝成案此大畜大象詞。亦孔子言。

故曰。又。原寫本亦作又。今仍之。

司空條 注今人謂窳。諸本同。原寫本謂下有之字。

顧命第一條 而史錄其儀文訓告。儀諸本並誤遺。今從原寫本改。第五條 並詳其月日。月日諸本並誤

倒。今從原寫本改。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條 蘇公遇暴公之譖。譖諸本並作讒。原寫本作譖。汝成案譖與下子蘭之讒爲對文。今

改。

文侯之命第一條 豈爲能得當日之情者哉。爲諸本並誤謂。今從原寫本改。

卷之三

孔子刪詩條 意仿大東。仿諸本並誤。昉汝成案說文。仿相似也。新附。昉明也。玉篇。仿。仿佛相似也。昉明也。適也。公羊隱公二年傳云。始滅昉于此乎。注云。適也。齊人語。古無有作效義者。今從原寫本改。

日之夕矣第一條 羊牛下來。羊牛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夸毗條 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諸本同。原寫本順作慎。汝成案白氏長慶集策正作順。原寫本誤。且慎默積于中。且諸本原寫本同。長慶集原文作蓋。汝成案原文。此句上有識者。腹非而不言數句。先生節去。因改蓋爲且。以聯屬其義云。

駟條 而有坳牧之盛。坳諸本並作駟。汝成案駟詩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坳遠野也。箋云。必牧于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是當云坳牧。不當云駟牧明矣。原寫本正作坳。今改。

玄鳥條 毛氏傳曰。玄鳥。駟鳥也。下鳥字諸本皆衍。惟原寫本不誤。

卷之四

魯之春秋條 注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二諸本並作三。原寫本同。汝成案史記魯世家注。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則至孝公末年。只得二百七十七年。不滿三百年。云三者非。今改。然亦不止二百五十年。五字疑七字誤。容文或約舉之也。第下錄文有自隱公以下惠公以上之言。或疑孝爲惠字譌文。而先生錄文。以魯之春秋。起于伯禽。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注云。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云云。是證魯之春秋。不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則此舉孝公審矣。且伯禽至惠公。亦止三百二十五年。不可云五十也。諸本原寫本皆作孝公。今仍之。又史記注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汝成王在位二十八年。則始封至卒止四十四年。云六疑誤。

春秋時月並書第一條 注亦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史諸本並誤文。原寫本作史與朱子集同。今改。

王入于王城不書第一條 注莊公二十年。莊諸本並誤。原寫本不誤。今改。

邾子來會公條 故明年正月復來朝。復諸本並缺。匏尊陸氏校增。原寫本復上有而字。此刻遺。與陸校同。

大夫稱子第一條 注詩云叔兮伯兮。叔伯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星隕如雨第一條 四方流星。流星諸本並倒。以下注文改之。當作流星。今從原寫本改。

子太叔之廟條 過期三日三諸本並誤二。今從原寫本改。

占法之多第二條 則皆雜有八卦之氣。皆諸本並誤其。今從原文原寫本改。

卷之五

醫師第一條 專則效速。諸本同。原寫本則下有其字。與下其力深爲對文。此刻亦遺未補。

凶禮條 朝中無采衣。采諸本並作綵。今從原文原寫本改。

八音第一條 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情諸本並作精。今從原寫本改。

三年之喪第一條 注元宗開元五年。年諸本並誤月。今從原寫本改。第二條 而絲屨組纒。屨諸本並誤

屨。今從原寫本改。第六條 注妻喪達志之後。志諸本原寫本並作制。匏尊陸氏曰。制當作志。汝成案據錄

文引儀禮傳文。達子之志。及注引左氏正義文。亦以達志釋之。引此詔云。即用傳文。則是志非制明矣。改唐會

要所載貞觀元年詔文作制。當是會要傳寫誤。今改。第九條 注將圖僭篡。圖諸本並脫。今從原文原寫本

補。第十四條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齊諸本並誤衰。匏尊陸氏曰。疑作齊。汝成案原寫本作齊。與吳

文公集同。今改。必不華靡于其躬。必不諸本作不必。今從原文原寫本改。

慈母如母第三條 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諸本同。匏尊陸氏曰。太字衍。按南史作皇子。汝成案原寫本

亦無太字。此刻誤衍。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第一條 是以舅歿則姑老。則諸本並誤而。原寫本不誤。今改。

兄弟之妻無服第二條 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者。於諸本並誤與。原寫本不誤。今改。

先君餘尊之所厭第一條 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刺諸本同。原寫本作制誤。

卷之六

鬼神第四條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事諸本並作祀。原寫本作事。汝成案事天明。事地察。見孝經。惟聖人能爲饗帝。見禮記。錄文本此。今從原寫本改。

卷之七

予一以貫之條 百王之治至殊也。治諸本並誤制。今從原寫本改。

虞仲第一條 周章已君吳。吳諸本並誤矣。原寫本同。匏尊陸氏曰。當作吳。汝成案史記吳世家正作吳。今改。

孟子弟子第一條 注淮南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捷剡索之。捷諸本並誤徒。一本作健。原寫本作捷。汝成案玉篇人部健或作捷。是捷捷古通。徒則說文玉篇。彳部皆無。至集韻始見。漢時無此字。則作健者非也。汝淮南子人間訓作捷。不作健。今從其朔改。

考次經文第三條 改甘棠野有死鬻何彼穠矣三篇于王風。篇諸本並作章。汝成案詩疏云。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若然則一詩可分數章。故曰章若合舉數詩。則當曰篇明矣。今從原寫本改。第四條 董文清槐。槐原寫本旁注。今仍原刻本。

卷之八

鄉亭之職第一條 注是亭長亦稱官也。亦諸本並誤而。沈校改。

掾屬第三條 擢紘于終。終諸本並誤中。汝成案舊唐書魏元同傳作終。原寫本不誤。今改。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察諸本並作觀。原寫本作察。與傳同。今改。

都令史第一條 注張萬公。萬諸本同。原寫本作禹誤。

吏胥第二條 弟泳官至刺史。泳一本作流。汝成案舊唐書鄭餘慶傳正作泳。冊府元龜宰輔部正直類作流。

者誤。宰相遇休假。假諸本並誤暇。汝成案冊府元龜宰輔部正直類作假。原寫本同。今改。

選補第三條。注敕京官五品以上。五諸本同。原寫本作九。汝成案通鑑作五。原寫本誤。第七條。司列少常伯。列諸本同。原寫本作刑。汝成案唐龍朔二年。改吏部曰司列。見新唐書選舉志。原寫本誤。

停年格第一條。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足諸本並作定。原寫本同。今從本傳改。貢秀才止求其文。貢秀

才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魏書北史崔亮傳。及通典皆無秀才之舉。始于漢元朔元年。後漢制同。惟避光武諱改曰茂才。晉宋後魏北齊州郡。皆舉秀才對策。是劉景安致亮書。舉其國制。當云貢秀才。不當止云才也。且貢秀才與下察孝廉爲對文。容北魏等書有脫字。先生足之。今仍原本。惟止求其文之求。諸本並誤用。原寫本不誤。今改。

銓選之害第三條。注服問罪多而刑五。服問諸本並誤問傳。原寫本不誤。今改。

員缺第三條。載深咨嗟。汝成案載馬載也。官吏部侍郎。錄文失舉其姓。

卷之九

封駁第一條。注宣宗時赦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敕書。諸本原寫本同。或云給事中闕姓名。致上文應是韋温。汝成案舊唐書韋温傳。温官文宗時。凡三封還詔書。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又不奉詔。故錄文同袁高崔植諸人舉之。而歿于武宗二年。不逮事宣宗。致宣宗時赦康季榮。給事中封還敕書云云。見通鑑。通鑑不著姓名。非錄注脫也。或說非是。

六條之外不察第一條。注居無常治。治諸本並誤法。原寫本不誤。今改。

知縣第一條。建隆三年。三諸本並誤四。原寫本不誤。今改。第三條。注分命朝臣。命諸本並誤用。錢校改。

刺史守相得召見第二條。于宣政門外謝。門諸本同。原寫本作殿。汝成案唐時冊拜策試刺史縣令。多在宣政殿。似當作殿。致冊府元龜宰輔部徇私類正作門。玉海唐臨軒冊刺史條同。今從原文。

京官必用守令第一條 此道寢消。寢諸本原寫本同。舊唐書宣宗紀唐會要皆作稍。汝成案寢稍義同。今仍之。宰臣不得擬議。諸本原寫本同。匏尊陸氏曰。議疑作授。汝成案宣宗紀正作議。陸說非。惟會要作並不在。進擬之限。與紀異。疑唐紀已經史臣刪削。王氏所引。當是相傳唐代詔制遺文。今錄文本唐紀。不復攷彼異同。第宰相不得擬議上。紀文有或在任有贓累者。錄文刪去此句。而會要贓作敗。似誤。

宗室第六條 所謂王孫公子。所諸本原寫本皆脫。今從北魏書本傳增。第九條 於其請名請昏。其諸本並誤是。今從原寫本改。

宦官第十二條 是皆貽笑於四方。諸本同。原寫本無於字。乃舉朝廷之所譁。諸本同。原寫本無廷字。第十四條 注見斜卯愛實傳。卯諸本同。原寫本作邢誤。第十五條 或司膳服。膳諸本並誤繕。匏尊陸氏曰。疑作膳。汝成案原寫本正作膳。今改。

卷之十

馬政第二條 橘桃致馬千匹。桃諸本同。原寫本作姚誤。

驛傳第一條 續漢輿服志。續漢諸本原寫本皆誤作後唐。匏尊陸氏曰。後唐無輿服志。當作後漢。汝成案舊唐書名輿服志。新唐書改名車服。故陸氏云然。然相傳謂新唐書。不曰後唐也。凡錄中引續漢志文。諸本原寫本多曰後漢。以是遂誤漢爲唐。此刻從錢氏例。皆易續漢。是條已易。刊寫誤遺。今改正。

卷之十一

權量第四條 所謂長二寸五分者。寸諸本並誤十。今從原寫本改。

短陌條 大名男子幹魯補者。幹諸本並誤幹。原寫本不誤。今改。

鈔第一條 注爲沿邊糴買之計。糴諸本並誤糶。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十二

官樹條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正諸本同。原寫本作八。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都都邑類作正。原寫本誤。

水利第五條 注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事諸本皆脫。今從本傳原寫本補。

河渠第四條 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漫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薛史少帝紀。止云合于汶濟。無與南旺蜀山湖連句。而文字亦少異。此蓋本通鑑。而通鑑亦止云合于汶。胡身之注云。今決河之水。瀾漫環梁山而合于汶。亦無是句。薛史五行志。王溥五代會要。水部皆不載是條。且南旺湖名。以永樂九年。宋醴遏汶水南流。始與蜀山分爲二湖。晉時尙無此稱。此爲衍文明矣。又案錄文本辨梁山濼大小。此注與下引金史宋史。明徐有貞疏。皆證明是事。當是引通鑑注。瀾漫環梁山句。偶誤書也。今皆無攷。仍之。惟合于汶濟。歐陽文忠五代史記。晉出帝紀。與薛史同。通鑑注亦止云合于汶。似通鑑脫濟字。先生注雖標曰五代史。而文句則悉同通鑑。是水字蓋自足之也。又二史皆係河決于六月丙辰。上皆書丙午。復置樞密使事。通鑑隸六月丙午亦誤。又此注六月丙辰云云。六諸本原寫本並誤五。與南旺蜀山湖連。湖諸本並誤河。原寫本不誤。今改。第七條 注八野填淤。八諸本並誤入。汝成案淳熙古文苑本。崔瑗河隄謁者箴。原文作八。紹定本章樞注。禹導河至鉅鹿之北。分爲九河。以殺水勢。又合爲一大河。入於渤海。至齊威公時。急於功利。寔塞其八。以廣田居。於是水勢壅闕高於民居。遂多潰決之患。則箴文作八明矣。原寫本正作八。今改。

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條 注文薄之弊。薄諸本並誤簿。原寫本不誤。今改。弊諸本並誤敝。原寫本作弊。汝成案二字義雖通而微有別。今從論文改。

正始第一條 注干寶晉紀總論。總諸本原寫本皆脫。今從文選補。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檢諸本並誤簡。今改。

除貳第三條 後唐明宗尤惡墨吏。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墨吏北夢瑣言作貧貨。是本間有譌字。又墨吏貧貨義同。仍之。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成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夢瑣言作成。舊五代史唐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紀作盛。長流綏州。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夢瑣言作配綏州。長流百姓。唐時云長流者。卽是除名。長流爲某州百姓也。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十一月紀。任贊配武州。劉贊配嵐州。劉陟配均州。並爲長流百姓是已。通鑑凡書是事。輒曰長流某州。先生改曰長流綏州者。從是例也。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丁諸本原寫本作于。賓作貴。匏尊陸氏改于爲丁。改貴爲賓。汝成案此條見北夢瑣言卷十九末。丁延徽之丁作于。與錄文同。貴作賓。與陸氏同。改舊五代史晉書張從賓傳載此事。作丁延徽。則北夢瑣言原文亦誤。今從傳改。第四條何以當官。當官諸本並作官爲。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明罰類作當官。與原寫本同。今改。宜奪歷任官杖殺。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冊府元龜原文是杖一頓處死。此殆先生刪易。

禁錮姦臣子孫第一條 梁師成。梁諸本並誤王。沈校改。

奴僕第三條 注而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殷諸本並誤毀。匏尊陸氏曰。當作殷。汝成案漢書霍光傳注。晉灼曰。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殷者子都之名也。原。本正作殷。與陸校合。今改。

田宅條 注及內官劉忠翼之第。忠諸本同。原寫本作中。汝成案劉忠翼附舊唐書黎幹傳。原寫本誤。范文正公條 注王荆公詩。豈愛京師傳谷口。愛諸本並作義。汝成案荆公集作愛。與原寫本同。今改。分居第一條 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峽諸本並誤岐。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十四

聖節第二條 村社作壽酒宴樂。作諸本並誤將。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誕聖類作作。原寫本不誤。今改。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第一條 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爲位。牀諸本原寫本並作柩。匏尊陸氏曰。柩當作牀。蓋未斂以前。不得云柩也。汝成案上文引士喪禮。主人入坐于牀東云云。此爲牀字無疑。陸說是。今改。

從祀標題 諸本同。原寫本作配享。汝成案此當是潘氏所易。然錄文先曰從祀。後曰配享。潘改是。仍之。

女巫第二條 禮典陵遷。陵諸本並誤凌。今改。

卷之十五

墓祭第一條 注蔡邕記曰。諸本同。原寫本無記字。汝成案續漢書禮儀志注。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列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卽錄文所引。昔京師在長安時云云。又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予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此記字所由本。原寫本誤脫。第二條 反其國不哭。諸本原寫本國下並誤衍則字。今刪。

假葬條 注魏志曹休傳。於歲云云。休諸本並誤共。原寫本誤洪。今改。

奔喪守制第一條 然而倍死忘哀。忘諸本並作亡。原寫本作忘。汝成案說文。亡逃也。忘不識也。以古訓通之。當作忘。今改。

卷之十六

判第一條 注開寶六年八月下。諸本並誤空一字。原寫本不誤。今改正。

史學第一條 國朝自高祖以下。國朝諸本並誤明代。原寫本不誤。匏尊陸氏曰。明代當作國朝。睿宗乃唐睿宗。非與獻王。此通典原文也。汝成案下云。并貞觀政要。其爲唐代可知。此刻前已從通典改正。

卷之十七

進士得人第四條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樂諸本原寫本並誤學。今改。第五條 考授編檢。諸本並誤簡。今改。

大臣子弟第一條 固合避嫌。合諸本並作有。原寫本作合。與五代會要同。今改。卷之十八

四書五經大全第二條 注夫後宮盛色。盛色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竊書第三條 行於代。諸本同。原寫本代上有當字。汝成案姚班附瓊傳。考傳文亦無當字。原寫本誤。

卷之二十

重書日條 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二諸本並誤一。今從原寫本改。

年號當從實書第一條 而其下文曰十二年。二諸本並誤三。原寫本不誤。今改。引書用意條 注成二年。二諸本原寫本並誤元。今改。

卷之二十一

書法詩格第一條 呂祖謙之皇朝文鑑。匏尊陸氏曰。周龍藻記。按東萊文鑑有律詩。此句當刪去。汝成案是義已具。是卷簡在楊氏說。

卷之二十二

四海第一條 注至左傳齊桓公言。寡人處北海。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此先生誤記。當作楚使與齊言。君處北海方合。以非文句譌脫。不可輒改。仍之。注唐時以濰州為北海郡。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今山東青州府。

漢為北海郡。後漢為北海樂安二國。又為青州理所。隋初郡廢。復為青州。大業三年。復罷州為北海郡。唐初亦曰青州。天寶元年。始改為北海郡。至今萊州府之濰縣。本青州地。北海縣。隋開皇十六年。於縣置濰州。大業中

廢。唐武德二年。又於縣置州。領北海漣水等十七縣。六年。惟留北海營邱下密三縣。八年。廢濰州。省營邱下密二縣入北海。以北海屬青州。是唐廢濰州。以所領之北海縣屬青州。非以濰州爲北海郡。卽先立北海縣。是濰州所領縣名。非立濰州爲郡也。唐書二志。太平寰宇記等書可攷。錄注當云。唐以青州爲北海郡。今諸本原寫本同。是先生偶誤書。別無所據以改。仍之。注而昌樂縣遂有伯夷廟。昌樂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汝成案昌樂唐爲營邱縣。屬濰州。宋乾德三年。始名安仁。尋改昌樂。尋釋注文。上云伯夷居北海之濱。唐時以濰州爲北海郡。而昌樂遂有伯夷廟云云。或是唐以濰州爲北海縣之譌。蓋今之昌樂爲唐之營邱。濰州廢而營邱省入北海縣。而昌樂用是立伯夷廟。言其附會有自也。傳寫字譌。遂微舛云。

卷之二十三

亭條 注後漢陳寔。寔諸本並誤實。原寫本不誤。今改。

氏族相傳之訛第十條 居越之湖澤。澤諸本同。原寫本作潭。汝成案宋史文苑賀方回本傳正作澤。原寫本誤。

孔顏孟三氏第一條 此五族者。皆無後乎。五諸本作四。原寫本作五。汝成案孔叔孔張爲二族。合孔虺孔達孔寧三族。當云五矣。今改。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第四條 若梁王彤。彤諸本並誤彤。原寫本不誤。今改。

稱人或字或爵第一條 注魏其侯定。定諸本原寫本並誤止。今從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攷。注酈成侯緹。緹諸本並誤緹。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二十四

考條 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曲禮諸本原寫本並誤檀弓。今改。

翰林第二條 注正用此例也。例諸本原寫本皆作則。錢校改。汝成案漢時列卽例字。後世加入傍。至唐時則

率分爲二矣。今注云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是從唐而言也。錢因改云。

門生第一條 辜權官財。辜諸本並誤辜。原寫本不誤。今改。一本作估。汝成案後漢書楊彪附震傳。其注云解見靈帝紀。攷靈紀四年注云。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估非此義。作估者非。

第二條 周嵩嫁女。嵩諸本原寫本並誤嵩。今改。

上下通稱第三條 以爲陵之稱。爲諸本原寫本並作謂非。錢校改。

卷之二十五

共和第一條 注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公諸本同。原寫本作伯。汝成案呂氏春秋。季冬紀誠廉篇。正作公。原寫本誤。此篇文作又使保召公就微子云云。是諸本皆脫一又字。一保字。第自武王即位至此。上尚有數句。先生蓋約彼篇文。刪去兩字也。因不增入。

介子推第一條 於是環綿上之山中而封之。中諸本並脫。原寫本有。與史記晉世家同。今改。

杞梁妻第一條 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舟諸本同。原寫本作周。汝成案此先生約略說苑立節篇文。是篇華舟凡七見。皆作舟。蓋舟周古通。說文虫部蝓蟬也。从虫周聲。詩曰五月鳴蝓。又重文蝓云。蝓或从舟。周禮冬官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呂氏春秋恃君覽行論篇。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高氏注無畏申周。楚大夫也。左氏宣十四年傳。作申舟是已。今從原文。又十日而城爲之崩下。梁氏曰。左傳遇于莒郊。案傳作宿于莒郊。下云遇杞梁之妻于郊。無遇于莒郊文。尋繹上下文義。是引遇杞梁之妻于郊句。曰遇于郊。誤衍莒字。並附識此。

李廣射石第一條 滅矢斂羽。滅諸本同。原寫本作沒。汝成案滅沒義同。而新序作滅。今從原文。

卷之二十六

元史第五條 並無鐸范。范諸本原寫本並作范。錢校改。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第二條 與之祝誓。祝諸本原寫本並作呪。非。匏尊陸氏曰。當作祝。今改。

左傳注第四十一條 不欲使楚人得之。楚諸本並作衆。原寫本作楚。汝成案傳文。哀克殺馬毀玉以壘。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其義當作楚。今改。

考工記注條 擊讀爲紛容擊參之擊。爲諸本原寫本並誤。如今從輪人注文改。忘其上句。忘諸本並作亡。

原寫本作忘。汝成案紛容。爾莖。猗柅從風爲連文。今于迥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而於擊讀爲紛容。擊參之擊。曰檢未得。故先生譏正義爲忘其上句。應作忘。今改。

爾雅注第二條 谷永傳。卦氣悖亂。卦諸本並誤。封。原寫本不誤。今改。

荀子注條 注新序第三卷。三諸本並誤。七。原寫本誤。十。今改。

史記注第二條 無與我也。諸本同。原寫本與下有于字。汝成案自謂稱祖乃亡者之辭三句。先生釋祖龍者人之先也義。此句于字有無。其義皆明。未補。

漢書注第九條 注其所名或有所本。諸本同。上所字原寫本作取。第三十七條 今流俗書本蒙下。輒改。

恬字。非也。書諸本原寫本並脫。蒙諸本並誤。義。原寫本脫。今從鄒陽傳注補改。

李太白詩注第一條 太白入月敵可摧。入諸本並誤。八。原寫本不誤。今改。第四條 於是分置單于瀚海。

二都護府。府諸本原寫本並脫。今從舊唐書突厥傳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諸本原寫本並同。匏尊陸氏曰。都疑作郡。汝成案突厥傳正作都督。陸說非。

杜子美詩注第七條 加開府儀同三司。府諸本並誤。封。原寫本不誤。今改。第十七條 而此詩以爲白額。額前改題。今尋繹錄文。自是解白題爲白額義。而誤脫義字。遂致蒙晦。考原寫本作額。亦無義字。無可據補。仍。

之。第二十九條 時亦謂天衣。諸本同。原寫本謂下有爲字。第三十七條 黑米生菰葉。生諸本原寫本。

並誤出。今從原詩改。

卷之二十八

職官受杖第五條 注南史孔覲傳覲諸本同。原寫本作覲誤。

卷之二十九

木罌瓶渡軍條 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夏陽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少林僧兵第一條 是時立功。諸本同。原寫本功下有者字。

徙戎第一條 其論欽陵。論諸本原寫本同。一本作倫。汝成案大論小論。吐蕃相名也。欽陵爲相。故曰論欽陵。作倫非。阿史德元珍。德諸本原寫本並同。或云當作那。汝成案阿史那是突厥之氏。阿史德則其別部氏也。阿史德樞賓。阿史德溫傳。阿史德元珍。阿史德胡祿。是已。或說非。又阿史德溫傳。通典通攷突厥部皆脫傳字。阿史德元珍。通典通攷德皆誤那。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三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通鑑新唐書。皆無三年。以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二書皆從後改元紀歲。故三年爲長壽元年。舊書則從其朔。故載初元年九月改元天授。仍書載初。而天授無元年。若然。則下三年不云如意。長壽元年當云載初三年。不可云天授三年。且舊書載初三年下。卽書二年。是亦以三年爲長壽元年。此三字或疑爲二字之譌。攷通鑑長壽元年正月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言選舉法。而不載是疏。言侍子事。謙光開元中以與皇太子同名。特敕賜名登。今攷舊唐書登傳云。天授中爲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云云。亦不載此疏。惟新書約略載于天授中。遷左補闕。言選舉疏後。雖皆不定爲何年。而通鑑則係前上疏于長壽元年正月。冊府元龜臺省部奏議類。則云天授三年正月。是言侍子疏當亦在此時。案此疏全文。見唐會要左右補闕拾遺條。其條亦曰三年。蓋是年四月以前。猶是天授。云三年亦可仍之。惟會要所載全文多脫誤。文句亦與此參差。難互正云。願受向化之誠。願諸本原寫本並脫。汝成案此與下句請納梯山之禮爲對文。不容減字。今從會要補。不在方外。方

外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樓煩條 擊項籍軍陳下。以驍騎都尉擊項籍。籍諸本並誤藉。原寫本不誤。今改。

吐蕃回紇第五條 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訓諸本同。原寫本作馴。汝成案馴古訓字。義通。

三韓第一條 亦十有二國。十有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注三韓鮮卑烏桓獯豨沃沮之屬。沮諸本並誤沮。汝成案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山之地。他見亦作沃沮。此引宋史天文志。志作沃且。蓋省文也。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三十一

天文第二條 乃知聖人所憂者深。諸本同。原寫本聖人下有之字。

妖人闖入宮禁第一條 麗正門樓斗拱內。拱諸本並誤拱。今改。先打東方甲乙木。方諸本原寫本並作南。

汝成案明史五行志作方。乙諸本並誤子。原寫本作乙。與明史同。今改。

建除第一條下 陸學博曰。則十二字輪直。二誤脫。今補。附識。

正五九月第一條 注祗膺靈命。膺諸本並誤應。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三十一

陝西第二條 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彤諸本並誤彤。原寫本不誤。今改。

郭璞墓條注下 楊氏曰。既云母墓江陰。陰誤刻中。今改。附識。

晉國條 若成公滅赤狄路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成公卒於魯宣公之九年。滅路在十五年。則滅潞者乃景公。非成公也。頃公即位。爲魯昭公十六年。而滅肥在十二年。克鼓在十五年。又在晉昭公時。非頃公也。惟克鼓後。仍反鼓子。又叛于鮮虞而滅之。則在魯昭公之二十二年。是在頃公時。先生錄文。此卷昔陽第三條。亦云宣公十五年滅潞氏。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不知此

何以舛錯若是。疑成公當爲景公誤。頃公當爲昭公誤。然昭公是克鼓。非滅鼓。則云昭公滅鼓亦非。當作昭公滅肥。頃公滅鼓。而得今之真定方合。而諸本原寫本皆然。似非傳寫舛漏。不可輒改。仍之。

鄒平臺二縣第二條。後漢書邳彤傳。彤諸本同。原寫本作彤誤。

長城第一條。續漢志。續諸本並誤後。原寫本脫。第二條。因邊山險壑谿谷。壑諸本同。原寫本作壑。汝成案壑壑嶮義同。

卷之三十二

而第一條。後漢督郵班碑。班諸本同。原寫本作班誤。

辱條。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緇諸本同。原寫本作潛誤。

阿條。注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淵諸本原寫本同。或云當作深。汝成案殷浩本字淵源。世說中屢見政事篇。浩始作揚州條下。劉孝標注云。浩別傳曰。浩字淵源是已。若晉書作深源。乃唐時避國諱改也。或說非。

終葵條。禮記玉藻。終葵椎也。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玉藻無此句。攷玉藻天子擗珽下。釋文有是語。殆先生誤記。以非文句脫舛。不可輒改。仍之。

胡條。方言凡箭鏃胡合羸者。鏃諸本並誤鏃。原寫本不誤。今改。

跋

顧氏日知錄。穿穴經史。通知時務。黃潛夫又博引諸家成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續刊誤二卷。爲顧氏功臣。尤有裨於學者。同治八年。同人聚資謀刻有用之書。黎召民觀察時在籍。舉此書首宜重刊。乃出其所藏本付梓人。囑余爲董其事。刊成。因誌於後。番禺陳璞。

日知錄之餘序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專以著作傳。而著作亦爲振古以來所未有。所輯日知錄。孤懷閎識。殫見洽聞。國史本傳。稱之爲精詣之書。然止云三十卷。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數之外。此四卷又溢出於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歟。余維自古磊落奇偉之士。其緒論足以扶世翼教者。雖殘編斷簡。至一句一字之微。後之人往往撫捨而珍惜之。俾流傳至於千百禩之久。况乎道德文學經濟氣節。巋然推昭代儒林之冠。而觥觥乎爲經師。人師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乎人之甄采遺佚。而不忍使其磨滅於塵蠹中也。余嘗謂先生之學。卓然成大家。足與前代之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諸公相頡頏。厥故有二。一多讀人間有用書。一多交海內益友。凡羣經諸史。金石圖錄文編說部。有關於歷代掌故。國家典制。天文輿地。河漕兵農之屬。咸悉心掣擲。窮極根柢。因原竟委。攷正得失。生平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出行挾以自隨。有疑則發篋對勘。此所以洞燭今古本原也。加以足跡半天下。所交皆鉅人長德。虛懷若谷。廣益集思。其學究天人。如王錫闢熟精三禮。如張爾岐旁參互證。如閻若璩博聞彊記。如吳任臣讀盡有字之書。如朱彝尊耑精六書之叢。如張昭能包他人之所有。并能拓他人之所無。又與傅山李容歸莊王宏撰諸君子。或辨析道義。或切劘名理。往復商榷。取法者精。是以所詣愈峻。斂華就實。經世淑身。而不爲虛矯詭異之說。是足多已。嗟乎。時至今日。儒術衰微。危言紛紛。徧夏華。幾不知正學爲何事。有心世道者。側身環顧。愀然有憂思焉。以爲當世不見先生。亦不復知有先生矣。猶賴聖明在上。表章潛德。詔舉先生從祀文廟兩廡。凡薄海內外賢士大夫之聞風者。私相慶慰。俱憬然於斯道垂絕。尙有一綫留貽。奉先正之典型。挽狂瀾於旣倒。不可謂非吾黨之幸也已。此纒余於家藏舊書中檢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見。重寫授梓。以廣其傳。世之瓣香日知錄者。得此益闢全豹。豈不快哉。豈不快哉。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雜著。十種及詩文集等。至今風行宇內。家有其書。並聞利病書之原藁。曾經先生於簡眉冊尾。手自細註者。尙存崑山

祠堂中。可得披覽。此外未刊之聲域志彙。或云藏洪琴西觀察家。然未及覩。又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義門曾於東海相國所。偶見一帙。而世無傳本。存否難知。又皇明修文備史四十帙。中間所輯書七十五種。皆有明一代之事。蓋先生當時有志於明史。而未暇成書者。乾隆時武進趙億孫曾得抄本。今亦不知何往。嗚呼。吾吳不乏劬書著學之君子。有注意於鄉邦文獻蒐遺訂墜者乎。采訪雕鐫。非異人任。能令先生未經傳播之書。一長留於天地間。區區之心。不勝大願。抑猶有說焉。先生乃我蘇之鄉賢也。郡城中應有專祠供奉粟主。以行春秋之祭祀。以爲邦人士之師資。余懷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竊自愧恨。桑梓馨香之報。其安能無望於後之來者乎。宣統二年庚戌秋七月。鄉後學元和鄒福保謹序。

日知錄之餘目錄

卷一

書法.....八四一
隸書.....八四二

卷二

禁燒金.....八四七
禁銷金銀箔.....八四七
禁造銅像.....八四九
禁造銅器.....八四九
禁錢不過嶺南.....八四九
禁用銅錢.....八四九
禁斷新錢.....八五〇
禁金銀.....八五〇
禁金銀塗.....八五〇
禁銅釘.....八五一
禁銷錢為佛像.....八五一
禁毀錢為銅.....八五一
禁兵器.....八五一
禁錫.....八五三

禁車牛入都.....八五三
禁牝馬.....八五三
禁馬.....八五四
禁大船.....八五四
禁畜鷹鷄.....八五四
禁絹扇.....八五四
禁番香.....八五四
禁寶寶石.....八五五
禁瓷器.....八五五
禁茶.....八五六
禁酒.....八五六
禁種糯.....八六一
賜酒獻酒.....八六一
禁鑿石.....八六一
禁發塚.....八六一
禁毀淫祠.....八六一
奴告主.....八六三
卒告將.....八六七
吏告本官.....八六七
小校殺本管.....八六八

妻子告家長.....八六八
告妖言.....八六八
吏告前官.....八六八
禁御狀.....八六八
應募殺兄弟.....八六九
禁參謁座主.....八六九
貸回鵲錢.....八六九
圍棋免官.....八六九
禁中表為婚.....八七〇
汗辱宗女.....八七〇
母喪宴飲.....八七〇
母喪薄游.....八七〇
婦喪宴飲.....八七〇
期功喪不預朝賀.....八七〇
山陵未成宴飲.....八七〇
國喪未期宴樂.....八七〇
國忌禁宴飲.....八七一
忌日行香.....八七一
匿忌日.....八七一
子卯.....八七一

子孫伐墓柏貶官……………八七二 禁與僧尼往還……………八八五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八七二 僧禁……………八八五

寒食禁火……………八七二 二十以上不許為僧……………八九〇

禁刻書……………八七三 僧地沒官……………八九〇

禁饋送……………八七三 僧尼之濫……………八九〇

慈幼局……………八七四 僧寺之多……………八九一

吏部令史……………八七四 禁女冠尼姑……………八九一

江南典選……………八七四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八九一

兩都試舉人……………八七四 杖宰相及僧……………八九三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八七四 人主不可接僧……………八九四

食祿子弟覆試……………八七四 許僧道畜妻……………八九四

宰執子弟不預科名……………八七五 道士隸宗正寺……………八九四

倖第并坐其兄……………八七五 潤色梵書……………八九四

優給大臣子孫……………八七六 城隍神……………八九五

禁保留官長……………八七六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八九五

禁民往南……………八七六

生員招搖撞……………八七六

卷二

廢釋道二教……………八七七 徒民……………八九七

改佛為道……………八八四 國史律令……………九〇一

禁鑄佛寫經……………八八五 風聞言事……………九〇二

廟諱……………九〇二 御容……………九〇二

卷四

種樹……………九〇三

栽桑棗……………九〇三

老人……………九〇四

貼書……………九〇五

案牘減繁式……………九〇五

欽字……………九〇五

巡檢……………九〇五

喪制……………九〇五

北平種田……………九〇五

華夷譯語……………九〇六

校勘斛斗秤尺……………九〇六

斷百官酒肉……………九〇六

禁小說……………九〇七

識兆……………九〇七

日知錄之餘

卷一

書法

晉衛恆四體書勢序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異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其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矣。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乃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文。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新。可

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秦旣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過觀者以酒讎。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柀。梁鵠乃益爲柀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柀。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未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專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異。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漢時策書。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行而已。

隸書

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篇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書。斷六十字以

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

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

三章。章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

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庾肩吾書品序。隸體發源

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

家。以能爲法。至今楷文改變。非復一端。

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牟欣受字。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

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世所

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書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

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

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可見鍾王之子。即是隸書。

後魏書江式傳。式表云。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氏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

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水經注。昔在漢世。雒陽宮殿

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

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玩之。以爲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筆。南宮旣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詵。以古

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柝榜

題皆是式書。

劉勰文心雕龍引庾肩吾書品。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

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書。可見不草。即是隸書。

晉成公綬隸書體云。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于隸。是則篆草之中。惟有隸也。又云。若乃八分鑿法。殊好異制。是八分雖別一體。亦謂之隸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則後人之名爲楷者。從此出矣。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

宣和書譜爲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曰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爲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莊子丁子有曲波爲尾。丁子二子。一曰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書。不始于王次仲矣。

一曰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語也。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以來。至于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型蓋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杜甫作八分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則希綜蔡邕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至唐則猶有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貝冷。該。曰于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俱唐人。則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云。

金石錄右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

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故聊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老學菴筆記。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

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金石錄。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千字文云。杜蘆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

項氏家說曰。程迥可父辨隸書曰。周興嗣千字。杜蘆鍾隸。蕭子雲啓云。論草隸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

玠五體序云。篆則科斗玉筋。垂露薤葉。隸則羲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書苑云。蔡文姬言。割

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乃二八分書。古之稱隸

者。真書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爲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

真書。後有八分書也。黃公紹曰。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璽旗

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則程說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銘刻之陰。或用隸字也。許昌辨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

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爲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謂之隸書。且相尙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爲古八分。又將

以今正書爲何等耶。墨莊漫錄。水經注古文出於黃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

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

篆出於周宣王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

焉。然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

或曰。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知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

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于秦。

洪适隸釋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

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蒼。隸法由茲而廣。蓋八分爲小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摧鋒劍折。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爲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爲辨之。宋史選舉志表。書學生習隸篆草三體。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爲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爲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

趙古則學范曰。隸卽漢八分。真卽漢隸。古今傳習異辭。始隨常名。使人易曉。好古者不可不知也。沈存中補筆談曰。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如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尙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爲隸書。卽今之正書。草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也。杜甫李潮小篆歌曰。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光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元吾邱衍學古篇辨字。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卽今之偏旁是也。蓋文象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爲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鉤殺。大篆是也。籀史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于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于佐隸。故曰隸書。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矣。或言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漢隸。漢隸者。

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爲最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數。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十七舉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法之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卷二

禁燒金

宋開寶四年詔。西漢法作僞黃金棄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聞京城之內。競習其業。轉相誑耀。此而不止。爲盜之萌。自今犯者。並寔極典。

禁銷金銀箔

魏齊王正始元年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錢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齊書。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箔。海陵王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之禁。

陳書。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衆。實宜防斷。應鑊金銀薄。及物庶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並皆禁絕。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鑊金。曰撚金。曰戣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裏金。

宋史食貨志。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飢。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輿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互難。倘縱消釋。實爲虛費。今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萬兩。俾上弊棄于下民。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盛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爲首飾。治上所用器。悉送官。諸州寺觀。有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齋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二年。詔申禁鎔金以飾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龜言。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爲塔像。有高喪丈者。毀碎珠玉。寢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論。從之。七年。禁民間服銷金及跋遮。鄴纈。八年。詔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擦絲。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斷禁。臣舊有者。限以一月許回易。爲真像前供養物。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須具殿位真像。顯合增修。舩造。數經官司陳狀。勘會指實開奏。方給公憑。詣三司收買。其明金銀。假果花枝樂身之類。應金爲裝彩物。降詔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餘悉禁。違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合而觀之。古來用金之費可知矣。

西湖志餘。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檯題。多用塗畫。歲靡不資。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秋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羨。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版。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元史葉李傳。賈似道怒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匾。鍛鍊成獄。竄漳州。

陸深河汾燕間錄曰。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復者。東坡見後世金少。以爲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歟。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尙

有六十萬斤。莽藉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至燕王劉澤。一賜田生。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尙有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傳。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

禁造銅像

宋書蠻夷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淨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寺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夸尙。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通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釋郡守。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院。悉沒入官。詔可。

禁造銅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舊唐書代宗紀。大歷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

德宗紀。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憲宗紀。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

文宗紀。開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謂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擾人。但禁銅器。斯得其要。

禁錢不過嶺南

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禁錢不過嶺南。穆宗時韓愈奏狀。亦言禁錢不得出五嶺。

禁用銅錢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詔禁用銅錢。時兩浙之民。重錢輕鈔。多行折使。至有以錢百六十文。折抄一貫者。福建兩廣江西諸處。大率皆然。由是物價湧貴。而鈔法益壞不行。乃上諭戶部尙書郁新曰。國家造鈔。令與銅錢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來。民心刁詐。乃以錢鈔任意虧折行使。致令鈔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十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仍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言。

禁斷新錢

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三月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

顏峻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取一千錢。長不盈三尺。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不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太宗初。惟禁鵝眼縷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

禁金銀

實錄。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間無以金銀交易。時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定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銀塗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斷金銀塗。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尙繁。言念未乂。宜崇約信。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可。省細作。井尙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

禁銅釘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喪事用銅釘。

禁銷錢爲佛像

舊唐書敬宗寶歷元年十月庚子朔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爲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

禁毀錢爲銅

宋史甯宗紀開禧二年正月辛亥詔坑戶毀錢爲銅者不赦仍籍其家著爲令。

禁兵器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讖光祿大夫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口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掎弊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讖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其後民以耰鋤筐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矢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曰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于

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訕服焉。舊唐書。鄭惟忠傳。中宗卽位。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其俗習。且吳都賦云。家者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元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諭諸路禁民間私藏軍器。

四年二月。詔私造軍器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七月戊戌。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邊城軍器之禁。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軍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煬帝大業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塔鉤鑽刃之類。皆禁絕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閏口月丁亥。詔內外諸軍。除木槍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軍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勅中外。凡漢人持鐵尺手搗。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二十七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贛河南廣東福建。以禁兵弓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三十年二月。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嚴漢人執弓矢兵杖。

仁宗皇慶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漢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

楊氏據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金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漢人挾兵器。詔勿禁。

元順帝至元二年十二月辛未。禁彈弓弩箭袖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麗人執持軍器之禁。仍令乘馬。戊子。漢人鎮邊生番處亦開軍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匠俱論死。其知情者亦連坐之。

禁錫

宋書顏峻傳。時歲旱民飢。峻上言。禁錫一月。省米近萬斛。

禁車牛入都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于天津橋來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盧損請止絕天津橋車牛往來。中道兩頭下關。駕出即開。兩旁之路。士庶往來。其車牛並浮橋路往來。

清波雜誌云。舊說沛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壘蓬勃。

禁牝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爲羣民有卽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不得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息蕃。

禁馬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匹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民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鷹鷂

魏高祖延興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

禁絹扇

晉書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檣蒲。

禁番香

廣東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禮部爲禁約事奉聖旨沿海軍民私自下番誘引蠻夷爲盜有傷良民爾禮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問官員軍民之家但係番貨番香等物不許存留販賣其見有者限三箇月銷盡三箇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販賣者處以重罪欽此除覆奏外今將聖旨事意備榜條陳前去張掛仰各遵守施行須至榜者一祈神拜佛所燒之香止用我國松香柏香楓香黃連香蒼朮香蒿桃香水之類或合成爲香或爲末或各用以此

爲香。以表誠敬。蓋上香之說。上古本無降神之禮。焚蕭艾以展其誠。近代凡有禱祈。事主升壇。動輒然香。在前爲何。恐人身垢穢。香不過辟穢氣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爲香。只我中國諸藥中。有馨香之氣者多。設使合和成料。精緻爲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禱祈用。有何不可。一茶園馬牙香。雖係兩廣土產。其無籍頑民。多有假此爲名者。夾帶番香貨賣。今後止許本處燒用。不許將帶過嶺。違者一體治罪。一檀香降真。伽藍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羅斛香。粗柴香。安息香。烏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結香。並書名。不書番香。軍民之家。並不許販賣存留。見有者。許三箇月銷盡。困學紀聞。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饒其香。古所謂者如此。韋雕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休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議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寶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夸爲市。命禮部申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箇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香栢香楓香桃香諸香。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彼土人自行檢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並及之。永樂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諸香。不得出境。

禁賣寶石

元史脫歡傳。上疏言。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復回回諸色人等。不許齋寶入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而國用有畜積矣。

禁瓷器

寶錄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窰場。燒造宮樣青花白地瓷器。于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約兩京及江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賣與外裔使臣。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資。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

禁茶

金史泰和五年。尙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食者。以勛兩定罪償。

元光二年。省臣奏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常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洩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財三十餘萬也。奈何以有用之資。而資敵國乎。乃朝親王公主。現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錢一萬貫。

禁酒

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徇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朋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於殺。

漢興。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景帝中元。饑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時復禁民酤。

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詔充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興三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湧水。蝗蟲孽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飢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定。

獻帝建安中。年飢。兵興。曹公表制禁酒。孔融傳曰。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平。勅開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歲飢禁酒。

義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旣年荒穀貴。民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徇者相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治賣之家廢業。則因遂修歸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鑪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賣。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

前趙劉曜。命民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

後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斷酒。時揚州諸郡大水。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詔從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江西。並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開酒禁。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京師二縣。諸方始熟。可權斷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酗訟。或議國政。故一切禁之。

獻帝卽位。開酒禁。吉凶賓親。各有程日。

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麩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番客使。不在限斷。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閏九月。禁京師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開酒禁。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統五年十月壬戌。詔禁造酒。

武平六年閏八月辛巳。開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以內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月詔曰。酒膠之用。表節制于歡娛。芻豢之滋。致肥甘于豐衍。然而沈湎之輩。絕業亡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尙警。兵革未甯。年數不登。市肆騰貴。趨末者衆。浮沉尙多。肴羞麪蕪。重增具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俱斷屠酤。

通典。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敝俗。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官長。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平人

識廉恥。時知敬讓。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麥貴。斷酤酒。

玄宗開元二年十一月。以歲飢。禁京城酤酒。

肅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詔曰。爲政之本。期于節用。今農功在務。廩食未優。比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麴蘖之費。有損國儲。遊惰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酤酒。卽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祿供進祭祀。及宴番客外。一切禁斷。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以秦陵乾陵發引。詔禁酤酒。

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司。一切禁止。

遼興宗時。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司給文始聽。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甲戌。詔公私禁酒。海陵王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後燕飲者罪。六年。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至八月終。並禁絕飲燕。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聞月亦不許痛飲。犯者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巳。命戍邊女真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酒。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酒。

金史梁肅傳。肅爲大興尹。上疏言。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

哀宗天興二年九月。禁公私釀酒。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冬無雨雪。春澤未降。遣使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節用。糜穀之多。無踰醪醢。况自周漢以來。代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五月癸巳。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十五年四月。以時兩露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爲醞釀量給之。
十一月甲午。開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肅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入官。犯人配役。

九月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詔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涼平瀾路飢。禁酒。

二十七年七月丙午。禁平弛忙安倉釀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嚴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錢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

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酤。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爲五貫。

至元十四年五月詔曰。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無彝。况糜穀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

旱。朝儀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詳來奏。實爲腴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無得釀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

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歲飢。禁釀酒。

十一月。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師酒課。許貧民釀酒。

九年正月壬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中書省言。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都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許有壬宿鑿河。望白海行宮詩云。聖恩疎酒令。暫得醉歌同。注云。時有旨特放鑿河酒禁。

禁種糯

太祖寶錄。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種糯。其略曰。予自勗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順。樂于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冀以民間造酒醴。糜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爲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寔也。

賜酒獻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九月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禁鑿石

後漢順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勅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

禁發塚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塚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葬隴者。斬之。

禁毀淫祠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八年。四月丁丑。壞羣國諸房祀。

後漢書。樂巴爲豫章太守。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嘗破貲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房祀謂爲房堂而祀。剪理奸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晉書載記。石勒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植嘉樹。隄嶽瀆以下爲差等。

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南史王神念傳。梁時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祀。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

宋書禮志。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甚。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祠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以昭法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盥。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左道論。著爲令。

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一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各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報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愧詞。是以其神敬慎幽冥。而淫祠不作。未代信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共幸。妖妄相煽惑。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詔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普禁淫祠。由是蔣子

文以下祠。並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于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魏肅宗神龜二年十二月。詔除淫祠。焚諸雜神子文之廟。舊唐書狄仁傑傳。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于頔傳。爲蘇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宋史陳希亮傳。以殿中丞知鄆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

太原志。秦偉三原人。正德中爲山西參政。毀淫祠百餘區。凡佛像聖母。及大山二郎。無孑遺者。

明史林俊爲雲南副使。慎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部至。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以其材修之。

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甚。至五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樂。奢侈日甚。民坐窮困。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太祖曹操爲濟南相到。皆毀壞祠屋。禁絕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祠。由此禁絕。

抱朴子。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旣壽且貴。宋盧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名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

華陽國志。王濬爲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唯取其松柏爲舟楫。唯不毀禹

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於是蜀無淫祀之俗。

奴告主

魏書任城王澄傳。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卒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奸愈甚。

舊唐書張鎰傳。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臺。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許受。便令決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今縱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攻之於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職在匡弼。繫在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干處左貶循州司馬。當千杖殺之。

大唐新語。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懣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昶推之。季昶言其咒詛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昶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城訴冤於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死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昶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旣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復中。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宏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流於嶺南。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年。上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東觀秦記。大理卿馬曜。任代地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曜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畜兵器。曜旣在朝。乃燻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曜笞之。卽告於御史臺。稱曜畜兵有異志。命吏發曜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主。在法不赦。上命杖殺曜。奴於青泥驛。曜乃再貶嶺外。臣僚無不感悅。

晉趙王倫篡位。孫秀擅權。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誣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

晉書石季龍載記。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咸刑日濫。公卿以下。期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

而絕

唐書魏謩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甲兵。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謩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

裴度傳。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乃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錡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爲家計者。憲宗即日召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冊府元龜。肅宗至德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告謙與逆賊爲細作。三司推鞠虛妄。詔曰。自下訟上。敗俗亂常。附子宜付鳳翔郡。集衆決殺。

敬宗寶曆元年五月。瓊王府司馬謝少莒奴沙橘。告少莒爲不軌。詔委內侍省推鞠不實。沙橘杖流靈州。少莒釋放。凡告人不實。法當反坐。況其家僕。則沙橘止予決杖。仍流近處。爲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傳。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于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

李崧傳。崧弟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資。嶼笞責之。是時高祖將葬濬陵。河中李守貞反。延遇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反。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遺守貞。乃送李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服族誅。崧素與翰林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延遇。道以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冊府元龜。徐台符先與馮道中。崧爲部曲。葛延遇等告誣族滅。廣順中。台符爲兵部侍郎。白于宰府。請誅延遇等。宰相馮道以延遇等已經赦宥。未之誅也。時王峻執政。聞台符之言。深加歎服。因奏于太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唐景思傳。爲沿淮巡檢。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告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一吏。將

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一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唯一衣筒。軍籍糧簿而已。吏憫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穎毫之人。隨之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狀。既奏斬奴。而釋景思。

冊府元龜。弘肇專恣刑殺。故相李崧爲家僮。誣告。族戮于市。而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奮勳。故將之後。爲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枕一枚。遺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得茗回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入汴也。僞燕王趙延壽。遺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竝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宋史李孝壽傳。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且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私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效。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遼史刑法志。景帝時。吳王稍爲奴所告。有司請鞠。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聖宗統和二十四年。詔主非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

元史速不台傳。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爲民。還以聞。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不忽朮傳。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朮言。如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有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

卒告將

宋史何中立傳。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貨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文彥博傳。仁宗不豫。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斬卒于軍門。

蘇軾傳知定州。有卒吏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

吏告本官

魏明帝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于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廷尉高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詞旨深切。帝意悟。乃下京。卽召還訊。各當其罪。後魏太武。以各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之不法者。于是奸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寶錄。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江西按察司書吏。言其副使田嘉。寫表具名。不具朝服。爲不敬。上曰。拜表則具朝服。寫表雖常服何害。小官撫拾長官細故。其風不可長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杭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湖廣按察使鞠之以聞。上遣使敕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勅安貞復職。械其吏送京師。

十七年閏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吏訴其知府張仁受賄。同知蔡良于公署設宴。放吏爲民。請逮問之。上曰。吏胥之于官長。猶子弟之于父兄。下訐其上。有乖名義。不足聽也。

實錄正統十年五月。太醫院判欽謙。奏吏抗己。吏亦撫謙不法事。以訴刑部。請并逮謙鞠之。上曰。命謙自陳。而械示吏於院門。謙陳狀伏罪。遂宥之。

小校殺本管

洪武四年七月。僞夏平章丁冊真。爲帳下小校所殺。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奏請賞。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妻子告家長

元史。世祖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爲證。帝曰。妻子豈爲證者耶。詔勿問。

告妖言

魏書高柔傳。文帝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開凶狡誣善之端。非所以息奸省訟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先王。小民怨詈。則皇自敬德。在漢太宗。亦除誹謗妖言之令。臣愚以爲能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罪之。於是遂絕。

吏告前官

舊唐書陽城傳。出爲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鞠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捨其不法事。以自爲功。城立杖殺之。

禁御狀

正統四年八月。浙江嘉興府知府黃懋言。所治人民。多係無賴。以告訐爲能。輒入京妄奏。甚至有雇人代草者。詞所連及。動百八十。曠歲無稽。善良抱冤。乞赦通政司。今後嘉興有陳訴者。抑之不受。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獨

嘉興命法司普禁之。今後唯謀反重情，許訴於京，餘皆自下而上。違者以募越罪之。

應募殺兄弟

實錄洪武七年三月乙亥，蘭州人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互往，招之不從，遂夜斬其首以歸，奏聞請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弟兄者，勸之不從，執之而已。今手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禁參謁座主

全唐詩話：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闕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爲座主，而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實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士風凌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謁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勅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

山堂考索：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貸回鶻錢

舊唐書：李晟子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酒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壹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爲定州司法參軍。

圍棋免官

宋顏延之，初仕晉爲鎮東司馬，坐圍棋免官。

禁中表爲婚

西魏文帝大統九年正月。禁中表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

汧辱宗女

舊唐書。吳通元取宗室女爲外婦。貶泉州司馬。德宗召見臨問。責以汧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

母喪宴飲

舊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不能訓子。削階。

母喪薄遊

舊唐書。皇甫鏞傳。授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官。坐居喪時薄遊。除詹事府司直。

婦喪宴飲

晉廬江太守周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長史周顛等同會。劉隗奏翕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道。請免翕官。顛等知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期功喪不預朝賀

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王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

山陵未成宴飲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成都侯王况。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國喪未期宴樂

晉成帝初。鍾雅爲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尙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宗明皇帝。背棄萬國。尙未期月。聖旨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斥。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言繩違。百僚憚之。

國忌禁宴飲

舊唐書。德宗貞元十二年。駙馬郭曖王士平。曖弟照暄。坐代宗忌辰宴飲。貶官歸第。

忌日行香

舊唐書崔蠡傳。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恪。恭唯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皈依釋老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焚香。自今以後。並宜停罷。

匿忌日

舊唐書。祝欽明歷刑部禮部二尙書。因中書門下三品。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中所劾。貶授申州刺史。

子卯

玉藻。子卯稷食菜羹。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于爲政。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于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萋弘表昆吾之稔。屠蒯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義紊毀。此禮茫然。已墜于地。昔周王受命。口開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未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

殷鑒斯在。

子孫伐墓栢貶官

唐書韋述傳。爲吏部尙書。以子孫伐墓栢。坐不能禁。貶絳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北史李諤傳。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遽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羨臣之內。有祖父云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姣妾。嫁賣取財。有一于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親老兄弟。及其亡沒。遂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方便搜求。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朋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始于此也。

寒食禁火

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則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魏書。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晉書載記。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垮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十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尙爲之虧。况羣神怨憾。而不怨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旣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

從其議。倘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尙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發氣洩。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若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所。多在山川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閒。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唐李涪刊誤曰。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卽去其舊。今人待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卽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以鑽燧證之。

困學紀聞。司燧。鄭康成引鄴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後漢禮儀志。夏至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升菴集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尙書定議以聞。韋謏曰。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爲允。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亦未之攷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焰。而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雞羽入灰。有禁者。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禁刻書

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禁鑽送

宋光宗紹熙二年三月丙辰詔監司郡守互送以贓論。

慈幼局

宋史理宗紀淳祐九年正月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吏部令史

魏書孝靜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潤等僞假入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舊唐書楊虞卿傳改吏部員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賓等六人僞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僞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者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僞狀捕賓等移御史臺鞠劾賓稱六十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温亮求不發舉僞濫事迹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李景休充三司推按而温亮逃竄賓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

江南典選

舊唐書劉滋傳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淇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兩都試舉人

舊唐書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以時艱歲歉請舉人赴省者兩都就試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林中書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勅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攷試祇在至公如涉請託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榜不得別有奏聞。

食祿子弟覆試

唐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云云。侍郎韋琮考覆。勅放及第。文俱同上
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癸巳。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二。翌日穀入謝。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進士之選。非植私恩。世祿之家。宜崇素業。如聞黨與口口。文衡公器。豈宜欺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析以聞。當覆試。

宰執子弟不預科名

舊唐書。王彥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

舊唐書楊嚴傳。會昌四年。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覆奏。武宗勅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大唐新語。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滴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使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論滴弄父權勢。以舉人文卷。須十日前途納。豈可父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請下御史臺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子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竝進。但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皆罷之。

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于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舉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侖第并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校等。堯咨教幾道于卷中。密爲識別。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預舉。

宋史趙帆傳。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于要塗。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

韓維傳。以進士薦名禮部。以父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
唐義問傳。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嫌罷之。

優給大臣子孫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勅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攸載。如聞身沒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勳。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禁保留官長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甲午。敕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留舉刺史縣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輕。繫丞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作之時。又耗路途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後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解事狀。朝廷當議獎昇。百姓僧道。更不舉請。一切止絕。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脫脫朱孫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漢民非齋公文適南者止之。爲商者聽之。

生員招搖獐

寶錄。正統十年五月乙未。廣東高安縣學生伍章等六人。偕所招搖獐首貢香燭至京。上諭禮部臣曰。生員當居學肄業。顧舍所學。而超幹辦。其志陋矣。禮部因請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諭遣之。而禁約諸招搖獐州縣。毋得令生

員招撫。

卷二一

廢釋道二教

晉書佛圖澄傳。澄爲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居諸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夸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知咸聞。

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佛象。

高宗紀。興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復佛法。

宋書蠻夷傳。太祖元嘉中。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闡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違數。加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禁。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禁苦。並使還俗。而諸市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釋老志。世祖卽位。富于春秋。旣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爲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

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法。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斂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旣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口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急行。生民先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出於此。朕承天緒。屬窮運之敝。欲除危僞。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盡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于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之。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破擊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預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高宗踐極。下詔諸州縣。各聽建佛圖一區。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寺圖。仍還修矣。

南齊武帝詔公私不得出家爲道。及起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厭斷之。

齊顯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周書。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二年六月己酉。帝崩。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誠積自守者。簡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缺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舊唐書。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靜。詔曰。釋迦闡教。清靜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宏宣勝業。修植善根。開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衍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象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度。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閭里出入。闐闐周旋。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義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靜居。栖心之所。理尙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人求閒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鄙鄙。隣近屠酷。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道。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无爲。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沙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

費者。並令罷遣。各還其業。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按舊史之文。不過如此。其下卽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齊王同謀害

淨屠老子法。何其謬歟。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法。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選耆年高行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還依舊。

舊唐書彭偃傳。大歷末爲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爲寺觀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爲天下通制。不惟劍南一道。下尙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爲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爲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但行粗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靜無爲。若以色見。卽是邪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方今日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于王者。已無用矣。况是苟避征徭。干殺盜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雖善。然臣恐其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奸。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蒸人。必將有職。遊行淨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簞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輪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輪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輪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

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慾嗜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爲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爲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

新唐書李叔明傳。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絀。國用兵儲爲數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上觀道十四名。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德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尙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無實。俗鮮歸重。于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烝民。必將有職。游閒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資。臣謂道士年未滿五十者。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慾已衰。况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洎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道。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

舊唐書李德裕傳。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興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度。德裕奏論曰。王智興于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籙。

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算。臣今于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無別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係于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

武宗紀。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于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器。金銀鏤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寔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致于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工。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踰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耕而食。待織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庭。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不盡。流衍轉資。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妖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

驅浮游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靜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王化。尙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通鑑。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廿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妖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上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于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敕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其靈山勝境。天下州縣。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通鑑。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年夏六月。進士孫樞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平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耶。所役之工。豈值東門之勞耶。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息肩之日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樂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才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爲選擇有行業者。若容

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市已息。而州府諸寺。尙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于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叔伯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州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者。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詔佛寺已廢于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一夫耕。三人食。尙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

天禧二年三月。詔不許勅修寺觀院宮。州縣常行覺察。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縣不切覺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節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請勅造寺觀。開置戒壇。如違御史彈奏。是歲又詔諸處。不係名額寺院。多聚奸盜。騷擾村鄉。况有條貫。不許存留。並令毀拆。其舍宇三十間以上。並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詔諭真人折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

十月己酉。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毀。從之。

三十年四月。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政佛爲道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詔道家復行金籙科記。

宋徽宗大觀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階三十六等。宣和元年。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老學菴筆記。政和神霄玉青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宮。觀爲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甯。若州城無宮觀。卽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華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金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禁鑄佛寫經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壬子。詔曰。佛教者。在乎清靜。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觀菜希金。逐欲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檀腥。尊敬之道。旣窮。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飢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于積習。實藉申明。自今以後。坊市不得更以鑄佛寫經爲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誦讀者。勤于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爲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禁與僧尼往還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往還。

僧禁

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四月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仰以公文。口口詔曰。比邱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奸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舊唐書五行志。姚崇秉政。以惠範附太平公主。乃澄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全唐詩話。賈島爲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于東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渺同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未開方便之門。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繫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猶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溪壑無厭。惟財是斂。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宥。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律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遼史聖宗開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燃身煉指。

金史王修傳。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修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修曰。奉上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

李薦浮屠論。浮屠初入中國。英睿之君。忠義之臣。欲除其弊。終有不能。何哉。銷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于佛。惟治其徒。曰。吾將使汝不出戶。治其佛之說。而躬行之。禮部著以爲令。刑部防以爲法。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戌。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爲尼。時上以釋道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縣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爲令。十七年閏十月癸亥。禮部尙書趙瑁言。自設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已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今來者益多。其實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請三年一次。出給度牒。且嚴加考試。庶革其弊。從之。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時。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爲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伽。學

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遊。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者。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效瑜伽教。稱爲善友。假張真人。多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七月丙戌朔。詔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子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二十五年。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爲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僞。于是命造周知之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師。治之重罪。容隱者罪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叔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于民間。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正統六年實錄云。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捶逐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違者並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論議詛訟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禮部言。今天下僧道數多。皆不務本教。宜令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之。詔從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試。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赴京師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小民之願爲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名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于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禮部移文中外。凡民子弟。僮奴。自削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十五年閏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間。天下寺院。皆以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以僻處私建庵院。僧尼混雜。屢犯憲章。乃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經典。而私簪剃。敢辱教門。命禮部定通制。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年三十四以上。先曾出家而還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許出家。若寺觀住持。不檢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禮部榜諭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辛酉。上罷朝。御右順門。謂行在禮部尙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經。皆不給。

二年七月戊子。罷僧童四百五十一人爲民。時僧童陳達高等。請給度牒考試。皆不通梵典。行在禮部。請懲以法。上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發歸爲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

過二十人。額外不許亂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七年三月壬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上謂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爲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以創造寺院爲名。羣昇佛像。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達英。以寺爲京都大刹。又缺住持。請命高僧領其衆。上謂禮部曰。此僧爲自營計。勿聽。八年三月戊寅。湖廣荊州府荊門州判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安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爲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飭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絕奸弊。從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廣東按察使僉事趙禮。言各處寺觀。多因田糧浩大。與民一體當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縣光孝寺。該糧三千餘石。每當春秋耕斂。羣僧往來佃家。男女雜坐。嬉笑酣飲。豈無污染。敗壞風俗。乞依欽定額數。設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就于本寺量給田畝。聽其自種自食。餘田均撥有丁無田之人。耕種納糧。上命行在禮部依所言行之。

正統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監太監洪寶保。請度家人爲僧。許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禮部尙書胡濙等奏。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卽爲僞冒。迨今年久。前令寢廢。有亡沒遺留度牒。未經繳銷。爲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囚犯僞造者。有盜賣影射者。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僞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從之。

五年正月辛未。給僧童一萬人度牒。進士張諫。有希求請給數千百衆庵至京師之疏。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于彰儀門外。監察御史林廷舉等。奏付法司。坐當杖充邊衛軍。從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門。謂禮部尙書胡濙等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黃籍。一概冒請。爾禮部卽行文請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係額內。并黃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令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咒。道僮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仍前濫保。事發。其經繇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宥。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雲南虛仁驛驛丞尙褫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聾瞽士民。誘煽男女。廉恥道喪。風俗掃地。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于王振之勢。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萬億。日熾月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爲宜盡令長髮。敕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元史張珪傳。言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靜絕俗。洗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生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祀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

二十以上不許爲僧

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爲僧。年二十以下。來請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爲僧。

僧地沒官

實錄。正統十二年二月庚戌。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上曰。僧旣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僧尼之濫

洛陽伽藍記。瑤光寺。永安三年。爾朱兆入雒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

師語云。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壻。

輟耕錄。引唐鄭熊番禹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雜識。臨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戒師于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閒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風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于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寺之多

自魏有天下。至于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募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南唐後主。普度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數千。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有順天府大興縣真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詣行在禮部。請給度牒。禮部言太宗皇帝時。命尼姑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還俗。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婦女出家之禁。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

洛陽伽藍記。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闍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闍。一比邱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過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令唯試

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明于誦經。閻羅王敕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禮。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之財物。卽得他物。貪心卽起。懷貪心卽是三毒不除。俱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卽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等。皆實有之。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詔不得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惠凝亦入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

太祖皇帝御製龍興寺碑曰。立刹之意。留心歲久。數欲爲之。恐傷民資。若將民資。建寺求佛。福從何來。

羅整菴欽順知記。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

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果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羅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經。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然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果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

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源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此。凡祈禳禳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意寢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禳禱。然既已失其精意。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以遠乎。蓋老氏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譁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通典貞觀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太似信物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靜。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因與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道。亦不須道人。且別參議也。

杖宰相及僧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張通古傳。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召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遊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聞

閻老婦。迫于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召法寶謂曰。汝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慄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人主不可接僧

宋書顏延之傳。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嘗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上變色。

許僧道畜妻

五臺志。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嘗欲去之。而卒不能去。蓋人心陷溺日久。雖賢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順其所欲。則從之也輕。按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佛氏娶妻曰耶輸佉。生子摩侯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皆鰥居而無妻。豈二氏之教哉。雖無妻而常犯淫僻之罪。則男女之欲。豈其性與人殊哉。爲今之計。簪剃不禁。禁也。聽其娶妻生子。而與齊民結婚姻之好。寺觀不必毀也。因其地之宏敞。而借爲社學社會。卽以其人皆爲我用。久將自嫌其簪剃之醜。而亦不便于寺觀之居也。豈非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從俗獵較之意乎。又習儀多于寺觀。邱文莊已嘗非之。而祈禱必以僧道。厲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場佛事哉。余謂禱雨當陳辭哀懇。令諸生歌雲漢之章。厲祭則聖祖御製之文。固已仁至而義盡矣。又何必假彼不潔之人。褻鬼神如百戲哉。

道士隸宗正寺

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潤色梵書

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釋教。置院于太平興國寺。後改爲傳法院。車駕亦嘗臨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獲等。取所獻梵書翻譯焉。息天災等。並賜紫袍師號。又命文臣潤色其文。是歲息天災等。獻所譯經文一卷。詔入藏刻板流行。自是盡取禁中梵夾。俾之翻譯。每誕節卽獻經焉。息天災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祿寺鴻臚卿以卒。自是譯

經之盛。後世無比。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謂爲譯經使。闕官一員。以學士冕向李維同。闕二員。丁謂罷使後。亦不常置。

城隍神

鳳陽縣志。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皆有監察司民之封。侯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尙未有定見。三年乃釐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絕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變。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妄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移。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旣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人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閒。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閒者。若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念。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至國滅。賊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爲工商者。雜良以爲桎。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釐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宅。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奉佛以求救。日月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饑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爲金枝扶疎。擎千萬佛。僧爲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

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可爲者。晉伯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晉。幾萬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卽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人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惟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按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拔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十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錢取民直。歸於有司。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卽位。詔曰。佛尙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用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尙書比部郎中。出於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牋于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錁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十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名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思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足髮句。玉均牙滑。而無遺功者。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畫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于月外。東閩南越。官遊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功神。美子烈之旨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得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思。次之于後。不知幾千百人。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萬戶。

漢高帝五年九月。徙諸侯于關中。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初。婁敬使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牟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屈昭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從齊諸田楚昭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備。胡諸侯有變。足亦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徙婁敬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景帝元年正月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元建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又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說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帝從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邊。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徙民實之。

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此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鈞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四年夏。徙三輔富人于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資百萬以上徙平陵。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杜陵。

武帝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郡。八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布還各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崔寔政論曰。古有稜人。通以膽丞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甯就飢餓。無適樂土之慮。民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石。則零丁耗滅。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武帝遂徙關東貧人。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吏于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于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乘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獻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遷雒陽。人民單盡。其後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貴。曹公征關中。得以爲資。

魏文帝改長安譙許昌亳洛陽爲五都。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齊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卽位。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民。元始元年二月。以遼東汶北豐縣民徙渡海。居齊郡之西安臨淄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蜀主建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氐民四百餘戶于廣都。

晉宣帝爲驃騎大將軍。都督雍州。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郡。武帝太康中。杜預爲征南將軍。初伐吳。軍至江陵。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蕭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戶于京師。二十三年。遷漢川流民于沔次。二十七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于瓜步。征北將軍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計萬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靈符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資之家。于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處。尋山陰豪傑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歎。又歎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尙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芝。尙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之。嗣湘東王彧。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公則未易充課。私則卒難。其生計既定。奮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共往。經創修粗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凱。鄒顥。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以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旣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謨。義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卽新。糧種俱缺。習之旣難。勤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剪棘荆。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遣衆議徙民。並成良業。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河高嚴雜夷三十六畧。百工技巧千萬口。以充京師。

二月。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陳留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仍勞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徙何民于京師。

娥濟傳。清爲給事中黃門侍中。先是徙何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延和元年。車駕征馮文通。徙成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賑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齊之人。以實河北。又陸侯太武時。與高涼王鄒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實河北。

七年。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于京師。

獻文皇帝興三年。徙青州齊民于京師。

孝文太和十九年。詔遷雒之民葬河南。不得遷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爲河南雒陽人。

北齊神武帝爲魏相。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于幽州范陽寬鄉之處。百姓驚擾。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于關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

宣帝大象元年。詔曰。洛陽舊都。今旣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雒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南幽相預。毫青齊七總管。受東京大府處分。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尙書令楊素。納言楊逵。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預州郭下居民以實之。又詔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于東京。

唐武后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泰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雒陽。

元宗開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卽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願者。隨其所樂。其數奏聞。

拱武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狹鄉之民。遷于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今河北諸處。自兵

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于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二十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河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二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屯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孫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召募居民。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奏。山西民徙居彰德。衛輝。懷慶。廣平。大名。東昌。開封。凡五百九十八戶。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徵其稅。永樂元年八月甲戌。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金史許安仁傳。章宗時。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經營國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歸。作者有所用。于是輕去故鄉。而易于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入塞不同。非所宜行。

國史律令

戰國策。楚相栢舉之戰。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

東觀漢記。陳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篡位歸鄉。至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

唐書。韋述居史職。元宗幸蜀。述抱國史藏于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于賊庭。授僞官。至德二載。收兩京。議罪流渝州死。廣德二年。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因入奏事稱旨。乃上疏理述于倉皇之際。能存國史。致

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沽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通鑑唐莊宗滅梁。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僞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俱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風聞言事

宋史陳次升傳。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彭汝礪傳。爲監察御史裏行。論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

御容

舊唐書。唐武宗會昌五年十月乙亥。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竄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觀。容在一堂之內。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東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廟。從之。唐莊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誣進本朝十二聖寫真。及元宗封太山圖。蜀王衍建上清宮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備法駕之。宋邵博聞見錄。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爲佛祠。有唐二帝紵漆像。不知何帝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宮。太平道士誓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縣東。

元史石天麟傳。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尙有之。未聞禁也。事遂寢。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時。爲河北河東兩路統制。接應使。被擒不屈。請爲黃冠。時神霄宮廢道士。舊以徽宗爲東華君。將毀其像。宏中爲起紫微殿。遷像事之。

廟諱

李百藥北齊書。凡諸帝廟號。爲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讖者非之。

宋史。紹興二年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于經傳者。義訓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之像。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各以其類求之。以威武爲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爲巨。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于經傳者。未常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

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于正月九日。造遷翼祖簡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從。

紹興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

寶錄。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進賀表箋禮儀。其有御名廟諱。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種樹

南齊書。劉善明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橫雜果。遂獲其利。

梁書。沈瑀傳。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棗。女丁半之。咸歡悅。頃之成林。

魏應璩與龐惠公書。比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栽桑棗

寶錄。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農民田畝。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詔諭五軍都督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

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五府其偏行程督之。

十一月壬寅。詔鳳陽。滁州。廬州等處民戶種桑。棗。柿各二株。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上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飽即忘飢。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也。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若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種植桑。麻。且授之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二十八年十一月壬辰。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用足。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田。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正統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調學校風憲官。兼督民間栽種桑。棗。平陽府太平縣志。國初。令各里設柘桑園。以重蠶事。其後皆廢。地多爲民占。嘉靖聽民易買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漢。易得柘桑故園。舍爲義塚。

郡國志。凡桑。棗。田地。丈量時。俱被豪民攤洒糧稅。占爲己業。故處已不可考。命桑。棗。帶稅糧徵收。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

三。除枯補新。使之不闕。

老人

寶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詞。先是州縣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越訴于京。及逮問。多不實。上于是嚴越訴之禁。命有司擇民間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聽其鄉訟。若戶婚田宅鬪毆。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給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貼書

寶錄。洪武四年正月。禁諸司濫設貼書。初。首府諸司。既設掾令史。復設貼書。乃前元官。不親案牘。弊奸吏得以舞法。爲害滋甚。于是內外諸司。定設掾吏令史書吏司吏典吏員之多寡。視政之繁簡。爲額。若濫設貼書者。罪之。

案牘減繁式

寶錄。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牘減繁式。初元。未官府文移。案牘最繁。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爲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體文繁詞。多爲奸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爲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爲定式。鏤板頒之。俾諸司遵守。

欽字

寶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

巡檢

寶錄。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于關津扼要。遏察奸僞。期在土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以檢防有道。訊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

喪制

寶錄。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北平種田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謂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惡死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爲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輪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乃遷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以罪徙者。十月丁丑。詔罪人應發屯戍者。皆從六科給事中及行人司。編次隊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尙書王純。奏種田囚人。若照籍貫。分定地方。則有多寡不同。難于編甲。今宜不分籍貫。于保定真州順天等府。挨種安置。先近後遠。庶凡聚落易成。屯種有效。從之。

華夷譯語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言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壬子。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指揮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會姓名。時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斷百官酒肉

魏書食貨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麩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盜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翦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調提學校僉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卽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爲邪妄所惑。從之。

識兆

漢孝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及昌邑王廢。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病已。魏受禪碑。立于黃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齊王芳年號。漢後主改元炎興。賈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于人也。今中權軍名。而漢年極于炎興。此始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晉王位。遂以受禪。魏時起安世殿。後晉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桓元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于上。號爲盤龍齋。羨劉毅小字盤龍。及克玄。遂居之。會稽王道子。于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未幾孫恩作亂。再踐會道子所封。靈秀孫恩字也。後周華嶽頌。立于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壽。

唐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綜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后自制。文有曰。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邠國公功德碑。立于長慶二年。而其文有曰。寶歷天齋。及敬宗卽位。改元寶歷。宣宗製秦邊陲曲。其詞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卽位。改元咸通。外史構机。蜀人擊拂。以初人爲孟入。有徐延瑤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華侈。衍常幸之。于壁上戲題曰。孟入蓋中。以孟爲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蓋先兆云。蜀王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爲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末年學士辛寅撰詞。昶以爲非工。自命筆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兆長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卽命兵部侍郎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

祖誕聖節名也。癸未雜識云。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團山錄載。仁宗雖幸不豫。漸復平康。忽一日命妃嬪主遊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樓。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回輦。翌日上賓。而英宗登極。蓋曙字英宗御名也。又寇宗忠駁雜說。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稱旨。乃與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始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與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金大定三十二年。重修中岳廟。黃文納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寶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屨飛天歷。中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平紀號。實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諸臣議之。以爲陛下紹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無待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起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趙世延作蔣山鍾銘。有曰大明未東。

